FINAL THEORY

Einstein's Last Secret, Mankind's Only H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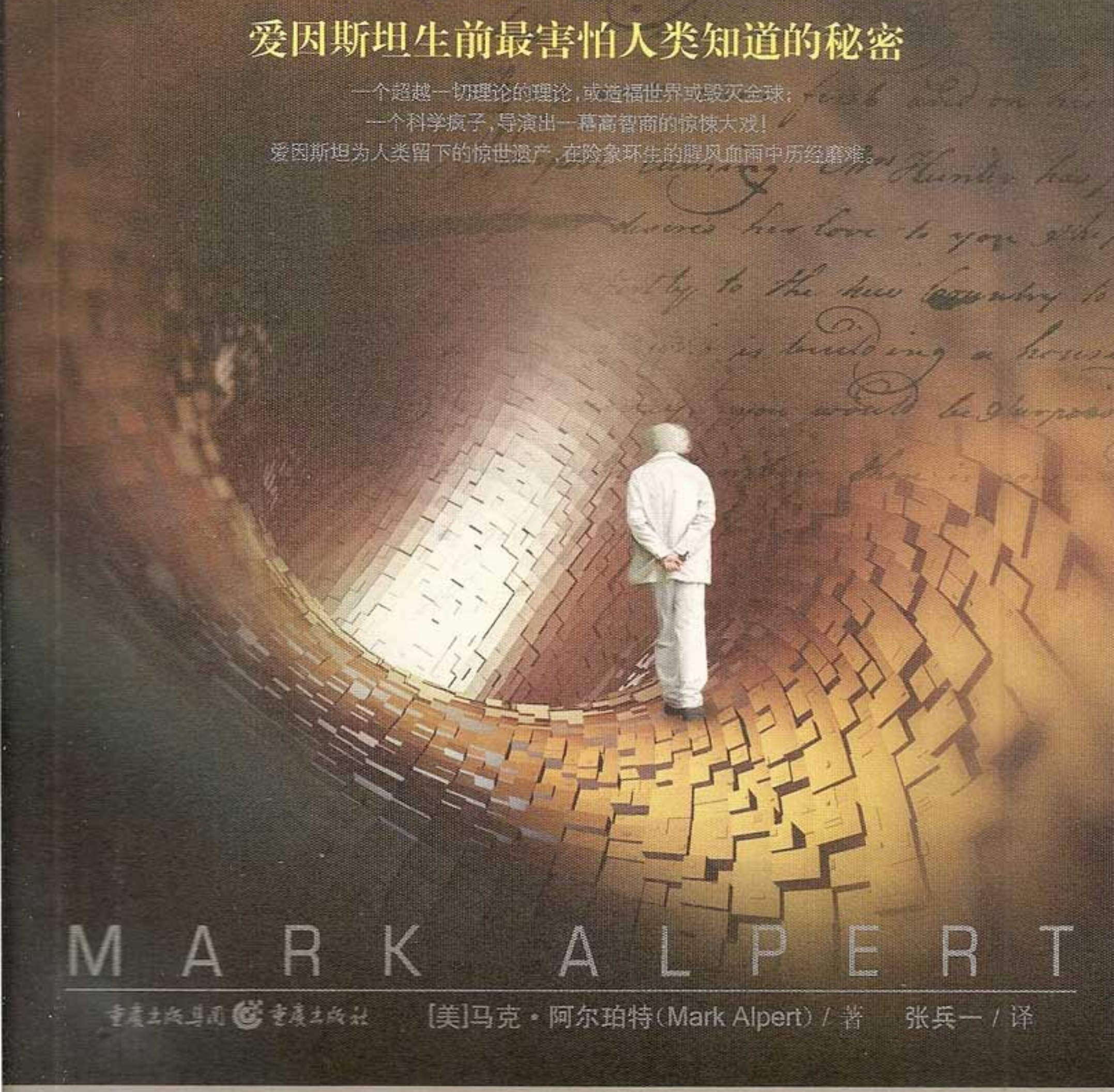
终极理论

爱因斯坦生前最害怕人类知道的秘密

一个超越一切理论的理论，或造福世界或毁灭全球；

一个科学疯子，导演出一幕高智商的惊悚大戏！

爱因斯坦为人类留下的惊世遗产，在险象环生的腥风血雨中历经磨难。



MARK ALPERT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美]马克·阿尔珀特(Mark Alpert) / 著　张兵一 / 译

马克·阿尔珀特(Mark Alpert)

出生于 1961 年。自称终身的“科学怪客”，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天体物理学，毕业论文的主题正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运用。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诗歌并获硕士学位，多年从事记者职业，最终成为《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编辑。他的工作，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深奥的科学理论，诸如弦论、额外空间和平行宇宙。马克目前同妻子和孩子们生活在纽约的曼哈顿。

他十分乐意通过其个人网站倾听读者的心声：www.markalpert.com。

图像构成：黄圣文

FINAL
Einstein's Last Secret, Mankind's Only Hope
THEORY

终极理论

爱因斯坦生前最害怕人类知道的秘密

[美]马克·阿尔珀特(Mark Alpert) / 著　张兵一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FINAL THEORY: A NOVEL by Mark Alpert
Copyright©2008 by Mark Alpe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8)第 2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理论 / [美]马克·阿尔珀特著;张兵一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29-00166-7

Ⅰ.终…　Ⅱ.①阿…②张…　Ⅲ.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8797 号

终极理论
ZHONGJI LILUN
[美]马克·阿尔珀特　著
张兵一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张兵一
责任编辑:冯建华　责任校对:廖应碧
封面 / 文案协力:城邦文化奇幻基地出版事业部　图像构成:黄圣文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 000mm　1/16　印张:22.5　字数:329 千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166-7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开卷前一读《终极理论》的同行评论

爱因斯坦的最后秘密，人类的唯一希望

哇！爱因斯坦肯定会喜欢这本书。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惊险小说，政治与科学交融，趣味无穷而又真实可信。他曾经梦寐以求发现一个能够解释全部自然之力的统一理论，现在，这部书让他的梦想成为鲜活的现实。

——《纽约时报》畅销书《爱因斯坦》作者：瓦尔特·艾萨克森

《终极理论》是一部惊人之作！真实的人物和科学，巧妙而具有爆炸性的命题，以及惊险刺激的情节，共同成就了这一部具有扎实科学根基的最佳惊险小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见到这样的作品了。《终极理论》确实无与伦比。如果我是迈克尔·克赖顿，我会打包走人，到塔希提岛上找个僻静的地方过退休的日子。（迈克尔·克赖顿，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影视导演和编剧，作品包括《终极奇兵》、《龙卷风》、《侏罗纪公园》等。——译注）

——《纽约时报》畅销书《亵渎》和《恐龙谷》作者：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终极理论》具备我喜欢的小说所应有的全部特点：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令人惊奇的曲折故事和引人入胜的科学知识。马克·阿尔珀特让物理学变得如此惊险迷人，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纽约时报》畅销书《尸骨花园》作者：苔丝·格里森

阿尔珀特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把尖端科技、紧密的节奏和惊心动魄的动作结合在一起。这部处女作令人难忘。

——《纽约时报》畅销书《凤凰战车》作者：凯尔·米尔斯

科学的潜力始终令我着迷，尤其是物理学那些挑战经典定律、让人琢磨不定的理论。多亏了这部美妙的小说，我得以重温一段往日的激情，享受到充满意外曲折而惊险的旅程。

——《纽约时报》畅销书《秘密晚餐》作者：哈维尔·塞拉

For Lisa, who has filled my universe with wonders.

献给丽萨。正是她,使我的宇宙中充满了奇迹。

The unleashed power of the atom has changed everything save our modes of thinking, and thus we drift toward unparalleled catastrophe.

——Albert Einstein

原子释放的能量
已经改变了一切，
却没有改变
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因此滑向
前所未有的灾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Final Theory

终极理论

西蒙·舒斯特公司点金石出版公司原版
纽约、伦敦、多伦多、悉尼、重庆

第1章

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汉斯·瓦尔特·克莱曼，即将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了，陌生人正用一双长而粗壮的手臂，把他的双肩死死地按在陶瓷浴缸的缸底。

虽然水深不过30厘米，但是汉斯却无法挣脱那双手抬起头来。他用手抓扯陌生人的手，企图摆脱他的控制，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邪恶而又年轻力壮的畜生，而汉斯已经76岁了，还患有关节炎和心脏病。汉斯的双脚徒然地踢打着浴缸的内壁，慌乱地挥动着双臂，把浴缸中的温水搅得到处都是。他无法看清楚攻击者的脸，因为它在水面上不停地晃动，模糊不清。这个畜生肯定是通过公寓外墙上的防火梯爬上来的，然后从开着的窗户钻进了屋里，当他发现汉斯正在洗澡后，便直接闯进了浴室。

汉斯一边挣扎，一边感到胸膛中的压力越来越大，正从胸骨后的中心部位迅速地扩散到整个胸腔。这是一种负压，从四面八方由外向里挤，无情地压缩着他的肺。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压迫感就扩展到了颈部，灼热、哽噎、僵硬，汉斯不得不张开了嘴。浴缸里的温水呛进了汉斯的喉咙，他在极度恐惧中扭曲着身躯，像一头垂死的野兽开始了临死前的最后抽搐。不，不，不！不久，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了浴缸里，大脑中的视觉影像渐渐消失，只看见脸上方几厘米处的水面上，一颗颗落下的水滴溅起一圈圈涟

漪。这使他想起了“傅立叶级数”①,多么美妙啊!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远远没有。现在,汉斯又脸朝下躺在了冰凉的瓷砖地板上,渐渐恢复了知觉,灌进肚里的水也开始咳了出来。他感到眼睛疼痛、胃部痉挛,每次呼吸都是痛苦的喘息。确切地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比走向死亡更加痛苦不堪。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后背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正好打在两片肩胛骨之间的背心处。有人愉快地对他说:“该醒醒了!”

陌生人抓住汉斯的胳膊肘把他仰面朝天地翻过来,使他的后脑勺又重重地撞在了湿淋淋的地砖上。汉斯急促地喘息着,睁开眼睛往上看,袭击他的人正跪在浴缸边的防滑踏脚垫上,身材高大,体重至少在200斤以上。他身着黑色T恤衫,肩膀上发达的肌肉从衣服下凸起,下身穿着迷彩裤,裤脚掖在一双黑色皮靴里。脑袋已经秃顶,脸颊上布满胡楂,下巴上留着一道灰色的疤痕;同他硕大的身躯比起来,整个脑袋小得不成比例。汉斯估计,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癔君子,杀掉我之后就会翻箱倒柜地搜寻值钱的东西。到那个时候,这个蠢货就会发现,我他妈连一分钱也没有!

这个恶棍咧着薄薄的嘴唇,微笑道:“现在,我们来谈谈,好吗?你要是愿意,可以叫我西蒙。”

他的口音很特别,汉斯一时难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长着一双棕色的小眼睛,鹰钩鼻子,灰色的皮肤就像一堵饱经风霜的砖墙。丑陋的五官并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可能是西班牙人,也可能是俄国人或者土耳其人,反正任何国家的人都有可能。汉斯想问“你想要什么”,但是一张口却又哽噎住了。

西蒙的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是啊,是啊,对此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向你表明我不是闹着玩儿的。干事情最好是开门见山,对吗?”

奇怪的是,汉斯现在并不害怕了。他已经接受了现实,等待着陌生人杀死自己。而这个人厚颜无耻的表现反倒让他感到不安: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地板上,而他却一直在笑!很显然,接下来他会命令他说出自己银行

---

① 即三角级数,1807年由法国数学及物理学家傅立叶创立。——译注(下同)

卡的密码。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汉斯邻居的身上，一位 82 岁的老妇人在自己的公寓里遭到袭击，在无情的殴打下不得不说出了她银行卡的密码。别做梦了，汉斯可不害怕——他愤怒了！一阵咳嗽后，汉斯终于吐干净了肚里的水，用胳膊肘支撑起上身道："你这个无赖，这一回你找错人了。我没有钱，甚至连银行卡也没有。"

"我不要你的钱，克莱曼教授，我感兴趣的是物理学而不是钱。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对这门科学非常熟悉？"

一时间，汉斯变得更加愤怒了。这个蠢货想拿我开心吗？他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发觉了一个更加让他担忧的问题：这个人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又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西蒙看来已经猜到了汉斯的心思，对他道："教授，这没什么奇怪的。别看我长得丑，我可不是一无所知的笨蛋。虽然我的学位不高，但是我学得很快。"

汉斯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人并不是什么癞君子。他问："那么你是谁？跑到我这里干什么？"

他笑得更开心了，回答说："您就当它是一个研究项目吧，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绝密的课题。我得承认，这个课题里的有些方程式不太好懂，但是你看，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却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你的朋友？你说的'朋友'是谁？"

"这个嘛，可能是我用词不当，大概用'客户'这个词更为准切一些。我有一些知识非常渊博而且相当富有的客户，是他们雇了我到您这儿来拿一些信息。"

"你胡扯些什么？你是什么间谍吗？"

西蒙咯咯地笑起来："不，不，不，没有那么邪乎，我只是一个个体承包商。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

汉斯的大脑迅速思考起来，这个恶棍肯定是一个间谍，否则就可能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属于哪个阵营还不清楚——伊朗？朝鲜？还是基地组织？不过这无关紧要，反正他们需要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但是汉斯想不明白的是，在这么多可以选择的目标中，这些混蛋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他

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核物理学家一样，在上世纪的 50 至 60 年代曾经为国防部做过一些高度机密的工作，但是他的专长在于放射性研究，从来没有涉足过炸弹的设计或制造；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倾注在了非军事理论的研究领域。于是汉斯说："不管你的客户是什么人，我都爱莫能助。他们找错物理学家了。"

西蒙摇摇头道："不，我想没错。"

"你认为我可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浓缩铀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更别说什么核弹头的设计了。我的研究领域是粒子物理学，而不是核子工程。我的所有研究论文在因特网上都可以查到，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陌生人耸耸肩，不为所动。他说："你不要慌忙地乱下结论，我才不关心什么核弹头，也不关心你那些狗屁论文。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你的成果，而是别人的。"

"那你跑到我的公寓里来做什么？弄错地址啦？"

西蒙的脸色阴沉下来，他一掌把汉斯推倒在地板上并且俯身向前，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通过手掌压在了他的胸膛上。接着道："巧了，这个人你正好认识。还记得 55 年前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位教授吗？就是那位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犹太人，那位写出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的人。你肯定没有忘记他吧？"

在这个恶棍强有力的压迫下，汉斯感到呼吸很困难。他想：上帝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西蒙把身体进一步前倾，脸也凑到了汉斯面前，鼻孔中的黑毛在汉斯眼前清晰可见。他又说："克莱曼教授，当年他很欣赏你的才华，认为你是他的助手当中最有前途的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你们一直十分密切地合作共事，对吗？"

西蒙用力往下压，汉斯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脊椎骨生生地顶在了冰冷而坚硬的地砖上，即使他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没错，他相当欣赏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信任你。那几年，他所研究的一切问题几乎都要同你商量，甚至包括他的'统一场论'。"

就在这个时候，咔嚓一声，汉斯的一根肋骨被压断了，正是在左肋外侧

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方。剧烈的疼痛像一把尖刀直刺入汉斯的胸膛，他本能地张开嘴尖叫，但因为无法吸入足够的空气而无法叫出声来。哦，上帝，我的上帝啊！就在这一瞬间，他理性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他害怕了，恐惧了！因为他终于知道了陌生人索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知道了最终他将不得不乖乖地就范。

西蒙总算停止了继续压迫，从他胸口上抽回了手。汉斯深深地吸入一口气，而涌进胸膛的气流却像另一把刀子，剜得左胸一阵剧痛。他的胸膜已经被撕裂，这就意味着左肺肺组织很快就会崩溃。剧痛使他开始哭泣，整个身体随着每一次呼吸而抽搐。西蒙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双手叉在后腰上，带着得意的微笑居高临下看着汉斯："现在，我们彼此都很了解了吧？你已经知道我在找什么，对吗？"

汉斯点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在心中念道：对不起，博士先生，我要背叛你了。他的脑海里仿佛又出现了博士先生的身影，很清晰；那个伟人就站在汉斯的浴室里。但是，博士先生现在的模样同人们熟悉的照片上的样子迥然不同，不再是那个长着蓬乱的白发、不修边幅的天才，而是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样子：干瘪的脸颊、深陷的双眼，一副落败而潦倒的痛苦模样。这就是那个窥见了真理，但却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危不得不噤若寒蝉的人。

这时，汉斯的腰又被西蒙狠狠地踢了一脚，正踢在折断的肋骨的下方，疼痛迅速地扩展到他的整个身躯，他的双眼一下子鼓出了眼眶外。西蒙接着抬起一只脚，用皮靴踩在汉斯的髋骨上，说道："你没时间睡觉，我们有事要做。我这就去你的书桌上拿纸和笔，你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写下来。"说完，他转身走出了浴室，一边走一边继续道："如果有的地方我不明白，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就像在学术研讨会上那样，明白吗？说不定你会乐在其中的，谁知道呢。"

西蒙沿走廊一直走进了汉斯的卧室。接着，汉斯听到了翻箱倒柜的声音。眼前没有了陌生人，汉斯的恐惧感开始减弱，至少在那个混蛋再次回到他面前之前，他又可以进行认真的思考了。可是，他脑子里想到的却是那个恶棍脚上的皮靴，那一双又黑又亮、同纳粹党冲锋队队员所穿的一模

一样的皮靴。这个家伙企图装扮成纳粹分子的模样，汉斯感到一阵恶心。然而在本质上，这个人同纳粹分子又是一路货色，同当年身着褐色制服、齐步走在法兰克福大街上的纳粹暴徒没有什么不同，他在7岁时就亲眼目睹过这一切。但是，西蒙那些不知名的“客户”又是谁呢？如果他们不是纳粹分子，又是些什么人？

西蒙回到了浴室里，一只手拿着一支圆珠笔，另一只手拿着一叠标准信纸，对汉斯命令道：“好了，现在从头开始写。我要你写出修正场方程。”

他弯下腰，把笔和信纸递给汉斯，但是汉斯没有伸手去接，他的肺组织正在崩溃，每一次呼吸都成了对他痛苦不堪的折磨。但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尽管如此也决不帮助这个纳粹。他尖叫道：“去你妈的！”

西蒙略带一点责备的眼光看了他一眼，那神情就像人们看着一个淘气的5岁小孩。他说：“克莱曼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认为你需要再洗一个澡。”

他迅速地一把拎起汉斯，再次把他的头按进了浴池的水中。汉斯又开始了拼命地挣扎，企图把头抬出水面；他的双手抓扯着恶棍的手臂，身体在浴缸上不断地碰撞。说实话，这一次折磨比起第一次来还要恐怖得多，因为汉斯清楚地知道即将接踵而来的那一系列痛苦——肺部剧烈的收缩，身体疯狂的抽搐，意识渐渐消失直至跌入一片无底的黑暗深渊。

这一回，汉斯陷入了更加深度的昏迷，当他从黑暗的无底深渊中挣脱出来的时候已经耗尽了全部的体力。甚至在他睁开眼睛之后，他仍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苏醒。出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影像的四周都模糊不清，而且他的呼吸也已经十分微弱。

“克莱曼博士？你醒了吗？听得见我的话吗？”

汉斯听到的声音模糊不清，说话的人像是被人蒙住了嘴。他向上看去，再一次看到了那个恶棍的身影，但是，他的整个身体似乎正被无数震荡的粒子构成的半影[①]围绕着。

---

① 太空中，遮住部分太阳光的天体会形成一个顶端指向太阳的圆锥形阴影，即本影。在本影周围还围绕着一个半明半暗的影区，影区内只能见到部分太阳，这个影区即半影。

“克莱曼博士,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表现得更加理智一些。你看看自己眼下的处境,只要合乎逻辑地思考一下就会意识到,你这套把戏简直是荒唐之极,像这样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永远隐藏下去呢。”

汉斯集中注意力仔细地看了看围绕着那个人的半影,却发现那些粒子并不是在震荡,而是在不断的出现和消失,粒子和反粒子成双成对地从量子真空中神奇地突然出现,接着又同样迅速地消失。汉斯不禁觉得,眼前的景象是多么令人惊奇啊,只可惜我身边没有带着照相机!

西蒙接着道:“就算你不帮助我们,我的客户同样也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许你还不知道吧,你的教授先生当时把这个秘密同时告诉了几个人,因为他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个信息分散隐藏起来。我们已经接触过其他几位老先生,他们都非常乐意提供帮助。总之,我们肯定会得到需要的东西,你何必要如此难为自己呢?”

汉斯睁大双眼盯着那些转瞬即逝的离子,它们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而等他定睛再看时,他又发现它们显然根本不是粒子,而是从一个帷幕空间连接到另一个帷幕空间的极其细微的弦丝,它们在波状的帷幕空间之间颤动,然后又卷曲起来形成管状、圆锥体和流形。而这一切无比精致的舞蹈竟然同博士先生所描述的情景完全吻合!

“克莱曼博士,虽然我感到歉意,但是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本来并不想这样做,是你逼得我别无选择。”

说完,他连续对着汉斯的胸部左侧猛踢了三脚,但是这时的汉斯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他看得很清楚,无数透明的帷幕空间已经把他的整个身体包裹起来,它们就像吹制玻璃制品时的那些弯曲的片状玻璃一样炫目、离奇,摸起来还十分柔软。但是,他身边的那个人显然无法看到它们。再说,这个人是谁啊?他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靴站在那里,看上去简直像个小丑。汉斯轻轻地问道:“它们就在你的眼前!你难道没看见吗?”

那人叹息一声道:“我看,你需要更强有力的说服手段。”他退回到走廊里,打开了衣橱的门。“让我们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不一会儿,他拿着一个装有外用酒精的塑料瓶和一只蒸汽熨斗回到了浴室里。他对教授说:

“克莱曼博士，请您告诉我最近的电源插头在哪儿？”

这时的汉斯早已经把这个人抛在了脑后，他的眼睛里只看见宇宙层层叠叠的褶层，它们像一块无比柔软的毯子温暖地包裹着他的身体。

第2章

大卫·斯威夫特和他7岁的儿子乔纳刚刚在中央公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所以心情格外的好。为了使这一天圆满地结束,大卫在第72大街上的一个手推车冰激凌摊上又给自己和儿子各买了一个冰激凌蛋卷。现在是6月,父子俩正冒着黄昏的闷热向大卫前妻的公寓走去。乔纳也很开心,因为他左手拿着冰激凌蛋卷,右手挥舞着一支崭新的三挡“超级喷水枪”。他一边走一边随意地把那支高科技的水枪瞄准周围不同的目标——窗户、信箱和一群群的鸽子。因为离开公园前,大卫已经倒空了储水仓中的水,所以他并不担心乔纳会在人行道上惹出麻烦。

乔纳不断做出举枪射击的姿势,同时还不停地舔一舔手中的冰激凌。他问大卫:“你再说说,这枪怎么会喷水呢?里面的水怎么这么快就喷出来了?”

在这之前大卫已经解释过两次了,不过他很愿意再讲一次。他非常喜欢同儿子进行这样交谈:“当你反复推动那个红色的东西,大概叫泵柄吧,就把水从那个大的储水仓注入到了那个小的储水仓。”

“等一会儿,那个小的储水仓在哪里?”

大卫用手指指水枪的后部:“就在这儿。小储水仓里面有空气,当你把水打进去以后,里面的空气所占的空间就被压缩变小了,空气分子被紧紧

地挤在了一起，于是它们就对水形成了一种挤压的力量。”

“我还是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挤压水呢？”

“因为空气分子总是在不停地跳跃，知道吗？当你用水把它们挤到一起以后，它们跳跃时就会对水产生更大的压力。”

“我可以把枪带到学校去做‘展示与讲述’吗？”

“呃，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行？这也是科学，对吗？”

“我觉得学校是不允许带水枪上学的。不过你说的也没有错，这个东西里面肯定有科学。发明‘超级喷水枪’的人肯定是一个科学家，一个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的核工程师。”

一辆巴士从他们身边驶过，沿哥伦布大街而去，乔纳端起水枪瞄准它追踪射击。突然，他好像对“超级喷水枪”的物理学原理已经没有兴趣了，而是问父亲道：“爸爸，你怎么没有当一个科学家？”

大卫想了想回答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科学家的。但是，我写书介绍科学的历史，这也很有趣。我必须去了解那些著名的科学家，比如说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而且还要上课，给学生们讲他们的故事。”

“我不想做这种事情，我想当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要发明一种宇宙飞船，5 秒钟就可以飞到冥王星。”

大卫本来很想谈谈冥王星飞船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但是他不能，因为他现在心里感到很不安，必须立刻改善自己在儿子眼中的地位。于是，他回答说：“在很久以前，也就是我还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我确实学习过真正的科学，而且学习的都是关于宇宙的科学。”

听到这里，乔纳立刻把眼光从大街上转到了父亲身上，急切地问道：“你学的是宇宙飞船吗？就是那种一秒钟可以飞十多亿公里的飞船？”

“不是，是关于宇宙的形态，也就是说如果宇宙只有两个维度而不是三个维度的话，它看上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听不懂。什么是维度？”

“两个维度的宇宙就只有长度和宽度，而没有深度，就像一张巨大的薄

片。”大卫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比画着，好像是要抚平一张无边无际的纸。“我的老师是克莱曼教授。他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我们还一起写过一篇有关二维宇宙的论文呢。”

“一篇论文？”乔纳脸上的兴奋神情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啊，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他们写论文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好让他们的同行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乔纳扭过头去，继续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他觉得写文章没有意思，所以连什么叫“同行”也懒得问了。他说：“我去问妈妈，可不可以把‘超级喷水枪’带去参加‘展示与讲述’。”

一分钟之后，他们走进了乔纳和他妈妈居住的公寓楼。两年前大卫同凯伦离婚之前，也一直住在这里。现在，他住在远郊的一套小公寓里，那里离他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更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 3 点，他都到学校接乔纳，4 个小时之后再把他送到他妈妈那里。这样安排可以省掉雇保姆的大量开支。但是，每当大卫走进这幢公寓的门厅，走进那部反应迟缓的电梯时，心情总会十分低落，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流放在外的犯人。

他们终于到达了 15 楼，大卫看见凯伦正站在公寓的门口。她还没有换下工作服，仍然穿着黑色浅口轻便鞋和灰色西装，一副企业律师的标准打扮。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前夫，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大卫满脸胡楂，牛仔裤上沾着泥土，T 恤衫上印着他那个棒球队的名字：“无安打历史学家队”。接着，她把眼光盯在了“超级喷水枪”上。乔纳预感到不妙，立刻把水枪递给了爸爸，然后叫了一声：“我要撒尿！”从妈妈身边溜进公寓，跑进了盥洗室。

凯伦看着水枪颇为不满地摇了摇头，一绺金色的头发在左颊上飘动。大卫在心中叹道：她仍然那么漂亮，但那是一种冷峻的美，冰凉而执著。她抬起一只手把金发撩到一边，开口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大卫对此早有准备。“别急，我已经向乔纳交代过规矩了，不许用水枪射人。我们去了公园，只向石头和树喷喷水，过得很开心。”

“你难道认为机关枪很适合一个只有 7 岁的小孩子？”

“这不是机关枪，明白吗？包装盒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适合 7 岁及 7

岁以上儿童使用'。"

凯伦眯起双眼,撅起了嘴唇。这是她吵架时的典型表情,大卫一直讨厌她这种样子。她质问道:"你知不知道那些小孩用'超级喷水枪'做过些什么?昨天晚上的新闻中就有这么一条,斯塔滕岛的一群孩子不是把水,而是把汽油灌进了水枪里,把它变成了火焰喷射器!他们几乎把整个社区都烧掉了。"

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再也不想同凯伦争吵了,他们过去总是当着乔纳的面大吵大闹,这正是他们不得不分手的原因。因此,继续争吵下去毫无意义。于是,他说:"好吧,好吧,冷静一点儿。你只需要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你自己把枪带回去吧。在你看着他的时候可以让他玩,但是我的家里决不要这种东西。"

大卫还没有回答,公寓里的电话响了,接着他听到乔纳喊道:"我来接!"凯伦转过头向后边看去,好像要冲进屋接电话,但她只是侧耳聆听着屋里的动静。大卫猜测,电话可能是她的新男朋友打来的,因为她已经开始同另一个律师约会。那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满头灰发,心情急切,结过两次婚,还有花不完的钱。大卫对这个人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妒忌情绪,因为他对凯伦的感情早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一想到这个虚情假意的家伙经常同乔纳厮混在一起,他就觉得不能忍受。

乔纳拿着无线话筒来到公寓门口,看到父母脸上都流露出关切的表情一时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举起话筒对大卫说道:"爸爸,是找你的。"

凯伦的脸立刻阴沉下来,好像自己被人出卖了。她问道:"奇怪,什么人会打电话到这里找你?他们难道没有你现在的电话号码吗?"

乔纳耸耸肩说:"打电话的人说他是警察局的。"

*　　*　　*

大卫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一路往北风驰电掣般地向圣卢克医院赶

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各色餐馆和酒吧门前，周四晚上常见的急切的情侣们已经排起了长队。出租车在涌动的车流中穿梭前行，把一辆辆缓慢移动的巴士和送货车甩在了身后。大卫不时向车窗外张望，餐馆上方的霓虹灯招牌正发出耀眼的橘红色光芒，一一从他眼前飞驰而过。

刚才的电话是警察局的一个探员打来的，告诉他汉斯·克莱曼教授在127街自己的公寓里受到了他人的袭击。目前，教授正在圣卢克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情况危急。教授说他要找大卫·斯威夫特，并且在护理人员的耳边轻声说出了大卫的电话号码。探员还催促说："你最好立刻就来。"大卫焦急地问："他怎么啦？到底出了什么事？"探员只是回答说："你赶快就是了。"

大卫心中感到十分内疚，他已经3年没有见到过克莱曼教授了。老人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退休以后，渐渐变成了一位隐士，独自一人居住在西班牙人住宅区边上的一套很小的公寓房间里，而且把自己的钱统统捐给了以色列。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物理学。

20年前大卫读研究生的时候，克莱曼教授就是他的导师。他这个人既不冷漠也不严厉，大卫从一开始就喜欢他。他讲授量子理论的时候总喜欢掺杂着许多依地语[①]。大卫每星期到克莱曼的办公室去一次，听他讲授神秘莫测的波函数和虚粒子[②]。遗憾的是，无论教授如何耐心细致地讲解都无济于事，两年后大卫不得不承认自己仍然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具备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聪明智慧。因此，他放弃了研究生课程，转攻科学史的博士学位，这才是他真正的长项。

克莱曼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但同时也表示理解。虽然大卫在物理学上已经彻底失败，但是老人家已经喜欢上他了。在那以后的10年里，两人一

---

① 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② 电磁场在电子或质子附近能自发地产生大量寿命很短的粒子和反粒子，称为虚粒子，它们不停地产生和湮灭。在量子力学中，虚粒子是一种永远不能直接检测到但又确实具有可测量效应的粒子。

直保持着联系。当大卫着手为写书做研究的时候，克莱曼慷慨地提供了他个人的回忆。那是一本研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同他的所有助手们合作共事的书，当时人们都亲切地把他称做“教授先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顺利写成了，出版后大获成功，为大卫赢得了不小的名声。他现在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史课程的正教授了。但是大卫心里很清楚，这算不得什么成就，同克莱曼那样的天才比起来，他仍然是一事无成。

出租车在圣卢克医院急诊室门前猛然停下来，轮胎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大卫支付了车费，迅速冲进了急诊室的自动玻璃门。他立刻看到了服务台旁边站着三个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官，其中有两个人穿着制服，一个是中士，中年人，挺着啤酒肚；另一个又高又瘦，是个新手，看上去就像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毛孩子。第三个人是一个身着便装的侦探，英俊的西班牙血统的男人，身上的西装十分整洁。大卫估计，他就是给他打电话的人。他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罗德里古兹。

大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道：“我是大卫·斯威夫特。请问，你就是罗德里古兹侦探吗？”

侦探表情沉重地点点头，而两位巡警的脸上却露出了开心的神情，啤酒肚笑着对大卫道：“嘿，你有那玩意儿的持枪证吗？”

他用手指了指大卫手里的“超级喷水枪”。大卫满脑子想着教授的事，完全忘记了他手里还拿着乔纳的水枪。

罗德里古兹蹙着眉头盯了中士一眼，表现出职业的严肃态度。他回答说：“斯威夫特先生，谢谢您赶过来。您是克莱曼教授的亲戚吗？”

“不是，只是他的朋友。其实，我曾经是他的学生。”

侦探感到有些疑惑：“他是你以前的老师？”

“是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他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吗？”

罗德里古兹把一只手放到大卫的肩膀上，说道：“请跟我们来。他的神智仍然很清醒，只是一直拒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坚持只跟你谈。”

侦探带着大卫沿走廊走去，两个巡警紧随其后。他们从两个护士身边走过，她们都用忧郁的眼神看着他们。这可不是好兆头。大卫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在电话里说他被人袭击了？”

罗德里古兹平静地回答说:“我们接到报警,说有人入室抢劫。有个人从消防逃生梯钻进了那幢公寓楼的一个房间,正好被街对面的一个人看见了。当我们后面那两位警官到达现场以后,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被打成重伤的教授。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这么多。”

“你说‘重伤’,到底有多严重?”

侦探两眼平视着前方,道:“无论是谁干的,这个人都肯定是个变态的疯子。克莱曼教授的脸上、胸部和生殖器都有三度烧伤,一叶肺的肺组织已经崩溃,其他器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医生说,他的心脏正在衰竭。我感到非常遗憾,斯威夫特先生。”

大卫感到喉部哽咽,问道:“不能做手术吗?”

罗德里古兹摇摇头道:“他已经无力承受了。”

大卫嘟囔了一声:“他妈的!”心中的愤怒远远超过了悲痛。一想到汉斯·瓦尔特·克莱曼博士,那位和蔼可亲又才华横溢的老人,被一个混迹于街巷的虐待狂肆意殴打的情景,他就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

他们来到了一个标着“创伤中心”的房间外。大卫向门里看去,两位身着绿色手术助理护士服的护士站在一张病床旁,病床四周摆满了医疗仪器——心脏监护仪、手推式救护车、去纤颤器和一个静脉输液架。但是,他从走廊里看不出躺在病床上的人是谁。他正要走进去时,罗德里古兹侦探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斯威夫特先生,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要你问问克莱曼教授有关这次袭击的情况,他记得的任何细节。医护人员跟我说,他在救护车里的时候一直重复提到两个人的名字。”罗德里古兹回头看着那位初出茅庐的巡警问道:“你再说一遍,那两个名字叫什么?”

娃娃脸拿出记录本翻看道:“稍等。我记得都是德国人的名字。好了,在这儿:‘艾因哈德·里金和费尔特·特里。’”

罗德里古兹专注地看着大卫:“你认识这两个人或其中的某一个人吗?他们是不是克莱曼先生的朋友?”

大卫默默地重复着这两个名字:“艾因哈德·里金和费尔特·特里。”即使在德国人里,这两个名字也是很少见的。突然,他恍然大悟。

他说道:“这不是人的名字,而是两个德文单词,就是‘*Einheitliche Feld-theorie*’[①]。”

“这是什么意思?”

“统一场论。”

罗德里古兹疑惑地盯着大卫问:“这他妈是什么?”

大卫决定用对乔纳的语言来解释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理想中的理论,可以用它来解释任何自然力,比如引力、电磁力以及核力,等等。它就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圣杯。研究人员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真正研究出这个理论。”

啤酒肚咯咯笑道:“哈哈,统一场论,它就是罪犯。要我发出全面通缉令吗?”

罗德里古兹蹙起眉毛再次盯了中士一眼,然后转身对大卫说道:“你只需要问一问克莱曼先生他还记得哪些事情。任何事情对我们都可能有帮助。”

大卫道:“好吧,我试试看。”但是,他现在感到很茫然,克莱曼为什么要不断地提到这两个词呢?“统一场论”[②]已经是一个有些过时的用语了,现在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倾向于称它为“弦论”、“M-理论”或者“量子重力”,这些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新的理论。再说,克莱曼对这些理论并没有丝毫的热情,他曾经说过,在他这个领域里,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方向全都错了,他们不去了解宇宙运行的原理,而是忙于建立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数学公式。

罗德里古兹不耐烦地看了大卫一眼,并一把从他手中拿走了“超级喷水枪”,说道:“你快进去吧,他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胳膊肘把他往“创伤中心”门里推去。

---

① 警察根据发音把两个德文单词理解成了 Einhard Liggin 和 Feld Terry,故以为是人名。

② 原指把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的物理学理论。爱因斯坦在完成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之后,便致力于建立引力场与电磁场相互统一的理论,并为此几乎付出了他的整个后半生而未能如愿。现在的统一场论已经不仅仅包括电磁场和引力场,而是囊括了目前已经发现的自然界的四种力,即磁力、引力、强力和弱力。

大卫点点头走了进去。当他走近病床时，两位护士知趣地退到了一旁，但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心脏监护仪上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首先进入大卫眼帘的是克莱曼教授满身的绷带，他的右脸贴着厚厚的纱布垫，整个胸部缠满了已经渗透出血迹的纱布。克莱曼的身体几乎从上到下都被绷敷材料所包裹，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没有完全遮盖住他身上的所有伤痕。大卫看见了老人白发下已经凝结的血块和双肩上青淤的手掌印，而最糟糕的还是他皮肤上所呈现出的深蓝色迹象。大卫的生理常识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克莱曼的心脏已经没有能力把含氧的血液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医生已经给他带上了氧气面罩，并让他的身体保持坐立的姿态，以便血液从肺部流向其他部位。但是，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大卫一边注视着克莱曼教授，一边感到了自己胸膛中的阵阵隐痛。看上去，这位老人已经很像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了。

然而，几秒钟过后，“尸体”开始动起来。克莱曼睁开了眼睛，慢慢把左手抬到脸上，用弯曲的手指敲打着扣在他口鼻之上的透明塑料面罩。大卫向教授俯下身去，问道：“克莱曼博士？我是大卫。您听得见我说话吗？”

教授的眼睛虽然充满泪水而且目光呆滞，但它们却紧紧地盯住了大卫。克莱曼再次敲打自己的氧气面罩，然后伸手去抓吊在面罩下的乙烯充气袋，这个气袋正像第三个肺叶一样一伸一缩把氧气压进他的胸膛里。摸索一阵之后，他终于抓住了它并开始往下拉。

大卫立刻紧张起来，问道：“出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氧气进不去？”

克莱曼更加使劲地拉扯着，充气袋在他手中已经被捏作了一团；他的嘴唇在塑料面罩下不停地颤动。大卫进一步俯下身体问道：“怎么啦，博士？哪儿不舒服？”

老人吃力地摇摇头，一颗汗珠从眉毛上流了下来。“你没有看见吗？”面罩下传来克莱曼微弱的声音。“你看不见吗？”

大卫问：“看见什么啦？”

克莱曼放开了抓在手里的充气袋，把手举向空中，慢慢地转着圈，像是在向他展示一件刚刚获得的奖品，嘴里轻声地说道：“太漂亮了！”

克莱曼的胸腔里传出了液体流动的声音，大卫知道这是一些液体回流

进了他的肺里。他问:“教授,您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吗?您这是在医院里。”

克莱曼仍然凝视着手中神奇的东西,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看着他手掌里半握着的无形的空气。他粗声粗气地自言自语道:“是的,是的,没错。”

“有人在您的公寓里袭击了您。警察想知道,您还记得一些什么事情?”

老人开始咳嗽,咳出的淡红色液体布满了氧气面罩的内壁。尽管如此,他的两只眼睛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那个看不见的奖品,自语道:“他是对的。天哪,他是对的!”

大卫伤心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他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克莱曼即将死亡,因为10年前他曾经目睹过同样的死亡前的挣扎。那一次是在他父亲的病床前,大卫眼睁睁地看着患有肝癌的父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他父亲名叫约翰·斯威夫特,是一个巴士司机,年轻时做过拳击手。他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最终因酗酒无度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临终前,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却一直在被单下挥舞着拳头,嘴里不停地咒骂着30年前的一些赫赫有名的次重量级拳击手的名字,因为那些人曾经多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

大卫握住克莱曼的手,感觉到它是那么的柔软、无力,那么的冰凉!他对他说:“教授,请您听我说,这件事很重要。”

老人的目光回到了大卫身上,看上去似乎只有这两只眼睛还存在着生命的迹象。他微弱喘息着,断断续续地对大卫说:“人们都以为……他失败了,其实他成……成功了!但是,他不……不能发表。博士先生看到了……危险,比原子弹……更可怕。世界的……毁灭者。”

大卫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老人:博士先生?世界的毁灭者?他握了握克莱曼的手说:“尽量保持清醒,好吗?您得告诉我袭击您的人是谁。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汗水使教授的脸呈现出淡淡的光泽。他回答说:“那个恶棍就是为……为这个而来的,就是为这个……才折磨我。”

“折磨您?”大卫的心揪了起来。

“是的，他折磨我。他逼着我把它……写出来。但是，我没写。我决不写！”

“把什么写出来？他要的是什么？”

克莱曼面罩下的脸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轻声道：“统一场论。博士先生最……最后的遗赠。”

大卫彻底地迷惑了。教授产生了幻觉，袭击造成的创伤激活了他记忆中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当时的汉斯·克莱曼还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受雇当上了具有传奇色彩而又疾病缠身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助手。大卫在他的书里写过这个故事：爱因斯坦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写满了计算公式，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把引力和电磁力合二为一的场方程，但是却无果而终。克莱曼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回想起往日的事情，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老人眼下的情形似乎并不像神经错乱，尽管他的胸部随着呼哧呼哧的喘息而急促地起伏，脸上也已经大汗淋漓，但是他的脸部表情却是相当平静。

老人艰难地说道：“大卫，对不起。很抱歉，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你。博士先生看……到了危险。所以，他不能……不能……”克莱曼开始咳嗽，整个身躯也随之颤抖着。“他又不忍心烧掉……他的笔记本。这个理论真的是……太完美了。”他再次猛烈地咳嗽，接着突然痛苦地弯下身来。

一个护士立刻跑到克莱曼病床的另一边，抓住他布满淤伤的肩膀，在他身后塞好枕头，再轻轻地扶着他坐直了身体。大卫仍然握着克莱曼的手，他看到氧气面罩里已经布满了粉红色唾沫。

护士立刻取下面罩，擦去里面的唾液。她正要把面罩重新戴上，克莱曼却摇着头拒绝了。她用一只手抓住教授的后颈部，想强迫他戴上，但是他又用手挡开了面罩，粗声叫道：“不！住手，我受够了！”

护士惊恐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过头对仍然注视着心脏监护仪的搭档命令道：“快去叫住院医生，我们必须给他插管。”

克莱曼将身体依靠在大卫身上，大卫伸出手臂搂着他的肩膀以免他倒下来。教授胸膛里咕噜咕噜的声音越来越大，眼神也开始游离不定。他说：“我要死了。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卫的眼睛一阵刺痛,安慰道:“别担心,教授,你会好……”

克莱曼抬起手抓住了大卫衬衫的衣领:“听着……大卫,你必须……听仔细了。还记得……你写的那篇……论文吗?就是我们俩一起……完成的那一篇,记得吗?”

大卫想了想,终于记起了教授所说的那件事:“您是说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那篇题目叫《二维时空中的广义相对论》的论文吗?”

他点点头说:“对,对……你已经接近……很接近……真理了。我死后……他们很可能会来找你。”

大卫突然感到胃部一阵异样的刺痛,问道:“您说的到底是谁?”

克莱曼抓紧了大卫的衣领,说:“我有一把……密钥。博士先生给了我……这个礼物。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要保证它的……安全,决不能让他……他们得到它。你明白吗?绝对不能!”

“密钥?那是什……”

“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了!你好好听着!”克莱曼一把将大卫拉到自己眼前,力量之大让大卫十分惊讶。老人湿润的嘴唇在大卫的耳朵上摩擦着说道:“记住……这些数字:4,0……2,6……3,6……7,9……5,6……4,4……7,8,0,0。”

刚说完最后一个数字,教授的手就从大卫的衣领上无力地滑落下来,上身瘫倒在大卫的胸前。他命令道:“现在,给我重……复一遍这个数字序列。”

尽管大卫仍然摸不着头脑,但还是遵从了教授的命令。他弯下腰紧贴着克莱曼的耳朵,一字不差地把整个序列重复了一遍。虽然大卫以前就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量子物理学的方程式,但是他却具有记忆长串数字的能力。他背完以后,老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趴在大卫的衬衣上以十分微弱的声音对他说道:“好孩子。再见了。”

护士站在手推式救护车旁,正做着为克莱曼插管的准备。大卫看着她拿起了一个镰刀形状的银白色器具和一根长长的塑料管,管体上印有黑色的刻度线。他估计,这就是他们将要插进教授喉咙里的东西。就在这个时

候，大卫突然感觉到自己腹部上有一股暖流，低头一看，一股粉红色的黏稠液体正从克莱曼口中溢出，沿着下巴一直流到了他的衬衣上。老人已经闭上了双眼，胸膛里也没有了咕噜作响的声音。

急诊室的住院医生终于赶到了，他把大卫轰出了创伤中心并呼叫更多的人赶来支援。不一会儿，已经有四五位医生和护士围绕在克莱曼的病床周围，竭尽全力抢救教授的生命。大卫心理很清楚，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汉斯·克莱曼已经撒手人寰。

大卫步履蹒跚地沿着走廊走去，罗德里古兹和两位巡警迎上前来截住了他。那个手里拿着“超级喷水枪”的侦探同情地看着他，默默地把水枪递给了大卫，然后问道：“斯威夫特先生，结果怎样了？他说了什么没有？”

大卫摇摇头回答说：“很遗憾，他一直处于时而昏迷时而苏醒的状态中，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他说了些什么？是一桩抢劫案吗？”

“不是。他说那个家伙一直折磨他。”

“折磨？为什么要折磨他？”

大卫正要回答，远在走廊另一头的一个人高声叫道：“喂，说你们呢！站着别动！”

来人身材高大，脸色红润，脖子又粗又壮，留着小平头，穿着灰西装。他身体两侧各跟着一个人，都是魁梧的橄榄球中后卫的体魄，相同的行头。三个人沿着走廊快步走来，到警察面前后，走在中间的家伙从衣服口袋里摸出证件和徽章道：“霍雷，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晃动着手里的徽章高声宣布道。“你们是负责克莱曼一案的警官吗？”

啤酒肚中士和娃娃脸巡警同时上前几步，同罗德里古兹侦探肩并肩站在了一起。他们对这些联邦特工的到来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讥讽神情。罗德里古兹回答说：“没错，这是我们的案子。”

霍雷特工向一个同伴打了个手势，那人立刻向“创伤中心”走去。紧接

着,霍雷又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一封折叠着的信。他宣布:“现在,由我们接管这个案子。”一边说一边把信递给罗德里古兹。“这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签发的授权书。”

罗德里古兹打开信,一边看一边皱起了眉头,抗议道:“真他妈的荒唐!你们在这里没有司法权。”

霍雷面无表情的回敬道:“如果你有意见,可以直接向联邦检察官投诉。”

大卫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霍雷特工,只见他板着脸左顾右盼,环视着整个走廊里的情况。从口音判断,他肯定不是纽约人,听上去就像一个在俄克拉何马州的某个农场里长大的孩子。他说话的腔调显然是从海军陆战队里学来的。大卫立刻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位严肃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为什么会对一个退休物理学家的凶杀案如此感兴趣?他再次感到了胃部的刺痛。

这时,霍雷特工仿佛注意到了大卫的不安,举起手指着他的鼻子向罗德里古兹问道:“这家伙是谁?他在这儿干什么?”

侦探耸耸肩道:“他叫大卫·斯威夫特。克莱曼要见他。他们刚刚谈完,他……”

“你这个狗娘养的!竟然让这个家伙同克莱曼交谈?”

大卫厌恶地皱起了眉头。这个特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蛋。他对他正色道:“我是在尽力提供帮助。你只要稍稍闭上你的嘴,这位侦探就会给你解释得清清楚楚。”

霍雷猛然从罗德里古兹转向大卫,眯缝着眼睛上前一步道:“斯威夫特先生,你是物理学家吗?”

尽管霍雷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但是大卫仍然以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我不是物理学家。我是历史学家。再说,如果你不介意,请叫我斯威夫特博士。”

就在霍雷企图用严厉的眼神吓倒大卫的时候,刚才走进“创伤中心”的特工回来了。他侧身走到霍雷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在这一瞬间,霍雷紧闭双唇,满脸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

毫无表情的冷酷面孔，说道："斯威夫特先生，克莱曼死了。这就是说，你得跟我们走。"

大卫差一点笑起来，道："跟你们走？我可不……"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第三个特工已经窜到了大卫的身后，猛地把他的双手拧到背上，迅速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大卫的"超级喷水枪"脱手掉在了地上，发出一阵咔嗒嗒的声响。

大卫大声叫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被逮捕了吗？"

霍雷根本不屑于回答他的问题，一手抓起大卫的胳膊把他转过身来。给他戴上手铐的特工弯腰捡起"超级喷水枪"，像一把真枪那样平臂端着。三个联邦调查局特工簇拥着大卫沿着走廊大步而去，一旁的医生和护士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大卫回过头期待地看了看罗德里古兹侦探和两个巡警，但是他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其中一个特工紧走两步赶到他们前面，用手拉开了通向楼梯的一扇门。大卫害怕了，再也不敢抗争。他们迅速走下通往紧急出口的楼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克莱曼教授几分钟前对他说过的话。那句话引自另一位同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伟大物理学家 J.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他目睹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实验时首先出现在脑海中的话：

我是死亡天使，是世界的毁灭者。

第3章

西蒙坐在奔驰车的驾驶座上玩着“俄罗斯方块”，他用一只眼睛看着手机显示屏上的电子游戏，而用另一只眼睛盯着圣卢克医院的入口处。他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玩“俄罗斯方块”是最为理想的游戏，它既可以让人享受到娱乐的情趣，又不至于让人从手头的工作上分心。西蒙一边观察来到急诊室门口的出租车等各种车辆，一边飞快地按动手机上的按键，轻而易举地把一个个俄罗斯方块引导到恰当的位置上。他既放松又密切地观察着一切动静，渐渐地，阿姆斯特丹大道上行驶的车辆都变成了一个个特大号的俄罗斯方块——正方形的、T 形的、Z 形的和 L 形的——沿着越来越黑暗的街道飞驰而过。

西蒙在心理琢磨着，玩游戏的关键在于灵活性。其实，无论你玩的是什么游戏，都必须自觉地不断调整你的战略。就拿今天晚上汉斯·克莱曼的案子来说吧，最初这活儿显得易如反掌，但是谁能想到他还没有从克莱曼的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老家伙就昏死过去了。紧接着，事情变得越发糟糕，两辆警车突然开到了教授所住的公寓楼门口。西蒙虽然大吃一惊却并不恐慌——只是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而已。首先，他沿着消防逃生梯爬上了楼顶，以便躲开警察，接着再从公寓楼的楼顶跳到相邻的一家仓库的屋顶上。然后，他钻进自己的奔驰车，尾随载着克莱曼的救护车

来到了圣卢克医院。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计划:静静地等候着警察们离开急诊室,然后再一次设法撬开克莱曼的嘴,得到“统一场论”——当然了,如果到那时教授还活着的话。

实际上,西蒙从内心里对这位教授还颇有些崇拜,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顽强的小混蛋。他让西蒙想起了阿列克塞·拉蒂波夫上校,那是他在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老指挥官。阿列克塞在俄罗斯特种部队干了近 30 年,他动作敏捷、头脑精明又残酷无情。在他的领导下,西蒙所在的部队熬过了车臣战争中最腥风血雨的岁月。他教会了他们如何以智慧取胜,如何在战斗中打败那些穷凶极恶的叛匪。后来,在袭击一个车臣叛匪营地的战斗中,对方的狙击手一枪打碎了他的脑袋。这虽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也并非意料之外。西蒙这时又想起了这位前指挥官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他妈的臭狗屎一堆,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更糟、更臭。

在手机的显示屏上,俄罗斯方块已经高高地堆起来了,形成了悬崖峭壁的模样,最左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就在这个时候,一根笔直的长块落了下来,西蒙立刻把它调动到左边,随着一声软件设计的惊叹声音,最下面的四层方块整个消失了。真过瘾,就像把匕首插入人的肉体一样!

过了一会儿,西蒙发现一辆装着有色玻璃的雪佛兰“巨无霸”正沿着阿姆斯特丹大道驶来,接近圣卢克医院时开始减速,最后在货物装卸区旁边停了下来。三个身材魁梧、身穿相同灰色西装的男人从汽车里跳出来,并排向医院后勤出入口大步走去,一边走一边掏出他们的徽章向露出惊讶神情的保安晃了晃。他们的距离虽然在大约 30 米开外,但是他们军人般的步态让西蒙意识到,他们都是从基层调到总部工作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骑警,极有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人。看来,美国情报部门对克莱曼教授也相当感兴趣,这也说明了刚才警察如此迅速地到达教授公寓的原因。联邦特工肯定在克莱曼家的墙上安装了窃听器,很可能已经录下了刚才西蒙同教授的谈话。

三个特工走进了医院里,他们大概是要赶在克莱曼死亡前对他进行盘问。事态的发展不免使西蒙感到懊恼,但是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尽管这些特工训练有素而且纪律严明,连西蒙这样的人对他们也相当敬佩,但是他

相信,要干掉这三个人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他有他的杀手锏:单独行动和更为敏锐的直觉,这是自由职业者最大的两个优势。

此外,他有钱,这是另一个优势。自从离开俄罗斯特种部队以后,西蒙一天挣的钱比俄罗斯一个伞兵排一年挣的钱还要多。这里的诀窍就是如何找到那些既富有又身陷困境的客户,而属于这一类的客户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大量的公司和政府,需求之大确实令人惊讶。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急于要权,也有的急于要尊严;有迫切需要导弹的,也有迫切需要钚的。不管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西蒙都不会感到不安,因为这对他说来都一样,是生意。

他一边静静地等候着联邦调查局特工离开医院,一边思考是否有必要同这一笔生意的客户进行联系。他的客户通常都希望他及时通报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变化,而这次行动已经大大有别于他原来的计划。但是,他最终还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客户第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西蒙还以为是一个恶作剧,因为这个人仅仅为了一个科学理论竟然愿意付给他一大笔钱。看来,他比过去同他打过交道的其他客户更加迫不及待。但是,随着西蒙对这一笔生意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开始明白了这一理论巨大的潜在应用范围,它不仅可以用于军事领域,而且同样可以用于其他的领域。而且他后来恍然大悟:同金钱比起来,这一项特殊的任务显然极有可能为他带来更为巨大的好处。

就在这个时候,三名联邦特工突然从出现在医院的一个紧急出口处,他们如此迅速的返回使西蒙感到意外。此外,他们还带着一个犯人。这个人比联邦调查局的几个人稍矮,但身材匀称而健美;上身穿着美国人喜欢的某个棒球队的T恤衫,下身着牛仔裤,脚蹬运动鞋。他的双手被铐在身后,被两个特工推搡着,像一只惊恐万状的小鸟一样左顾右盼地向“巨无霸”走去。而第三个特工的手里竟然端着一支色彩鲜艳的玩具枪。西蒙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难道联邦调查局正在做喷水枪的实地试验?整个情景显得那么荒唐可笑!西蒙一时难以确定,这个被捕的人是否同克莱曼有关。他可能只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纽约佬,在医院里用“超级喷水枪”恐吓医生。但是,就在特工们把犯人扔进汽车之前,他们把一个黑色的面罩套

到了犯人的头上，并且拉出袋口的绳子系在了他的下巴之下。西蒙心想，好了，这个犯人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疯子，而是特工们必须带回去审问的重要人物。

开车的特工打开车灯，驾驶着“巨无霸”从路边疾驶而去。为了避免特工们经过时看到自己，西蒙在车座上俯下了身体。他准备让他们先行一两个街区，然后再跟踪他们。显然，在医院门口继续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特工们离开医院时并没有带走克莱曼，这说明老头儿已经死了。不过，好在他的运气不错，看来教授已经把一些秘密告诉了他的这位年轻的同行。

西蒙按下手机上的“关机”键，同时也退出了“俄罗斯方块”电子游戏。就在关机前的一刹那间，一张照片从显示屏上一闪而过。这是他专门设置的程序，每当开机和关机的时候这张照片都会在屏幕上闪现。尽管在做生意用的手机上保存这样一张私人照片是相当愚蠢的做法，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因为他不愿意忘记他们可爱的面容。照片上的谢尔盖长着玉米穗颜色的头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而拉丽莎却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当时，只差几个星期就是她4岁的生日。

显示屏上一片黑暗，西蒙把手机放进了口袋里。然后他发动了奔驰车，挂上了前进挡。

“好了，霍雷，你可以把那玩意儿摘下来了。”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

摘掉面罩以后，大卫大舒了一口气，那个黑布面罩已经被他自己的汗水湿透，长时间地戴着它呼吸让他感到恶心。在刺眼的日光灯的照耀下，他的眼睛一时也难以适应，不得不歪着头、眯缝起双眼。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空荡荡的房间，他们让他坐在一张灰色的桌子前，霍雷特工就站在他身边。他把黑色面罩卷成一团，然后塞进了口袋里。他的两个同伴正在检查那把“超级喷水枪”，他们逐一卸下两个储水仓，然

后通过进出水口一一向里面窥视。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一个他没有见过的女人,宽肩膀、大肚皮,大约 60 岁。“斯威夫特先生,你还好吗?”她问他。“你看上去有些衣冠不整。”

大卫的感觉很不好,他的双手仍然被铐在身后,又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心中充满了恐惧。而现在出现在眼前的这个女人,却完全把他弄糊涂了:她外面穿着一件橘红色的夹克衫,里面穿着白色的女士衬衫,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倒像是一个经过精心打扮、准备参加宾格游戏[①]的老祖母。他忍不住问道:“你是谁呀?”

“我叫露西尔,亲爱的,露西尔·帕克。你可以叫就我‘露西’,他们都这么叫。”她伸手拿起桌子上的凉水罐和两个“迪克西”牌纸杯。“霍雷,把斯威夫特先生的手铐取下来。”

霍雷特工不情愿地打开了手铐。大卫一边揉了揉酸痛的手腕,一边打量着正往纸杯子里倒水的露西尔。她的嘴唇上涂着同夹克衫同样鲜艳的口红;脸上布满皱纹,而眼角上的笑纹更多,看上去倒让人感到愉快。脖子上用珠状链条吊着一副老花镜,但是左耳后面同样也戴着一根盘状耳机线,这是政府特工们通用的无线通讯设备。“我是不是被捕了?”大卫问她。“如果是,我要同律师说话。”

露西尔微笑道:“不,你并没有被捕。如果是我们给你造成了这种印象,我表示歉意。”

“印象?你的特工把我的手铐起来,还把他妈的一个口袋套在了我的头上!”

“亲爱的,请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一幢我们叫做‘安全设施’的房子,要把任何人带进来,我们都有着一整套标准的程序。因为我们不能泄露这里的准确位置,所以不得不用头罩。”

大卫站起身来,说:“那好。既然我没有被捕,我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对吗?”

霍雷特工赶忙抓住了大卫的肩膀。露西尔仍然微笑着,遗憾地摇摇头

---

① 一种用纸牌搭方块的赌博游戏。

说:“恐怕,还不完全那么简单。”她把一个“迪克西”纸杯推到他面前。“坐下,斯威夫特先生。先喝点儿水。”

抓住大卫肩膀的手开始往下压,他顺从地坐下来,说道:“是斯威夫特博士。再说,我也不渴。”

“也许,你想喝一点儿更有劲儿的东西?”她朝他挤挤眼,这种调情的神态让大卫感到不安。接着,她伸手从夹克衫里面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银制的小酒壶。“这是真正的得克萨斯威士忌,180 标准酒精度。我有一个朋友在拉伯克[①],他有自己的酿酒厂。他有美国酒烟火器爆破物品局颁发的执照,是合法经营。要来一杯吗?”

“不,谢谢!”

“对了,我怎么忘了。”她把酒壶放回衣兜里。“你从来不沾这东西,是吗?因为你父亲的原因,对不对?”

听到这里,大卫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间,是有一些人知道他很早以前就发誓戒酒了,但是只有他的前妻和几个早期的老朋友才知道他戒酒的原因。而现在,露西尔随口就说了出来。他立刻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别急,亲爱的。这些都在你的档案里写着呢。”她从挂在椅子后面的一个鼓鼓的手提包里抽出一薄一厚两个文件夹,戴上老花镜,打开了那个薄的文件夹。“我们来看看你的家族史。父亲,名叫约翰·斯威夫特,职业拳击手,从业时间是 1968 年至 1974 年。绰号叫‘恐怖双拳’。呵,这名字挺棒的。”

大卫没有理睬她。在拳台上,他父亲的表现从来都不如他的绰号来得威风,唯一确实感到恐怖的只有他自己的家庭成员。

露西尔的眼光跳到了那一页的末尾:“战绩记录:4 胜,16 负。1975 年起受雇于纽约市运输局,任公共汽车司机。1979 年曾因酒后驾驶被捕,雇佣关系因此终止。1981 年,纽约奥辛宁法庭认定其犯有殴打罪并判 3 年监禁。”她合上文件夹,看着大卫的眼睛说道:“我很遗憾。这样的经历太可怕

---

① 得克萨斯州西北部城市。

了。”

大卫心想,真是个聪明的家伙。这也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在特工学院里所教授的标准手段,首先让犯罪嫌疑人明白你知道他的秘密,然后再步步紧逼,迫使他屈服。“你这里的调查部效率挺高啊,”大卫讥讽道。“在短短的半个小时时间里,你们就挖掘到了这么多东西?”

“不是的,几天前我们就开始建立你的档案了。我们收集了同克莱曼一起工作过的所有人的材料,你是作为他的‘合著者’被列入其中的。”说着,她又拿起那个厚的文件夹。“这是已故克莱曼教授的档案。”她打开文件夹,一边翻阅一边摇摇头说:“跟你说实话,这些物理学的东西有的真难懂。我是说,这个‘克莱曼 - 古普塔效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档案里有六七处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大卫仔细观察她,一时无法判断她是真的不懂还是装傻以诱使他说下去。“这是当某些粒子衰变的时候出现的一种罕见现象,是克莱曼博士和他的同事阿米尔在 1965 年发现的。”

“这就是产生辐射的根源,对吗?也就是当原子衰变的时候?”

他皱起眉头道:“听着,我很乐意为你介绍更多的情况,但是不是在这里。带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然后我们接着讲。”

露西尔摘掉老花镜回答说:“斯威夫特先生,我看得出来你有些不耐烦了,不过还要忍耐一下。是这样的,克莱曼教授曾经接触过机密信息,我们怀疑有泄密的可能。”

大卫看着她,心里并不相信她的话。“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他为政府工作已经是 40 年前的事情了。当他完成对辐射的研究课题以后,就完全停止了任何同军事有关的研究。”

“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到处张扬的。克莱曼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以后,还参与了一个国防部的秘密项目。”

“所以,你认为他是因为这个而被人袭击的?”

“我只能告诉你,克莱曼拥有某些高度敏感的资料,我们必须找到它。如果你在他的病房里的时候他对你说过什么,你必须告诉我们。”

露西尔双肘撑在桌子上,身体向他前倾过来。她脸上的笑容一扫而

光，也不再叫他‘亲爱的’，整个表情变得十分严肃。现在，大卫已经完全相信她确实是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但是他仍然不相信她编出来的那套故事。“实在是对不起，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听上去不像克莱曼博士的所作所为。他对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一直感到后悔，他说过，那是不道德的。”

“也许你对他的了解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彻底。”

大卫不相信地摇了摇头。“不可能，这根本不符合情理。他曾经还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组织过抗议活动，而且说服了所有物理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个声明，反对研究和制造核武器。”

“我从来没有说过他研究过武器。‘9·11’事件之后，他曾经找到国防部，主动要求为反恐工作提供帮助。”

大卫思考着是否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虽然有些牵强，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克莱曼是辐射衰变方面的专家，特别是核弹头中使用的铀原子衰变的专家，他的知识无疑可以应用到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之中。“那么，他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大卫问道。“一种新型的辐射探测器吗？”

“我无权透露。但我可以让你看看这个。”她又拿起有关克莱曼的文件夹，寻找她说的那些材料。很快她就找到了，她把它抽出来，然后递给大卫。这是一份很久以前的学术研究论文的复印件，大约有 10 页，页面已经有些发黄。“你可以看看这个，这是他的档案中不属于机密的少数文件之一。”

这篇论文发表在 1975 年的《物理学评论》期刊上，题目叫《ρ 介子通量的测量》，作者是 H. W. 克莱曼。大卫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篇论文；题目显得相当含混，他在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竟然没有学过这篇论文。更糟糕的是，这篇文章中还包括了许多令人费解的复杂方程式。

“斯威夫特先生，这就是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的原因。反恐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确保不让恐怖主义者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克莱曼可能告诉他们的所有信息。”

大卫开始迅速浏览论文，尽量去理解文中所阐述的理论。很显然，克莱曼发现，当我们把一射线束指向铀原子的时候，就可以激发出大量的 ρ 介子。尽管全文都没有涉及这项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问题，但是其中的含

义却是显而易见的，即运用这项技术可以侦测到核弹头内的浓缩铀，尽管浓缩铀装置外面包裹着铅防护层。大卫再次琢磨着他同克莱曼最后谈话的内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解了教授临终前所说的话。教授警告说要警惕“世界的毁灭者”，他所指的是不是一颗偷偷运进美国本土的原子弹呢？

“他是不是正在研究一种放射性扫描系统？”大卫试探着问。“就是那种可以探测出隐藏在货车或者航运集装箱里的核弹头的仪器。”

“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你的推测，”露西尔回答说。“但是我认为，你现在已经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慎重。”

大卫正要抬起头来，论文最后一页上的一些东西引起了他注意。那是一个表格，里面逐一列出了 ρ 介子及其近亲 ω 介子和 φ 介子的属性，而引起他注意的是表格的最后一行所标示出的这些粒子的生命周期。他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好一会儿。

“那么，斯威夫特先生，克莱曼怎么说的？他到底告诉了你什么？”露西尔急不可耐的看着他，再次表现出一位溺爱孩子的老祖母的神情。但是，这已经不能迷惑大卫了。

“你撒谎，”他对她说。“克莱曼博士绝没有研究什么探测器，他根本没有为政府工作。”

露西尔张大了嘴，露出一副受到了伤害而又难以置信的表情，说：“什么？你是不是以……”

大卫用手指敲打着克莱曼的论文的最后一页说：“一个 ρ 介子的生命周期是 10^{-23} 秒。”

“哦？那又怎么样？”

“那就是说，你的研究机构搞砸了，他们编造的这个封面故事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即使一个 ρ 介子以光的速度运行，它也只能前进一万亿分之一英寸，然后就衰变了。你根本不可能探测到从一颗核弹头中散发出来的那些粒子，所以要以这篇论文为依据造出一个扫描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

露西尔还是那一副受到伤害的表情，大卫一时还以为她要继续扮演毫不知情的角色。但是她立刻闭上了嘴，两片嘴唇紧紧地挤在一起；眼角的

皱纹也加深了,但再也不是笑纹的模样。露西尔被激怒了。

于是,大卫接着说道:“这样吧,我们从头开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对克莱曼博士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呢?就是一种武器,对吗?一种你半个字也不能透露而且要花掉几十亿美元的秘密武器?”

她没有回答,而是脱去夹克衫,再把它搭在了她椅子的靠背上,露出了紧贴在衬衣上的肩挎式手枪皮套和里面那把乌黑锃亮的手枪。

当大卫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手枪看时,露西尔转身对两个仍在摆弄“超级喷水枪”的特工说道:“你们俩小子,那破玩意儿玩够了吗?”

一个特工赶紧走上前,把水枪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报告说:“长官,枪里没什么东西。”

“放心啦?立刻联系后勤部门,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交通工具,10 分钟后上机场。”

那个特工立刻退回到一个角落里,对着藏在袖口里的微型麦克风轻声呼叫。与此同时,露西尔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再次把手伸进了衣服口袋里。这一次她摸出了一盒“万宝路”香烟和一个上面装饰有得克萨斯州的“孤星”标志的“芝宝”打火机。她一边看着大卫一边从烟盒里摇出一支香烟。“知道吗,你真是个刺儿头。”她又转向仍站在大卫椅子边上的霍雷问道:“这家伙就是个刺儿头,对吗,霍雷?”

“超级刺儿头。”他附和着说。

露西尔把香烟叼在嘴角上,说:“你看他,恐怕也不赞成抽烟,大概正在想我们想抽就该滚到外面去。”接着,她一抖手腕打开“芝宝”,把香烟点燃,然后再把吸入口中的第一口烟直接喷到了大卫的脸上。“好吧,斯威夫特,告诉你一个消息吧。我们他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关上“芝宝”,熟练地把它放回到口袋里。“你懂吗?”

大卫正想着他该如何回答,露西尔冲着霍雷特工点了点头。紧接着,他照着大卫的脸就是一巴掌,吼道:“你聋了?帕克特工正问你话呢!”

大卫咬紧了牙关。这一掌打得不轻,他的脑袋嗡嗡直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皮肉伤算不了什么,而真正难以忍受的是对他的侮辱。他抬起头两眼倔犟地看着霍雷,肚子里因愤怒而一阵翻腾。如果不是特工们都带

着半自动武器，他早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露西尔得意地微笑着对他说："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还记得克莱曼病房里的那个护士吗？这么说吧，我们的一个特工同她谈过了。"她深吸一口烟，再慢慢地喷出来。"她说，教授对着你的耳朵悄悄说过一些数字。"

大卫不禁在心里骂道：倒霉！这可恶的护士！

"她说得很清楚，那是一长串数字。当然啦，她记不住。不过我敢打赌，你记得住。"

大卫的脑海里出现了教授告诉他的序列。这就是他记忆长串数字或复杂公式的方法，让它们在脑海里呈现出来，就像呈现在他眼前的空气中一样。这些一一呈现在他"眼前"的数字不仅一字不差，而且完全按照教授所说的顺序排列起来。

"你现在马上把那些数字告诉我们，"露西尔一边说，一边挽起左手衣袖的袖子，露出了手腕上戴着的一只早就过时的手表和银白色的表带。"我给你 30 秒钟。"

说完后，露西尔把身体向后靠在了椅子后背上，霍雷特工则伸手从口袋里又拿出了那个黑色的头罩。一见到这个东西，大卫就感到嗓子哽噎。我的天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特工似乎认为自己有天大的权力，可以随意给他戴上头罩并把他打成一摊肉泥。事到如今，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忘了克莱曼博士的警告，告诉他们那些数字。就大卫目前所知，这个序列反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再说，就算这些数字不是随机的，哪怕它们确实是某种令人恐怖的东西的密钥，他又为什么非要承担保守秘密的责任呢？这件事不是他主动要来的，他不过是写了一篇有关相对论的研究论文而已。

他抓住桌子的边沿，稳住自己的身体。他还有 5 秒钟，也许 10 秒钟。露西尔的眼睛正盯着她的手表，而霍雷正整理头罩，跃跃欲试。但是，就在大卫恐惧地看着他们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即使他把数字和盘托出，他们也不会放过他，因为只要数字保留在他的脑子里，他就是一个安全隐患。他唯一的希望是和他们做交易，但不是同帕克或霍雷这样的特工，而是同这一链条中更高一级人物。"我必须得到某种保证，否则我决不会告诉你

们一个字。”他开口道。“我要同你们的上级说话。”

露西尔皱起眉头说道:“你以为这里是百货商店吗?你认为服务不周就可以随便把经理叫来抱怨一番?”

“我必须对你们需要这些数字的原因有所了解,如果你们不能告诉我,那就带我去找能告诉我的人。”

露西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嘴上拿下香烟扔进一个“迪克西”纸杯里。然后,她把椅子往后一推,慢慢站起来,在完全站立起来之前显得有些畏缩。“那好吧,斯威夫特先生,你会如愿以偿的。我们这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在那里有好多人你都可以谈。”

“到哪儿?华盛顿吗?”

她咯咯地笑起来,说:“不,这个地方在南面稍远的地方,名字叫‘关塔那摩湾’。”

大卫体内立刻开始分泌大量肾上腺素,他叫道:“等等!我是合法的公民,你们不能……”

“根据《爱国者法案》[①]的有关条款,现在我宣布你是敌方战斗人员。”接着,她转向霍雷命令道:“把手铐重新给他戴上,等会儿上了车,再给他戴上脚镣。”

霍雷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吼道:“站起来!”但是大卫仍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尽管他已经吓得心里怦怦直跳,两条腿也不停地哆嗦。霍雷提高嗓门再次大叫道:“我说了,**站起来**!”他正准备把大卫拎起来的时候,另一个特工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这是那个刚才用无线电呼叫后勤人员的特工,他的脸色已经有些发白。

“长官,”他耳语道。“我们恐怕遇到问题了。”

露西尔听到他的话,立刻走到霍雷和他同伴之间,问道:“怎么啦?有

---

①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45天之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这一法案。该法案有效期本应于2005年12月31日终止,后经两次短暂延期和修改,2006年3月法案的绝大多数条款实现永久化。该法案赋予政府执法和情报机构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力,使其不再受诸多司法程序的约束,以防止、调查和打击恐怖主义。同时,《爱国者法案》也开启了美国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和破坏人权的大门。

什么问题?”

脸色发白的特工显得十分慌张,过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我联系不上后勤部的人,所有的频道都试过了,就是没有反应,只有静电干扰的声音。”

露西尔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看他说:“肯定是你的无线电出毛病了。”她伸手摸到了别在自己衬衫领子上的微型麦克风,按下送话键呼叫起来:“‘黑一号’呼叫‘后勤’。‘后勤’,听到吗?”

但是,还没有等她得到任何答复,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四周的墙壁立刻在冲击波的震撼下摇晃起来。

黑色 “巨无霸”最后开进了一个车库里。西蒙一边向车库走去一边想,如果他想换一个职业,肯定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份安全顾问的工作。要说如何保卫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公司总部,除了他这样专门擅长闯入这些机构的人以外,谁还能提供更高明的防卫措施呢?

比如联邦调查局,他就肯定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相当实用的高招儿。又比如这个车库,入口处有一个守卫的门房,门房里只有一个特工。而这个年轻人显然只是个干杂活的,长得又矮又壮;身上穿着一件橘黄色的风衣,头上戴着一顶纽约扬基棒球队的帽子,极力装出一副普通车库服务员的模样,却又装得根本不像。西蒙认为,在守卫的门房里必须安排两个警卫而不是一个,他们犯了一个相当低级的错误。搞周边防御绝不能吝惜人力,而夜班的执勤人员更是一个都少不得。

西蒙现在已经换上了一套时髦的西装,手里提着一只公文皮箱。他来到门房前,用手敲了敲窗户上的防弹玻璃。门房里的特工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然后把门拉开一道缝问道:“什么事?”

西蒙对他说:“抱歉,打扰你一下。我想知道,如果把车停放在这里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

“我们不……”

就在这个时候，西蒙猛地撞开门，紧接着用肩膀撞向特工的腹部，把他仰面朝天撞到了地上。门房里只有一个监视器，而它的可视范围又远在地面以上——又是个错误。西蒙扑到特工身上，将一把锋利的格斗匕首插进了他的胸膛，并且一直死死地按住他，直到他停止了挣扎。西蒙觉得，这其实不是这个特工的错，是制度的缺陷。

西蒙从尸体上站起身来，迅速换上了特工的风衣和扬基队的帽子，然后从他的公文箱里拿出“乌齐”冲锋枪和弹药。他把冲锋枪藏在风衣里面，走出门房，沿着车库长长的坡道走下去。

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在监视着他，所以他一直低着头。转过一个墙角，他看到了一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门的旁边停着五六辆“巨无霸”汽车。当他走到离门只有 10 米远的时候，门开了，一个身着灰西装、神情紧张的男人探出头来。他厉声叫道：“安德森！你他妈在……”

西蒙突然抬起头，同时端起“乌齐”冲锋枪扣动了扳机。那个特工立刻脸朝下倒在了地上，尸体正好挡住了应该自动关闭的门。西蒙一个箭步冲到门口，及时地撂倒了赶来救援的另一个特工。西蒙想，这也太残忍了，他们竟然让我如此轻易地得手了。

在这扇门的后面就是指挥控制室，那两个倒霉的特工就是被安排在这里值勤的人员。西蒙首先捣毁了无线电收发器，然后扫视了各个监视屏幕上的情况。他发现在一个标有“底 3A”的屏幕上，显示出底层地下室的一间审讯室。过去这些年来，他已经在美国情报部门中建立起几个情报来源，没花几个钱就得到了大量有关这些部门如何运作的信息，而对这幢建筑的内部分布情况他早已经了如指掌。

现在，只剩下了唯一一个障碍，那就是位于指挥控制室尽头的第二扇钢门。这扇门的锁控装置是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相结合的键盘。西蒙立刻有些后悔，他不该如此迅速地杀掉两个特工，至少应该留下一个活口，强迫他说出开门的密码以后再杀掉他。但是他立刻发现，联邦调查局又犯下了另一个愚蠢的错误，他们在门上安装的不是那种非常坚固的四面锁闭装置，而是只有一个锁闩的插锁。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西蒙从弹药包中取出半公斤 C-4 炸药，将它沿着锁闩四周捏好、粘住，

再把起爆雷管插到炸药上，最后把引爆线一直牵到控制室的另一头。他只用了83秒钟，就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西蒙弓起身体躲在一根立柱后面，轻轻地欢呼了一声："请尽情享用吧！"这是俄国人喝酒时的传统用语，相当于"干杯！"接着，他引爆了炸药。

一听到爆炸声，露西尔、霍雷和其他两个特工立刻拔出了腋下的"格洛克"手枪[①]。虽然眼前并没有出现任何敌人，但是他们都拔枪在手，并同时把枪口指向了审讯室关着的门。大卫有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希望自己手里也有一把枪。

霍雷大声叫道："狗娘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露西尔的表现较为冷静，她举起食指和中指向特工们做了一个手势，三个特工慢慢移向门口。接着，霍雷抓住门把手猛然拉开了门，两个同伴迅速冲到了走廊上。紧张的一秒钟过后，两人同时喊道："安全！"

露西尔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道："好啦，都听着。霍雷留在这里负责犯人的安全，其他人跟我走，查明危险所在，恢复通讯联络。"她抄起桌上的文件夹夹在腋下，然后转向大卫命令道："斯威夫特先生，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不许出声。霍雷特工就站在门外面，如果你敢发出一丁点儿声音，他就会冲进来一枪毙了你。懂吗？"

她并没有等待他的答复，反正也一样，因为大卫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她从霍雷身旁擦身而过，冲进了走廊。霍雷还站在门口，一只手仍然握着门的把手。他急忙问道："长官，怎么撤退？我要是坚持不住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你有权采取必要的手段。"

霍雷走到走廊里，顺手关上了身后的门。大卫听见霍雷锁上了门，房

---

① 世界著名手枪，由奥地利格洛克公司生产。该手枪大量采用聚合塑料，另外还具有安全、适用、射击速度快等特点，被誉为"手枪中的冲锋枪"。据说，各种型号的"格洛克"手枪已经占到美国警用手枪的50%。

间里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头顶上方的荧光灯发出的“嗞嗞”声响。

“必要的手段”？这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大卫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总之他掌握着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价值的情报。联邦调查局决心不顾一切确保这个情报不至落入不该得到它的人的手中，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无论如何，他们宁可毁掉这个情报也不能让他人得到它，即便这意味着毁掉他的生命也毫不犹豫。在他的脑海里，他已经看得见霍雷特工再次走进来，举起枪对准了他的头。

大卫害怕得跳了起来，他不能这么傻坐着，必须设法逃出去！他环顾房间四周，企图发现一条逃生的通道，比如一块可以撬开的天花板，或者可以爬出去的通风管道。但是，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钢筋水泥建造的，一片空白，除了几张椅子和那张灰色的桌子，竟然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而桌子上只摆着那只水罐、几个“迪克西”纸杯和他那把被人彻底检查过的“超级喷水枪”。

突然，他注意到了另外一件物品，那是露西尔慌忙中遗留在她椅子后背上的那件橘红色外套。外套口袋里还装着她的“芝宝”打火机和酒瓶。大卫想起了他的前妻不久前说的话：“超级喷水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对于联邦调查局这幢建筑物的保安系统，西蒙觉得还是有一件事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断路器。至少他们没有像指挥控制室那样把它摆在显而易见的地方，所以他不得不沿着弯弯曲曲的裸露在外的电缆寻找配电室的确切位置。然而，当他终于找到了配电室却又发现它没有上锁的时候，心中的赞赏之情顷刻间再次化为乌有。他遗憾地摇摇头走进了配电室的小房间，找到了配电板。他心里还在想，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如果我是一个美国的纳税人，肯定会感到义愤填膺的。

他轻轻地按下开关，整个建筑立刻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然后，西蒙

不无得意地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副红外线热成像眼镜，就好像拿出了一个新玩具。他打开这个双筒眼镜上的开关，把它戴到头上，然后调整好头带，使它紧紧地固定在眼部的位置。这种眼镜比美国陆军使用的夜视镜要好，在技术上更加优越。夜视镜通过增强微弱的可见光来达到可视效果，没有光则什么也看不见，而热成像眼镜能够显示出任何发热的东西，因而能够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使用。在他的眼镜里，房间里发热的计算机和监视器明亮地呈现出来，而冰凉的钢制门却是漆黑一片。他很容易地找到了通向楼梯的路，因为刚刚熄灭的荧光灯仍然散发出微弱的热量，他只需跟着它们走。西蒙在黑暗中微笑起来——他太喜欢新技术了。现在，他已经准备好猎捕他的猎物，那个让他觉得好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一样、身材匀称而健美的囚犯。

他刚刚走下两段楼梯，就听到了脚步声。于是，他毫无声息地返回到楼梯的平台上，居高临下把“乌齐”冲锋枪对准了下面的楼梯入口。几秒钟后，他看到三束手电筒的光芒沿着走廊而来。严格地说，这也不能怪特工们犯了错误，在漆黑一片的建筑物里，不用电筒他们还能用什么呢？但是无论用不用，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在西蒙的红外显示镜上，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支发热的手和这只手里握着的一个明亮的圆柱体，而那张鬼一般的脸就像在发光油漆里浸透过一样闪闪发亮。手电筒的光柱还没有照到西蒙的身上，他已经将两发子弹射进了这个特工发光的脑袋。

一个粗哑的声音大声叫道：“关掉手电筒！”两束手电光立刻消失了。西蒙不声不响地溜下楼梯，跨过死亡特工的尸体，伸出头向走廊里看去。两个身影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一个大约在 10 米开外，另一个在其身后稍远一点的地方。离他较近的特工摆出了射击的姿势，双手握着手枪迅速地左右晃动，在黑暗中寻找随时可能出现的目标。红外成像的图像十分清晰，西蒙甚至清楚地看到了特工煞白的脸上流下的汗水，它们由于温度较低而呈现出一条条灰色的痕迹。西蒙一枪打中了这个可怜家伙的前额，但是还没等他解决第三个特工，一颗子弹就从他的右耳旁呼啸而过。

西蒙立刻缩进拐角后，躲过了接踵而来的第二颗子弹。第三名特工不停地朝他所在的方向盲目射击。西蒙想，这家伙还不错，至少有点儿勇气。

他等待了几秒钟，然后探出头向走廊那头窥视，希望确定敌人的位置。那个特工已经侧身站到了走廊边上，这样可以缩小自己的目标。西蒙从红外线显示出的图像上看到了一个强健的身躯、两条柱子般的腿和一对硕大的乳房。他正准备举枪又犹豫了——这是一个老太婆！年纪大得可以当他的奶奶！就在他犹豫不决的这一刹那，那个女人又接连向他射出了三发子弹。

他立刻紧紧地贴在墙壁上，乖乖，还真悬哪！他举起枪准备还击，但是老太婆却转身消失在走廊拐角的后面。

这一来，西蒙愤怒了。这老女人羞辱了他，他必须追上她！于是，他沿着走廊轻轻向前走去。可是，还没有走出多远他就听到身后某个地方传来模糊的叫喊声。他立刻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又听到了另一声叫喊。声音虽然比较远，但是清晰可辨，是一个男人在大声呼喊，声音透过墙壁在整个大楼里回响："霍雷，我知道你听得见！打开这该死的门！"

西蒙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他想追杀的那个女人，以后再收拾她吧。目前，他得先干活儿。

大卫刚刚把手伸进露西尔的外套，所有的灯都灭了，他就像一个被人当场抓住的扒手，一下子愣住了。站在门外看守的霍雷特工，也对突如其来的黑暗感到吃惊，大卫清楚地听见他骂了一声"狗娘养……"，又突然闭上了嘴，不再发出任何声音。

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中想到：好吧，这也无所谓，无论有没有灯光我都必须从这里出去。他从露西尔的衣服口袋里拿出那个银制的酒瓶，把他轻轻地放到桌上，千万不能弄出一丁点儿声响。接着，他伸手继续向口袋底部摸去，掏出了露西尔的"芝宝"打火机。他正要打燃打火机为自己照明，突然想到霍雷很可能发现从门下的缝隙透出的光亮。不行，大卫不得不在黑暗中完成他要做的事情。他把打火机也放到桌子上，牢牢地记住自己摆放的位置，然后伸出手摸到了"超级喷水枪"。

他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他现在已经能够相当熟练地摆弄这支水枪。几小时前同乔纳一起玩耍时，他至少向这支水枪的储水仓里灌过十几次水，现在他可以仅凭手的感觉轻易地找到储水仓的盖子。一想起下午同乔纳在一起的情景，他不禁腹中一阵抽搐，不知道是否还能够再见到自己的儿子。这样不行，他默默告诫自己，决不能分心，必须全身心地继续做下去。

他拿起银酒瓶，拧开盖子，感觉到里面可能还剩下七八盎司酒，而且正如露西尔所说这几乎就是纯酒精，因为当他往“超级喷水枪”里倒酒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酒精的刺激。但是，这一点儿酒精够用吗？要让水枪的第二个储水仓获得足够的压力，他至少也需要一品脱液体。妈的！

尽管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他还是闭上了眼睛以便清醒地思考。在桌子上应该还有两个“迪克西”纸杯，如果把酒精稀释到50%的浓度，它仍然可以燃烧。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在桌子上摸索，找到了其中一个纸杯，把水中的烟头取出来，再把大约三盎司的水灌进了储水仓。接着，他找到了第二个纸杯，又灌入了三盎司左右的水。现在，他可以冒险一试了，他祈祷着水枪能够获得足够的压力。

大卫把储水仓的盖子紧紧地拧上，然后开始轻轻地泵气。他在黑暗中想象着酒精和水的混合液体正被注入第二个储水仓，开始挤压仓里的空气分子。当他拼命打足了气以后，他开始旋转枪口的喷嘴，把它拧到了“喷射”的位置上。只有当酒精成喷雾状喷出的时候，才最容易燃烧。然后，他又伸出手在记忆中的位置上摸到了“芝宝”。就在他正要抓起打火机的时候，他听到了大楼走廊上传来两声刺耳的声响，那是枪射击的声音。枪声的惊吓使他的手一抖，把打火机碰到了桌子下面，带着与地面摩擦的声音滑进了黑暗的深处。

大卫觉得整个房间都塌了，他好像一个在黑暗的大洋深处挣扎着行将淹死的可怜虫。他无奈地盯着“芝宝”滑落的方向，仿佛看着一个黑暗的无底深渊。他不得不四肢着地，摸索着向前寻找。他一寸不漏地从桌子边上一直摸到墙角，双手在冰冷的油毡地面上左右来回摸索，但就是找不到那

该死的打火机。

从走廊里再次传来了更多的枪声，而且离他越来越近。大卫发疯似的继续摸索，甚至把手指伸进每一个角落。上帝啊！它到底在哪儿？紧接着，他的头“嘭”的一声撞到了一把椅子。当他最后摸索到桌子底下时，终于摸到了那个“芝宝”打火机！

他双手颤抖着打开打火机的盖子，拨动了火轮。火苗像一个小精灵似的突然蹿了起来，这真是上天赐予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大卫站起身来，抓起“超级喷水枪”并把它指向门口。当他把点燃的“芝宝”打火机举到水枪的塑料喷嘴前的时候，他听到了又一轮射击的声音，但是这一次他已经不再畏缩了。他朝门外大声吼道：“霍雷！快开门！你必须让我出去！”

“闭嘴，混蛋！”门外传来霍雷的回答，他尽量压低了他的声音。

很显然，霍雷不想引起在附近射击的人的注意，不管这个人是谁。但是，大卫却明显感觉到，那些人反正是要来的。他怒吼道：“霍雷，我知道你听得见！打开这该死的门！”

几秒钟过去了。大卫盘算着，霍雷正在准备开门，而他自己所站的位置太危险，必须向侧面移动几步，因为霍雷已经没有选择，一旦开门就是为了杀死大卫。

接着，门开了，大卫立刻扣动了水枪的扳机。

西蒙来到了走廊上的一个交叉口，在红外线显示屏上看到了另一个联邦特工。这个人站在一个房间的门外，一只散发着热量的手正抓住门把手，另一只手握着一只手枪。西蒙感到有些好奇，一面用“乌齐”冲锋枪对着他，一面悄悄地移动到离那个人更近一些的地方。这个特工像一个神经紧张的求婚者，愣愣地在那里站了好几秒钟，口中不停地嘟囔着：“狗娘养的，狗娘养的！”像是在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然后他打开门，并伸手到衣服口袋里掏手电筒。就在这个时候，一股耀眼的火焰从门里面突然喷射出来。

灼热的火焰在他的夜视镜上扩展开来，迅速填满了各个角落，把整个矩形的显示屏变成了一片耀眼的白色，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立刻扯下夜视镜，用双臂保护着自己的头，蹲下身体缩成一团。那一定是某种喷火装置，但是闻起来既不像汽油也不像白磷，更像是家酿的伏特加酒。火球在一两秒钟内便消失了，地上仅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液体冒着淡蓝色的火苗。那个倒霉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接着倒在地上像一截木头一样打起滚来，企图以此扑灭外衣上的蓝色火焰。

紧接着，西蒙听到一连串急促的橡胶发出的吱吱声。当他意识到那是什么的时候，吱吱声已经从他身边一路响了过去——是那个囚犯的胶底运动鞋发出的声音！西蒙本能地举起“乌齐”冲锋枪对准脚步声迅速远去的方向，但是他却不敢开枪，他必须活捉这个人。于是，他赶忙站起身来，开始沿着漆黑的走廊一路追下去。当他跑到离目标仅有几步之遥，眼看就可以把那个人扑倒在地的时候，突然听到某个东西咔嗒嗒地掉到了地上，像塑料和空洞的物体所发出的声音，紧接着他便一脚踩到了这个东西上，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他踉踉跄跄地向后倒去，脑子里同时意识到那就是那支该死的水枪，接着他的头撞上了身后的门框。

他直挺挺地躺在黑暗中，脑袋一阵眩晕，直到10秒也许15秒钟后他才睁开了眼睛，眼看着那个身上仍然冒着烟的联邦特工从他身旁跑过，向逃窜的犯人追去。西蒙禁不住想，这真是个十足的美国傻瓜，执著而鲁莽。西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自己的大脑能够清醒一些，然后站起身来，把热成像夜视镜重新戴到头上。显示系统已经自动重新设定，恢复了正常的功能。他从地上捡起“乌齐”冲锋枪，沿走廊大步跑去。

*　　*　　*

大卫一头冲进了黑暗之中。他什么都不想，一心只想逃命。“超级喷水枪”从手中滑落后，他听见了身后有人重重摔倒的声音，但他没有回头看，只是继续向前奔跑。他一边跑一边再次点燃了“芝宝”打火机，晃荡的

火苗照亮了身边一小块地方。开始他只看见走廊两边一扇扇紧闭着的门，其他什么也没有，但接着他发现了左手边有一个电梯间和写着“出口”的明亮的标示牌。他直接向标示牌下的门冲过去，企图用肩头撞开门。可恨的是，那扇门居然纹丝不动。他试了试门上的把手，也根本无法转动。真是难以置信！他们怎么可能把出口给锁上？他焦急地站在门前，继续拼命地拧着把手，同时他听到远处传来愤怒的吼声：“你这狗娘养的！”接着，走廊里又回响起霍雷特工急促的脚步声。

大卫不得不继续向前跑去，他在第二个交叉口左转，再沿着另一个走廊跑去，拼命寻找另外的出口。这幢建筑的整个底层到处是走廊和房间，肯定还有其他的楼梯出口。但是，这个出口到底他妈的在哪里？他一面尽力飞奔，一面扫视着走廊两侧，突然，他的脚绊到了一堆好像脏衣服的东西上，“扑通”一声扑倒在地。他摸索着再次打着了熄灭的“芝宝”打火机，却发现自己的脚下竟然躺着一具尸体。那是霍雷的两个身穿灰色西装的同伴中的一个，他的前额上有两个大大的弹孔。大卫还来不及感到恐惧，又意外地发现这具尸体正好躺在一段楼梯的下面。

很快，霍雷也转过了墙角，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一看到远处“芝宝”发出的火光，他立刻止步，举起枪准备射击。大卫关上打火机，迅速往楼梯上跑去。黑暗中，他抓着扶手拼命往上爬，两条腿几次磕到了石阶上，霍雷则在他身后几秒钟远的地方紧追不舍。爬上三段楼梯之后，他看见了一个出口通道，通道上有一扇半开着的门，门内透出淡淡的黄色光线。他不假思索地冲进门里，发现这里又是一个房间，到处摆满了已经被砸烂的监视器。他穿过房间，跨过另外两具尸体，从房间另一头的一扇门冲出去，一个停车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立刻闻到了纽约污染的空气，感觉竟然是那么的甜蜜。他大步跑上通向出口的坡道，直奔远处灿烂夺目的街灯而去。

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张望，发现霍雷已经出现在坡道的下面，被烧得黑糊糊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大卫离坡道顶端的出口至少还有 30 多米，整个坡道上又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他知道这一次他是在劫难逃了。霍雷慢慢地举起了手中的“格洛克”手枪，仔细地瞄准了自己的目标。只听得一声枪响，霍雷应声倒在了地上。

大卫回头一看，霍雷弓着身体躺在地上，就像一个蜷缩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一样。一时间，他竟然以为是有人给他开了个可怕的玩笑。他完全糊涂了，根本感觉不到死里逃生的庆幸；他又太恐惧了，根本不敢停下脚步。他继续往上跑，几秒钟后终于来到了出口处。他头上矗立着这座让他九死一生的办公大楼，眼前是一条空无人迹的街道。他看看拐角处的指示牌，上面写着“自由街/拿骚街”，他现在身在下曼哈顿一带，即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北三个街区的地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警笛的声音，他还不能停下来，于是他继续向西，向百老汇大街和哈得孙河方向跑去。

等西蒙干掉了烧伤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赶到坡道尽头的时候，五六辆警察巡逻车正沿着自由街风驰电掣而来。他心里明白，是那个该死的女人！一定是她用无线电从纽约市警察局调来了后援。他随即躲到一个装着百叶窗的报刊亭后面，警车带着刺耳的刹车声在车库门口停下来，警察们纷纷跳下车，向车库里跑去。眼看着逃犯已经跑到了百老汇大街和自由街相交的拐角处，仅仅一个街区之遥，但是西蒙不敢冒险从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走过去，因为他的风衣下藏着“乌齐”冲锋枪。于是，他不得不沿着拿骚街溜走，接着向北迅速跑过一个街区，来到少女巷，希望能够截住他的猎物。但是，当他跑到百老汇大街的时候，早已经看不到逃犯的身影。西蒙继续沿百老汇大街追下去，不时扭头看看出现在大街两侧的每一条横街，但是仍然看不到逃犯的影子。他恼怒地拍了一下大腿骂道：“操他妈的！”

不过，他的愤怒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他提醒自己：成功的关键在于灵活性，他只是需要再次调整自己的战略而已。

西蒙站在一个街角处，一边像一条狗似的不停地喘着粗气，一边思考着这个逃犯的问题：他有许多地方可去，但是这些地方也都是一般人同样可以料想得到的。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他的身份，找出他和克莱曼教授之间的联系，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只需要一一找到同他有联系的那些人。西蒙心里很清楚，这个穿着一双胶底运动鞋的家伙最终一定会

把他带向“统一场论”。

西蒙回头向停放奔驰车的地方走去，渐渐恢复了正常的呼吸。他一边走一边抬头环顾矗立在百老汇大街两旁的一幢幢摩天大楼，整个街道都被这些庞然大物阴森森地笼罩着，但是他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想到此，他感到了一阵凄凉的快意。

第4章

“**真他妈**操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露西？”

在联邦调查局位于纽约联邦广场的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露西尔正通过保密电话专线同局长通电话。她从自由街那个楼群中撤出来后，已经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总部设立了自己的临时指挥所，并且把当地所有已经下班的特工全部从睡梦中叫醒，给他们下达了新的命令。现在已经是半夜12点15分，露西尔正在完成一项痛苦的任务——把坏消息报告给自己的老板。

她坦白地说：“我们遭到了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干掉了我们的后勤人员，使我们的通讯中断，然后又切断了电源，接着便直奔犯人而去。我们损失了六个人。”露西尔自己也感到惊讶，她居然能够如此镇静地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六个特工啊！真是他妈的一场噩梦！“我会承担全部责任的，长官。”

“操蛋！这到底是谁干的？你拿到监视录像了吗？”

“没有，先生。遗憾的是，监视系统也被破坏了。不过，我们对同我们打交道的人多少还是有一些了解，他们使用的是‘乌齐’冲锋枪和C-4炸药，而且很可能还配备有红外线夜视仪。”

“你认为是基地组织？”

“不是，他们没有如此精良的装备。很可能是俄国人，也有可能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天知道，甚至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相当老练。”

“那么，那个犯人又是什么人？你认为他同那帮人是一伙的吗？”

露西尔感到有些疑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说实话，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给大卫·斯威夫特准确定位。她回答说：“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会说不是，因为这家伙不过是一个历史学教授，没有犯罪记录，没有服过兵役，没有不正常的旅行，也没有值得怀疑的国际电话。但是，他承认克莱曼死前给过他一个数字密钥，很可能是一个电脑文件的加密代码。也可能他们当时正要出售这个绝密信息，结果没想到交易给搞砸了。”

“你有多大把握把他再抓回来？国防部长对这件事已经急红眼了，每半个小时就给我打电话要最新的消息。”

这个该死的国防部长！露西尔心里对他十分厌恶。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他强迫联邦调查局干这个肮脏的勾当，却丝毫也不透露到底是为什么。她说：“告诉他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已经派出了纽约的警察在各个桥梁和隧道口设置检查站，他们都带着专门寻找 C-4 炸药的防爆警犬。此外，在所有火车站和汽车站都有我们的特工把守。”

“你们有那个犯人的照片吗？我们可以用它来确认他的身份。”

“我们从纽约车辆管理所得到了他驾驶执照上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张是从他写的一本书的护封上得到的。那本书的书名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现在正在印制传单，个把小时之后就可以分发到所有特工的手里。放心吧，他插翅难逃。”

从联邦调查局特工们的手中逃脱后，大卫沿着哈得孙河向上纽约方向一路跑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自由街上的那个楼群，越远越好。但是，他既不敢坐出租车也不敢乘地铁，他害怕半道上突然被一辆巡逻车截住或者被某个交通警察拦住。因此，他一直沿着河岸边的自行车道跑，把自己混入那些喜欢深夜锻炼的狂热分子之中。这些人很多，他们的衣服

上都缝着反光条,有跑步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滑轮滑的。

他一口气跑到了将近5公里以外的第34大街,然后才慢慢地停下了脚步。他气喘吁吁地靠在一根路灯柱子上,紧闭着双眼休息了一会儿。他终于缓过劲来,低声自语道:天哪,我的上帝啊!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仅仅是听了一个物理学教授5分钟的临终遗言,现在就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仓皇逃窜。克莱曼到底说什么了,竟然如此重要?统一场论,世界的毁灭者。大卫不解地摇摇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想得到克莱曼的秘密的人并不仅仅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因为另有其人曾经为此折磨过教授,还有人攻击了自由街上的那个建筑群。但是,大卫根本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想到此,他立刻警觉起来,睁开眼睛扫视着身后的自行车道。他不能在这里停留,必须制订出一个行动计划。他很清楚,他既不能回自己的公寓,也不能到凯伦的家,那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现在联邦调查局很可能已经把两个地方都监视起来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能冒险去任何朋友或者同事的家。不行,他必须离开纽约市。要先弄到一些现金,然后再上路,也许可以想办法跨过加拿大的边界。他同样不能租一辆车,因为联邦特工很快就会发现他使用了信用卡,只需要把那辆车的车牌号通知纽约州东北部各州的警察,他就死定了。不过,如果他走运的话,也许可以悄悄地溜上一列火车或者一辆大巴而不被人发现。

大卫找到了一部自动取款机,分别用银行卡和信用卡从自己的账户上提取了尽可能多的现金。虽然这样做同样会被联邦调查局发现,但他不得不为之冒险。然后,他径直朝宾夕法尼亚州火车站走去。

当他刚刚走进宾州火车站第八大道的入口,就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晚了一步。在车站的各个售票窗口前,都挤满了警察和国民自卫队士兵,而在通往站台的每一个入口处,警察正逐一检查旅客的身份证件,专门搜查炸弹的德国牧羊犬则仔细地嗅着每一个钱包、公文包和人们的裤腿。一个小时前,他就该在市中心的某个轨道车站登上火车。大卫一边咒骂自己愚蠢一边向火车站的另一边走去。

当大卫接近第七大道上的入口时,突然又有一大批警察拥进了车站大

厅，他们迅速散开，在楼梯和自动扶梯前组成了一道严密的人墙。大卫暗暗地骂道：噢，他妈的！一个警察拿出了一个扩音器高声喊道："各位都听着，在楼梯前排好队，把你们的驾驶证都拿出来。我们检查完你们的身份证明以后，才可以离开。"

大卫尽量装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转过身往回走去，而这时第八大道的出口也已经站满了警察。他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心里十分恐慌，急于找到一个藏身之处——一个报刊亭或者小快餐店，任何一个他可以溜进去藏匿几分钟、想想办法的地方。但是，大厅里的绝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打烊了，只有一个"唐肯甜甜圈店"还在营业，里面除了许多用餐的警察，还有一个叫做"车站小酌"的昏暗酒吧。大卫许多年都没有见过酒吧里面是什么样子了，一想到要走进"车站小酌"里面，他就觉得翻胃。但是时间紧迫，哪里又容得他挑三拣四呢。

躲进酒吧后，大卫看到十多个膀大腰圆、满脸胡须的20多岁的年轻人正围在一张桌子旁饮酒作乐，桌面上已经堆满了"百威"啤酒的空易拉罐。他们都穿着统一定做的T恤衫，上面印着一个丰满女人的人影，人影上又印着"皮特单身聚会"的字样。很显然，由于他们不停地大声嚷嚷，除了皱着眉头、满脸不悦的酒保还站在收银台的后面，其他客人早都被赶出了酒吧。大卫在吧台前坐下来，满脸微笑地装出一副普通顾客的模样对酒保说道："请给我来一杯可乐。"

酒保一言不发，默默地拿过一个浑浊的杯子，再放进一些冰块。大卫发现，酒吧的尽头有两扇洗手间的门，但是并没有任何紧急出口。墙上装了一台电视机，声音已经被关掉，电视画面上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主持人，表情严峻地盯着摄像机的镜头，旁边是几个醒目的大字："恐怖警报。"

"嘿，够他妈迷人的！"一个"皮特单身聚会"成员一边叫喊着，一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仔细地看着电视上的女主持人。"喔，就这样！给我播新闻吧，亲爱的！快呀，快播给拉里听听！他想知道整个故事的内容，亲爱的！"

拉里在朋友们的哄堂大笑中站起来，走到吧台前。他的肚子就像一个

充满气的气球，皮带系在突出的肚皮以下；两眼布满了血丝，眼神狂放不羁；浓密的胡须上沾满爆米花的碎屑，浑身散发着“百威”啤酒的酒气。大卫不得不屏住呼吸。拉里吼道：“嘿，酒保！‘野格’酒多少钱一杯？”①

酒保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懒懒地道：“10 美元。”

拉里用他肥大的拳头在吧台上狠狠地砸了一拳，叫道：“上帝啊！我再也不到该死的城里来了，这就是原因！”

酒保没有理睬他的话，把倒好的可乐递到大卫面前说：“6 美元。”

拉里转向大卫接着说：“你看，我说得不错吧？这是他妈的抢人啊！比新泽西州整整贵了三倍！”

大卫沉默不语，他不想招惹拉里，他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递给酒保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

拉里没完没了地接着说道：“脱衣舞酒吧也他妈一样宰人。我们刚从那个什么‘猫酒吧’过来，是第 21 大街吧？那里的姑娘跳一次膝上舞要 50 美元，你相信吗？50 美元啊！所以我说，去他娘的，我们还是回新泽西的梅图成镇去吧。9 号公路上有一个俱乐部，叫‘幸运酒吧’吧？那里的姑娘不比纽约的差，跳一次膝上舞只要 10 美元。”

店门外，手里牵着德国牧羊犬、肩上挎着 M-16 突击步枪的警察和自卫队士兵正逐渐接近“车站小酌”酒吧，他们的身影已经清晰可见，但是，大卫不仅不能专心思考脱身之计，还得听这个来自新泽西州的疯子唠叨，真是恨不得掐死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他痛苦地摇摇头对拉里说：“很抱歉，我现在正……”

“嘿，你叫什么名字，朋友？”拉里热情地向他伸出了右手。

大卫咬咬牙压住火：“我叫菲尔。听着，我正……”

“幸会，幸会，菲尔！我叫拉里·纳尔逊。”他抓起大卫的手热情地拍打

---

① “野格”酒是一种酒精含量为 35% 的德国苦味甜酒，德语意思是“猎人”。由 56 种草药和香料融合而成，冰镇后饮用。“野格”酒的商标上是一只带着十字架标志的公鹿。据说，甜酒的发明人丧妻后独自去森林中打猎，发现了一只犄角上有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的公鹿。他顿时感悟，放弃了一切物质需求成为了一名修士。2004 年，“野格”酒首次获得“美国进口利口酒第一名”的荣誉。

着。然后,他指着他那帮朋友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梅图成镇的。看到那边的皮特了吗?他这个星期天就要结婚了。”

那个准新郎已经瘫倒在桌子上,他的脑袋几乎已经淹没在“百威”啤酒的空罐堆里了,闭着眼睛、侧着脸趴在桌子上,好像在倾听进站的火车引起的震动。大卫苦笑着想到了自己,这就是他 20 年前的样子,一个常常和朋友们喝得烂醉如泥的蠢小子。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甚至不需要找什么单身聚会这样的借口。在研究生院学习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几乎一周七天天天喝得不省人事。

拉里说:“我们本来是坐 12 点 20 分的火车回新泽西的,结果那帮警察开始查证件,大厅里排起了长队,害得我们误了火车。现在只好等 1 点 35 分那班了。”

大卫问:“那么,如果你们什么证件也没有带怎么办?他们难道就不让你们上火车吗?”

“是啊,那今天晚上就别想走了。我们刚才就看见一个家伙,他说他把皮夹子忘在家里了,结果警察把他拉出来带走了。都是因为他妈的恐怖警报,什么黄色警报、橙色警报,我也不记得是哪一级了。”

大卫感到胃里一阵痉挛。上帝啊,整个国家都在搜捕我,看来我是走投无路了。

拉里接着说:“不过也好,反正明天上午我不用上班。这个星期我上晚班,下午 4 点以前到警察局就可以了。”

大卫瞪大了双眼看着眼前这个人:乱糟糟的络腮胡子,挺着个啤酒肚。他问:“你是个警察?”

他自豪地点点头说:“梅图成警察局的调度员,两星期前刚上班的。”

大卫想,这可真是让人意外啊,他竟然在一个三州交界的地方碰上了唯一的一个不是在搜捕他的警察。一开始,他只觉得这次邂逅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几秒钟后他就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他极力回想他所学过的那点新泽西的地理知识,然后对拉里说:“知道吗,其实我住的地方离梅图成镇很近,就在新布朗斯威克。”

“真他妈巧了!”拉里说着转身对他的朋友们喊道:“嘿,伙计们,都听好

了！这家伙是新布朗斯威克的人！”

有几个人心不在焉地举起啤酒罐向他致意。大卫知道，酒精开始起作用了，他们都需要再喝一点儿提提神。于是他对拉里说：“听着，拉里，我想向你的朋友皮特表示一下，祝贺他新婚在即。我给大家每人买一杯‘野格’酒怎么样？”

拉里兴奋地睁大了双眼，回答说：“那敢情好啊！”

大卫站起身来，双手高高举起，就像橄榄球场上的裁判做出“触地”的手势一样，大声宣布说：“每人一杯‘野格’！”

“单身聚会”的所有成员立刻都兴奋起来，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但当大卫转过身来时却发现，酒保已经露出了满脸的不快。他对大卫说：“先付钱。130 美元。”

大卫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卷 20 美元面额的钞票放到吧台上，说：“让他们随便喝。”

凯伦躺在床上，身旁睡着阿莫利·范·克利夫，他是莫顿·麦金泰尔/范·克利夫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她听着他鼻孔里发出的古怪的鼾声，很像吹哨子的声音。虽然他们俩约会已经两个多星期了，但这是她第一次发现这种声音。他的“哨声”有三种不同的音——吸气时是比中央 C 调高的 F 调，呼气时先降到 D 调，然后再降到 B 调。（凯伦上法学院之前曾经学习过音乐。）这样排列在一起的三个音听起来很熟悉，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它们是《星条旗永不落》开头的三个音。凯伦强忍住不笑出声来，看来她这个新男朋友内心深处还是个传统的爱国主义者。

他仰躺在床上，精心修剪过指甲的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胸脯上。凯伦挪动身体靠他更近一些，仔细地查看他那满头的灰色头发、高贵的鼻子和下巴。她发现，对于一个已经年逾花甲的男人，应该说他看上去还真他妈英俊。除了睡觉时鼻子发出吹哨子的声音外，他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比如听力较弱，并且也谈不上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激情的情人，但是同他的优点比

起来，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毛病。阿莫利是个有品位、有礼貌并且性格开朗的男人，而他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非常了解凯伦的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对她最重要。大卫则不然，他同她谈了3年恋爱，结婚后又一起生活了9年，但是似乎永远也不得要领。

这时，从哥伦比亚大道上传来了一阵警笛的呼啸声。今夜好像警笛声特别多，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或者总水管爆裂了。明天早上她要查看一下报纸。

当然啦，她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大卫，实际上，凯伦也是到他们婚姻生活的中途才意识到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俩第一次相遇时她还是一个刚满23岁的幼稚的姑娘，正在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学钢琴，身边都是才华横溢的竞争对手，眼看她就要撑不下去了。大卫比她大5岁，当时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史的知名教授。因为他不仅风趣、英俊而且聪明，她很快同他一起坠入了爱河，憧憬着两人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结婚以后，她放弃了在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学业，转而进入法学院。乔纳出生后她曾经耽误了一年的学习，但是她却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莫顿·麦金泰尔/范·克利夫公司的高级助理，挣的钱比自己的丈夫高出一倍还多。不仅如此，这时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她的家人要有一个豪华舒适的家，她的儿子要上私立学校，而她自己则要在这座城市的社交圈子里拥有更加显赫的地位。

大卫不能分享她的愿望，她可以谅解，因为他骨子里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从来不修边幅。但是，她不能原谅他对她的要求完全视而不见，顽固地坚持他自己那种随意而邋遢的生活习惯。他总是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去学校上课，一连几天都不刮胡子，而且还自以为得意。毫无疑问，在恶劣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是造成他恶劣生活习惯的部分原因。大卫的父亲是一个虐待成性的家伙，母亲经常受到丈夫的打骂却一直忍气吞声。尽管大卫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儿时留下的心灵创伤，但是并没有获得全胜。最终，他在儿子面前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但是在妻子面前却是一个可怜的丈夫。无论凯伦提出什么新的要求，他总是一概否定；凯伦想换一套宽敞的公寓和把乔纳送到私立学校学习，他根本不予考虑。当历史系给了他

当系主任的机会时，他居然一口拒绝了。这个职位可以使他们这个家庭每年得到三万美元的额外收入，足以支付厨房更新的费用和乡间别墅的开销，但是大卫声称当主任会“干扰他的研究”，拒不接受学校的一番好意。这件事最终成为他们离婚的导火索。从那以后，凯伦对他彻底地失望了，她不能同一个丝毫不肯为她让步的男人继续生活在一起。

算了，她告诫自己不要再想大卫的问题了。现在她身边已经有了阿莫利，再想过去那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已经开始商量在豪华的纽约东区买一套新公寓，比如在公园大道的某幢大楼里买一套三间卧室的套房，或者买一幢带屋顶花园的联排别墅，那样的生活该有多么美好。这一笔开销肯定不小，不过阿莫利买得起。

凯伦完全沉浸在对这样一套理想公寓的遐想中，根本没有听见第一声门铃的声音。但是她听见了第二声，因为与此同时有人开始使劲地敲门。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斯威夫特太太？斯威夫特太太，你在吗？”

她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到底是谁会在深更半夜里敲她家的门？为什么他们还在使用两年前她就已经放弃了的斯威夫特太太的称呼？她感到有些害怕，一把抓住阿莫利的肩膀摇晃着小声道：“阿莫利！快醒醒！门口有人来了！”

阿莫利历来睡得很沉，他晃了晃脑袋，嘴里嘟囔着说了一句什么。

这时，另一个人喊道：“开门，斯威夫特太太。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有话跟你说。”

联邦调查局？这是怎么回事儿，恶作剧吗？这时，她想起了几小时以前有个警察局的侦探也曾经打电话来找大卫，是同一件事情吗？是不是大卫惹上什么麻烦了？

她又用力推了推阿莫利，他终于睁开了眼睛，不情愿地问道：“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快起来！门口来人了！他们说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你说什么？现在几点了？”

“起来再说，去看看外面到底是谁！”

阿莫利叹了一口气，不情愿地伸出手摸到了自己的眼镜，起身下了床。

他穿着黄颜色的睡衣，又在外面披上了一件栗色的睡袍，再把腰带扎紧。凯伦迅速穿上一件旧T恤衫，套上一条运动裤。

接着，门外又传来了第三个人的吼声："斯威夫特太太，这是你自己开门的最后机会！如果再不开门，我们就把门砸开！你听到了吗？"

阿莫利赶紧道："来了，来了，不要砸门！这就来。"

凯伦保持在他身后几尺远的地方，跟着他走出了卧室。当阿莫利走向门厅的时候，她本能地站到了乔纳卧室的门口。感谢上帝，好在她儿子也是一个睡觉非常深沉的人。

阿莫利低下头，从门镜里向外张望，然后隔着门问道："先生们，你们是什么人？这么晚了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说过了，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快开门。"

"对不起，我必须先看到你们的徽章。"

阿莫利仍然斜着眼睛通过门镜看着外面的人，凯伦则瞪大双眼紧紧地盯着他的后脑勺。几秒钟后，他回过头从肩膀上方看看她说道："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没问题。我来问他们想干什么。"

凯伦突然大声叫道："等等，别……"但是已经太晚了。阿莫利已经取下门闩、转动了门的把手。就在这一瞬间，门被猛然地撞开了，两个身穿灰色西装的彪形大汉冲进门里，迅速抓住阿莫利并把他仰面按倒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另外两个特工从他身上一跳而过，微微弓着身体站在了凯伦的面前。两人中一个是膀大腰圆的金发白人，另一个是脖子特别粗壮的黑人。她一时竟然不知所措，过了一秒钟才意识到他们双双都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不许动！"金发男人对她大吼一声。他的脸色紧张、煞白，令人可怕。他用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同时头向一旁点了一下，给同伴示意道："去检查卧室。"

凯伦本能地后退一步，用身体挡在了乔纳卧室的门前，她感觉到门把手已经顶到了她的后脊梁。"请别这样！是我的孩子，他是……"

"我说了不许动！"金发男人挥动着手里的枪，那枪仿佛也有生命一般在凯伦眼前晃动着。说着，他大步向她走过来。

透过身后的门，她突然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接着传出了一个微弱而惊恐的声音："妈妈，是你吗？"但是，特工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现在两个人都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枪向她逼近，两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她身后的门，好像要看穿门背后的一切。金发特工命令道："**躲开！**"

凯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已经吓呆了，甚至连呼吸也停止了。哦，上帝啊，上帝！他们要朝他开枪了！这时，她听到乔纳的脚步声已经来到她的身后，接着又听到了黄铜把手转动的咔嚓声，于是她突然转过身去，一把推开门，把儿子扑倒在自己的身体下面。"**不！不！**"她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不许伤害他！**"

两个特工硕大的身躯把门框挤得满满的，他们一边低头看着她，一边把两支枪同时对准了她。但是，好在她已经用自己的身体把乔纳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儿子的头就藏在她的下巴下面，双肩压在她的乳房下。她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因为害怕和迷惑而不停地发抖，听到他一声声哭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他被牢牢地压在木地板上，但是却是安全的。

金发特工持枪站在他们身边监视着，黑人特工迅速走进了卧室，打开衣橱的门看了看，喊道："安全！"接着，他离开了乔纳的卧室，继续搜查其他的房间。除了身体下乔纳的哭喊和特工们的叫喊声外，凯伦还听到了大厅里传来阿莫利愤怒的吼声。他大声叫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没有搜查证你们不能搜查这个地方！这是明目张胆的犯法行为！"

几秒钟过后，黑人特工回到了乔纳的卧室里。金发特工看来是他们的头儿，他向他报告说："这里没有别的人。那个老头儿也不符合嫌犯的相貌特征。"

金发特工从她身边走开，回到大厅里同其他人商量起来，同时把手枪放回了枪套里。凯伦坐起身，把乔纳紧紧地抱在胸前，浑身战抖着松了一口气。阿莫利现在面朝下躺在离她几尺远的地方，双手被一种塑料带子绑在背后。他仍然在叫喊："先生们，我可是联邦检察官的亲密朋友！你们会后悔的！"

金发特工皱着眉头对他吼道："闭上你的嘴，爷爷！"说完他转向凯伦问道："斯威夫特太太，你前夫在哪里？"

很奇怪，凯伦突然再也不害怕了。现在，这个特工已经收起了枪，她对他只感到蔑视，并没有别的感觉。她问道："你们闯进我的家，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找大卫？"

"回答我的问题……"

"你这个狗日的畜生！你居然拿枪对着一个7岁的孩子！"

凯伦怒不可遏地盯着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家伙，而这时乔纳却用手抓住了她胸前的衬衣，抬起布满汗水和污迹的脸哭喊道："爸爸在哪儿？我要爸爸！"

一时间，金发特工有些不知所措，他看着坐在门口的凯伦和她紧紧抱在胸前的乔纳，脖子上的喉结不停地上下跳动。但是转瞬之间，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冷酷无情的表情，恶狠狠地道："大卫·斯威夫特是被通缉的谋杀嫌疑犯，我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凯伦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大卫是有很多的缺点，但是绝对没有暴力问题。她看到过的大卫最狂暴的举动，不过是往自己的棒球手套里狠狠地打了一拳，那是因为他所在的球队刚刚输掉了一场比赛。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情绪失控。他从自己的父亲身上得到了深刻的教训，知道暴力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她反驳说："你在撒谎！这是谁告诉你的？"

金发特工眯起双眼回答说："斯威夫特太太，我认识被他杀害的那些人，其中两人就是我的朋友。"他毫不示弱，冷冷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举起一只手，对着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麦克风说道："这是布洛克特工。我们有三个人要带回来。给总部联系，告诉他们其中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凯伦立刻紧紧地抱着乔纳，叫道："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干！"

金发特工摇摇头说："在找到你前夫之前，这样做是为了你的安全。"他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从里面掏出了两根塑料带子。

“敬菲尔一杯！你是真正的男人，菲尔！真正他妈的男人！”

在“车站小酌”里，“皮特单身聚会”的成员们围坐在桌子旁，一起举起盛满“野格”酒的酒杯，向改变了身份的大卫——来自新布朗斯威克的慷慨大方的菲尔致意。这已经是大卫为他们买的第三杯酒了，所有人都情绪高涨，兴奋不已。拉里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酒杯，有节奏地领头喊道：“菲尔，菲尔，菲尔！”然后，把两杯酒接连一饮而尽。就连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准新郎皮特也从桌子上微微抬起头，喃喃地说：“你小子……真正的男人！”大卫热情地用手臂搂着皮特的肩膀，大声喊叫着说：“不对，你才是真正的男人！你这个疯狂的混蛋才是个真正的男人！”尽管大卫也像其他人一样又喊又叫、又笑又闹，但是他并没有喝一滴酒。他总是悄悄地把酒杯递到拉里手里，而拉里也总是求之不得地把它一干而尽。

当“你是真正的男人”的齐声叫喊停息下来以后，拉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大叫道：“还有，不能忘了维尼！这杯酒敬维尼。他是个怕女人的操蛋，因为他女朋友认为我们他妈的会把他给带坏了，所以他今晚就没来！”

所有人都阴阳怪气地叫喊道：“操那个婊子！”与此同时，拉里把桌上的一个塑料袋打开来，拿出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蓝色 T 恤衫，就是在场所有人身上穿的那种定做的 T 恤衫，前面印有“皮特单身聚会”的字样。他吼道：“你们看看这件衣服！就因为维尼没有来，害得我现在还拿着这件多余的 T 恤衫！”他厌恶地摇摇头继续道：“你们知道我要干什么吗？我要让他那个该死的女朋友掏钱把它买下来！”

所有人又喊叫着“没错，让那个婊子掏钱”和其他类似的肮脏语言，但是大卫却两眼紧紧地盯着 T 恤衫。他想了想，一拳砸到桌面上，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大声宣布说：“拉里，我想从你手上买下这件 T 恤衫！要多少钱？”

拉里感到很吃惊，说：“哦，菲尔，不必让你来买。你看，你已经买了这么多酒，而且……”

“不，不，不，我一定要买！我想买！我想成为这个他妈的‘皮特单身聚会’的正式成员！”说着他站起身来，把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硬塞到拉里的手

里，一把抓起T恤衫套在了自己身上的棒球队队服的外面。

人们又是一通欢呼，喊叫着："菲尔！菲尔！菲尔！菲尔！"这时，有人突然大声道："嘿，已经一点半了，我们又要赶不上这趟该死的火车了！"大家纷纷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拉里命令道："我们走！我们要在'幸运酒吧'关门前到达那里！你们谁帮皮特一把！"

当两个朋友抓起皮特的胳膊的时候，大卫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口齿不清地叫了一声："等……等我！"接着一个趔趄倒在了地板上，倒下时巧妙地伸出两个手掌撑住了自己的身体。

拉里弯下腰看着他，嘴里喷着"野格"酒的臭气道："嘿，菲尔，你没事儿吧？"

"我有点儿……他妈的迷糊了，"大卫尽量装出喝醉酒的样子。"你……拉、拉我一把，行吗？"

"好的，伙计，没问题！"拉里抓住大卫的手臂把他拉起来，搀扶着他向"车站小酌"门口走去。大卫把头靠在这个大个子的肩膀上，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酒吧。虽然大卫已经近20年没有再喝醉过酒，但是他仍然可以轻易地模仿醉汉的步态和弓身曲体的体态，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永远也忘不了。

现在，车站空荡荡的大厅里几乎已经看不到来去匆匆的旅客，但是警察的封锁线还在，在"单身聚会"的成员们必经的第10站台的入口处，站着六七个警察。当他们接近入口处时，拉里把拳头高高举起，叫道："干得好，纽约警察局！我们支持你们，伙计！把那些混蛋恐怖分子统统抓起来！"

有人接着附和道："说得好，把那些混蛋都抓起来！把他们统统杀光！"

这时，一个面容憔悴的警察中士举起一只手，就像交警指挥行进中的车辆停下来那样，说道："好啦，伙计们，安静一下。把你们的驾驶证都拿出来吧。"

眼看着其他人纷纷摸出了自己的皮夹子，大卫的胃里不禁一阵痉挛。他暗暗想，来吧，好戏开始了。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使劲地拍打牛仔裤的每个口袋，先拍拍前面的口袋，接着又拍拍后面的口袋，然后大声叫道："该死！真他妈倒霉！"他四肢着地跪到地上，像一个醉汉那样笨拙地摸索

着地面。

拉里再次弯下腰看着他,问道:“怎么啦,菲尔?”

大卫抓住拉里的肩膀急促地说:“我的皮夹子呢? 我找……不到我那该死的皮夹子。”

“你是不是把它忘在酒吧里了?”

大卫摇摇头:“他娘的……谁知道……哪儿都……有可能。”

那个警官注意到了这里突然出现的混乱场面,走上前来问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拉里回答说:“菲尔的皮夹子丢了。”

大卫张着嘴,耷拉着脑袋仰面看着警官的脸说:“我不……明白……刚才还……还在这儿……就……一秒钟以前。”

警察皱了皱眉头,紧闭着嘴唇露出严厉的神情,问道:“这么说,你什么证件都没有?”大卫心想,这下完了,碰上了一个顽固不化的混蛋。

拉里急忙解释说:“他叫菲尔,从新布朗斯威克来的。”他又用手指指大卫身上的“皮特单身聚会”T 恤衫道:“我们是一起的。”

警官再次皱起眉头说:“没有身份证件不能上火车。”

正在这个时候,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播音前刺耳的提示音,一段事先录制好的通知开始播出:“旅客们请注意,这是最后一次广播通知:乘坐新泽西州东北走廊线的旅客,请到第 10 站台上车,前往纽瓦克、伊丽莎白、拉威、梅图成、新布朗斯威克和普林斯顿的旅客请到第 10 站台上车。”

“我们得赶快上车了!”拉里一边大声说,一边着急地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拿出自己的皮夹子,打开来递到警官面前:“请看,我是梅图成警察局的警察,这是我的警徽。我跟你说了,菲尔是我们一起的,他是我的朋友。”

警官看看拉里的警徽,还是皱着眉头,仍然不愿意网开一面。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听到了狗吠的声音,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国民自卫队的士兵牵着一条德国牧羊犬正从“到站/离站口”的标示牌下走来,离他们大约还有 15 米远。那只警犬急切地拖着皮带向他们跑过来,自卫队士兵不得不后仰着身体拽着它以保持平衡。我的天哪,大卫想,这该死的畜生肯定会从我身上闻出什么气味来的。

他绝望地闭上眼睛，胃里又是一阵痉挛。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们很快就会逮捕他，把他交给联邦调查局，再把他重新带回某个审讯室里继续审问。他可以在脑海里清清楚楚地看见将要发生的一切——没有窗户的房间，天花板上吊着刺眼的日光灯，身穿灰色西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站在金属桌子的周围。又一阵痉挛发作了，这一次来得很猛烈，大卫突然痛苦地弯下了腰，张大嘴干呕起来，嘴里流出一股又细又长的唾液，垂到了油毡地面上。

拉里立刻警告大家："当心！菲尔要吐了！"

警官迅速向后退了一步，叫道："噢，该死的！赶快把他给我弄走！"

大卫抬起头看了看这个警官，他正撅着嘴唇，显然已经让步了。大卫索性摇晃着身体向他靠近，嘴里不停地发出呕吐前的哽噎的声音，仿佛那些黏糊糊的呕吐物正在他喉咙里涌动："呃、呃、呃！"

警官一把将他挡住，迅速推向拉里，厉声吼道："操他妈的！快把这家伙弄走！快走，把他弄到火车上去！"

"是，长官！"拉里一边回答一边把大卫的胳膊夹到自己的腋窝下，拽着他冲下通向第 10 站台的楼梯，然后扶着他登上了 1 点 35 分开往梅图成的火车。

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尼亚旅馆一间价格高得出奇的套房里，西蒙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书桌前。一个面朝公园大道的闷热客厅和一间装饰得像俄国沙皇时代的妓院一样的卧室，一晚的价格竟高达 2 000 美元。对他这样的成功人士说来，这个价格他完全付得起，但是出于工作原则，他是绝不会用自己的钱去支付旅馆费用的。他利用因特网上的漏洞已经窃得了一个信用卡的卡号，一个叫做尼尔·戴维森的俄勒冈[①]人正毫不知情地为他支付沃尔多夫旅馆的房费，还得加上他通过客房服务要来的烤羊排和半升"红"牌伏特加酒。

---

① 州名，位于美国西北海岸。

西蒙一仰脖子喝干了又一杯伏特加酒，然后两眼紧盯着放在桌上的手提电脑的屏幕，上面正显示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网页。在物理系的教师名单上，列出了每一个教授、讲师和博士后导师的名字，而且名字下面同时还附带一张他本人的彩色照片。西蒙慢慢地往下浏览，仔细辨认着每一张脸。从逻辑上讲，可以认定克莱曼的同伙也是一个物理学教授。因为对一个外行而言，“统一场论”无疑过于深奥了；要想看懂修正场方程中的数学词汇，很可能必须具备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坚实基础。但是到现在为止，西蒙查看了物理系的所有网页，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穿胶底运动鞋的男人的资料。于是，他又查看了其他 20 所以物理专业闻名的大学的教师名单，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等。但是，他查完了所有的图片库，逐一查看了每一个科学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想寻找的猎物仍然寥无踪迹。一小时后，他“啪”的一声关上了手提电脑，接着把“红”牌伏特加的空酒瓶扔进了垃圾桶里。真让人恼火，他想要的不就是那个男人的名字吗！

西蒙来到窗前，注视着公园大道上明亮的灯光，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即使在凌晨 2 点钟，街上的出租车仍然来来往往。西蒙一面看着不断抢道行驶的出租车，一面思考着自己是否忽略了什么东西，比如克莱曼教授一生中某些至关重要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可以揭示出他同伙的身份。也许，那个男人是克莱曼的侄子或者教子，甚至可能是他很久以前同老情人生下的私生子。西蒙走到壁柜前，打开旅行背包，拿出当时寻找克莱曼时所用过的那本书。这本书很厚，有 500 多页，书中详细记述了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充当他的助手的所有物理学家的宝贵资料。书的名字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西蒙刚刚翻开这本书，一个熟悉的面孔就从他眼前一闪而过。他立刻翻到封底护封的勒口处，上面印着美国《图书馆杂志》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下面醒目地印着本书作者的照片。

西蒙得意地微笑起来，大声地说道：“你好啊，大卫·斯威夫特。见到你真让我高兴！”

第5章

大卫谢绝了拉里、皮特和其他单身聚会成员的一再请求，没有在梅图成同他们一起下车。他说如果他不直接回到新布朗斯威克的家中，他老婆就会要了他的命，不过他保证，一定另找一个晚上同他们在“幸运酒吧”欢聚。这一帮喝得醉醺醺的人一一同他击掌告别后，下了火车，还站在站台上一齐有节奏地欢呼着：“菲尔！菲尔！菲尔！菲尔！”大卫竖起大拇指向他们致意，然后终于瘫倒在座位上。他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了。

当火车开出梅图成站以后，大卫觉得车厢内的空调温度低得无法忍受，开始浑身发抖。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好让自己暖和一点，但是仍然战栗不已。后来，他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这就是所谓的创伤后压力反应，是他的身体对过去4个小时里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件的延迟反应。他闭上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在心里宽慰自己道：现在没事了。你正以极快的速度离纽约而去，已经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当火车驶进新布朗斯威克车站时，他才睁开了眼睛，身体也不再发抖，可以比较清醒地思考问题了。他决定继续留在火车上，等到了特伦顿[①]站再下车。然后，他可以换乘一辆“灰狗”[②]公司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的长途

---

① 新泽西州的首府。

② 美国著名的长途旅游大巴公司，以价格低廉、服务周到和安全可靠而备受人们的青睐。

汽车。但是，当车门已经关上、列车继续西行的时候，大卫才发现这个计划存在不少漏洞。首先，如果在汽车站遇到警察检查身份证怎么办？他绝不可能再碰到另一个单身聚会的机会。其次，等汽车到达加拿大边境的时候，边防警察很可能已经得到了通报，也在搜寻他的行踪。这行不通，除非他能够搞到一张伪造的驾驶证，否则乘坐大巴太冒险了。然而，他又怎么可能搞到伪造的驾驶证呢？

大卫心里十分烦躁，坐立不安，只好在几乎已经空荡荡的车厢过道上来回踱步。车厢里除了他自己，只剩下三名乘客，两个穿着短裙的十几岁姑娘和一个穿着菱形花纹毛衣、拿着手机轻声交谈的老人。有一会儿，大卫也想用手机同凯伦和乔纳说说话，但是他十分清楚，一旦他打开手机，手机就会把信号发送到最近的移动电话通讯塔，联邦调查局就会知道他目前的位置。而现在更让他焦虑的问题是他前妻的处境，他已经预感到那些身穿灰色西装的家伙一定会审问她的。

不一会儿，列车乘务员开始报站："火车即将到达普林斯顿枢纽站。前往普林斯顿的乘客请换乘'普林斯顿支线'。"乘务员的话让大卫豁然开朗，因为她连续三次提到了"普林斯顿"，这使大卫立刻想起了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虽然他已经快 20 年没有见到过这个人了，但是他知道她仍然住在普林斯顿，而联邦调查局在她家里等他自投罗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联邦调查局显然已经对他的过去作过彻底的调查，但是他不相信他们会发现她同他之间的任何联系。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她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且是弦论领域里的开拓者之一。因为大卫觉得，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家，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所包含的重大意义。

列车到站，车门打开了。大卫来到站台上，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的支线站台走去。

在 1989 年的时候，大卫还是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他曾经参加了在

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一个弦论研讨大会。当时,科学家们对这一新理论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它似乎即将解决科学界的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虽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美地解释了什么是引力,而量子力学又对亚原子世界中的各种细微差异作出了解释,然而,这两种理论从数学的角度上讲却是彼此矛盾的。爱因斯坦花了30年的时间,企图把这两个体系的物理学定律彼此结合起来,其目的是创造出一种可以用以解释自然界各种力的单一跨体系理论。然而,爱因斯坦发表的所有解决方案都存在缺陷。他去世之后,许多物理学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的研究方向有误。他们认为,如此复杂的宇宙,根本不可能仅仅用一套方程式来描述它。

但是尽管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科学家又重新开始研究统一理论,他们假设所有基本粒子实际上都是一些十分微小的细丝状的能量,即能量弦线,其长度不到十亿分之一厘米的十亿分之一。到了80年代,弦论科学家们重新优化了他们的物理模型,声称这些弦线在十维空间内抖动,但其中的六个维度卷曲在流形之中,小得无法看见。尽管这一理论并不明确和完善,且相当难以掌握,但是它重新点燃了全世界科学研究者的希望之火。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24岁的研究生莫妮卡·雷诺兹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大卫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这次研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会议在物理系的贾德温馆举行,莫妮卡站在讲台上,正准备作一个关于多维度流形的报告。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身高,比枯瘦的物理系主任高出了整整一个头。系主任在介绍时把她称做"我有幸能够与之工作的最聪明的青年学生"。这个学生不仅身材高挑,而且容貌美丽,因此大卫怀疑,系主任的溢美之词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她的脸就像古希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不同的是她头上戴的不是头盔,而是由一条条精心梳成的辫子盘起来的发冠;她皮肤的颜色就像加了奶油的卡鲁瓦咖啡酒。她穿着一件长长的红黄相间的"肯特布"[①]连衣裙,两只棕色的手臂上各戴着几只金镯子。在整个贾

① 非洲加纳的一种历史悠久的布料,完全由手工编织而成,图案五彩缤纷。曾经是部落贵族的身份象征。近年来用肯特布料制作的服装因其古朴时尚的风格备受人们青睐。

德温·霍尔馆单调枯燥的环境中,她就像簇射粒子般熠熠生辉。

在上世纪80年代,女物理学家本来就很少见,而又是黑人又是女性的弦论理论家更是凤毛麟角。礼堂里在座的科学家们都以惊愕和怀疑的眼光看着她,他们对任何罕见的事物都会表现出同样的怀疑心态。但是,当报告刚一开始,他们就立刻把她看做了自己圈子中的一员,完完全全地接受了她,因为她所使用的完全是他们的语言——深奥的数学语言。她走到黑板前,写出了一长串方程式的数列,每个方程式中都包含着许多代表宇宙各种基本参数的符号,比如:光速、引力常数、电子质量、核力大小,等等。接着,她又游刃有余地将这些繁杂的符号进行操作和转换,最后将其浓缩为一个单一的漂亮方程式,用以描述围绕着一根振荡的弦线的宇宙的形态,令大卫钦羡不已。

其实,大卫并不理解她的推论的每一个步骤,因为当他的研究生课程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数学能力实在是有限。在通常情况下,每当他目睹一个像莫妮卡这样的天才的时候,通常都会感到强烈的痛苦和嫉妒。但是,当她在黑板上创造出奇迹并镇定自若地回答完科学家同行们的提问时,大卫根本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痛苦心情;他甚至没有作丝毫的抗争,便在她令人信服的能力面前心悦诚服地投降了。她的报告一结束,他就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直接奔上讲台向她作了自我介绍。

当莫妮卡听到大卫的名字的时候,她扬起眉毛,露出了惊讶而高兴的神情。她回答说:“原来是你呀,我知道你是谁!我刚刚读过你和汉斯·克莱曼发表的那篇论文,二维时空中的相对论,对吗?那是一篇相当棒的论文。”

她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捏了捏,大卫简直惊呆了——他难以相信她居然读过他的论文。他说道:“喔,那算不了什么,真的。我是说,根本不能同你的成果相比。你的报告真是让人惊叹不已。”他本来想使用一些更加具有智慧的语言充实自己的评论,但是一时又想不出来。“说真的,我确实感到非常惊讶。”

“哦,天哪,到此为止吧!”她笑了起来,声音高亢而愉悦。“你让我感觉

像个电影明星!”接着,她向他靠近一步,像老朋友那样把手轻轻搭在大卫的前臂上说:“这么说,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对吗?那里的物理系怎么样?”

就这样,他们一直交谈了几个小时。他们先在教师休息室里谈,在那里大卫还碰到了几个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然后又去了当地的拉斯蒂·斯卡帕饭馆。两个年轻的物理学家要了玛格丽特鸡尾酒,一边喝一边争论着手征和非手征弦理论的相对优势。酒过三巡,大卫向莫妮卡坦白说,她报告中的某些部分他并没有听懂,于是她十分乐意地为他补课,耐心地解释每一个数学步骤。又喝了几杯之后,他问她当初怎么会对物理学产生了兴趣,她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父亲,虽然他本人连九年级都没有念完,但是他总是向莫妮卡谈起各种各样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有趣的理论。到午夜时,饭馆里只剩下了大卫和莫妮卡两个顾客;到凌晨一点,两人已经在莫妮卡那间小公寓的长沙发上拥抱在一起。

就大卫来说,这样的情节正是他当时典型的行为模式。当时他正处在研究生阶段最昏暗的第二年,前后整整6个月的时间他一直疯狂地酗酒。而且每当他同某个女人喝完酒,通常都会设法同她上床。这一天正处在这6个月的中间。虽然莫妮卡比同他上过床的大多数女人都更加睿智和漂亮,但是她在其他方面却很特别,她任性、孤独,而且总让人觉得她一直极力掩饰着内心里的什么痛苦。按说,事情正一步步顺理成章地发展,但是当莫妮卡从沙发上站起来,拉开“肯特布”连衣裙的拉链,任其滑落到地板上形成色彩斑斓的一堆的时候,问题却出现了。大卫一看到她的裸体,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这一切来得十分突然而无法理喻,大卫一时间竟以为不是他自己在哭而是莫妮卡在哭。他还纳闷,她怎么哭起来了?是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但是不对啊,她并没有哭,抽搐的哭声发自他自己的喉咙,眼泪也正沿着自己的脸流淌下来。他立刻站起来,转过身去,觉得自己丢尽了脸。上帝啊,我到底是怎么啦?

几秒钟之后,他感到莫妮卡把手放到了他的肩上,轻声问道:“大卫,你还好吗?”

他摇了摇头,尽量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脸,喃喃地回答说:“对不起,我还

是马上走。”说着,他向门口走去。

但是莫妮卡抓住了他,用双臂搂着他的腰把他拉到自己面前温柔地问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亲爱的?你可以告诉我。”

她的肌肤柔软而凉爽。他能感觉到自己内心里已经认输了,也立刻明白了自己哭泣的原因。同莫妮卡·雷诺兹比起来,他一钱不值。一周前,他的综合考试不及格,这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很快就会要求他离开研究生院,他的学业完蛋了。酗酒无疑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当你长期处于宿醉之中时,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像量子场论那样高深的理论。不过,即使他整个学期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仍然怀疑自己是否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更让他恼火的是,他的父亲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两年前,大卫前往医院看望父亲,约翰·斯威夫特从出狱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在那间肮脏的病房里,大卫告诉父亲他准备成为一位物理学家,父亲嘲笑了他并且警告说:“你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的。你肯定要搞砸的。”

但是,大卫不能把事情的真相向莫妮卡和盘托出,他把她的双手从腰间拉开,再次说道:“对不起,我得走了。”

离开莫妮卡的公寓后,他一路哭泣着穿过了黑夜笼罩下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不断地骂自己:蠢货!你真是个他妈的蠢货!都是酒精惹的祸,该死的酒精!你再也不可能正常地思考了。来到学院一幢大学生宿舍门口时他停了下来,身体靠在这幢哥特式石头建筑的墙上,开始清理自己的思绪。他告诫自己再也不喝酒了,你刚才已经喝完了最后的一杯酒。

然而,当他第二天回到纽约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百老汇大街上的“西区酒店”买了一杯“捷克丹尼”酒。他并没有走出自己人生的低谷。直到两个月以后,他被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正式踢出了校门,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堕落。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终于迫使他痛改前非,从此彻底戒掉了酗酒的毛病。

在那以后的几年里,大卫重振自己的生活,开始攻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他不时会想同莫妮卡取得联系,向她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但是最终都作罢了。2001 年,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她不仅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而且仍然在锲而不舍地研究弦理论。自 20

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仍然不明确、不完善，也同样地难以掌握。莫妮卡现在正在研究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弦论所预言的额外维度并不是卷曲在无限小的流形之中，而是处在宇宙的一个势垒之后，因此我们才无法看到它们。不过，大卫对物理学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他更关心的是这篇论文最后几段所披露的莫妮卡生平的细节。原来，莫妮卡是在华盛顿特区最贫穷的阿纳科斯蒂亚社区长大的，母亲吸食海洛因成瘾，两个月大时父亲在一次抢劫中被枪打死。读到这里，大卫感到胸膛中隐隐作痛，因为她曾经告诉他说，是她的父亲激发了她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兴趣，但是实际上，她对自己的父亲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大卫的婚姻破裂后，更是常常想到莫妮卡，有好几次他都拿起了电话，但是每次最后又放下了电话，转而坐到电脑前点击“谷歌”搜索，键入她的名字，查看屏幕上显示出的所有相关网站。就这样，他得知她现在已经是一名物理学的全职教授了，在网上聊天室参加过一次关于非洲历史的讨论，还参加过纽约马拉松赛，成绩是3小时52分钟。这个成绩对一个已经43岁的女人来说，是相当令人钦佩的。不过，他最大的发现是在普林斯顿校友周刊的网站上看到了莫妮卡的照片，她站在一幢不起眼的两层楼房子前，身后是一个宽大的门廊。大卫立刻就认出了这个地方：默谢尔街112号，也就是爱因斯坦在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里所居住的地方。他在遗嘱中强调说，他死后这座房子决不能改成博物馆，所以它才一直保留下来，作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的私人住宅。照片下面的图片说明写道，雷诺兹教授最近刚刚搬进了这所房子，原来住在这里的教授不久前退休了。

现在，这所房子就是大卫在普林斯顿火车站下车后要去的地方。他又一次从漆黑的校园中穿过，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神智非常清醒，但是相同的是他仍然处于十分绝望的境地，而且他不知道莫妮卡是否还愿意见到他。

在联邦调查局的一间会议室里，露西尔正给在特伦顿的特工打电话，

国防部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她吃惊得差一点丢掉了手中的话筒。在此之前，她只在白宫举行的一项新反恐行动计划的发布仪式上见过他一面，两人仅仅握了握手，说了一些不关痛痒的客套话。现在，这个大人物就高高地矗立在她的面前，硕大的四方脑袋好斗地歪向一边，无边眼镜后的两只小眼睛不满地斜视着她。虽然现在是凌晨 3 点钟，但他头上那几根稀疏的头发仍然梳得一丝不苟，打着无可挑剔的温莎结的领带笔直地垂在胸前。在他身后紧跟着一位两颗星的空军将军，手里拿着部长的公文包。

“哦，我过一会儿再给你打过来。”露西尔赶忙对着电话说了一声，立刻挂断了电话，自觉地站起身来。“部长，我……”

“坐下，露西，坐下。”他挥挥手示意她坐回到椅子上。“用不着讲究形式。我只是想亲自过来看看事情进展的情况。空军方面很热心，用飞机把我送到了纽约。”

露西尔心里想，这下可好，为什么没有人事先通知我。她马上报告说：“噢，部长先生，我们得到情报说嫌疑犯就在新泽西，所以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他的踪迹了。现在，我们正……”

“你说什么？”部长身体前倾、脑袋歪向一边，好像他的一只耳朵有毛病，没有听清楚她的话。“我以为你们在曼哈顿就已经逮住那个家伙了。你那些桥梁上和隧道口的检查站都干什么去了？”

露西尔感到坐立不安了：“我们运气不好，大卫·斯威夫特的照片没有能够及时分发到所有警察的手里。结果通报刚刚分下去，安排到宾夕法尼亚州火车站的一个警官就从照片上认出了他。据他说，斯威夫特登上了凌晨 1 点半开往新泽西的中转火车。”

“他怎么上的火车？他用的是伪造的证件吗？”

“不是。这个嫌疑犯显然混到了一帮急于赶火车的醉鬼之中，混乱中警官没有检查他的身份证。”

部长皱起了眉毛，嘴巴左角向下耷拉着，好像一只鱼钩。“这不能成为他失职的借口。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军队里，这个军官会被枪毙；今天一大早，由他自己的士兵组成的行刑队早就把他处决了！”

露西尔无言以对，她决定干脆不去理睬部长荒唐的评论，于是说：“我

刚才同新泽西的联邦特工通了话，他们在特伦顿登上了那趟列车，但是没有发现嫌疑犯。目前我们正在调查斯威夫特是不是有可能同那一帮醉汉一起下了火车。据宾夕法尼亚州火车站的那个警官说，这帮人来自梅图成。”

“听起来没什么希望。你还有其他线索吗？”

“我们已经对斯威夫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的住所实施监视。其中有几个人就住在新泽西，所以他很有可能向这些人中的某一个寻求帮助。我们也已经把斯威夫特的前妻带来了，正在楼下接受讯问。除了她，还有她的儿子和她的男朋友，一个名叫阿莫利·范·克利夫的老头儿。我们准备……”

“等等，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阿莫利·范·克利夫，是个律师，莫顿·麦金泰尔和……”

“我的上帝啊！”部长无奈地举起手拍打着自己的前额。“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是谁？范·克利夫是上次大选最主要的赞助人之一。哦，天哪，他为总统选举筹集了两千万美元！”

露西尔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她不喜欢部长说话的腔调。她回答道：“部长先生，我只是按照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命令行事，是他要我全力以赴追查这个案子，我也正是这么做的。”

部长哭丧着脸，摘下眼镜，用手指捏一捏鼻梁说：“露西，你要相信我。我也要求你放开手脚去干，把你的全部力量都投入这个案子。因为这是五角大楼最紧要的计划之一，如果这个情报落到伊朗、朝鲜或者别的什么国家手里，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他重新戴好眼镜，两眼斜视着露西，就像一个狙击手的眼睛那样犀利。“但是，像阿莫利·范·克利夫这样的人，你是不能使用通常的审讯方式的。他是美国共和党最顶尖的筹款人之一。去年春天总统到纽约的时候，他们还一起打过高尔夫球！”

“那么，您的建议是什么，长官？”

他回过头去朝那位空军的将军看了一眼，将军默默地打开手里的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递了过去。部长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对露西尔说道：“好吧。这份材料可以证明，这个叫斯威夫特的家伙有吸毒的历史。”

“他只是在20多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酗酒的经历。”露西尔更正部长的说法。

部长耸耸肩道：“只要他曾经是一个醉鬼，就永远是一个醉鬼。我们可以说，他后来就开始吸食可卡因，而且一直在向哥伦比亚大学里的那些富家子弟兜售毒品。联邦调查局追查到了他在哈莱姆区的毒窝，正准备逮捕他的时候却遭到他和他的同伙的突然袭击，五六个特工被他们打死。怎么样，一个不错的封面故事，对吗？”

露西尔想尽量回答得婉转一些：“有几个问题。首先，联邦调查局通常并不……”

“我不需要知道其中的细节，你只需要把这个故事编得更加天衣无缝，然后把它交给范·克利夫和斯威夫特的前妻。这样一来，他们很可能会改变对他的同情态度，告诉我们他藏身的地点。同时再把这个故事透露给媒体，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搜捕了。”

露西尔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上帝啊，饶恕我吧！随时向国防部长汇报情况是一回事，而要听从他的命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凭什么认为他可以开展一项执法行动？她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也许，我们应该同联邦调查局局长取得联系，然后……”

“这你不用操心，局长会听从这个计划的。我一回到华盛顿就立刻找他谈。”他合上文件夹，重新交还给空军将军，然后转过身向会议室外走去，将军急忙也随之而去。

露西尔怒不可遏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道：“请等等，部长先生！我认为你应该重新考虑您的计划！”

部长大步流星向门外走去，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只是举起一只手表示再见，同时命令道：“露西，没有时间瞻前顾后了。带上你的部队，赶快投入战斗吧。”

大卫当初撰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时候，曾经访问过爱因斯坦在默谢尔街的故居。由于这所房子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住宅，一直没有向公众开放，大卫向高等研究院提出了特别申请，阐明了参观房子的目的，才得到了参观半小时的特别许可。结果，参观对他的研究工作毫无价值。他把半个小时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二楼的书房里，那里是爱因斯坦在最后几年里从事研究工作最主要的地方。书房四面墙中的三面都摆放着高达天花板的书架，剩下的一面中间是一扇观景的窗户，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后花园。大卫面朝室内站在窗户前，凝视着爱因斯坦的书桌，感到一阵莫名的眩晕——他的思绪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似乎真切地看见了在书桌前伏案工作的爱因斯坦，他连续数小时地工作，手中的钢笔不停地写呀写，一张张纸上很快写满了时空度量和里奇张量[①]。

在黑暗中，大卫一步步接近了那所房子。他发现，在过去的 10 年中，房子四周的环境经过修饰，已经变得十分整洁。有人在门廊上放置了花台，过去胡乱缠绕在排水管上的藤蔓植物已经修剪成型。大卫悄无声息地走上门廊的阶梯，来到前门，按下门铃。铃声很大，让他感到吃惊。他焦急地等待着。屋内一直没有灯光亮起，让他很恼火。半分钟后，他再次按响了门铃，并仔细地听着屋内是否有人的动静。倒霉！可能家里没有人，莫妮卡大概是外出度周末去了。

正在他感到绝望而准备第三次按门铃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前门的门框最近刚刚修理过，边框还没有上漆；门锁也是新装上去的，黑暗中黄铜锁孔还闪闪发亮。门框的做工粗糙而简陋，显然是匆忙之作，同整个门严实而精细的其余部分极不相称。他还来不及继续思考，便听见从身后几步远处传来一声大吼："嘿，混蛋！"

大卫立刻转过身来，看到一个赤脚、赤膊的年轻男人正大步迈上门廊的阶梯。他只穿着一条牛仔裤，一头金色的长发，发达的胸肌引人注目，但

---

① 格雷戈里奥·里奇-库尔巴斯托罗，1853—1925 年，意大利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张量分析创始人之一。1896 年提出缩约张量——里奇张量——的概念。因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使用了里奇张量理论，张量分析从此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是真正让大卫担心的却是他手里拿着的那根棒球棒。“小子,我说的就是你。”来人强调说,其实并无这个必要。“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想确定屋里没有人,是吗?”

大卫从门口移到旁边,伸出空无一物的双手让他看:“我很抱歉,这么晚打搅了你。我叫大卫……”

“抱歉?你是说你只是觉得抱歉吗?不要脸的东西,用不了一分钟你就会追悔莫及的!”

来人一踏上门廊,便挥舞着棒球棒向大卫打来,棒球棒从大卫头部几寸外划过,他清楚地听到了球棒呼啸而过的声音。“上帝啊!”他大叫一声,急忙向后退去。“住手!我是朋友,不是敌人!”

来人继续向他逼近:“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个混蛋纳粹分子。”说着,他举起棒球棒,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大卫已经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本能作出了反应。他知道怎样打架,小时候父亲就教过他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不要害怕,要不择手段。他警惕地保持着同金发男人之间的距离,当棒球棒再次从眼前挥过的那一瞬间,他急步向前,飞起一脚狠狠地踢中了他的裆部。来人立刻痛苦地弯下了腰,大卫乘机用小臂当胸一推,将他仰面打翻在地。来人赤裸的背脊“嘭”的一声砸到了门廊的地面上,艰难地喘着粗气,大卫顺势从他手中夺走了棒球棒。前后不到3秒钟,一切就结束了。

大卫俯身向自己的手下败将说道:“好了,我们重新开始。我很抱歉这么晚打搅你。我叫……”

“住手,你这狗娘养的!”

大卫抬起头循声看去,只见莫妮卡站在门口,手中拿着一把枪正对着他。她双手紧握着那把短管左轮手枪,一双漂亮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火光。她穿着一件鲜黄色的衬衫式长睡衣,下摆垂至大腿,在人夜的微风中轻轻地飘动着。她大声喝道:“把棒球棒扔掉,站到一边去!”

大卫顺从地一松手,棒球棒掉到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接着他向后退了三步,对她说道:“莫妮卡,我是大卫。我来……”

“闭上你的臭嘴!”她显然并没有认出他来,手中的枪仍然直指他的头

部。“基思,你没事儿吧?”

赤膊男人用手肘撑起上身说:“还好,我没事儿。”不过,他的声音听起来已经有些迷糊。

大卫再次说道:“莫妮卡,是我,大卫·斯威夫特。我们是在1989年的弦论研讨会上认识的,你在会上宣读了那篇关于卡拉比-丘流形的论文。”

她仍然向他吼道:“我叫你闭上嘴!”但是大卫看得出来,他已经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开始皱起了眉头。

他继续解释道:“大卫·斯威夫特,我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二维时空中的相对论,还记得吗?”

她的嘴巴微微张开,已经认出他来了,不过正像大卫预料的那样,见到他她并不开心。现在,她看上去似乎更加愤怒了。她放下了举着手枪的双手,关上保险,仍然紧锁着眉头,道:“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跑到这里来?我差一点轰掉你的脑袋。”

基思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问道:“莫,你真的认识这个家伙?”

她点点头道:“我在研究生院时认识的。只是知道他而已。”她手腕一甩,打开了手枪的转鼓式弹仓,把子弹抖落到手掌里。

这时,邻居的房间里亮起了灯光。大卫觉得要坏事,如果我们不立刻安静下来,有人肯定会马上报警。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莫妮卡说:“听着,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是决不会来打扰你的。我们可以进屋谈吗?”

莫妮卡仍然不悦地皱着眉头。几秒钟后,她终于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道:“算了。进来吧。反正我也无法再睡了。”

她用手扶着打开的门,把他让进屋里。基思捡起了棒球棒,大卫一时以为他会再次攻击自己,不过他只是向他挥了挥手,然后对他说道:“嘿,伙计,对不起了。我还以为你是那些纳粹混蛋呢。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骚扰莫。”

“纳粹分子?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进去吧,你会看到的。”

大卫走过门厅,来到一间小起居室,一边是一个砖砌的壁炉,另一边是

一扇八角窗。他记得上次来这里参观的时候，壁炉上方的木制壁炉台十分漂亮，但是现在看上去它好像被人用斧头砍砸过，上过清漆的台面上留下了一道道又长又深的凹痕。壁炉也被人蓄意地毁坏了，至少有十多块砖被撬掉或敲碎。起居室的每一面墙上都布满了巨大的深坑，显然是用长柄铁锤砸出来的。地上几处地板被撬走，留下一个个乌黑而凹凸不平的地面。最可恨的是，室内到处布满了纳粹党的“卐”字标志，有的刻在壁炉台的台面上，有的刻在剩下的地板上，也有的是用油漆喷绘在墙上。甚至在天花板上也喷上了一对红色的纳粹“卐”字标志，两个标志中间赫然写着：“黑鬼滚回老家去！”

大卫禁不住转向莫妮卡叹道：“噢，天哪！”她已经把手枪和子弹放到了壁炉台上，正望着天花板发呆。

她说：“大概是一些光头党的暴徒干的，很可能只是一些中学生。我在汽车站附近见过那些人，他们经常穿着皮夹克和杜克·马丁皮靴在那里游荡。他们可能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照片，于是就想：嘿，哥们儿，我们表现的大好机会来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犹太人的故居里住了一个黑鬼婊子。还有比这更绝妙的事吗？”

大卫感到不寒而栗，问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上一个周末。当时我正在波士顿看望一些朋友。这些家伙相当机灵，他们等到家里没有人才来，撬开了前门。他们也知道街上过往的行人会发现他们，所以没有在房子的外墙上乱涂乱画。”

大卫想起了二楼上的书房，于是问道：“楼上的房间也被破坏了吗？”

“是啊，他们几乎破坏了这所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后院的草坪也没有放过。好在厨房幸免于难，家具的损坏也不算太严重。”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一个黑色的皮沙发、一个合金咖啡桌和一个鲜红色的巴塞罗那椅子，这些家具显然都不是爱因斯坦的遗物。

基思两手的大拇指分别插在牛仔裤前面的两个裤兜里，抬脚迈过了地面的一个大坑。大卫这时才注意到，这个 21 岁的小伙子长着一张稚嫩而真诚的脸，左臂上有一个响尾蛇图案的文身。他向大卫解释说：“我们听到门铃响，以为又是某个朋客来捣乱，先按按门铃以确定房子里没有人。我

们估计如果打开灯，这些坏小子肯定会逃之夭夭，所以我从后门悄悄溜出去，准备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

莫妮卡伸出双手搂住基思的腰，把头靠在他有文身的肩头上，不无感激地说道：“基思真是可爱，这些天，他每天晚上都陪伴着我。”

作为回应，基思用手捏了捏莫妮卡的屁股并亲吻了她的前额，说：“我还能做什么呢？你是我最好的客户。”他转过身面对着大卫，稚嫩的脸上绽开了欢笑。“是这么回事，我在普林斯顿汽车修理厂工作，负责给莫的车维修保养。她有一辆‘雪佛兰轻型巡洋舰’，不过那辆车的脾气总是喜怒无常。”

大卫有些迷惑了，盯着他们俩看了好一会儿。莫妮卡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弦理论家，难道她竟然同自己的汽车修理工约会吗？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他立刻强迫自己不要想这件事情，他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考虑。他问道：“莫妮卡，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吗？我知道，这个时间对你并不合适，但是我现在遇到了一大堆麻烦，必须理出一个头绪来。”

她扬起一边的眉毛，仔细地端详着他，看来她刚刚意识到他急迫的心情。她回答说：“我们可以到厨房去，虽然也很乱，但是至少那里没有纳粹党的标志。”

厨房很大，而且相当时尚，是几年前在原来的房子上新建的，它替代了当年爱因斯坦的夫人艾尔莎使用过的那间狭窄的旧式厨房。墙上装有一排橱柜，橱柜下面是一个宽大的大理石台面的操作台。角落里放着一张圆桌，是平常吃早餐和便餐的地方。即使按照城市里的标准，这间厨房也够大了，但是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被塞得满满的，有各种盒子、书籍、灯具和装饰物件，都是从其他房间里替换下来后扔到了这里。莫妮卡把大卫领到早餐桌前，把一张椅子上的一大堆书挪到别处。解释说：“抱歉，这里乱七八糟的。因为我的书房糟糕透了，再也塞不进任何东西，所以我只好把一些东西搬到这里来。”

大卫帮助她收拾桌子和椅子上的杂物。当他抱着一摞书向窗台走去的时候，立刻认出了其中的一本书，那是他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当他们终于坐下来以后，莫妮卡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她转

向基思,轻柔地将一只手放到他的膝盖上,说:“宝贝儿,可以帮我们冲一杯咖啡吗?我口渴得要死。”

他拍拍她的手说:“当然啦。哥伦比亚咖啡,对吗?”

她点点头,一直看着他走到厨房另一端的咖啡机前。当他走到听力范围以外后,她俯身向前对大卫道:“好了,到底是什么问题?”

西蒙在俄罗斯特种部队服役时,曾经带领他的部队参加了镇压车臣叛匪的行动。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学到了寻找藏匿起来的敌人的特殊本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找到一个人,就要知道他需要什么。比如某个车臣叛匪想袭击俄罗斯军人,你就应该在群山中的俄罗斯军事基地附近去找他。这很简单。但是在大卫·斯威夫特的问题上,有一个因素把事情变得复杂化了:美国人也在找他。如果认定这个历史学教授多少有一些常识,他就会远远地离开他在公寓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以及其他联邦调查局可能设下埋伏的地方。也就是说,西蒙必须再次随机应变。现在,他开始借助因特网调查大卫·斯威夫特有什么隐秘的需要。

直到凌晨3点,西蒙仍然坐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天价套房里,两眼紧紧地盯着手提电脑的显示屏。他设法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内网,很快便大有收获:局域网的管理员一直在监视学校教职员工在网上的活动,大概是为了防范有人在工作时间看色情网站。西蒙嘿嘿地笑起来——这应该是苏联时期的人喜欢干的勾当。更妙的是,所有活动记录居然没有加密。他只是轻轻地敲了几个键,就把大卫在过去9个月里访问过的所有网站的网址下载了下来。

手提电脑的显示屏上出现了长长的一串网址,一共有4 755个。要逐一检查是不可能了,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大大缩短这个清单,那就是只看谷歌搜索栏里搜索的网站。西蒙认为,只要你搜索什么就一定是你需要什么。谷歌真是为人类的灵魂打开了一扇崭新而明亮的窗户。

西蒙查到了1 126个搜索项。仍然太多,不过他现在可以把重点放在

搜索所使用的词汇上。他的电脑中装有一个程序，可以识别出任何文档中已知的人的教名。使用这个程序对筛选后的网址进行分析后，显示出大卫·斯威夫特在其中的147次搜索中都使用了人的名字。现在，显示屏上留下的网址名单已经很短，西蒙完全可以逐一对他们进行核查。然而，斯威夫特自己已经为他把事情大大地简化了，因为名单中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了不止一次。自9月份以来，大卫·斯威夫特分别在不同的三天中搜索过一个叫做莫妮卡·雷诺兹的人。当西蒙自己键入“莫妮卡”进行搜索时，他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他给旅馆服务台打了一个电话，吩咐门房人员5分钟内把他的奔驰车开到大门等待。他要去新泽西州，拜访那位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流浪犹太人一生中最后的家。

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道：“汉斯·克莱曼死了。就在今天晚上，他被人谋杀了。”

莫妮卡好像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整个身体在椅子上向后抽动了一下，怔怔地张着嘴，好像一个大大的字母“O”。她问他：“谋杀？怎么被杀的？谁杀了他？”

“我不知道。警察说是入室抢劫，后来杀了人。但是，我认为此事另有隐情。”他停顿了一会儿。关于教授被害的原因，就连他自己充其量也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要向莫妮卡解释清楚就更加困难。“就在克莱曼死之前，我还在医院里和他说过话。从那个时候起，这场噩梦就开始了。”他本想继续讲述发生在自由街联邦调查局楼群地下室的事情，但是突然又止住了。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为好，免得现在就把她吓坏了。

她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眼睛呆呆地看着餐桌光洁的桌面，低声说道：“我的上帝啊，这太可怕了！先是雅克·布歇，现在又是克莱曼。”

听到布歇的名字，让大卫大吃一惊：“布歇？”

“是啊，巴黎大学的雅克·布歇教授。你认识他，对吧？”

大卫对布歇教授十分熟悉。他是法国物理学界德高望重的几位老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欧洲一些最强大的离子加速器的设计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也是爱因斯坦的助手之一。大卫问道:“他怎么了?”

莫妮卡接着道:“他妻子今天给我们院长打来电话,通报了布歇于上周去世的消息,还说她希望设立一个捐赠基金作为纪念。院长很吃惊,因为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布歇去世的讣告。他妻子说他们家人一直没有对外宣布他的死讯,因为布歇是自杀身亡。从现场的情况看,他是在浴缸里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大卫在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写作时,作为研究内容之一曾经到法国采访过布歇。在教授位于普洛旺斯的乡间别墅里,两人享用过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又一直玩牌到凌晨3点。他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感和无忧无虑的老人。他问道:“他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所以才这么做?”

“院长对此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确实说布歇夫人悲痛欲绝,对于丈夫的死,她好像至今仍然难以置信。”

大卫的大脑开始迅速地运转起来:先是布歇,现在是克莱曼,两个人都是爱因斯坦的助手,又都在一周内相继死亡。当然,他们都是高龄的老人了,一个接近80岁、一个刚过80岁。虽然人们对于他们的去世不会感到意外,但是这也绝不是他们正常的死法。

他问莫妮卡:“我能不能借你的电脑用一下?我要上网查一些东西。”

莫妮卡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用手指了指厨房操作台上紧挨着一个纸盒的黑色手提电脑,说:“你可以用我那台苹果电脑,可以无线上网。你想找什么?”

大卫把电脑拿到餐桌上,打开以后进入谷歌主页。“阿米尔·古普塔,”他一边说一边在搜索引擎中键入了这个名字。“50年代时,他也是爱因斯坦的助手之一。”

不到一秒钟,搜索结果出现在显示屏上,大卫向下拨动滚动条,快速地逐一审视各个条目。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古普塔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研究院的工作情况的。在上世纪80年代,古普塔突然放弃了已

经从事30多年的科学研究生涯,离开物理学界,创办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不到10年的时间,他便为自己挣得了数亿美元的财富。他变成了一位慈善家,不断把自己的钱捐赠给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研究项目,但是他的主要兴趣一直在人工智能方面。他向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学研究院捐赠了5 000万美元,并在几年后成为该研究院的院长。当年大卫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心只想谈他的机器人,大卫可是费了不少工夫才使他勉强回到有关爱因斯坦的话题上。

大卫检查了至少100个搜索结果,终于放下心来:网上没有任何关于古普塔的可怕的消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古普塔也有可能已经死亡,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他的尸体。

大卫仍然两眼盯着显示屏,基思两只手各端着一杯咖啡来到桌前。他递给大卫一杯并且问道:“给你咖啡。要加奶或者糖吗?”

大卫接过咖啡,心中非常感激,因为他的大脑急需咖啡因的刺激。他回答说:“不用了,黑咖啡正好。非常感谢!”

基思把另一杯咖啡递给了莫妮卡,说道:“听着,莫,我要上楼睡觉去了。明天早上8点我就得赶到修理厂。”他伸出手放到她肩上,俯下身体靠近她的脸,关切地问道:“你一个人肯定没有问题吧?”

她捏了捏放在她肩上的手,微笑道:“是的,我不会有问题的。去休息一下吧,亲爱的。”她吻了吻他的脸颊,又在他转身离开时拍拍他的屁股。

大卫一边大口地喝着咖啡,一边观察着莫妮卡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她对他的感情,很显然她喜欢这个大块头。虽然莫妮卡比她这个男朋友大了20岁,但是从长相上看她同他一样的年轻。自从上一次大卫在她那间狭小的研究生宿舍的长沙发上见到她以后,她漂亮的脸蛋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几秒钟后,莫妮卡发现大卫正注视着她,这使他不免有些尴尬。他把杯子举到嘴边,把滚烫的咖啡一口喝下了一半。然后,他把杯子放到桌上,扭过头去继续看着电脑屏幕。他还要查另外一个人的情况,在搜索栏中键入了“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这个名字。

在爱因斯坦的所有助手中,麦克唐纳是最不走运的一个。1958年,他

的精神崩溃，不得不离开了高等研究院，回到在苏格兰的家中，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他的行为也变得喜怒无常，经常在格拉斯哥的大街上向过往的行人大喊大叫。几年后，他攻击了一个警察，他的家人不得不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1995 年，大卫就是在那里采访的他。尽管麦克唐纳同他握了手，也坐下来接受他的采访，但是对大卫提出的有关当年同爱因斯坦一起工作的情况，他却毫无反应，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无神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电脑显示屏上出现了长长的一串搜索结果，但是仔细看却都是关于其他人的信息——苏格兰民歌歌唱家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澳大利亚警察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等等，根本没有关于物理学家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的任何信息。

莫妮卡站起身来，从他身后看了看电脑上的内容，问道："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这个人是谁？"

"他是爱因斯坦的另一个助手。看来，他已经彻底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所以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她点点头道："哦，对了。你在书中还提到过他，就是那个疯子科学家，对吗？"

听到这话，大卫感到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她相当仔细地阅读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他还来不及回答她的问题，却想起了一件事情。他立刻走到窗台前，拿起莫妮卡的那一本他自己的著作，翻到了关于麦克唐纳的那一章。他找到了那家医院的名称，叫做霍利鲁德精神病医院。他回到电脑前，弓着腰在搜索栏中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的后面又加上了医院的名字。

电脑很快显示出了唯一的一个结果，不过这条信息是刚刚放到网上的。大卫在那个网址上点击一下，《格拉斯哥先驱报》电子版的一页立刻出现在显示屏上。这是一条短讯，时间为 6 月 3 日，也就是仅仅 9 天之前。

霍利鲁德医院接受调查

苏格兰行政卫生署今天宣布，该署将对霍利鲁德精神病医院

发生的一起死亡事故展开调查。星期二清晨，有人发现该医院的一位81岁的常住病人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溺死在医院的水疗室里。据卫生署官员称，当天夜里的某个时候，麦克唐纳独自离开了他的病房，后来在一个水疗池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卫生署此次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夜间值班人员是否存在玩忽职守的问题，从而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看着屏幕上的文字，大卫不禁开始战栗。麦克唐纳淹死在治疗池里，布歇在浴缸中割腕自杀。他也清楚地想起了罗德里古兹警探在圣卢克医院告诉他的情况：警察在浴室里发现了克莱曼教授。这三位老物理学家不仅因为同爱因斯坦一起工作的相同经历联系在一起，而且又以同样恐怖的死亡方式联系在一起。那个把克莱曼折磨致死的畜生，肯定也就是杀害麦克唐纳和布歇的凶手，他把这几起谋杀都伪装成了意外事故和自杀的样子。但是他的目的何在？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唯一的线索只有克莱曼临终前的那句话：统一场论，世界的毁灭者。

莫妮卡弯下腰靠在大卫身上，以便看清楚那条短讯的内容。看完后，她的呼吸立刻变得急促起来。她低声道："该死！这事情可太离谱了。"

大卫转过头看着她的眼睛，不管他的猜测是否有根据，现在他都必须把它提出来了。他问莫妮卡："你对爱因斯坦关于统一场论的那些研究论文知道多少？"

她向后退了一步，不解地问道："你说什么？爱因斯坦的学术论文？他们同这事又……"

"请容我一分钟。我所说的是，爱因斯坦曾经一直致力于研究一个场方程，它可以把引力理论和电磁学理论合二为一。你知道他研究过五维流形和后黎曼几何学。你对他这些方面的论文了解多少？"

她耸耸肩道："很少。那些东西早已经是历史的陈迹，同弦论毫不相干。"

大卫皱起了眉头。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他本来确实希望莫妮卡了解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可以帮助他分析眼前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他

说:“你怎么会这样说呢?它们同弦论绝对是有联系的。那么,你怎么看待爱因斯坦同卡鲁查的合作?他们俩是最先提出存在第五维度的人。而你呢,你的整个事业就是研究额外维度的!”

她失望地摇了摇头,那神情就像一个教授为一个无知的大学新生讲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一样无奈,他怎么就不明白呢!她解释道:“爱因斯坦试图创造的是一个经典理论,一个有着严谨因果关系的理论,而不是什么怪诞的量子不确定性。而弦论却是从量子力学中衍生出来的,把引力理论包含在其中的是量子理论,这同爱因斯坦的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大卫争辩道:“但是,他在后期的论文中显然采用了一种新的途径,试图把量子力学整合成一种更为普遍适用的理论。这样,量子理论将成为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经典理论构架中的一个特例。”

莫妮卡不以为然地挥挥手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到头来有结果吗?他的那些方法没有一个站得住脚;他后来的那些学术论文都是些垃圾。”

大卫已经涨红了脸,他不喜欢她说话的腔调。也许他确实不是莫妮卡那样的数学天才,但是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的。他坚持说:“爱因斯坦已经发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只是他有意没有发表而已。”

她歪着脑袋,用嘲弄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嘴角稍稍地翘起,道:“哦,真的吗?是不是有人给你送来了一份失传多年的手稿?”

“不,是克莱曼死前告诉我的。他说:‘博士先生成功了。’这就是他的原话。而且,这就是他今天晚上被谋杀的原因,就是他们所有人被谋杀的原因。”

莫妮卡听出了他话中的紧迫性,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她说道:“听着,大卫,你心情烦躁,我理解。但是,你所说的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是绝对不可能研究出一个统一场论的公式的,他当年所知道的只有引力和电磁力,一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物理学家们才懂得了弱核力,而又过了 10 年,他们才弄懂了强核力。在这四种最基本的力中,爱因斯坦有两种不懂,他怎么可能想得出一个万能的理论?这就好比做拼图游戏,图块少了一半,谁还能拼出完整的图形来!”

大卫想了想她提出的问题，接着说："但是，设计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他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与其说像拼图游戏，不如说更像填字游戏。只要你获得了足够的线索，就可以猜得出整个模式，然后，就可以逐一填上每一个空格。"

莫妮卡并没有被说服，大卫从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她认为这种想法简直是荒唐可笑。她说："那好，如果他真的研究出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为什么却不发表呢？这难道不是他终生的梦想吗？"

他点头表示同意。"是的，这确实是他的梦想。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仅仅几年之后，虽然爱因斯坦同实际研制原子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知道，是他的能量方程式揭示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E=mc^2$[①]，极其微小的铀原子可以释放出极其巨大的能量。他对此感到非常痛苦。他曾经说过：'如果我早知道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去当一个鞋匠。'"

"是啊，是啊，这些事情我以前都听说过。"

"那么，请仔细想一想，如果爱因斯坦确实发现了统一场论，他难道不担心同样的悲剧会再次发生吗？他很清楚，他必须事先充分考虑到这一发现的意义所在，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所以，我认为，他已经预见到这个理论将被用于军事目的，很可能因此制造出比原子弹更加糟糕的东西。"

"你指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比原子弹更糟糕？"

大卫无奈地摇摇头。这正是他整个论证环节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统一场论"，更不用说它可以创造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一些十分可怕的东西。因此，爱因斯坦才认为他不能发表这一理论。但同样，他又不能放弃它，因为他相信物理学可以揭示出上帝造人造物的真谛。他不可能简单地把这个理论抹掉，假装它根本没有出现过。所以，他把这个理论托付给了他的几个助手，很可能每个人只给了这个理论的一部分，并且要求他们保证它的安全。"

---

①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个理论真的如此可怕，他的助手将来也不能把它公之于众。”

“他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爱因斯坦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确实认为用不了几年，美国人和俄国人就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共同组成一个世界政府。到时候，战争将被法律所禁止，人人享有和平的生活。那么，他的助手们只需要等待这一天到来，然后再把这个理论公之于众。”说到这里，大卫突然眼睛一酸，几乎流下泪来，他自己也觉得意外。“结果，他们却苦苦地等待了一生。”

莫妮卡不无同情地看看他，沉默了一会儿，让他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是，她显然并不相信大卫所说的一切。她说：“大卫，作这样的假设确实非同寻常。而非同寻常的观点必须要有非同寻常的证据。”

大卫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说：“今晚我到医院看望克莱曼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组数字，并且说这是爱因斯坦交给他的密钥，现在他把它交给我。”

“哦，这很难……”

“不，这不是证据。证据就是从那一刻起所接连发生的一切事情。”

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他的遭遇：他在联邦调查局楼群里如何受到审问以及紧随其后的血腥杀戮。开始，她只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但是当他讲到灯灭之后走廊里枪声大作的时候，她无意识地抓住了睡衣的下摆，在手里紧紧地攥成一团。等他讲完了自己的故事，莫妮卡已经吓得不轻，那神情就如同他刚刚从自由街的停车场逃出来时一样的惊恐。她抓住他的肩膀，喃喃低语道：“我的天哪！什么人攻击了那个地方？是恐怖分子吗？”

“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我只看到了那些被打死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但是我敢肯定，他们就是杀害克莱曼、布歇和麦克唐纳的人。”

“你怎么知道是他们干的？照你说的情况看，联邦调查局和恐怖分子都在抢夺同样一个东西。也许，杀害他们的人正是联邦调查局自己。”

他摇头否定了她的推测，说：“不对，联邦调查局只会把他们抓去审问，

而不会杀害他们。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克莱曼、布歇和麦克唐纳三人中的某个人可能不慎泄露了秘密，使恐怖分子首先发现了统一理论的存在。所以，恐怖分子找上了门，逼迫他们交出这个理论，最终把他们折磨致死。但是，随着他们一个个相继死亡，美国情报部门才开始意识到一定有重大事件发生了。所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才会如此迅速地出现在医院里。很可能，他们已经开始对克莱曼进行监视。”

随着大卫对整个事件梗概的分析，他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他说的最后几句话在厨房的四壁间回荡着。大卫突然停下来，看看莫妮卡有什么样的反应。她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充满怀疑，只是还不能完全相信他的故事。她松开抓住他肩膀的手，再次低下头盯着她的电脑，显示屏上已经自动转到了屏幕保护程序，一个动画卡拉比-丘流形不断地翻滚着。她坚持道：“这还是难以让人信服，我的意思是，关于那些杀戮，你的分析可能是对的。恐怖分子找上克莱曼和其他两个人，可能确实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某个秘密项目。但是，我很难相信这个项目就是爱因斯坦的助手们保守了50年秘密的统一场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他点了点头，完全能够理解她对此事的怀疑态度。这不仅仅是意味着量子理论占了传统经典理论的上风，而且意味着她一生的付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大卫提出的观点，就等于说她和她那些研究弦论的科学家同行们在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含辛茹苦换来的诸多科学进展，来之不易的一切探究成果和杰出的理论创新，都是不着边际的白费工夫。一个在他们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死去的科学家，早就拿走了他们为之苦苦奋斗的最高荣誉——统一理论！说得好听一点儿，这种可能性确实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他把脸转向一边，思考着如何才能说服莫妮卡。他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观点，但是却没有非同寻常的证据，甚至可以说，他连最普通的证据也没有。他凝视着厨房空白的墙壁，突然有了主意。虽然这个想法并不会让莫妮卡感到释怀，而且实际上还会让她感到更加憎恶，连大卫自己的心里也怦怦直跳，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他转过脸看着莫妮卡，同时用手指着厨房的墙壁和橱柜，说道：“莫妮

卡，看看你周围，看看这间厨房。这里没有遭到损坏，没有涂鸦，也没有一个纳粹党的标志。”

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不明白他想说明什么问题：“是啊，这又怎么啦？”

他回答道：“为什么愚蠢的新泽西光头党成员捣毁了这所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却偏偏放过了这间厨房？这难道不是有点儿奇怪吗？”

“这同你要说明的问题没有……”

“莫妮卡，根本就没有什么光头党。有人把这个地方折腾得底朝天，是想找到爱因斯坦的那些笔记本。他们搜查了地板的下面，在后院里到处挖掘，敲开了墙上的石膏装饰板查看墙体的内部。然后，他们到处喷上纳粹党的标志，使它看起来就像一场蓄意的破坏行为。他们之所以没有碰这间厨房，那是因为它是在爱因斯坦去世以后才加上去的，因此他不可能把东西藏在这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没有破坏你的现代家具。”

莫妮卡不禁抬起了手，用纤细的手指捂住了自己的嘴。

大卫继续分析说：“如果让我来猜测，我认为是联邦调查局搜查了你的房子。如果是恐怖分子，他们不会耐心地等到你外出度周末的时候才偷偷地溜进来，而会直接把你杀死在睡梦中。而且，我估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并没有找到任何笔记本，这是因为爱因斯坦是何等聪明的人，他是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

莫妮卡的手虽然挡住了她的下半部分脸，但是大卫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她表情上的变化。刚开始，她的眼睛因为害怕和惊讶而瞪得越来越大，但是几秒钟后又眯缝起来，眉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垂直的皱痕。她的脸色铁青，怒火中烧。新纳粹的光头党分子已经够可恨的了，而联邦调查局特工居然会为了掩饰一场秘密行动，把纳粹党的标志喷绘在她的墙上？这可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邪恶行径。

突然，她放下手，再次抓住了大卫的肩膀，问道：“克莱曼给你的那一组数字是什么？”

在林肯隧道入口处的检查站前，两个警官命令西蒙摇下车窗玻璃，让一只专门搜寻炸弹的警犬伸进头来嗅了嗅。然而，西蒙早就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里冲洗掉了皮肤上所有 C-4 炸药的痕迹，更换了衣服，所以那只德国牧羊犬只是茫然地看着汽车的方向盘。西蒙出示了他的身份证件——一本伪造得相当逼真的纽约州驾驶执照。警官们一挥手，西蒙驾着车驶进了隧道。可以说，他根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顺利地跨过了哈得孙河。

5 分钟之后，他驶上了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沿着横跨在黑暗、潮湿的草园地上的宽阔堤道一路驶去。由于现在是凌晨 4 点，高速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而且州警都被派往各个桥梁和隧道口，协助纽约警察设卡盘查，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高速行驶。他以每小时 140 多公里的速度从纽瓦克机场旁呼啸而过，向西朝埃克森炼油厂的大片厂区方向驶去。

这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刻。黑暗中，依稀可见前方高高矗立着炼油厂的蒸馏塔。一根废气燃烧管喷着火焰，微弱而摇曳的火光就像一盏领航灯。西蒙从错综复杂的管道和巨大的储油罐旁驶过，眼前的路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黑暗，他甚至觉得，有那么几秒钟他就像在幽暗的水底里前行。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眼前只看见两张脸，那是他两个孩子的脸。但是，这两张脸并不是他存储在手机里的那两张令人欣慰的脸。在脑海里的这个画面上，谢尔盖和拉丽莎都没有微笑：谢尔盖紧闭着双眼躺在烂泥沟里，手臂上布满了又长又黑的烧伤，头发被鲜血凝结在一起；而拉丽莎却睁着大大的眼睛，她好像并没有死，正恐怖地注视着已经把她吞没的巨大火球。

西蒙猛地踩下油门，奔驰车加速向前驶去。很快，他来到 9 号出口，接着又冲上了南 1 号公路。再过 15 分钟，他将到达普林斯顿。

40 26 36 79 56 44 7800

大卫拿起铅笔，在一张笔记本纸上写下了那一组数字。他刚把那张

纸递给莫妮卡，就立刻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把那张纸再抢回来撕得粉碎。这16个数字让他不寒而栗，他想毁掉它们，埋葬它们，让它们彻底地消失。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那样做，因为这是他唯一的线索。

莫妮卡双手举着那张纸，仔细地审视每一个数字。她的目光从左至右扫视着，企图从中找出某种特殊的模式、数列或者几何数列。她脸上呈现出的表情，同当年在弦论大会上宣读那篇有关卡拉比-丘流形的论文时大卫所看到的表情一样，专注而凝重；那张脸，就像准备战斗的女神雅典娜。

她判断说："这些数字的排列看来并不是随机的，其中有三个0，三个4和三个6，但是出现两次的数字却只有一个，就是7。在这样一个长度的数字组合中，通常不该出现三个相同的数字多于两个相同的数字的情况。"

"这是不是打开某个电脑文件的密码？克莱曼用的是'密钥'这个词，这样推断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她仍然紧盯着手中的数字，回答道："长度是符合的，16位，而且每个数字又可以转换成4位数字密码。那就是64位，正好是一个加密密码的标准长度。但是，这种技术的关键在于，数字数列必须是随机的。"她不解地摇摇头。"如果是这样一个非随机的数列，要破解这个密码就太容易了。那么，克莱曼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根本就靠不住的密钥呢？"

"也许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密钥。也许它更相当于一种标示，用来帮助我们找到那个文件，而不是用它来打开文件。"

莫妮卡不置可否。她把纸拿得更近一些，好像她没有看清楚上面的数字。然后说道："你写下这个数字数列的方式很奇怪。"

"你指的是什么？"

她把手中的纸转了个方向，让他自己看，同时解释说："某些数字彼此挨得比较紧，每两个数字后的间隔要大一些，而最后几个数字之间的间隔却是一样的。"

他从她手中拿过纸看了看，她说的没错，前12个数字写成了两个一组。他刚才并没有有意这么写，但结果就是这样。他嘟囔道："哦，这确实很奇怪。"

"是不是克莱曼在告诉你的时候，强调过这种分组的特点？"

“不，不见得。”他闭上眼睛开始回忆，脑海中再次出现了克莱曼教授当时的情景：他坐在病床上，哽噎着吐出了最后几句话。大卫说：“当时，他的肺正在迅速衰竭，所以这些数字是喘息着说出来的，每次两个数字。所以，我现在才可以从记忆中清楚地看到这个数列的模样：一共是六个两位的数字和最后一个四位的数字。”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是有意这么做的？也许，克莱曼就是想让你意识到这些数字要照这样进行分组？”

“是啊，恐怕是这样。那么，这样一来会导致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莫妮卡一把抓过纸来放到厨房餐桌上，然后拿起一支铅笔，在前 12 个数字的每两位数字之间画了一条线。

40 | 26 | 36 | 79 | 56 | 44 | 7800

她立刻指出：“如果把它们这样分开，看上去就更不是随机的了。现在，我们先不考虑最后的四位数字，只看这些两位数的数字。六对中有五对在 26 至 60 的范围以内，只有一对在这个范围之外，是 79。这样的话，这种分组方式相当的紧凑。”

大卫再仔细看了看这些数字，在他看来它们仍然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他说：“我不懂这个。依我看，你好像是故意选出一些数字，然后再用它们编造出一种模式。”

她不快地皱起了眉毛，道：“告诉你，大卫，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从离子物理学实验中得到的数据点，所以只要存在某种模式，我是看得出来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些数字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进行了分组。”

他再一次盯着这组数字看了看，尝试着用莫妮卡的观点去理解它们。他想了想，好吧，这些数字这样分组后看上去确实都小于 60，但是，这会不会仅仅是一种巧合呢？在他的眼中，这些数字同纽约乐透彩票的中奖号码一样难以琢磨。虽然明明知道中奖的几率小得可怜，但是他不时也会去碰碰运气。如果把乐透彩票的中奖号码按照两个数字一组分开，大多数也在

60 以下，不过那完全是因为可供选择的最大数字是 59。

突然，他恍然大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说："是分和秒。"

莫妮卡好像并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仍然弓着腰研究着放在厨房餐桌上的那一串数字。

他稍微提高了嗓门再次对她说道："你看到的是分和秒，所以它们都不超过 60。"

她抬起头看着他，问道："你说什么？你是说这是某种计时范围吗？"

"不，不是时间，而是空间范围。"大卫又看了看那些数字，其含义已经不言自明，它们就像一朵已经完全绽放开来的花朵，六个花瓣完美地排列在一起。"它们是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第一个两位数指角度，第二个两位数指弧度的角分，第三个两位数指弧度的角秒。"

莫妮卡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头看看那些数字，接着脸上露出了微笑。大卫觉得，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了。她调侃道："好吧，斯威夫特博士。不妨一试。"

她立刻坐到电脑前面，开始敲击键盘，同时说："我现在把这些坐标输入'谷歌地图'，然后我们看看那是什么地方。"她打开谷歌地图的网页，键入那些数字。"我估计应该在北纬 40 度，而不是南纬。否则，就该跑到太平洋里去了。至于经度嘛，估计应该西经 79 度，而不是东经。"

大卫站在她身旁，可以看见手提电脑显示屏上出现了第一个图像，这是一张表面布满颗粒的卫星照片，上方有一幢呈"H"形的庞大建筑，下方是一串较小的建筑，形成一个"L"形，另外还有一些符号。这些建筑物太大了，不可能是住房，但是又不够高，因此也不可能是一般的办公塔楼。它们的位置并不在某条街道的格局之内，也不靠近任何公路，并且大多数建筑围绕着一个长方形的中庭，庭内有一些纵横交错的走道。大卫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校园，一个大学的校园。他问莫妮卡："这地方在哪里？"

"等等，我把街区地图调出来看看。"莫妮卡点击一下屏幕上的一个图标，标明各个建筑物和街道名称的地图立刻显示出来。"在匹兹堡。那些坐标所指示的地方就是这座建筑。"她用手指点了点屏幕上的一个地方，歪着脑袋读了读那座建筑上的标签。"这个地址是福布斯大道 5000 号，叫做

纽厄尔-西蒙大厅。”

大卫立刻记起了这个名字，他曾经参观过这座建筑。他告诉她：“那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学研究院，也就是阿米尔·古普塔工作的地方。”

莫妮卡再次敲击了几个键，找到了学院的网址。然后，她点击进入了教职员工名单的页面。“找找电话号码，”她一边解释，一边回过头看看大卫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以78开头的四位数分机号码。”

“古普塔的分机号码是多少？”

“他的个人分机号码是7832。不过，他是学院的院长，对吗？”

“是的，已经有10年了。”

“看看这个。院长办公室的分机号码是7800。”她大获全胜地笑着说道，“这就是克莱曼数列中的最后4个数字。”

她为他们的成功而兴奋不已，举起拳头挥向空中。但是，大卫却冷静地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教职员工名单。他说：“这里面有问题，这肯定不是这个信息的真正含义。”

莫妮卡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说的是什么呀？这绝对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爱因斯坦真的创造出了一个统一理论，他很可能也告诉了古普塔。克莱曼是要告诉你，去找古普塔，保住统一理论的安全。这很明显！”

“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个信息过于明显。人们都知道古普塔曾经同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联邦调查局知道，恐怖分子也知道。而在我的书里，有整整他妈的一个章节讲的都是这件事情。如果克莱曼想说的仅仅是这个问题，他又何必煞费苦心地设计出这么一个复杂的密码呢？”

她耸耸肩道：“该死！你问错人了。我怎么会知道克莱曼的脑子里想了些什么。也许，这就是他能够想出的最好的办法。”

“不对，我不相信。克莱曼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从餐桌上一把抓起那张写着16个数字的纸，说：“这个数列中一定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它。”

“那好，找出这个信息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得同古普塔谈谈。”

“我们不能给他打电话。我敢肯定，联邦调查局现在已经在监听他的

所有电话。”

莫妮卡关掉手提电脑，合上显示屏。然后对大卫说：“那么，我们就必须到匹兹堡去，当面问个清楚。”

她把手提电脑拿到厨房的操作台上，放进一个便携式皮革手提包中，再把拉链拉上。接着，她找出一个小旅行袋，又从厨房的橱柜和抽屉里拿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包括一个充电器、一把托茨牌雨伞、一个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和一盒斯耐克威尔曲奇，都一一装进了旅行袋里。大卫惊恐地看着她收拾行装，赶忙对她说：“你疯了吗？我们决不能就这样直接出现在古普塔的家门前！除非他们已经把他送到了关塔那摩，”或者说，除非恐怖分子已经把他折磨致死。“否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很可能已经把他的家严密监视起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接近他的身旁。”

莫妮卡拉上旅行袋的拉链，自信地回答说：“大卫，我们两个都是很聪明的人。我们会想出办法的。”她一只手提着旅行袋，一只手拿着手提电脑，径直走出了厨房。

大卫紧跟着她来到起居室里，道：“你等等！我们不能这么干！警察正在到处抓我！我能够从纽约逃出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她在毁坏的壁炉前停下脚步，把旅行袋放到地板上。然后从壁炉台上拿起左轮手枪，打开弹仓。眉毛之间又出现了那一道垂直的皱纹，紧闭的嘴唇形成了一条坚毅的直线。“你抬头看看，”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枪指着天花板上的两个红色的纳粹党标志和“黑鬼滚回老家去”的字样。“那些王八蛋闯进了我的家。这是我的家！明白吗？在我的墙上写下了这些狗屎。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忍气吞声，让他们逃之夭夭而不受到惩罚？”同时，她从壁炉台上抓起子弹，把它们一颗颗地装到弹仓里。“没门儿！我要追查到底，我要搞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我还要让那些王八蛋为此付出代价。”

大卫紧紧地盯着莫妮卡手中的手枪，从内心里讲他是不想看到枪的。他说：“你带着这把枪也无济于事，外面有几百个特工和几千个警察，你是不可能靠它杀出一条血路的。”

“这你不用操心，我并不想同任何人来一场枪战。我们要做的是一路

偷偷地溜过去，而不是愚蠢的蛮干。目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和我在一起，所以联邦调查局要找的不是我的车。你只要把你这张脸藏起来，我们就会平安无事。”她把最后一颗子弹塞进了弹仓，一抖手腕把弹仓关上。“现在，我要到楼上拿一些衣服。你要不要刮刮脸，我可以从基思的剃须盒里拿一把剃须刀来？”

他点点头。他根本无法同她继续争论下去了，她就像一股来自大自然的力量，不屈不挠、不可阻挡，整个时空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他关心地问：“你怎么跟基思说？”

莫妮卡一只手抓起两个袋子，另一只手拿着手枪，回答道：“我会给他留个便条，就说我们必须去参加一个会议什么的。”她走到门厅旁，开始上楼。“他不会太介意的。基思还有另外三个女朋友，不愁无处打发时间。这小子的精力充沛得让人吃惊。”

他又点了点头。这么说，她同基思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大卫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信息竟会让他感到如此宽慰。

西蒙正沿着亚历山大路疾驶，离爱因斯坦的故居只有 800 米远了。这时，他从后视镜上看到了连续的车灯闪光，发现一辆来自普林斯顿区警察局的蓝白相间的巡逻车正示意他停车。他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并骂了一句：“操他妈的！”这要是发生在一分钟前的 1 号公路上的话，他会猛踩油门疾驶而去。他驾驶的是一辆 SLK 32 AMG 型奔驰车[①]，美国车根本追不上他。但是现在，他是在当地的街道上行驶，很容易被警察拦截。他没有选择，只能靠边停车。

他在一段废弃马路的路肩上停了下来，前方 50 米外是县公园的入口。附近没有任何房屋和商店，街上也没有行驶的其他车辆。巡逻车在他车后 10 米处停了下来，依然开着前灯，静静地停在那里就再没有任何动静，这让西蒙十分恼火。巡逻车里的警察可能正通过无线电向他的上司报告西蒙

① 经奔驰公司旗下的 AMG 公司专业高性能改装的奔驰小型跑车，动力强劲。

这辆车的特征。过了大约半分钟，一个身穿蓝色制服、体格强壮的男人终于从警车里走下来。西蒙调整了一下侧视镜的角度，以便看清楚这个警察的模样。这个人很年轻，最多25岁。手臂和肩膀上的肌肉很发达，但腰腹部已经有些肥胖，大概值勤的时候总是坐在车里，专门守候喜欢酒后开车的疯狂大学生自投罗网。

看到警察已经接近，西蒙摇下了奔驰车的车窗。年轻警察把双手放在驾驶座一边的车门上，把头伸进车内说道："先生，你知道刚才你的速度是多少吗？"

西蒙回答说："每小时143公里，上下差不了多少。"

警察生气地皱起了眉毛，道："这可不是闹着玩。你这样会撞死人的。把你的驾驶执照和牌照登记书给我。"

"没问题。"西蒙把手伸进口袋里。他有一本伪造的驾驶执照，但是没有牌照登记书，因为这辆奔驰车是他两天前从康涅狄格州的一家汽车经销商那里偷来的。因此，他的手没有去拿皮夹子，而是直接拔出了他的"乌齐"冲锋枪，顶着警察的前额开了一枪。

警察应声向后倒下。西蒙发动奔驰车，呼啸而去。用不了几分钟，某个骑着摩托车路过此地的人就会发现尸体，半小时之内普林斯顿的警察就会开始搜寻他这辆车。不过，那时已经无所谓了，他并不打算在城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基思正在做梦，跟莫妮卡的轻型巡洋舰有关。她开车来到修理厂，说是引擎过热。但是，当他打开引擎盖后却发现，引擎早就不翼而飞，而那个叫大卫·斯威夫特的家伙却弓身躺在原来引擎的位置上。基思转过身，想问问莫妮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她顽皮地绕到了他的身后。

他感觉到一只手放到了他的肩上。这可不是梦，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只手。这只手抓住他的肩膀，温柔地把他面朝上翻过身来。他估计，一定是莫妮卡终于回来睡觉了，也许还想同他亲热一番。她可是一个做爱的好

手,只是需求过于旺盛。他仍然闭着眼睛,嘟囔着说:“哦,莫,我跟你说过了,明天我必须早起。”

“你不是大卫·斯威夫特。”

陌生人的声音立刻使他清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只看见一个秃顶的脑袋和粗壮的脖子的轮廓。这时,这个人的手已经迅速移动到了他的脖子上并使劲往下压,把他死死地钉在了床上。他问基思:“他们在哪儿?他们跑到哪里去了?”

来人紧扣五指,卡住了他的喉咙。基思无助地躺在床上,根本不敢动弹;极度的恐惧使他完全不敢反抗。他哽咽着回答道:“楼下!他们就在楼下!”

“不对,楼下没有人。”

黑暗中,基思听到了衣服发出的沙沙声音,紧接着眼前迅速闪过一道寒光。那是一片长长的笔直的刀刃,黎明微弱的晨曦透过卧室窗户照进来,在刀锋上反射出淡蓝色的光泽。

“那好吧,朋友,”来人对基思说道,“我们现在好好地谈谈。”

第6章

在纽约联邦广场联邦调查局办公楼的一间审讯室里，凯伦焦躁不安地来回兜着圈子。她先走到那一扇从外面锁上的钢制门前，然后再沿着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镜子前走过。她估计，这很可能就是那种特制的单向镜子，特工们可以从另一面看到室内审讯的情况。最后，又从一个蓝黄双色的标志前走过。标志上有一只鹰的图案和一行文字："联邦调查局——保卫美国。"审讯室的正中间放着一张金属桌子，四周摆放着几把椅子。但是，凯伦现在的心情十分烦躁，哪里坐得下来。她已经绕着这个房间转了至少50圈了，害怕、愤怒和疲劳已经使她感到头昏目眩。而且，特工们已经把乔纳从她身边带走了。

到凌晨5点钟的时候，她听到门外的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把钥匙插进了门锁，不一会儿，那个逮捕她的特工开门走了进来。这个家伙身材高大，金发碧眼，浑身上下肌肉发达。他仍然穿着丑陋的灰色西装，肩挎式枪套从夹克衫下突起。她仍然记得他的名字：布洛克特工，就是这个混蛋亲手给一个7岁的孩子带上了手铐。她立刻向他冲过去质问道："我儿子在哪儿？我要见我的儿子！"

布洛克马上伸出双手，像是要抓住她。他瞪着一双冷酷的蓝眼睛，下巴上还留着一道凸起的伤痕，急忙道："哇，慢着！你儿子没事儿，正在大厅

另一头的房间里睡觉呢。”

凯伦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当时几个特工把乔纳从她怀里拖走时，孩子就像神话中号丧的女妖似的疯狂号叫。所以她吼道：“带我去他那儿！我现在就要见到他！”

她试图绕过布洛克直奔门口，但是他侧身一步，挡住了她的去路，并且说：“嘿，我说了慢着！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你的儿子，但是，我要先问你几个问题。”

“你给我听着，我是律师，明白吗？我虽然不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律师，但是我也很清楚，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你们不能提不出任何指控就把我们扣留在这里。”

布洛克扮了一个鬼脸，显然根本没有把律师放在心上。他挖苦道：“如果你需要指控，我们可以随时准备几个。你觉得，‘忽视儿童罪’怎么样？够合法了吗？”

“什么？你怎么胡说八道？”

“我说的是你前夫吸毒成瘾。他哪来的钱买毒品，不就是靠向哥伦比亚大学里他的学生兜售海洛因赚来的吗？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先到学校里接你的儿子，然后再到中央公园从事毒品交易。”

凯伦惊讶不已，直愣愣地瞪着他看。这是她有生以来所听到过的最为荒唐的事情。她反驳说：“这是胡说八道！他们在公园里所干的最坏的事情，也不过玩玩‘超级喷水枪’而已！”

“我们有监视录像为证，整个交易过程都在上面。根据我们的情报，斯威夫特从事这个行当已经有好几年了。”

“上帝啊！如果大卫在公园里卖毒品，我不会不知道！”

布洛克耸耸肩道：“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家事法庭将要对你进行调查，看看你是不是也参与其中了。在此期间，你的儿子将由他们来监管。”

凯伦摇摇头，布洛克肯定是在造谣。她是企业律师，靠从事公司合并的谈判而生存，所以，每当对方搞讹诈的时候，她通常总能判断出来。于是她说道：“那好吧，把证据拿出来；把监视录像放给我看。”

布洛克挑衅地向前迈进一步说:“你放心,在今天晚上的新闻里你就可以看到。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前夫想把他的生意做大些,所以他开始与‘拉丁国王帮’合作。我想,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团伙吧?”

凯伦怒目斜视着布洛克,说道:“你是说,大卫同那帮西班牙裔的黑帮鬼混在一起吗?”

“‘拉丁国王帮’控制着上曼哈顿地区的所有毒品生意。就在昨天晚上,他们还杀害了我们的六个特工。其中三人是扮成毒品贩子向斯威夫特买毒品的时候被开枪打死的,另外三个人是我们监视小组的成员。”

凯伦厌恶地哼了一声,任何一个认识大卫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故事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然而,问题是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编造出如此龌龊的故事?他们企图掩盖的东西到底又是什么?她转身离开布洛克,走到金属桌子前,拿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她道:“好吧,布洛克特工,就算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你们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

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说:“我们需要同你前夫有联系的所有人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住在新泽西州的人的情况。”

“新泽西州?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卫现在藏在新泽西州?”

布洛克的脸立刻阴沉下来,道:“由我来提问,好吗?我们已经得到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的名单,现在正在搜集他的朋友、熟人等的情况。”

“我并不是你们最理想的询问对象。我和大卫离婚已经两年多了。”

“不,你肯定是最佳的人选。你看,斯威夫特现在是一个在逃犯,他很可能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帮助他的朋友,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我想,你懂我的意思。”他歪着脑袋,眼睛里流露出心照不宣的神情。“他在新泽西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凯伦再次摇了摇头。心中不禁想到,布洛克居然企图利用她的嫉妒心理,这些人真是可悲啊!她断然说道:“我对此一无所知。”

“快说吧。你难道对他的感情生活都不了解吗?”

“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

“那么,离婚以前的情况呢?大卫难道就没有偶尔同什么人鬼混过?

比如，半夜三更的悄悄跑到乔治·华盛顿大桥的那一头去？”

她看着他的眼睛，回答道：“没有。”

布洛克站在凯伦的椅子前面，把一只手放在桌子边沿上，弯下腰，把脸凑到离她几寸远的地方，说：“凯伦，你可不太合作啊。你还想见到你的儿子吗？”

她感到胃里一阵抽搐，愤怒地问道：“你想威胁我？”

“不、不，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忘了家事法庭的问题。除非我们向他们提供一份对你有利的报告，否则他们就要指定别人来监护你的儿子。你并不想失去他，对吗？”

布洛克的脸近在咫尺，凯伦已经清晰地闻到了他使用的漱口剂的味道，一种让人恶心的荷兰薄荷的气味。有那么几秒钟，她几乎就要呕吐起来。于是，她把椅子往后一推，迅速站起身来，一把将布洛克推到一边，向审讯室另一头的单向镜子冲过去。她想看穿这道玻璃墙，但还是只看到了她自己的形象。她冲着镜子大声喊道：“够了，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你们他妈的搞清楚了没有，知道我们是谁吗？”

她从镜子中看到布洛克向她走了过来，他对她说：“那后面没有人，凯伦。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

她用食指指着镜子说：“阿莫利·范·克利夫，这个名字难道听起来不耳熟吗？司法部里一半的律师他都认识。只要我告诉他你们对我做的这些事情，他会不高兴的。”

布洛克就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好了，你已经闹够了。最好还是……”

“把这个混蛋从我面前弄走！”凯伦一边叫喊一边用手指着身后的布洛克，眼睛却仍然盯着镜子。“我数到10，如果这个家伙还待在这儿，阿莫利是不会饶过你们的。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他会找司法部的朋友控告你们，让你们统统进监狱！”

审讯室里一片寂静，时间持续了大约5秒钟。就连布洛克也闭上了嘴，静静地等待着凯伦进一步的威胁。接着，凯伦又听到了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年纪不小的女人走了进来。她身穿一件白色的女衬

衫，戴着一副老花镜，不痛不痒地问道："亲爱的，你还好吗？我听到有人大喊大叫，以为……"

凯伦猛地转过身来，冲她喊道："少说废话！带我去见我的儿子！"

大卫睡醒了，此时他正躺在莫妮卡的雪佛兰轻型巡洋舰的副驾驶座上，车座的后背摇了下来，成了他的躺椅。他还处在睡意蒙眬的状态中，也不知道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他透过挡风玻璃向外张望，汽车正行驶在一条州际公路上，窗外一片葱郁繁茂的景色；地势起伏不平，在晨曦的照耀下，树木和草地显得那么青翠欲滴；一群棕色的奶牛在一片开阔的山坡草地上悠闲地吃草，不远处是一座鲜红色的谷仓和一片刚刚耕耘过的土地。美丽景色让人心旷神怡。他静静地望着那些安详而似乎静止不动的牛群，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后来，他感觉到后腰有些隐隐作痛。毫无疑问，这都是昨天晚上一夜奔波所造成的。他想起来了为什么自己会坐在这辆车里，在乡间公路上飞速地行驶。

这种斗式坐椅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他挪动了一下身子。莫妮卡两眼平视前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正在一个装着斯耐克威尔香草奶油曲奇的纸盒里摸索。离开家之前，她换上了一身白色的农夫女衬衫和卡其布的短裤。她戴着一副耳机，腿上放着音乐播放器，头随着音乐轻轻地前后摇晃着。她并没有立刻发现大卫已经醒来。他从眼角静静地观察了她几秒钟，欣赏着她漂亮的脖子和可可色的长腿。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偷窥的变态狂，于是打了个哈欠引起她的注意。轻型巡洋舰内的空间比较狭小，他伸出双臂勉强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

莫妮卡转过头看着他，说："你终于醒了！你睡了整整 3 个小时。"她取下耳机，大卫听到了说唱音乐刺耳的声音，她随即关掉了播放器。然后，她把那盒斯耐克威尔香草奶油曲奇递到他面前，说："想不想吃一点儿早餐？"

"想，太想了。谢谢！"大卫发现自己确实已经饥肠辘辘，立刻接过纸盒。他拿出两块曲奇饼干塞进嘴里，紧接着又抓起了三块，一边嚼一边问：

“我们到哪儿啦?”

“美丽的西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离匹兹堡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了。”

大卫看看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现在是 8 点 47 分,道:“你可是花了不少时间哪。”

她嘲笑道:“你有毛病吧? 如果像我平常那样开车的话,我们早就到达目的地了。我一直保持在每小时 110 公里以下,就是怕什么地方会碰上州警察。”

大卫点点头表示赞赏:“高明。他们手里很可能已经拿到了我的照片。”说着,他又从盒子里拿出两块斯耐克威尔香草奶油曲奇饼干。然后,再转过头看着莫妮卡,这才突然发现她的眼睛下面已经有了眼袋。“我说,你肯定很累了,要不要我来开一会儿?”

她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不用,我很好。我并不累。”

她用双手握着方向盘,好像是要证明给他看她所言不虚。很明显,她并不想让他碰她的车。他想,那好吧,我能够理解。再说,她这辆轻型巡洋舰确实也让人爱不释手。不过,他还是又一次问道:“你肯定不累吗?”

“是的,真的没事儿。我特别喜欢长途驾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正是我思考问题的最佳时刻。你知道我最近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吗? 叫做《非紧致额外维度之重力效应》。那篇论文,就是我在一个周末开车到华盛顿特区的路上想出来的。”

他想起来了,她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华盛顿特区安那克斯底亚地区。她父亲被人谋杀了,母亲吸食海洛因成瘾。大卫很想问问她,那里还有没有她的家人,但是想一想又作罢了。他转而问道:“那么,你现在正在思考什么问题? 我是说,在我醒来之前你在想什么?”

“我在思考隐变数的问题。你也许对这方面还比较熟悉。”

大卫停止吃东西,把斯耐克威尔曲奇放到一边。隐变数是爱因斯坦寻求统一理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相信在亚原子粒子奇怪的量子特征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潜在的规则。微观世界之所以看起来杂乱无章,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得见隐变数,它们才是宇宙最微小的蓝图。他问道:“这么说,你是在思考爱因斯坦是如何创造出统一理论

的?”

她皱起眉头说:“我还是觉得无法想象。量子理论同经典理论体系根本就不相容。这就像非要把方形的木桩塞进一个圆孔里。这两个体系的数学方法都是完全不同的。”

大卫尽量回忆自己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书中是否写过有关隐变数的问题。他说:“说到数学方面的问题,我就爱莫能助了。但是,爱因斯坦强烈地感觉到,量子力学还不完善。他多次在信里和学术报告中把它比做掷骰子。量子力学无法确切地告诉你一个放射性原子什么时候衰减,也无法准确地确定喷射出的粒子的最终归属。量子力学所能告诉你的仅仅是各种可能性,因此,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

“是啊,是啊,我知道。他总说‘上帝从来不同宇宙掷骰子’。”她翻了翻眼睛。“要我说,爱因斯坦这么讲是过于自负了。他凭什么认为上帝会听他的?”

“但是,我们以此类推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卫刚刚想起了他书中的一段话。“当你掷出两个骰子以后,从表面上看,所得到的两个数字是随机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能够精确地控制所有隐变数,比如掷骰子的力度,骰子掷出后的轨迹,房间里空气的压力等等,那么,你就可以每次都得到7。只要你真正懂得了这一系列问题的奥妙所在,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爱因斯坦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基本粒子。如果你能够找出把量子力学和经典理论联接起来的隐变数,你也就能够真正了解基本粒子了。”

莫妮卡仍然摇头不同意,说:“从道理上讲,这没有错。但是请相信我,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她一只手离开方向盘,指着他们前方的乡间景色,说道:“看见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吗?这就像一个经典的场理论,比如相对论,美丽而井然有序。漂亮而平滑的山丘和谷地,展示出时空的曲率。当你看到一头牛从草地上走过的时候,你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出半小时以后这头牛所在的位置。而量子理论呢?就好像纽约南布朗克斯区那些最污秽、最恐怖的街区一样,各种意想不到的荒唐事情都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或者从墙里钻出来的一样。”她用手在空中飞快地画出

许多之字形状，说明量子理论的荒诞不经。“简单地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你不可能在一片美丽祥和的玉米地里神奇地变出南布朗克斯来。”

莫妮卡把手伸进斯耐克威尔曲奇盒子里，取出一块曲奇饼干，一边嚼一边看着前方的路。大卫看得出来，虽然她刚才明确表示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但是她仍然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他突然意识到，她执意前往匹兹堡是有多重原因的。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她的主要动机是仇恨，因为她痛恨联邦调查局特工闯进了她的家。现在，他开始怀疑这并不是驱使她行动的唯一动力，她同样渴望了解统一理论。即使她既不能发表也不能告诉任何在世的人有关这一理论的任何信息，但是她仍然渴望了解它。

而大卫自己也有同样的渴求。昨天晚上的一幕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道：“克莱曼教授昨天晚上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研究生院时写的那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

“是你和克莱曼共同撰写的那篇吗？”

“就是那篇，《二维时空中的广义相对论》。他是在给我那个数列之前提到这件事的。他还说，我已经十分接近真理了。”

莫妮卡扬起了一边的眉毛，说：“但是，那一篇论文并没有提出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宇宙模型，对吗？”

“确实没有。我们当时研究的不过是‘平面国’[①]，一个只有二维空间的宇宙。由于不涉及三维空间，在数学问题上就要简单得多。”

“你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看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们发现，二维空间的物质彼此之间不会产生引力，而它们确实能够改变周围空间的形状。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二维空间的黑洞的模型。”

她迷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问：“你们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大卫很清楚她迷惑不解的原因。在三维空间中，巨型星球在自身巨大的引力下坍塌，从而形成黑洞。而在二维空间条件下，由于没有引力，也就

---

① 《平面国》是英国作家埃德温·艾伯特的著名幻想小说。在这个国度里只有长和宽两个维度，就像一张纸。平面国的人都是一些几何图形——圆的、方的、三角形的，有的人就是一条线甚至一个点。

不会引起坍塌进而形成黑洞。他解释说:“我们设计出一种模式,让两个粒子相撞而形成黑洞。相当复杂,所以我也记不清楚所有的细节。不过,你可以从网上找到这篇论文。”

莫妮卡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一根手指下意识地敲打着方向盘。然后说:“太有意思了。还记得刚才我对经典理论的描述吗,漂亮而平滑?其实,黑洞是一大例外。关于黑洞的物理学同样让人发疯。”

汽车沿着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公路疾驶,莫妮卡沉默不语。大卫看到路旁的指示牌上写着:“匹兹堡:69 公里。”他立刻意识到他们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不禁开始焦虑起来。现在,他们不能再研究爱因斯坦的统一理论了,而应该好好想一想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接近阿米尔·古普塔。联邦调查局可能已经把机器人学研究院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任何接近纽厄尔-西蒙大厅的人都会被监视。而且,即使大卫和莫妮卡设法穿过了他们的警戒线,下一步又该怎么做呢?警告古普塔他有危险,然后说服他离开这个国家吗?或者设法把他偷偷地送出国境,送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某个联邦调查局和恐怖分子都找不到的地方?这样做难度太大了,大卫甚至没有勇气去制订这样的计划。

又过了一会儿,莫妮卡停止了沉思,向他转过头来。大卫以为她还要对自己那篇“平面国”论文提出另一个问题,不料她却问道:“你结婚了,是吗?”

她本来想保持一种就事论事的口气,但是却并没有能够骗过大卫的耳朵。他听出她的声音中有一丝犹豫。他反问道:“你怎么会这样想?”

她耸耸肩道:“我读你那本书的时候,看到上面写着献给一个叫做凯伦的人。我猜她肯定是你的妻子。”

她的脸看上去没有任何表情,好像一副丝毫不感兴趣的模样,但是大卫还是看穿了她的把戏。记住一本书扉页上所写的献给某人的名字,这分明是不寻常的。很显然,自从 20 年前他们俩一起度过那个夜晚以后,莫妮卡对他一直抱有一种健康的好奇心。也许,她同他一样希望了解他,也在谷歌搜索引擎上多次查找过他的情况。他回答说:“我和凯伦已经离婚。我们是两年前离的。”

她点了点头，脸上仍然毫无表情。“她知道这件事吗？我是说，她是否知道你昨天晚上的遭遇？”

“不知道。自从在医院里见过克莱曼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我现在又不能给她打电话，因为联邦调查局会追踪我的电话。”一想到凯伦和乔纳，他再一次感到焦虑不安。“我只希望该死的联邦特工不要去骚扰他们。”

“他们？”

“我们俩有一个儿子，7 岁了，名字叫乔纳。”

莫妮卡微笑起来，从特意表现出的漠不关心到微笑，看起来多少有些勉强。而大卫却再次惊讶地发现她是那么的美丽。她说：“多好啊！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这个嘛，他喜欢科学，这很自然。他正在研究一种宇宙飞船，据说速度比光速还要快！不过，他也喜欢棒球和《口袋妖怪》游戏，还总是胡闹。你真该看看他昨天在公园里拿着‘超级喷水枪’的……”一想起那把超级喷水枪的遭遇，大卫突然不说话了。

莫妮卡等待了几秒钟，虽然眼睛仍然看着前方的路，但是显然正期待着他继续讲下去。然后，她转过脸看看他，脸上也没有了笑意。她问道：“怎么啦？”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觉得胸口堵得慌。他低声说道：“上帝啊！我们怎么才能渡过这个难关啊？”

她咬住自己的下唇，向大卫俯过身来，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继续观察着路面的情况，一边伸出一只手轻轻放到大卫的膝盖上，安慰道：“他们会没事儿的，大卫。我们一步步地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古普塔，同他好好谈谈。然后，我们再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她一边安慰他，一边用长长的手指敲敲他的膝盖并轻轻地捏了他一下，希望他放下心来。然后她回过头去，重新把注意力放到前方的公路上。虽然她的姿态并不能丝毫减轻他的恐惧，但是他心里却十分感激。

过了一会儿，莫妮卡指着另一个指示牌让他看，上面写着：“新斯坦顿服务区，2 公里。”

她说:“我们快没有油了,就在这里休息一下。”

汽车徐徐驶进服务区,大卫警惕地观察着是否有州警察的身影。谢天谢地,在壳牌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前并没有看到巡逻车。莫妮卡把车开到自助加油机前停下,给她的轻型巡洋舰加满了壳牌高级汽油。大卫压低身体,静静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接着,她回到车上,开着车经过一幢大型建筑,驶进了服务区的停车场。这幢建筑里有一家汉堡王快餐店、一家内森热狗店和一家星巴克咖啡店。

她对他说:“我并不想把事情复杂化,但是我得撒尿。你呢?”

大卫扫视了一下停车场,没有看到警车。但是,会不会有个警察正好被安排到这幢建筑物里,而且就站在男士盥洗间的外面呢?当然,这种几率并不高,但是仍然存在着风险。他回答说:“我还是留在车上。我可以尿到一个杯子或其他容器里。”

她盯了他一眼,警告道:“你可要当心,千万别尿到我的汽车坐椅上。”

她把车开到停车场一角的一片空地上停下来,离最近的汽车大约 9 至 10 米远。大卫递给她两张 20 美元的钞票,说:“顺便帮我买一些吃的东西,好吗?来点儿三明治、水和炸薯条什么的。”

“你是说,斯耐克威尔的曲奇饼你都吃腻了?”她笑着打开车门,向快餐店走去。

莫妮卡走后,大卫立刻意识到他自己也已经非常需要小便。他在车内到处寻找可用的容器,把手伸到坐椅下摸索,希望找到一个空饮料瓶或者丢弃的咖啡杯。但是,他的运气不佳,这辆车非常干净,没有丢弃的垃圾物品,仪表盘旁边的小储物箱也干干净净。他想,看来只能等莫妮卡买来瓶装水,喝掉一瓶,再把它用来盛小便。不过,当着莫妮卡的面往这么个瓶子里撒尿,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无奈之下,他抬头朝停车场四处张望,发现大约 15 米外有一块长满青草的野餐区,紧挨着一片茂密的树林。在野餐区中的一张桌子旁,一家人正吃着从汉堡王买来的早餐三明治。不过,看来他们即将离开了。那位年轻的母亲正冲着孩子们大喊大叫,要他们把扔在地上的垃圾捡起来,父亲已经把车钥匙拿在手里,不耐烦地站在一旁。

几分钟后,一家人离开野餐区向他们的厢式旅行车走去,大卫立即跨

出了轻型巡洋舰的车门。他一边向野餐区走过去，一边不时回过头观察着身后左右两侧的动静。在他的视野中只有一个老人，正沿着停车场的边沿遛着一只腊肠狗。大卫穿过摆放在野餐区里的桌子，来到树林里最大的一棵树的后面，拉开了裤子的拉链。解完手以后，他立即向轻型巡洋舰走去，浑身上下轻松了许多。但是，就在他走出野餐区的草地、踏上柏油路面的一瞬间，遛狗的老人突然径直向他冲了过来，同时大声喊道："喂，就是你！"

大卫吓得不轻，呆呆地站在那儿不敢动弹。他立刻想到了这是一个便衣警察，但当来人靠近以后，大卫发现他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头儿。他的嘴唇上沾满了唾沫，粉红色的脸就像葡萄干一样布满了皱纹。他手里拿着一卷报纸，指着大卫的胸膛怒吼道："我看到你干的好事了！你难道不知道那里边有洗手间吗？"

大卫觉得既可气又好笑，他冲老绅士笑笑说："对不起。你看，只是因为情况紧急。"

"恶心！真是恶心死了！你应该……"

突然，老人停止了呵斥，两个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卫，然后略微歪着头斜视着他，接着他迅速打开手中的报纸看了看。老人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愣愣地站在原地，耷拉着嘴，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蜡黄牙齿。他突然猛地转过身，拼命拽着那条腊肠狗，一路狂奔而去。

与此同时，大卫听到了莫妮卡的大声呼喊："快回来！"她已经站在轻型巡洋舰旁边，手上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他立刻拔腿向莫妮卡跑去，她一扬手把袋子扔进车里，迅速地坐到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快！快！快上车！"

大卫刚刚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轻型巡洋舰便启动了。莫妮卡紧紧踩着油门，引擎发出急促的轰鸣声，几秒钟后他们已经离开服务区，来到了进入高速公路的坡道上。她大叫道："我的上帝啊！你干吗要跟那个老头儿说话？"

大卫害怕得浑身发抖。那个老人认出了他。

莫妮卡把油门踩到底，速度计的指针一路攀升到了接近每小时 145 公里的位置，轻型巡洋舰沿着高速公路疾驶而去。她道："下一个出口最好不

要太远,我们必须在你那个朋友通知警察之前离开这条路。”

遛狗老人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大卫的脑海里,这时他才意识到,是那一卷报纸让老人认出了他。

莫妮卡好像也感觉到了他的思路,把手伸进放在两人之间的塑料袋,从里面抽出了一份《匹兹堡邮报》。她把报纸递给他,说:“我在星巴克旁边的报摊上看到的。”

大卫在头版的最上面看到了那篇报道,标题是“纽约缉毒行动,六名特工被杀”,下面的副标题是“警察搜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大标题上方,赫然登着大卫的黑白照片,正是原来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护封勒口上的那一张。

西蒙站在新泽西州的华盛顿渡河村州立公园一个废弃的停车场上,身体斜靠在一辆鲜黄色的法拉利跑车上,居高临下遥望着特拉华河静静的流水。

这是一辆法拉利 575 马拉内罗豪华跑车,是他从普林斯顿汽车修理厂的车库里偷来的。他在莫妮卡·雷诺兹家里抓到了这家修理厂的一个汽车修理工,名叫基思,并从他那儿知道了车钥匙存放的地方。这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帮助,由于不久前同普林斯顿区警察局的那个警察不期而遇,他不得不扔掉了原来那辆奔驰车。如果基思能够再告诉他大卫·斯威夫特和莫妮卡·雷诺兹的去向,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只可惜,从西蒙剁掉这个年轻机械师的 3 根手指直到切开他的肚子,他都坚持说他一无所知。

西蒙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得到的全部信息,只有莫妮卡留在厨房操作台上的那张便条。他从衣袋里摸出那张折叠起来的便条,再次仔细地看了看,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便条上写着:

基思:对不起,我和大卫必须赶路。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情况,

我们必须搞清楚。回来后,我会给你打电话。

又:冰箱里有橙汁,面包篮子里有面包圈。别忘了锁门。

便条的最后几行字上印着一个大拇指的血印,是他拿起这张便条时留下的。离开之前,他顺手带走了面包圈。基思已经吃过他最后的晚餐了。

西蒙把便条重新放进衣袋里,看看表:9 点 25 分。已经快到他每天同客户联系的时间了。那个叫亨利·科布的人每天上午 9 点 30 分都会准时打来电话,询问行动的最新进展情况。几乎可以肯定,“亨利·科布”是一个假名字。西蒙从来没有当面见过此人,他们是用亨利自己设计的各种语言代码,通过电话敲定这个合约的。但是从他说话的口音判断,他的真实名字很可能是阿卜杜拉或者穆罕默德。虽然西蒙至今仍然无法猜出这个人的国籍,但他的老家肯定在从开罗到卡拉奇之间的某个地方。西蒙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多年来在车臣杀死过许多从那一带过来的叛乱分子。令他惊奇的是,竟然会有一个这样的组织雇佣了他,尽管他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感。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人根本不会在乎雇佣对象对他们的态度,只要能够找到真正的高手就行。而车臣叛乱分子可以作证,他的追踪记录可是响当当的。

不论亨利所在的组织具有什么性质、来自哪个国家,有一件事情是明白无误的:这些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为了帮助西蒙完成这次任务,亨利给他送来了整整一箱子关于粒子物理学和广义相对论的教材,这还不包括几十期《物理评论》和《天体物理学杂志》。更重要的是,亨利已经预先给他电汇了 20 万美元,作为这次任务的开销,并且承诺事成之后再向他支付 100 万美元的报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西蒙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会十分乐意地免费接受这个任务。直到一个星期之前,当西蒙闯进雅克·布歇在普罗旺斯的乡间别墅之后,他才真正认识到了亨利所追逐的目标的全部内涵。当时,这位法国物理学家正躺在浴缸里洗澡,西蒙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除了弄得到处是水之外,老人并没有反抗多久便说出了真相。不幸的是,布歇所知道的仅仅是“统一场论”的片断而已,但是,他却

详细地向西蒙介绍了滥用这些公式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很显然,布歇以为西蒙会因此感到恐惧,从而就此罢手,彻底放弃这次行动。结果恰恰相反,西蒙感到喜不自禁。他这是撞了大运了,没有想到他的客户竟然同他本人有着完全相同的需求。他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在胸膛中激荡,于是不停地拷问布歇,直到老人失魂落魄地蜷缩在浴缸里,浑身发抖。这时,他才一刀割开了这位著名物理学家的手腕,眼看着老人的鲜血喷涌而出,在浴缸中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云团。

9点29分,西蒙伸手拿出他的手机,打开来,等待着亨利的呼叫。谢尔盖和拉丽莎再次出现在手机显示屏上,微笑中充满期盼的神情。西蒙轻声说道:孩子们,耐心一点,你们现在不会等待太久了。

9点30分整,电话铃声响了。西蒙把电话拿到耳旁,说道:“喂,我是乔治·奥斯蒙德。”这是他用的假名。

“早上好,乔治。又一次跟你通话,可真好。”还是带着同样中东地区的口音,同样地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请告诉我,昨晚的比赛结果如何?”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亨利使用的大多数代码来自棒球用语。尽管他们这种隐晦的谈话有时近乎荒诞,但是西蒙不得不承认,谨慎的防范是十分必要的。自从“9·11”事件以来,任何电话都不再安全;你必须得相信政府对所有的电话都在进行监听。他回答说:“那场球多少有些让人失望。到头来,谁也没有得分。”

亨利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显然很不满意。他问:“那个投手的表现怎么样?”“投手”就是克莱曼的代名词。

“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捞着。恐怕这一个赛季都见不到他了。”

更长时间的沉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都是扬基队插手的结果。你可以看看今天的报纸。其实,那些记者并没有了解到真实的细节,他们又想把这件事说成是一桩毒品丑闻。”

这一次,沉默足足持续了半分钟之久。西蒙心里想象着这位客户现在的模样:身着白色阿拉伯长袍,手中愤怒地攥着一串珠子。他终于说道:“这很让我生气,我一直指望这个投手发挥作用。没有他,我们怎么才能取胜?”

“不用担心，我手里掌握着另外一个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很有发展前途。我认为，他以前肯定同这个投手一起打过球。”

“我以前听说过这个球员吗？”

“报纸上也提到他了。是一个大学队的球员。我相信，他拥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目前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就同他联系上了，谁知道他突然出城去了。”

亨利颇为不满地嘟囔了一声，很显然，这是个性情十分急躁的客户，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像他这一类人都是相当有耐心的。他接着说：“这样的结果是我不能接受的。我给了你如此高的薪水，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局。”

西蒙不由得怒火中烧，他对自己的专业能力从来都是非常自豪的。他回答说：“冷静。你的钱不会白花的 。我知道一个人，他可以帮助我找到这个投手。”

“他是谁？”

“扬基队方面的代理人。”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但是这次有所不同，是在考虑，深沉而仔细的思考。这位客户问道：“扬基队方面的人？你在他们那儿有朋友？”

“仅仅是业务关系而已。你看，扬基队早晚会找到他的。只要他们一得知他的下落，那个代理人就会把信息告诉我。”

“我猜，他不会为你白干吧？”

“当然不会。所以，我的预算要相应地大幅度提高。”

“我早就说过了，钱不是问题。只要是需要花的，我都乐意支付。”他的语气明显缓和下来，甚至有了一点恭维的味道。“不过，你能肯定这个人确实靠得住吗？”

“我已经同他约好见一次面，这样就可以确定他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几分钟之后他就要到了。”

“那好吧，我不打搅你了。请务必同我保持联系。”

“那当然。”

西蒙皱着眉头把手机关掉并放回衣服口袋里。他讨厌同客户打交道，这是他的业务中最让他厌恶的一部分。不过，看来这样的麻烦不久就将结束了。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顺利进行，这次任务将是他最后一次充当雇佣兵。

他转身再次面对着特拉华河，看着河对岸那一排挺拔的橡树。根据河边上一块标示牌上的文字，这里就是当年华盛顿将军率领他的部队渡河的地方。那是1776年12月25日，他带领着2 400名叛军士兵从宾夕法尼亚来到新泽西，然后向驻守在特伦顿兵营的英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眼前这条河流，现在是那么的平静，很难让人相信许多人曾把自己的生命丢在了这里。但是，西蒙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在阵阵温柔的涟漪之下，无疑潜藏着死亡的湍流。所有的河都一样，无论它在那个国家；整个宇宙无不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引擎发出的声音打断了西蒙的思绪。他回头看去，一辆黑色雪佛兰“巨无霸”开进了停车场。他再没有看到其他任何车辆，这是一个好兆头。如果这是联邦调查局设下的埋伏，那么一定会有多辆汽车跟随其后。

“巨无霸”在停车场的另一边停了下来，几秒钟后，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走下汽车。虽然他戴着墨镜而且远在50米以外，但是西蒙还是立刻认出他就是自己的线人。这个人缩着肩、弓着背，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踏着沥青路面向他走来，河风吹拂着他凌乱的头发。在上衣下面的肩挎式枪套里，很可能还插着一把半自动手枪，不过这无所谓，西蒙也有枪。如果发生枪战，他倒很愿意同他比试比试。

这个特工在离法拉利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用手指着西蒙的车笑着说：“好车！肯定花了你不少钱。”

西蒙耸耸肩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一件工具而已。”

“只是一件工具，嗯？”他绕着法拉利走了一圈，欣赏着车身流畅的线条。“我要是能得到这么一件工具，那就太棒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我的报价仍然有效。”

特工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法拉利的扰流板。“6 万美元,对吗? 你是开的这个价吧?”

西蒙肯定地点点头,重申道:“现在就付给你 3 万美元。如果你提供的信息帮我抓住了嫌疑犯,我再付给你 3 万美元。”

“好吧。看来,今天该我走好运。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刚刚收到了一份总部发来的情况通报。”他双手交叉放到胸前。“你带钱了吗?”

西蒙一边用眼睛继续观察着特工的一举一动,一边把一只手伸进法拉利车里,从驾驶座上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这是第一笔钱,全部是 20 美元面值的。”

特工不再欣赏法拉利汽车,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了眼前的公文包上。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蒙才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线人。他赶紧道:“我们得到报告说,一位市民在一个小时之前看见了斯威夫特。地点在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公路的一个休息站里。”

西蒙向河对岸看了一眼,那边就是宾州的地界。“在哪儿? 是哪个休息站?”

“新斯坦顿服务区。在匹兹堡以东大约 50 公里的地方。州警察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设了路障,但是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所以,他很可能已经下了高速公路。”

听到这里,西蒙毫不犹豫地把公文包塞到了特工的怀里。事不宜迟,他必须立刻出发。他说:“至于剩下的那一半报酬,我会同你保持联系的。12 个小时之内你就会接到我的电话。”

特工的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公文包,看来,他对如此轻而易举得到的这笔横财仍然感到意外。他说:“我等着。同你做生意,真的非常开心。”

西蒙迅速地坐到了法拉利汽车里,发动了汽车。他回答说:“不,你错了。开心的是我,布洛克先生。”

大卫所在的位置十分有利,从这里他紧紧地盯着接近 100 米以外的

纽厄尔-西蒙大厅，脑子里尽力回忆着阿米尔·古普塔办公室的确切位置。这里是卡耐基·梅隆大学校园里临近纽厄尔-西蒙大厅的一幢建筑，属于普奈尔美术中心，他和莫妮卡就蹲伏在这个中心一间空无一人的教室的窗户后面。这显然是一间用做戏剧布景设计课程的教室，课桌之间散乱地摆放着一些平整的木板，上面画着树木、房子、汽车和店面的图案。在大卫和莫妮卡向外张望的那扇窗户的旁边，立着另外一大块同样的木板，上面画着一家理发店，画面上方写着“斯文尼·陶德”[①]几个大字。教室里的这些二维图画，使人产生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游乐园。大卫禁不住想起了那篇关于“平面国”的论文，那个没有任何深度的平面的宇宙。

现在的时间已经接近正午。从新斯坦顿服务区落荒而逃之后，为了躲开警察的巡逻车、顺利到达卡耐基·梅隆大学，他们一直不敢在主干道上行驶，而是在匹兹堡郊区人迹稀少的背街里穿行，结果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这里以后，莫妮卡把轻型巡洋舰藏在了大学主停车场上的数百辆跑车之中，然后两人步行穿过校园来到这里。他们之所以选择普奈尔美术中心作为侦查的地点，是因为它坐落在纽厄尔-西蒙大厅旁边的一个小山丘上，从这里往下看，位于两幢建筑之间的停车场可以一览无余。

首先进入大卫视线中的，是那辆名叫“高地人”的机器人汽车。这是一辆定做的悍马吉普车，车顶上安放着一个很大的球形天线。他曾经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过有关这辆车的报道，这也是古普塔最得意的项目之一。“高地人”可以不要驾驶员独自行驶数百公里。两个机器人学研究院的学生正在测试“高地人”的性能，观察它在停车场内自动穿行的能力。车顶上的球形天线安装有一个雷达扫描器，可以探测到行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其中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个无线电遥控盒，一旦机器人汽车失去控制，他可以随时关掉它的引擎。

---

① 理发师陶德的故事源于英国18世纪30年代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本杰明·巴克的理发师的故事。他被无辜陷害并驱逐出英国，多年后以斯文尼·陶德的名义回到当地，同馅饼店女老板一起向社会报复。陶德杀害了许多前来理发的顾客，并把他们的尸体做成馅饼出售。这个故事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和改编成舞台剧，理发师陶德也成为嗜血成性的魔鬼的代名词。

紧接着进入大卫视线的是四辆黑色的“巨无霸”运动型多功能汽车，两辆停在纽厄尔-西蒙大厅入口处的附近，第三辆停在停车场的最里面。他把三辆“巨无霸”一一指给莫妮卡看：“你看到那些运动型多功能汽车了吗？它们都是政府用车。”

“你怎么知道？”

“我在纽约联邦调查局的车库里看到过许多这样的车。”接着，他又指了指两个身着T恤衫和短裤，正在练习足球传球的男人。“注意那两个踢足球的男人。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在停车场里练习传球呢？”

“是啊。他们看上去也比一般的学生年龄要大。”莫妮卡也注意到了。

“说得很对。你再看看躺在草地上的那个光着膀子的家伙。他可是我见过的皮肤最苍白的日光浴爱好者。”

“还有两个人坐在大厅另一边的草坪上。”

大卫自责地摇摇头说：“这都是我的错。当他们在收费高速公路上发现我们以后，就已经知道我们准备同古普塔接触，于是加强了对这里的监视。”

他转过头离开窗口，泄气地背靠着墙坐在地上。这分明是一个陷阱；便衣特工们正等着他自投罗网。但是很奇怪，大卫自己并没有感到恐慌，至少在眼下这个时刻他的恐惧感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愤怒。他想起了刊登在《匹兹堡邮报》头版上的那篇报道，文章蓄意把他描述成一个毒品贩子和谋杀犯。他默默叹道，上帝基督啊！这些混蛋竟然以为他们可以胡作非为而不受到惩罚。

莫妮卡倚着墙站在他的身边，对他说道：“好了，下一步的行动是明摆着的：你待在这儿，我进去。”

“你说什么？”

“他们要找的并不是我。那些特工没有人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有个老头儿在高速公路的那个休息站里看见了你。”

“如果那个家伙还记住了你的车牌怎么办？”

她斜着眼看了他一眼，说：“就那个老头儿吗？他一认出你就只顾着逃命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看见。”

大卫皱起了眉头，他不赞成莫妮卡的计划。他说："这样做太冒险了。那些特工对每一个接近大厅的人都看得非常仔细。你我都知道，他们已经搜集了这个国家所有理论物理学家的照片，一旦他们认出了你是谁，必然会起疑心。你没有忘记吧，他们刚刚闯进过你的家。"

她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我也知道有危险，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干什么？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不幸的是，他自己早就没有了主意。他转过头不再看着她，眼睛环视着这间教室，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一点灵感。他惴惴地问道："来一套戏装怎么样？这里是戏剧系的地方，所以附近很可能有一些演出服装和道具。也许，你可以戴一个假发或别的什么东西。"

"你饶了我吧，大卫。我们从这里找到的任何东西都只会让我变得滑稽可笑，结果只能是更加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可不一定。比如说……"

大卫刚说到一半，他们就听见了从教室外的走廊里传来的轱辘的声音。莫妮卡叫了一声"他妈的"，同时伸手握住了别在裤腰上的左轮手枪。大卫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用枪。他拉着她躲到那块画着斯文尼·陶德理发店的大木板的后面。很快，轱辘声在门外停止了，接着传来了一阵翻动钥匙的声音。大卫觉得，站在门外的肯定是一帮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教室里来了。但是，教室的门打开以后，出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清洁女工，她身上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推着一个大帆布垃圾袋。

莫妮卡如释重负地捏了一下大卫的肩膀，但是，他们谁也没有从藏身的地方走出去。大卫从斯文尼·陶德布景板的边上偷偷地观察着，清洁女工推着垃圾袋从教室中间穿过，走到了教室的另一头。那里放着一个垃圾桶，里面装满了从布景板上锯下来的木边角料、一大团浸透了油漆的破布和其他一些丢弃的美术用品。她提起垃圾桶，把垃圾倒进了大帆布垃圾袋里。她是一个身材高挑而苗条的黑人妇女，工作服里面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斜纹粗布牛仔短裤。虽然看起来年龄不超过23岁，但是面容却是十分的憔悴和疲惫。她举着垃圾桶摇晃着粘在桶壁上的垃圾，脸上流露出阴

沉晦暗的表情。就在这一瞬间，大卫发现，尽管这位清洁工同莫妮卡在年龄上相差很大，但是两人的长相却十分相像，同样有着一双长长的腿，就连她歪着头的样子也像莫妮卡一样带有挑衅的味道。大卫继续观察她的一举一动，看着她把空垃圾桶放回到地上，然后又推着垃圾袋向门口走去。当她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大卫突然从藏身处走了出来。莫妮卡想拦住他，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对不起。”大卫站在清洁女工身后说道。

她立刻转过身来，说道：“我的天哪！你到底……”

“吓着你了，很抱歉。我和我的同事正在为今晚的演出布景做最后的准备。”他向莫妮卡招招手，示意她过来。莫妮卡紧紧地咬着牙，无奈地走了出来。大卫把手伸到她的后腰处，推着她向清洁女工走过去，介绍说：“这位是格拉德维尔教授，我是霍吉斯教授。我们都是戏剧系的。”

清洁女工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她一只手按着胸膛，生气地上下打量了一番大卫和莫妮卡，说：“你们这些人，差一点儿就把我吓死！我还以为这里一点钟以前没有人。”

大卫微笑着，尽量让她平静下来。他说：“通常是这样的。只是今天晚上就要演出，我们不得不抓紧时间把扫尾工作做完。今晚是盛大的开幕式，让人激动啊。”

清洁女工好像并没有受到大卫情绪的感染，淡淡地问道：“那么，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垃圾要我扔出去？”

“不、不。实际上，我是在考虑你身上穿的这件工作服。我们能不能借这身工作服用一下，就几个小时？”

她撅起嘴唇，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字母“O”，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俩。接着，她低头看看身上的工作服，左胸上钉着一块布，布上印有“卡耐基·梅隆大楼服务部”的字样。她问道：“就这玩意儿？你们要这个干什么？”

“我们的演出中正好有一个清洁工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准备的服装我又不满意。我想用的正是你身上穿的这种制服。我只是想借你的衣服让我们的服装设计师看看，好让她照样做一件。”

清洁女工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她眯缝着眼睛道：“知道吗，我上班的

时候必须穿着工作服。如果我把它借给你们,我就得返回劳保用品部再领一件,这一趟来回可不近。”

“我宁愿为给你带来的麻烦做一些补偿。”大卫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沓面值20美元的钞票,从中数出了10张。

她看了看大卫手中的200美元,心里仍然怀疑他的真实目的。但是只要真给钱,她完全可以把心中的疑虑抛到一边。于是她问:“你真的愿意付钱借这件工作服吗?”

他肯定地点点头说:“这属于紧急情况,戏剧系的预算里包括了类似支出。”

“你保证用完之后还要还回来?”

“毫无疑问。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到这里来拿。”

她开始脱下工作服,但她的眼睛仍然警惕地看着他们,并且说道:“可别告诉大楼服务部的任何人,行吗?”

“放心吧,我一个字也不会说。”他突然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接着道:“对了,我们还需要这个垃圾袋做道具。”

她把工作服递给大卫,说:“这个垃圾袋无所谓。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可以用,你拿走吧。”她一把从他手中抓过那200美元,随即迅速离开了教室,好像很担心他反悔。

大卫等了几秒钟,然后锁上了教室的门。他手臂上搭着蓝色工作服,转身对莫妮卡说道:“好了,我得到你的戏服了。”

莫妮卡满脸不快地盯着他手中的工作服,说道:“一个清洁女工。你可真有创意。”语气中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好了、好了,实在是对不起。我只是想……”

“行了。我知道你想的什么。”她说着摇了摇头。“让我扮成一个打扫办公室的黑人女工,对吧?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看见我推着垃圾袋走进办公楼,根本就不会再多看我一眼。”

“你要是不愿意……”

“别说了,你是对的。这件事最让我感到悲哀的地方,就是你的主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她一把从大卫手中抓过工作服,使劲抖开衣服上的褶

皱,蓝色的工作服在空中划过,发出“啪啪”的声响。“不管你得过多少学位,也不管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或者得过多少奖,我在他们的眼中仍然不过是一个清洁女工。”

她把手伸进工作服的袖子里,然后再一一扣上扣子。看起来她简直要哭了,但是又紧咬着嘴唇,顽强地挺了过来。大卫心里感到非常内疚,无论他是不是有意的,他都已经深深地伤了她的心。于是,他表示说:“莫妮卡,这都是我的错,我并不……”

“没错,这就是他妈你的错! 现在,你给我钻进去!”

她用手指着装满了垃圾的帆布垃圾袋。大卫糊涂了,他看着她问道:“钻到垃圾袋里?”

“对了! 你可以躺在垃圾袋的下面,我再把这些垃圾堆放到你身上。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可以混进大厅,见到古普塔。”

倒霉! 他暗暗叫苦,谁让他要自作聪明呢!

露西尔·帕克乘坐的 C-21 型飞机,是利尔·西格勒公司为美国空军专门生产的改进型利尔喷气飞机。飞机正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上空飞过。她透过飞机舷窗向下眺望,收费高速公路像一条绳索在翠绿的山丘和峡谷间蜿蜒穿行。就在这根绳索某处的一个服务区里,有人发现了大卫·斯威夫特,不过露西尔无法从空中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他们很有可能已经飞越了那个地点。在飞机前方远处,她已经看到了一个灰色的斑点,那就是横跨在莫农加希拉河上的匹兹堡城。

飞机刚刚开始下降,联邦调查局局长通过空军 ARC-190 高频电台打来了电话,这种通讯设备能够确保空中与地面之间的安全通话。露西尔拿起话筒:“我是‘黑一号’。”

局长问候道:“你好,露西。情况怎么样了?”

“我将在大约 10 分钟之后降落在匹兹堡国际机场。已经有一辆车在机场等候。”

“各个监视点有什么进展?”

“还没有发现嫌疑犯的踪迹,不过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在古普塔的办公楼周围安排了十名特工,楼内还安排了另外十个人;接待大厅和各个出入口处还有监视录像,而且每个楼层都有多个监听点。”

“你认为目前采取的办法肯定有效吗? 也许,我们现在就该把古普塔抓起来,看看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不行啊,局长。一旦古普塔被抓,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斯威夫特就再也不会出现在古普塔的身边了。但是,如果我们暗中埋伏,就可以一举抓到他们两个人。”

“那好吧,露西,我可全指望你了。这件事情要尽快收场,越快越好。国防部长没完没了地给我打电话,真把我烦死了。”局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道:“你还有别的需要吗? 比如增加特工的人手和更进一步的支援?”

露西尔犹豫了一下,这件事弄不好会让她的处境变得很尴尬。但是她仍然说道:“我需要纽约地区每个联邦特工的个人档案。”

“为什么?”

“我仔细想了想昨晚发生在自由街的事件,越想就越坚信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攻击我们的人对我们的行动了解得非常清楚,我认为,他们肯定得到了来自我们内部的帮助。”

局长再次发出了一声长叹,说:“基督啊,我们怎么就没有内线呢!”

垃圾袋里既黑暗又难受,而那股恶心的气味更大大超出了大卫的预料。堆在他身上的大多数垃圾都是无害的,什么纸张啊、石灰板啊、破布啊等等,但是有人把一份早餐吃剩的玉米煎饼倒进了垃圾里,垃圾袋的底部到处是开始腐烂的鸡蛋,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酸臭味。恰恰又祸不单行,一块锯齿状的木板横梗在他的背部,每当垃圾袋的轮子经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时,木块尖利的齿就会顶住他的肩胛骨。莫妮卡推着他走出了普奈

尔美术中心，沿着斜坡向小山下的纽厄尔-西蒙大厅走去，大卫一直痛苦地蜷缩在垃圾袋的底部。

差不多一分钟以后，他的眼睛开始适应黑暗的环境，发现帆布垃圾袋上有一处撕裂的垂直小口。于是，他用肘部和膝盖艰难地移动身体，勉强挪到了裂口处。他用一只眼向外张望，发现他们正走在停车场上，前方就是那辆“高地人”机器人汽车，正精神抖擞地朝纽厄尔-西蒙大厅的后勤服务通道驶去，两个学生紧随其后，密切地监视着它的动向。莫妮卡推着垃圾袋，悄悄地跟在“高地人”和学生的后面。看来这个办法确实有效，再过几秒钟他们就可以进入大厅了。这时，大卫听见有人大喊一声：“当心！”紧接着，有什么东西一下子落在了他头顶的垃圾上，一个表面粗糙的东西随即砸中了他的后脑，使得他的头猛地向下运动，鼻子被压到了垃圾袋的袋底上。尽管头很痛，但他坚持住没有叫出声来。接着，不远处传来脚步声，是运动鞋拍打柏油路面的声音。透过帆布上的裂口，他看见了一双苍白而多毛的腿，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腿。他妈的！是那两个踢足球的特工。他们把球直接踢到了垃圾袋里。糟糕的是，球落下时把他头上的垃圾推到了一边，使得他的肩膀和头顶暴露在外。

特工们走近了，其中一个离他们还不到两米。大卫一动不动地躺在垃圾袋里，听天由命地等待着，一旦这个特工弯下腰去捡垃圾袋里的球，就会立刻发现他。这时，他又看到了第三个人的腿——棕色的皮肤十分光滑。这个人大步走到了第一个特工的前面。莫妮卡大声呵斥道：“该死的！你们那玩意儿差一点砸到我头上！”

那个特工回答说：“对不起，女士。我们并不……”

“这里不是运动场！你们几个小子为什么不看着点儿！”

那个特工尴尬地往后退了一步。莫妮卡只用了短短的几句话和略带愤怒的腔调，就彻底把他镇住了。大卫不得不钦佩她先发制人的战略。最好的防守就是最有效的进攻。

莫妮卡的脚趾转向了垃圾袋，从袋口处弯下腰，把上身伸进了垃圾袋里。大卫感觉到她的双手触到自己的后背，捡起足球，再顺手用垃圾把他掩盖好。然后，她转过身去面对着两个特工说道：“给，你们的球。到别的

地方玩去吧。”

那两条苍白的腿离开了,那两条棕色的腿继续守候了几秒钟后,也从大卫的视线中消失了。垃圾袋继续前行。

很快,他们就走进了纽厄尔-西蒙大厅的后勤服务通道,尽头是一个装卸台,这个装卸台同时还用做“高地人”的修理台。莫妮卡调整方向,直奔货梯而去,然后立即按下了电梯的按钮。大卫紧张地屏住呼吸,货梯的门终于打开了,莫妮卡推着他走进了电梯里。电梯门刚刚关上,莫妮卡立即连续咳嗽了两下。他们估计联邦调查局肯定在大楼各处安装了监听设备,所以已经事先约定了一个简单的联络方式——莫妮卡咳嗽两声表示“你没事儿吧?”大卫咳嗽了一声,表明自己还好。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5楼。

莫妮卡推着垃圾袋走过一条洁净无瑕的走廊,来到阿米尔·古普塔办公室的接待室。大卫立即认出了这个地方,上次来机器人学研究院采访古普塔时曾经到过这里。房间中间摆放着一张时髦的黑色办公桌,上面放满了许多电脑监视器,一如他记忆中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坐在办公桌前的秘书,那个身材高挑而丰满、金发碧眼的姑娘不见了。当他等待古普塔接见的时候,她曾经对着他挤眉弄眼。现在,桌子前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去年龄非常小,最多不超过18岁。大卫歪着头,以便能够透过帆布上的裂口更清楚地观察这个人。这个孩子两眼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疯狂地玩弄着键盘旁边的电玩控制器。他有可能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几年前刚刚从中学毕业的电脑怪才,靠在机器人学研究院做秘书工作,挣钱完成大学学业。他长着一张胖墩墩的脸,橄榄色的皮肤和浓密的黑眉毛。

莫妮卡把垃圾袋停在一边,走到办公桌前对男孩说道:“打扰一下。我是来打扫古普塔博士的办公室的。”

男孩没有理睬她,继续埋头盯着电脑显示屏上的游戏,两只眼睛紧张地跟随着游戏画面的变化迅速地转动。

莫妮卡提高了嗓门再次说道:“对不起?我现在要进去把垃圾桶倒干净,可以吗?”

男孩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不仅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脑,而且还无意识地张着嘴巴,伸着舌头顶住下唇;整个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一个机器

人一样神情专注而不动声色。他的行为表现令人不安。大卫突然觉得，这个孩子也许并不是一个大学生，而且他一定有什么问题。

莫妮卡终于放弃了，她不再理他，径直朝接待桌后面的办公室门口走去。她拧了拧把手，发现门是锁着的。于是，她不得不皱着眉头，无可奈何地回过身再次面向男孩，说："门锁上了，你得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工作。"

男孩还是没有理睬她。这时，大卫听到不远处传来一种机器发出的"呜呜"的声音，他听出来这是电动马达发出的声音，而这个东西显然正在接近垃圾袋所在的位置。莫妮卡同时向房间的另一头看去，脸上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接着，大卫看见了那个让莫妮卡惊讶的东西：一个银灰色的盒状机器，大小相当于一个公文箱，机器下方的履带正滚动驶向莫妮卡的方向。它一直"走"到了她跟前，停下来，伸出一只机械臂，把安装在顶端的一个球形传感器对准了她。

这个机器看上去就像一只伸着长长脖子的海龟。莫妮卡和机器人彼此警惕地打量了好几秒钟，然后从机器人的扬声器里传出了电脑合成的声音："早上好！我是'AR-21 型自动接待员'，由机器人学研究院的学生们研制。请问，您需要我做什么？"

莫妮卡惊愕地看着脚下这个东西，接着又看看坐在办公桌前的真人接待员，无法确定是不是那个男孩正拿她开玩笑。然而，小伙子仍然在全神贯注地玩他的电脑游戏。

机器人不断调整球形感应器的角度，上下左右地打量着她的脸，接着道："或许，我能为您提供服务。请告诉我您的需要，我将尽力帮助您。"

莫妮卡极为勉强地回头看着它，两眼直视着那个球形感应器，回答说："我是清洁女工。打开门。"

AR-21 型自动接待员答复说："对不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请重复一遍。"

莫妮卡的眉头拧得更紧了，她大声而缓慢地重复道："我是……清洁……女工。打开……这扇……门。"

"您说的是'课程表'吗？请回答'是'或者'不是'。"

她朝它迈近了一步，大卫以为她要抬腿踢那东西一脚，但是却听她说

道:“我要……走进……古普塔博士的……办公室。你懂吗?古普塔博士的……办公室。”

“您说的是‘古普塔’吗?请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是!就是古普塔博士!”

“阿米尔·古普塔教授是机器人学研究院的院长。您是否需要安排同他会面的时间?”

“是!我想说的是‘不是’!我只是要给他的办公室做清洁!”

“古普塔教授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和星期三。您可以约见他的最早时间是下个星期一的下午 3 点整。这个时间对您合适吗?请回答‘是’或者‘不是’。”

莫妮卡已经忍无可忍了,她无可奈何地高举起双手表示放弃,大踏步地走到垃圾袋跟前。她抓住帆布垃圾袋的边沿,猛地反推着垃圾袋向接待室门外走去,大卫的身体也随之猛地向前倾倒在帆布袋上。他们迅速沿着走廊退回去,垃圾袋下的轮子在石砖地板上发出急促的轱辘轱辘声。然而,莫妮卡并没有回到货梯那里去,她在半道上伸手打开了一间储藏室的门,并且把垃圾袋推了进去。

她一关上门就立刻转过身,在垃圾袋边沿上俯下身体,双手同时伸进垃圾里,把大卫头上和肩膀上的废纸和破布扒拉到一边。大卫用两只手肘支撑起上身,抬起头看到了垃圾袋边沿上莫妮卡怒不可遏的脸。那表情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卫,她需要帮助。

大卫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左右观察了一番。四面墙上都安装着一排排的金属架子,上面摆放着各种卫生和办公用品——几瓶地板清洁剂、几包手纸、几箱打印机墨盒,等等。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安装有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洗手池,四周并没有发现电子监视器的影子。当然,联邦调查局也可能在某个暗处藏有一个监视器,但是大卫怀疑联邦特工不太可能把如此精致的录像监视系统安装在如此狭小而又通常没有人的房间里。但是,监听装置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大楼的每个房间里放置一个也不成问题。他一言不发地从垃圾袋中爬出来,走到金属洗手池前,把水龙头打开并一直拧到最大限度。这是他从电影里学到的把戏,但是并不知道这一招是否真

能保护他们的谈话不被监听。为安全起见，他把莫妮卡拉到身边，紧挨着她的耳朵低语到："你必须回到接待室去。"

她摇摇头，小声回答说："没门儿！那个机器人是个他妈的废物。软件有问题，根本无法交流。"

"那就回到那儿设法引起那小子的注意。实在不行，就上前拍拍他的肩膀。"

"这没有用。那孩子看起来就像个残疾人，或者有什么病。我说的话很可能都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听见了。如果我小题大做，肯定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古普塔把手纸用完了来取？"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进入古普塔的办公室？"

"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过这里了，根本不记得……"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撞到了他的脚跟上。虽然这仅仅是在运动鞋鞋跟上的轻轻一磕，却把大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蓝色的圆盘状机器人，大小相当于一个塑料飞盘，正慢慢地在储藏室的地板上移动，在它身后的油毡地面上留下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迹。

莫妮卡也立刻看见了它，禁不住要惊叫起来，大卫立刻捂住了她的嘴。

他对她耳语道："别担心，这只是一个清洗地板的机器人，也是古普塔的研究成果之一。它可以按照设定的程序把清洁剂喷洒到地板上，然后再把脏水吸干净。"

莫妮卡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说："得有人在那玩意儿背上踩上一脚，免得它这么受罪。"

大卫一边点点头，一边盯着那个装置慢腾腾地爬到了一边。它看起来确实很像一只超级昆虫，身体边缘向上伸出一根细小的黑色天线。古普塔在他的所有机器人身上都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因为他十分喜欢不时地监视它们的行动。10 年前大卫采访他的时候，老人家还非常得意地向他展示了一台电脑上的监视画面，上面显示出在纽厄尔-西蒙大厅各条走廊和各

个实验室不停移动的每一个机器人的准确位置。想到那个监视器和监视器屏幕上三维立体楼层图像中各处闪烁着的光点，大卫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如果我们找不到古普塔，那么，就让他来找我们。”说着，他向清洗地板的机器人走去，弯下腰，一把抓住了机器人的天线。“这样肯定会引起他的注意的。”他手腕一拧，把那根细长的天线拔了下来。

机器人立即发出了尖利的警报声，那声音让人震耳欲聋，大卫吓得往后跳了一大步。他完全没有料到机器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原以为只会在古普塔的电脑监视屏幕上出现某种警报，哪知道它会发出如此刺耳的尖叫声。

莫妮卡叫道：“该死！你干什么了？”

“我不知道！”

“关掉它！关掉这玩意儿！”

大卫立即捡起那个装置，把它翻过来，到处寻找电源开关。但是，在机器人的腹部上根本没有开关，只有出液孔和旋转毛刷，而且因为发出警报它一直在他手中不断地震动。无奈之下，大卫几步跑到洗手池前，举起机器人在洗手池的不锈钢边沿上使劲砸了一下。机器的塑料外壳被砸成了两半，清洁剂喷了出来，破裂的电路板也掉到了地上，警报声戛然而止。

大卫把身体靠在洗手池上，紧张地喘着粗气。他转身看看莫妮卡，她脸上流露出惊恐的表情。虽然她没有说一个字，但心中的忧虑不言自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无疑已经听到了警报声，很快就会有人来到这个储藏室一探究竟。她已经吓呆了，有好几秒钟不知所措地站在房间中间，眼睛紧紧地盯着门口。看到莫妮卡的反应，大卫感到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已经被困住了，无计可施；他们精心盘算出来的计划也已经半路夭折了。他们已经无法拯救自己，更谈不上拯救整个世界了。

就在这个时候，储藏室的门打开了，阿米尔·古普塔走了进来。

“好了，告诉我，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什么？”

露西尔站在活动指挥车里。这辆车是联邦调查局今天一大早专门拖到卡耐基·梅隆大学校园里来的。从外表上看，它就像一辆普通的活动拖车办公室，一个长长的大盒子，铝合金的厢体，在建筑工地上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拖车办公室。但是在拖车内部，它所安装的精密电子仪器却比一艘核潜艇上的还要多。办公室一端的墙上摆满了显示屏，上面显示出纽厄尔-西蒙大厅里被监视的各个不同的办公室、楼梯、电梯和走廊，两名技术人员坐在一个面对显示屏的操作台上。他们除了监视显示屏上的情况，同时还戴着耳机，负责监听放在大厅各处的监听器传回来的人们谈话的内容。办公室的另一端同样坐着两名技术人员，他们负责检查机器人学研究院在因特网上的所有活动，并监测大楼的辐射程度——这在现在的任何反恐行动中都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拖车的中部区域，露西尔正毫不留情地追问她的副手克劳福德特工，一个恪尽职守而又野心勃勃的家伙。

克劳福德看着手中的黑莓手机上的信息，向她报告说：“从今天上午 10 点钟到现在，古普塔一直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10 点 15 分，他去了一趟厕所，10 点 21 分回到办公室。11 点零 5 分，他到休息室喝了一杯咖啡，返回的时间是 11 点零 9 分。他现在仍在办公室里，您可以在一号显示屏上看到他，就在那儿。”

从 1 号显示屏上看，古普塔正坐在办公桌前，身体向后靠在旋转办公椅的后背上，神情关注地看着面前的电脑屏幕。这个男人身高约 1.52 米，年龄已经有 76 岁，但他的精力却十分充沛。虽然头上只长着稀疏的灰白头发，但是棕色的脸膛却像一个玩具娃娃的脸一样光滑。根据露西尔在飞往匹兹堡途中阅读的有关古普塔的背景材料，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童年时期，他生活在印度孟买，由于缺乏营养导致了他矮小的身材。但是现在，他显然不再缺衣少食。卖掉自己创办的软件公司以后，他把大把资金投入了机器人行业的各种项目之中，目前他的身价已经高达 3 亿美元。虽然这家伙长得骨瘦如柴，好像一只被拔光了羽毛的病鸡，但身上却穿着漂亮的深褐色意大利名牌西装，没有哪个政府雇员买得起这样奢华的衣服。露西尔

问道:“他在电脑上看的是什么?”

克劳福德回答说:“几乎全部是软件代码。我们从他的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的电视电缆上截获的信息表明,他从早上进入办公室以后,就立即下载了一个超大程序,软件代码多达500多万行。这很可能是他用于人工智能项目的软件之一。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他一直在对这个程序进行一些小的改动。”

“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呢?”

“他收到了十多封电子邮件,但是没有发现不同寻常的内容;打给他的所有电话都转入了语音邮件信箱。很显然,他不想被别人打扰。”

“有人到办公室找过他吗?”

克劳福德特工看了看黑莓手机显示屏,说:“来过一个他的学生,男性,亚洲人,自称名叫雅各布·孙。他进了接待室,预约了下个星期一同古普塔见面的时间。还来过一个联邦快递的送货人和一个清洁女工,她一分钟以前已经离开了接待室。此外,再没有来过任何人。”

“你用生物识别数据库核查过这些人没有?”

“没有。我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都不符合那些嫌犯的外貌特征。”

露西尔不快地皱着眉头,问道:“你说‘嫌犯的外貌特征’是什么意思?”

克劳福德快速地眨了两下眼睛,他刚才的自信态度开始有些动摇。他说:“嗯,就是目标人物的外貌特征,大卫·斯威夫特和他的同伙。我们监视到的那些人,显然都不是……”

“听着,我不管来的是学生还是清洁女工,甚至是一个坐着轮椅的99岁的老婊子,我要你查出任何一个接近过古普塔办公室的人的情况。把他们的形象从监视屏幕上统统下载下来,再用人脸识别系统逐个查对。你听明白了吗?”

他赶快点点头,答道:“是的,听明白了,夫人。我们现在就做。我很抱歉……”

他还没有说完,负责监听的一个技术人员突然大叫一声,并一把扯下了戴在头上的耳机。克劳福德正巴不得马上结束同露西尔的谈话,于是立

刻转身走到技术人员跟前，问道："出什么事了？有反馈的信息了？"

技术人员摇摇头说："是某个警报器响了。我认为，应该是在5楼。"

露西尔立刻感到她的大脑开始兴奋起来，问道："古普塔就在那一层楼，对吗？"与此同时，她转身面对一号显示屏，看见那个小老头儿从椅子上站起来，离开了办公桌。"看住他，他开始行动了！他要出门。"

克劳福德从技术人员身后俯下身体，指着显示屏下方的一串按钮命令道："赶快切换到接待室的监视画面上。我们来看看，他要去什么地方。"

技术人员按下一个按钮，1号显示屏上立即显示出接待室的画面：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坐在接待桌前，地上有一个很像微型坦克的机械装置，但是并没有古普塔的身影。他们等待了几秒钟，但是古普塔仍然没有出现。

露西尔随即问道："他去哪儿了？这个办公室还有其他出口吗？"

克劳福德开始急促地眨眼睛，道："喔，我得查一下楼层分布图。给我……"

"该死！没有时间查了！通知特工人员赶快上去看看！"

大卫一把将古普塔教授拉进自己怀里并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嘴，而莫妮卡则迅速把他身后的门关上。老人的身体轻得令人吃惊，充其量也不过90斤，所以，大卫很容易将他带到了储藏室远端的角落里。大卫尽量轻轻地靠着墙放下古普塔，然后自己在他身边蹲下来。老教授的年龄几乎比大卫大一倍，而他瘦小的身材、小巧的双手和光滑的面容却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孩子。一时间，大卫竟觉得自己正抱着儿子乔纳，正用一只手臂搂着他的肩膀为他保暖，轻柔地碰碰他的嘴唇让他停止哭泣。

他在他耳边悄声道："古普塔博士？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大卫·斯威夫特。我曾经来这里采访过您，了解您同爱因斯坦共事的经历。想起来了吗？"

古普塔大理石般的眼白和深褐色的瞳孔战战兢兢地转动着，疑惑地打量着大卫。不一会儿，他睁大了双眼，认出了大卫，嘴唇在大卫的手掌下动

起来:“你这是……”

大卫小声道:“求求您!千万要小声说话。”

莫妮卡也在大卫身后弯下腰对教授解释说:“这是为了您的安全。您的办公室已经被监视起来了,这个房间里也很可能装有窃听器。”

古普塔的眼光在大卫和莫妮卡之间来回扫视着,流露出明显的恐惧神情,但是看得出来,他正尽力弄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几秒钟后,他勉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大卫这才拿开了捂在老人嘴上的手。古普塔紧张地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嘴唇,压低嗓门问道:“这里有窃听器吗?谁在窃听?”

大卫回答说:“我可以肯定,至少联邦调查局在窃听,也许还有其他人。教授,一些非常危险的人物正在找您,我们必须把您从这里带出去。”

他摇摇头,显然吓坏了,灰白的头发散乱地披在前额上。他问:“大卫,你这是跟我开什么玩笑吧?我好几年都没有见到你,现在你却突然跑到这里来,还带着一个……”他突然住口,举起手指了指莫妮卡的工作服。“你是谁?是我们卡耐基·梅隆大楼服务部的员工吗?”

她小声回答说:“不,我不是。我叫莫妮卡·雷诺兹,高等研究院的。”

他仔细地看看她的脸,好像是要确定她到底属于那个阶层:“莫妮卡·雷诺兹?那个弦论科学家?”

她点点头道:“是我,教授。我很抱歉让您受了……”

“对、对,我知道你。”他冲她微微一笑。“我的基金会资助过费米实验室的一些粒子物理学试验项目,所以我很熟悉你的工作。不过,你为什么穿着这一身衣服?”

大卫开始沉不住气了,联邦调查局特工无疑会到这间储藏室来查明触动警报的原因,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他赶忙插嘴道:“教授,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我先帮您躲到垃圾袋里,然后再……”

“垃圾袋里?”

“求求您,只管跟我们走。我们没有时间解释了。”

大卫双手抓住古普塔的上臂,准备把他拉起来。但是,老人断然拒绝了,以出人意料的力量挣脱了大卫的双手,坚定地说道:“我看,你还是得花点时间解释清楚。除非你们向我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否则我是哪儿也

不会去的。”

“您看,联邦特工随时可能出现在……”

“那么,我建议你赶快开始。”

倒霉,大卫暗暗叫苦不迭。这些天才科学家都有一个毛病:他们都他妈的过于理性。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尽量抑制住心中的恐惧并清理一下思绪,然后看着古普塔的眼睛低声说道:“他们想得到统一场论。”

古普塔一时没有听懂这个德文词组,他扬起眉毛表现出惊讶和不解的神情,但是过了几秒钟,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靠到了墙上,两眼呆滞地看着对面放满了清洁用品的架子。

大卫弯下腰,把嘴凑到教授耳朵旁边继续解释道:“有人正企图把这个理论分散的各个片段凑到一起。他们既可能是恐怖分子,也可能是间谍,我无法确定。他们首先找到了麦克唐纳,然后是布歇,接着又是克莱曼。”他停顿了一下,害怕他接下来的话对教授过于突然。古普塔同这几位科学家一起合作共事多年,而他同克莱曼之间的关系又特别亲密。“教授,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您,他们三位都已经死了。您是唯一仍然活着的当事人。”

古普塔抬起头看着他,右眼下的棕色皮肤开始抽搐。他问:“克莱曼?他已经死了吗?”

大卫点了点头,道:“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里见到过他。他被人折磨得很惨。”

“不、不、不……”古普塔用手抓住自己的腹部,痛苦地呻吟着;他紧闭着双眼,张着嘴,就像马上要呕吐的样子。

莫妮卡在地上跪下来,用手搂着教授的肩膀,一边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一边说:“嘘……嘘……嘘。别难过,会好起来的。”

大卫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让莫妮卡安慰一下老人激动的心情。但是,他不能等待太长的时间,他估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沿着纽厄尔-西蒙大厅的楼梯冲上来。于是他接着道:“美国政府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也想得到这个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已经把您严密监视起来,并且在过去的16个小时里一直在追捕我的原因。”

古普塔痛苦地睁开眼睛,脸色在汗水的映衬下闪着光。他问大卫:“这

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克莱曼教授去世之前,交给我一个密码,是一组数字。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数字正是您办公室的地理坐标位置。我想,克莱曼是要我设法保护这个理论的安全,既不让政府也不让恐怖分子得到它。”

教授盯着天花板,慢慢地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他最害怕的噩梦,这是博士先生生前最害怕的噩梦啊!”

听到此,大卫立刻感到自己的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血液在脖子上的大动脉里突突地奔流。他马上问道:“他害怕的是什么?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吗?”

老人还是摇摇头,说:“他根本没有告诉过我。他告诉了其他几个人,但是没有告诉我。”

“这是?您是什么意思?”

古普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费力地坐直了身体,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手绢。他说:“大卫,爱因斯坦是一个心中充满了仁爱之心的人。在选择分担这一重担的人选时,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拿起手绢擦去脸上和眉毛上的汗水,接着道:“到 1954 年的时候,我已经结婚,而且我妻子也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博士先生不忍心把我置于危险之中。所以,他把所有的公式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托付给了其他三个人,也就是克莱曼、布歇和麦克唐纳。当时,他们三个人还都是单身汉,你明白了吗?”

莫妮卡仍然跪在古普塔的身边,听到此她禁不住焦虑地看了大卫一眼。大卫也同样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再次弯腰靠近老人的耳朵低声说道:“请等一下,您是说您不了解统一理论的内容?甚至连部分内容也一无所知?”

他肯定地摇了摇头,道:“我只知道爱因斯坦成功地研究出了这个理论,而且他下定决心要把它作为最大的秘密藏起来。但是,我不知道它的任何具体的公式,也不知道它的基础原理。我的同事们都向博士先生发过誓,绝不向任何人说出一个字。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大卫彻底绝望了,脑子里一阵眩晕,他不得不靠在墙上保持身体的平

衡。突然,他问道:“等等,等等,这讲不通啊,教授。克莱曼的密码指的就是您。如果您对此一无所知,他为什么要把我送到您这里来呢?”

“也许,你们误解了那个密码的真正含义。”古普塔已经平静下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大卫,就像看着一个听课的学生。“你刚才说,这个密码是一个数字序列?”

“是的,是的,一共16位数。前12个数字正好是纽厄尔-西蒙大厅的经度和纬度,而最后的四个数字是您的电话……”

大卫刚说了一半,却突然戛然而止。他听见了某种声音,一种快速的金属发出的咔嚓声响,虽然很轻微,但却实实在在。声音从门上一直传过来:有人正拧动把手,试图打开这扇门。

*　　*　　*

克劳福德特工正在视屏操作台前忙碌,焦急不安的脸离监视屏幕大约只有25厘米远。他不断地通过戴在头上的无线电耳机和麦克风,向一个正奔向阿米尔·古普塔办公室的二人小组发出指令。露西尔站在他的身后,密切注视着指挥车上每个特工和技术人员的工作。他们已经把纽厄尔-西蒙大厅的四周严密地监视起来,因此,古普塔根本没有机会从这幢楼里逃脱出去。尽管如此,在抓住那个家伙之前,露西尔仍然不敢稍有懈怠,在监视屏幕上,她看到沃尔什和米勒特工大步走进了古普塔的接待室。他们都身着学生的装束,短裤、T恤衫和胶底运动鞋,每个人背上还背着一个背包。虽然算不上世界上最巧妙的伪装,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个十几岁的男孩仍旧坐在接待桌前,但是那个微型坦克一样的机器人接待员已经不见踪影。沃尔什,两个特工中个子稍高的一个,径直来到男孩面前。

他大声叫道:“你给我马上找到古普塔教授!电脑实验室着火了!”

男孩连头也不抬,两只眼睛仍然紧盯着眼前宽大的平面电视显示屏,它占据了办公桌上一大半的面积。由于监视器隐藏在孩子身后的墙壁里,所以露西尔看到了一眼显示屏上的东西:一个身穿黄灰色军装的动画战士

正从一座碉堡旁边跑过。原来是一个该死的电脑游戏。

沃尔什特工弯下腰，把头伸到男孩的面前问道："嘿！你聋了吗？有紧急情况！古普塔教授在哪儿？"

男孩还是没有理睬他，只是把头偏向一边，继续玩他的游戏。与此同时，米勒特工走到古普塔办公室门前，拧了拧把手说："门锁上了。在桌子上找找有没有开门的按钮。"

沃尔什转到桌子后面，连孩子带椅子一起推到一边，弯下腰检查桌面。他用手在键盘上按下一个键，电脑显示屏上的画面立刻全部消失了。就在这时，男孩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并开始声嘶力竭地尖叫。那是一种可怕、绝望而又疯狂的哀嚎，没有停顿，顽强而持久。男孩的双手同时狂乱地挥舞着，好像他的手着火了一样。

"我的天哪！"沃尔什惊恐地大叫一声，转身看着那个孩子。"你他妈给我闭嘴！"

男孩的身体变得僵硬而难看，尖叫声也越来越大。噢，真他妈该死！露西尔一边盯着显示屏一边想，她曾经见过类似的行为举止，是在南边的休斯顿，她姐姐的一个外孙也有同样的毛病。毫无疑问，这个男孩是一个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少年。

她赶忙走上前，从克劳福德头上一把抓过无线电耳机和麦克风，大声命令道："别管那个孩子！赶快把门打开！"

沃尔什和米勒立刻顺从地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破门的工具。沃尔什把哈利根铁铤[①]的叉状头插入门和门的侧柱之间，米勒抡起大锤向铁铤砸去。只砸了三下，门就被撬开了，两人一起冲进了古普塔的办公室。露西尔在另一个显示屏上看到了他们，他们从教授的办公桌旁走过，开始搜索整个房间。

沃尔什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不在这里。不过，房间后面还有一扇门，几乎被书架挡住了。要我们到那里找吗？"

露西尔吼道："废话，当然要找！"

---

① 一种消防工具，一头是爪，另一头是双尾撬。

在她的身后，克劳福德特工急忙展开纽厄尔-西蒙大厅的楼层设计图。他看了看喊道："设计图中没有那个门，肯定是最近维修时新开的一扇门。"

露西带着厌恶的神情盯了他一眼，他完全是个废物。她命令道："给我再派六个特工到5楼去，听见没有？给我搜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一间也不许他妈的放过。"

就在克劳福德手忙脚乱地寻找他的无线电对讲机的时候，一个技术人员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走到露西尔身边，问道："呃，帕克特工？可以打断您一会儿吗？"

"天哪！又怎么啦？"

"您刚才要数据库搜索对比的结果，对吗？呃，我有了。您是说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对监视录像中的几个人进行比对吧？"

"是的，赶快说！你发现什么啦？"

"呃，是的，我觉得我发现的情况您可能会感兴趣。"

"喂，里面有人吗？"

门外突然传来的声音，使大卫、莫妮卡和古普塔教授同时愣在了那里，三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储藏室里只听见洗手池中水流的声音。

接着，有人开始使劲地敲门，震得房间的四壁微微颤动。那人喊道："我是消防员！里面有人没有，快开门！"

古普塔一把抓住了大卫的胳膊，纤细的手指紧紧地掐住了他的二头肌。大卫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乔纳，这孩子害怕时总是紧紧地抓住他。古普塔抬起手指指门，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大卫摇了摇头。门外的这个人绝不会是什么消防员。

这时，走廊里传来了金属相互碰撞的叮当声，接着他们又听到了一件沉重的东西在门框上划过，一秒钟后门上传来一声巨响，整个门被砸得不断地晃动。大卫看见一根金属撬棍的叉形尖头已经从门和门框之间的细小缝隙中挤了进来。

莫妮卡立即从短裤的裤腰上拔出了左轮手枪。这一次，大卫并没有阻止她，尽管他心里很清楚他们没有任何胜算，一旦枪战开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会立刻把他们打得千疮百孔。但是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他自己也已经无法正常地思考，只感到恐惧和愤怒使得他头晕目眩。这样做十分愚蠢，无异于自杀，但是他已经怒不可遏，顾不了这些了。他横下一条心，去他妈的，我是绝不会坐以待毙的！

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古普塔教授站出来控制了大局。他放开大卫，一把抓住莫妮卡的手臂，把她端着枪的手压了下来。他小声道："你不需要枪。我有更好的办法。"

古普塔把手伸进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手持的小装置，看上去就像一部"黑莓"手机，但是显然是为他专门设计的。他用两根纤细的拇指开始快速地按动装置上的键盘，小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个三维建筑示意图，正是纽厄尔-西蒙大厅的立体分布图，各个楼层上都分布着一些闪光的标记。大卫上一次来拜访古普塔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图，老教授正是用这个装置跟踪他的每一个机器人。

门上又传来一声巨大的砸门声，大卫吓得跳了起来，而古普塔却仍然埋头紧盯着装置上的小屏幕，两个拇指疯狂地敲击着键盘。大卫不禁纳闷，上帝啊，他这是在干什么？接着，门外传来了第三声砸门的声音，这一次声音也最大，而且伴随着一阵金属发出的沉闷的呻吟，那是钢制的门框在哈利根铁铤的巨大压力下开始弯曲的声音。现在，铁铤的叉状尖头已经深入门内好几寸，在日光灯的照射下发出银灰色的闪光。只需要再砸一下，这扇门即将崩开。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听见门外的走廊里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呜呜"的声音。那是电动机器人移动时发出的声音，正迅速地接近他们所在的位置。紧接着，传来了 AR-21 自动机器人接待员传出的合成声音："**警报！警报！**发现危险辐射剂量！立即撤离这个区域……**警报！警报！**发现危险辐射剂量！立即撤离这个区域……"

似乎是要印证机器人报警的真实性，整个大楼里的公共广播喇叭随之传出了刺耳的警报声，各处天花板上的警灯也开始迅速地闪烁。很显然，

古普塔早就重新设置过整幢大楼的电路系统，从而使他可以轻易地通过手持遥控器控制一切。在喧闹的警报声中，大卫听见了楼道里传来的叫喊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正彼此大声呼唤着。大卫听见撬杠和铁锤被扔到地上的叮当声，接着又听见他们纷纷向出口跑去。很快，脚步声彻底消失了。

莫妮卡开心地笑起来，她把手枪重新插回到腰上，兴奋地抓住了古普塔教授的肩膀。老人腼腆地微笑着，指了指手中的遥控器解释说："程序里本来就有报警功能，这一款机器人是我们当时专门为国防部开发设计的，作为战场环境勘察使用的。军方使用的这种机器人叫做'龙行者'。"

大卫扶着古普塔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快走吧。用不了几分钟，联邦特工们就会带着盖革氏计数器[①]返回这里。"他把教授带到垃圾袋前，准备把他举起来然后放进去。"这么出去肯定不太舒服，不过我就是这么进来的。您只需要静静地躺在里面就可以了，好吗？"

"你肯定这样行得通吗？"古普塔犹豫地问大卫。"联邦调查局正在到处找我，很可能整幢大楼都已经被包围起来了。你认为他们就不会搜查这个垃圾袋吗？"

莫妮卡已经打开了门上的锁，听到这里突然停下来说："该死，他说得对。我们这样是出不去的。"

大卫摇摇头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推着垃圾袋尽快往外走，通过那些监视摄像头以后，我们就得冒险闯过……"

古普塔打断他的话问道："你说的是监视器吗？那些监视器的图像都是无线传送的，对吗？"

大卫回答说："嗯，是的，我想应该是无线传送的。我的意思是，因为整个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联邦调查局不会让人们看到到处都是传输线。"

古普塔再次微笑起来。他说："那么，我们就有机可乘了。带我到407房间，那里放着我们的干扰设备。只要打开干扰设备，我们就再也用不着这个垃圾袋了。"

---

① 用于探测放射性粒子数量的自动计数器，由德国科学家盖革发明。

莫妮卡问道:“但是,我们怎么出得了这幢大楼呢?即使监视器失效了,各个出口仍然有许多特工把守着。”

古普塔回答说:“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去。我的学生们会帮助我们的。不过,我们首先要带上迈克尔。”

“迈克尔是谁?”

“啊,他就是坐在我办公室接待区办公桌前的那个男孩子。他总是喜欢在那儿玩电脑游戏。”

大卫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有毛病的孩子,那个根本不理睬莫妮卡、两眼一直紧盯着电脑屏幕的小子。他问道:“对不起,教授,您为什么非要……”

“我不能留下他不管,大卫。他是我的外孙。”

露西尔仔细地看着手中这张电脑打印出来的资料,左边是一幅监视摄像机拍下的图像,一个推着帆布垃圾袋走进阿米尔·古普塔接待室的一个清洁女工的照片,右边是从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复印下来的一页,内容是关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教授莫妮卡·雷诺兹的资料。在联邦调查局对默谢尔街112号雷诺兹教授的家开展秘密搜查行动之前,他们已经收集了许多有关她的情报。根据新泽西的联邦特工的报告,虽然她母亲曾经多次因吸毒被捕而且她的妹妹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妓女,但是她本人却并没有任何前科。而更为关键的是,雷诺兹教授同爱因斯坦的任何一个助手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她之所以住在默谢尔街112号,那仅仅是高等研究院给予她的一种荣誉,因为她是学院最为重视的杰出物理学家之一。特工们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雷诺兹只是一个无辜的局外人,并且建议在对她的住所进行搜查时一定要加以伪装,使其看上去像是一次蓄意的破坏活动。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结论下得过早了。

露西尔心里想,这个女人相当漂亮:丰满的嘴唇、高高的颧骨和细长的眉毛。她的年龄大概同大卫·斯威夫特差不多,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物理学研究生。而且,不用说,普林斯顿正是斯威夫特昨天晚上乘坐的

那一趟开往新泽西的中转列车沿途停靠的车站之一。虽然露西尔事先根本不可能估计到这一切，但是看着莫妮卡的照片，她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她轻声骂道：你这个瘦骨嶙峋的婊子！我差一点就被你和斯威夫特愚弄了。但是，现在我还是抓到你们了。

突然，从指挥车的另一头传来一阵喧闹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看到克劳福德特工站在视屏监视屏幕前，对着耳机上的麦克风大声命令道："是的，立即撤到一楼，守住所有出口。重复一遍：立即撤到一楼，守住所有出口！我们必须保持对大楼的封锁。"

露西尔把电脑打印件放到一边，看着克劳福德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得到报告，5 楼发现辐射。我正把所有人撤下来，再派生化小组上去。"

露西尔警惕起来：发现辐射？他们以前为什么没有探测到？她问道："是谁报告的？有多少雷姆[①]？"

克劳福德把她的问题大声地转达到手下的特工那里，露西尔则不耐烦地等待着回答。经过了仿佛无休止的几秒钟后，克劳福德向她报告说："是自动报警。是一个叫做'龙行者'的监视机器人发出的警报。"

"你说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放置过任何监视机器人！"

"但是沃尔什特工说，他肯定是一个'龙行者'机器人。"

"听着，我才不管……"露西尔突然停住了，她想起了几分钟前在视屏监视器上刚刚看到的一幕：一个看上去就像一辆微型坦克的奇怪的装置，从古普塔接待室的地板上开过。"该死的！那是古普塔的机器人！你们中计了！"

克劳福德呆呆地站在原地，脸上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道："中计了？您是说……"

她没有时间向他解释，一把从克劳福德那张困惑的脸上扯下耳机，对着麦克风大声命令道："所有人立即返回刚才所在的位置！大楼里没有辐射危险。重复：大楼里没有辐射……"

---

① 核辐射剂量单位。

这时,一名技术人员大声喊道:“帕克特工!快看5号监视器。”

露西尔转向5号监视屏幕,刚好看到莫妮卡·雷诺兹正推着垃圾袋沿走廊走下去。她用两只手紧紧抓住装垃圾袋的手推车往前推,显然十分吃力,以至于她的上身弯曲,几乎已经趴到了垃圾袋的上面。而且,她身边还有一个同行的人,竟然是古普塔接待室里的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少年。

很快,莫妮卡走出了监视器的监视范围,但是露西尔却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监视器所在的位置。她对着麦克风命令道:“5楼西南角发现目标,各小组立刻赶往该区域。重复:立刻赶到5楼西南角。”

露西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头戴式耳机还给了克劳福德。她想,现在好了,抓到他们只是个时间问题。她扫视着眼前的各个视屏监视屏幕,看到特工们正冲上纽厄尔-西蒙大厅的各个楼梯。用不了一分钟,他们就会到达莫妮卡·雷诺兹所在的位置,把阿米尔·古普塔从垃圾袋里揪出来。如果大卫·斯威夫特也那么愚蠢,竟然同雷诺兹一起混进了大楼里,那就还可以同时抓到他。如此一来,露西尔也就不再为这项该死的任务操心了,她可以安心地回到总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此摆脱理论物理学,摆脱潜逃的历史学家,更可以摆脱国防部长那些异想天开的疯狂念头。

但是,就在她不无得意地憧憬着这一完满结局的时候,所有的监视屏幕突然全部黑屏了。

西蒙驾驶着法拉利疯狂地奔驰了4个半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校园,接着直奔机器人学研究院而去。他刚刚驶离福布斯大道,眼前的情景却让他担心自己已经来得太晚了。他看到纽厄尔-西蒙大厅的入口处已经被十多个身穿短裤和T恤衫的健壮男人把守着,其中一半的人负责搜查从大楼里出来的学生的背包和检查证件,而另一半人则紧张地扫视着过往的人群,他们几乎毫不掩饰他们身上半遮半掩的武器。

西蒙迅速把法拉利停好,在相邻的一幢建筑物后面找到了一个有利的侦查位置。看来,他的直觉是对的,大卫·斯威夫特和莫妮卡·雷诺兹确

实一路西行,到这里来与阿米尔·古普塔会合了。西蒙对古普塔及其同爱因斯坦博士共事的情况非常熟悉,实际上,当他刚刚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已经自然而然地预料到除了布歇、麦克唐纳和克莱曼以外,古普塔也将成为他的目标之一。但是,他的客户亨利·科布却告诉他,虽然古普塔同样是爱因斯坦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助手之一,但是他对统一理论却一无所知,因此并没有追逐的价值。尽管科布并没有透露他如何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秘密,但是他对此确信无疑。所以,眼前的这一幕多少让人觉得滑稽:一帮联邦调查局特工把机器人学研究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却是为了抓到一个对他们毫无用处的老头儿。

然而奇怪的是,大卫·斯威夫特和他那个也是物理学家的女朋友却料定古普塔知道这个理论,而且现在看来,他们两人已经落入了联邦调查局设下的圈套。西蒙要想从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层层包围中把这几个人弄到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很显然,联邦调查局已经大大加强了对整个行动的安全包围措施;除了纽厄尔-西蒙大厅入口处之外,在大楼的后勤服务出入口也有十几个特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在那一辆用做现场指挥所的拖车里同样还会有好几个特工。(拖车顶上乱七八糟的天线,让他一眼就看穿了它的伪装。)但是,西蒙并不会畏缩不前,他清楚地知道,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他就可以制造出分散他们注意力的状况。他只需要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大楼附近有许多围观的学生,一个个紧张而又兴奋地盯着特工们的一举一动,这将有助于西蒙的行动。一旦他同联邦调查局特工开起火来,这些学生正是他所需要的人肉盾牌。

西蒙拿出一副战术望远镜,以便更清楚地观察特工们的行动。在后勤服务进出口外面,一个牛高马大的联邦特工手里端着一支 M-16 突击步枪,看守着一排戴着手铐、身穿浅蓝色工作服的女工。西蒙把望远镜中的镜头放大,逐一观察她们的脸:五个人都是黑人,但是并没有莫妮卡。在离她们几步远的地方,两个特工正在检查一个帆布垃圾袋,报纸、揉成一团的纸袋和大小不一的木块等垃圾物品一件接一件地被扔到了他们的身后。不到 20 秒钟,停车场上已经扔满了垃圾,两个特工不无沮丧地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垃圾袋的袋底。这时,镜头中出现了一个体格魁梧的女人,身穿

白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她快步走到特工们跟前，开始向他们嚷嚷。西蒙把焦点放到她的脸上，发现她的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她的表情愤怒不堪。他立刻认出了她，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正是那个老太婆吗！就是这个大胸脯的女人昨天晚上差一点要了他的命！现在，她又跑到这里来指挥这场搜捕行动。西蒙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行动出了问题，估计至少有一个目标逃脱了她的追捕。

紧接着，西蒙发现了另外一群特工，他们正围着一辆外形奇特的汽车。这辆车的乘客厢部分从底盘起就被整个地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宽大的机器箱，箱顶上安装着一个巨大的银白色球形天线。西蒙迷惑不解地看着它，突然他想起来了，他见过这辆车，那是在一份杂志上的一篇有关机器人汽车的文章里。因为这种技术让他着迷，因而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那个球形天线上装有一个旋转式雷达扫描仪，用来发现汽车行驶途中前方的各种障碍物。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在对这辆车进行仔细的检查，用手电筒查看车上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和缝隙。一个特工正在审问两个男孩子，他们显然是负责测试这辆车的机器人学研究院的学生。另一个特工已经四肢着地趴在了地上，仰着头检查汽车的底部，大概是查找底盘下面有没有附加的藏身之处。最后，特工们挥挥手示意测试继续进行，两个学生跟在机器人汽车的后面向停车场外驶去。

但是，就在机器人汽车右转驶上福布斯大道、缓慢前行的时候，西蒙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汽车转弯的时候，车顶上的球形天线并没有相应地转动。这说明雷达扫描仪并没有工作，而这辆车既没有冲上路边的人行道，也没有迎头撞上路上的其他车辆；这个弯转得非常完美，自始至终都在自己的车道内行驶。西蒙明白，这种情况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这辆车使用了另外一种避让障碍物的全新技术，要么在它内部必然隐藏着一个驾驶员。

西蒙得意地笑了，他把望远镜收起来，向他的法拉利汽车跑去。

第7章

在“高地人”机器人汽车内一个隐秘而黑暗的座舱中，阿米尔·古普塔弓身俯在线控驾驶操作盘上的各种控制器上忙碌着。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满满地挤进了四个人：大卫挤在古普塔和莫妮卡之间，而迈克尔则蹲在座舱另一边的角落里，膝盖上放着一台任天堂的“游戏男孩”游戏机，忘我地玩着电子游戏。古普塔已经警告过他们，他这个外孙一旦受到骚扰，就会声嘶力竭地尖叫。所以，大卫和莫妮卡为了与孩子保持几寸的距离，不得不以一种非常难受的姿势紧紧地挤在一起。莫妮卡的臀部把大卫的腿死死地压在地板上，而她的胳膊肘又紧紧地抵住了大卫的肋骨。刚才，她的后脑勺还撞上了大卫的下巴，害得他上下牙齿合拢咬住了自己的舌尖。但是，他顽强地忍着痛，没有叫出声来。因为他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正在车外，因为这辆车的外壳上装有几个摄像头，不间断地把外面的情况直接传送到线控驾驶控制盘中央的一个监视屏幕上，因此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

“高地人”的控制盘颇似飞机的操纵杆，在中间显示屏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黑色的手柄，古普塔扳动右边的手柄使它加速，捏住左边的手柄使它刹车。他就这样转换着使用两个手柄，操纵着机器人汽车离开了停车场，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甩在了身后。当他开上福布斯大道后，终于如释重

负地吹了一声口哨,对他们说:“我估计,我们现在安全了。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特工跟在我们后面。”

福布斯大道上车来车往十分繁忙,古普塔驾驶着“高地人”一直在右车道上行驶,速度很慢,以便他的学生可以步行跟在后面。大卫在显示屏上方的罗盘上看出他们正往东方前进,于是问道:“我们现在去哪里?”

古普塔回答说:“没有具体的方向,我现在只是想尽量拉开我们同联邦调查局的先生们之间的距离。”

莫妮卡嘟囔道:“我们开到东校园停车场去吧,我的车就停在那儿。像这样挤在一起,我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古普塔点点头,说:“好吧,不过到那里还是要花好几分钟。我本来可以让‘高地人’开得快一些,但是如果我把我的学生远远地甩在后面,看起来就会让人产生怀疑。”

老人显然对线控驾驶控制盘非常熟悉,无疑以前是驾驶过机器人汽车的。大卫请教道:“教授,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在一辆机器人汽车上安装一个人工操纵系统呢?”

古普塔解释说:“‘高地人’是军方合同的产物,军方要求机器人汽车在需要时同样可以由士兵来驾驶。这是因为五角大楼对我们的技术并不完全相信,你明白吗。我当初曾经反对过,但是他们坚持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按要求设计了这个人工操作的线控驾驶系统和一个可以容纳两个人的乘员舱。我们把乘员舱摆在汽车的中心位置,这样就可以在四周留出尽可能大的空间安装防护装甲板。”

“但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没有意识到这辆车的中心可能有一个成员座舱呢?他们对军方的意图一无所知吗?”

教授笑笑,回答说:“大卫,显然你从来没有为政府干过任何事情。所有为政府开展的研究活动和签订的合同都是高度保密的;陆军绝不会告诉海军他们在干什么,海军也绝不会告诉海军陆战队他们在干什么。这种事情,整个就是一出实实在在的荒诞剧。”

由于莫妮卡全身的重量一直压在大卫的腿上,因此大卫的右脚已经变得麻木,于是小心地挪动了一下右腿的位置,尽量不要碰到莫妮卡的身体。

古普塔十几岁的外孙仍然在“游戏男孩”的键盘上飞快地跳动着，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却纹丝不动，就像一个子宫中的胎儿那样紧紧地蜷缩在角落里。在“游戏男孩”的显示屏上，一个卡通士兵正举枪向一座黄色的矮房子射击，大卫静静地看了几秒钟。然后，他凑到古普塔的耳边小声说道：“您的外孙这一会儿平静多了。看来，电脑游戏对他很有吸引力。”

古普塔回答说：“这是儿童自闭症的症状之一，过分专注于某些事情，而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一律排斥在外。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封闭在整个世界之外。”

古普塔一副就事论事的口气，好像他不是男孩的外公而是他的医生，听不出丝毫的遗憾和绝望。这对大卫说来，如此严酷地控制自己的感情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乔纳一生下来就患有自闭症，他也不可能做得到。他禁不住问教授：“他的父母在哪里？”

教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我女儿是一个吸毒者，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迈克尔的父亲是谁。这5年来，他一直同我生活在一起。”

古普塔的眼睛仍然盯着线控驾驶显示屏，但是他的双手似乎把操纵杆抓得更紧了。大卫想，教授的感情防线已经到底了，即使是最有理性的人，也有自己的弱点。他不能再让老人受折磨了，于是指着迈克尔的“游戏男孩”问道：“他玩的这个游戏就是您接待室里电脑上的那个游戏吗？”

教授正急于换一个话题，于是立刻使劲地点了点头，道：“是啊，这个程序叫‘战地勇士’，是陆军用来做战斗训练的。机器人学研究院同他们签了一个合同，为这个程序开发一个新的界面。有一天，我们正在计算机实验室研究这个程序的时候，迈克尔进来了。他只往显示屏上看了一眼，就从此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我曾经尝试过让他对其他电脑游戏产生兴趣，比如‘全美职业棒球赛’一类的游戏，但是他统统不感兴趣，只玩‘战地勇士’。”

这时，莫妮卡终于移动了身体的重心，把她的屁股从大卫的大腿上挪开了，但是接着又压到了他的膝盖上。她的臀部坚实而肌肉发达，尽管大卫的腿有些疼痛，但是他仍然禁不住有些心旌荡漾。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同一个女人如此接近了，很想伸出手搂住她的腰，闻一闻她身上甜蜜的馨

香。但是,眼下显然不是温存的时机。他回过头重新面对古普塔,问道:“您的研究院承接了许多军方的工作,是吗?比如‘龙行者’、‘高地人’,还有‘战地勇士’。”

古普塔耸耸肩道:“这是我的财源。虽然我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也相当广泛,但是,只有五角大楼有足够的资金开展那些长期的研究项目。但是请注意,我从不研究武器。侦查可以,模拟战斗也可以,但是绝不研制武器。”

“以您的高见,军方为什么会对统一场论如此感兴趣?这个理论可以用来制造出什么样的武器呢?”

“我跟你说过了,我根本不知道统一场论的任何细节。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统一的理论,都必须解释在极高能量的环境中粒子和力会发生的变化,比如在如同黑洞一样强大的能量环境中。人们预料,在那种情况下一定会产生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现象。”

莫妮卡换了个姿势,又把屁股压到了大卫的大腿上。他感觉到她的身体因兴奋而绷得紧紧的。她向教授问道:“但是,即使知道了结果,又怎么可能利用这些现象去制造武器呢?因为在现实环境中,要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是根本做不到的,除非我们有一个像银河系一样大小的粒子加速器。”

古普塔反驳说:“也许需要,也许不需要。对于物理学上的任何一个新发现,我们都无法预料到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比如博士先生的相对论,1905 年他就发表了关于这个特别理论的论文,而一直过了好几个月他才意识到,他的那些方程式其实最终得出了一个公式,这就是那个著名的 $E=mc^2$。而又过了整整 40 年,物理学家们才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个公式去制造出一颗原子弹。”

大卫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在 30 年代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有可能通过分裂原子来释放能量,当时他对这种想法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的原话是:‘这就像在一个几乎没有鸟的黑暗的原野上用枪打鸟一样。’”

“他就是这么说的。博士先生那一次确实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所以,他后来下决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教授再次摇摇头说道,“感谢上

帝，他为我免除了承担统一理论的沉重负担，但是我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这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行为方式的问题。人类实在是愚蠢之极，总是不愿意停止彼此间的杀戮。他们会使用手中的任何武器去消灭自己的敌人。”

他沉默下来，与此同时，宽阔的东校园停车场的入口处出现在线控驾驶操作盘的显示屏上。这个停车场比他们 5 分钟前离开的那个停车场要大好几倍。教授操纵着“高地人”通过了停车场的入口，然后捏住左边的手柄使它停了下来。接着，他按下一个按钮，显示屏上的画面立刻转换成停车场的全景图像。他得意地宣布道：“我来为你们展示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能力。雷诺兹博士，请你在屏幕上把你的车指给我看，好吗？”

莫妮卡伸长脖子在显示屏上寻找着，几秒钟后她用手指了指停在停车场后部的一辆红色轻型巡洋舰，离他们至少还在 100 米以外。她说：“就是这一辆。我记得我把它停在一个角落的一辆旅游大巴的旁边了。”

古普塔用手指在屏幕上的轻型巡洋舰上轻轻地点了一下，一个不断闪烁的“×”标记立刻出现在那辆车上。接下来，他又按下了另外一个键，然后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说道：“现在，我已经把‘高地人’切换到自动工作状态。请看显示屏。”

古普塔再也没有触动任何控制键，但是“高地人”已经立刻开始在停车场内搜索前进。它选择了一条通往轻型巡洋舰最为捷径的路线，以接近每小时 25 公里的速度，准确无误地在一排排车辆中间穿行。行进了大约一半距离的时候，一辆小型货车突然从“高地人”前面仅 10 米远的停车位里倒车出来，从屏幕上看，“高地人”即将撞上小型货车的边门。大卫下意识地伸出右脚，去踩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刹车踏板，而古普塔仍然从容地双手抱在胸前。其实“高地人”根本不需要人为的干涉，它已经开始减速，并且稳稳地停了下来。

古普塔骄傲地指着显示屏幕问道：“相当棒，对吗？ 自动导航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运算过程，它还必须分析前方道路的状况并且确定障碍物，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决策过程，而决策又是智力和意识的最终体现。”他回头看看大卫和莫妮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物理学转到了机器人学上

来。我目睹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它离博士先生的世界和平的梦想越来越远。所以，我认识到一点：除非人类的意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否则他的梦想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小型货车的司机挂上前进挡开走了，为“高地人”让出了继续前进的路。机器人汽车随即重新起步，向轻型巡洋舰驶去。同时，古普塔把身体靠在乘员舱的舱壁上，继续道：“我曾经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通向这一个全新的人类意识的桥梁。如果我们能够教会机器正确地思考，我们就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反省自己的东西。我知道，这种方法听起来完全是不现实的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是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对它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他低下头，叹了一口气。在显示屏发出的微弱光线下，老人的脸显得十分的疲惫。“可惜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虽然我们造的机器获得了智能，但那只不过是一只蝼蚁的智能，除了在一个停车场里导航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高地人”终于到达了指定的目的地，导航屏幕上显示出莫妮卡轻型巡洋舰的尾部就在几尺之外，汽车牌照上的字母清晰而不无骄傲地拼写出一个“弦”字。大卫转向古普塔，想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却发现老人仍然低着头，默默无语地看着脚下。他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道：“损失啊，巨大的损失啊！可怜的阿拉斯泰尔，心中的秘密把他逼疯了。他回到了苏格兰，希望能够忘掉博士先生交给他的那些方程式，但是怎么也无法把它们从脑子里抹掉。雅克和汉斯都是相当坚强的人啊，但是这个理论同样也把他们折磨得身心憔悴。”

莫妮卡回过头，同大卫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没有时间在这个停车场里充分地商量。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就在不到两公里之外，一旦他们完成了对纽厄尔-西蒙大厅每一个角落的搜查，肯定会立即扩大搜索范围，甚至可能再次对“高地人”进行检查。大卫又开始为他们的安全担忧，他俯过身去，轻轻地抓住老人的肩膀说：“教授，我们必须离开了。您怎样打开这个座舱的舱门？”

古普塔抬起头，但是他的眼光并没有落到大卫的身上，那一双半闭着的眼睛呆滞地看着他左边的什么地方。他继续说道：“你知道我同汉斯上

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吗？他说，如果他、雅克和阿拉斯泰尔能够把这个秘密一直带到坟墓里去，那很可能才是对人类更好的结局。听他这么说，我很震惊，因为汉斯是我们当中最热爱这个理论的人。每当物理学界有了一项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比如顶夸克或者电荷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他都会立刻给我打电话，对我说：‘看到了吗，这都是博士先生早就预言过的！’”

一听到自己的老恩师的名字，大卫虽然心里着急却仍然禁不住停止了催促，脑海里又出现了教授的身影。在西哈莱姆区的街道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可怜而孤独的汉斯·克莱曼老人缓慢行走的身影，但是却不知道他的脑子里深深地埋藏着有关我们这个宇宙的诸多秘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终身未娶，所以也终身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但是，他并非没有一个朋友，他同阿米尔·古普塔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大卫突然问道：“您上次见到克莱曼教授是什么时候？”

古普塔想了想，回答说：“我想，大概是在 4 年前。是的，没错，是 4 年前。那时汉斯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显得有些情绪低落。所以，我邀请他到卡耐基修养所散散心。我们一起在那儿休息了两个星期。”

“卡耐基休养所？那是做什么用的？”

“虽然名字取得好听，其实不怎么样。那只是卡耐基·梅隆大学拥有的一所旧时打猎用的小木屋，位于南边的西弗吉尼亚州。我们大学把它收拾出来，供教师们夏天避暑时用。其实几乎没有人到那里度假，因为去那里实在是太远了。”

一所林中的小木屋，克莱曼和古普塔 4 年前一起在那里住过。但是，正因为他们俩也只去过那里一次，所以不论是联邦调查局还是旅游者都不可能知道这个地方。大卫进一步问道：“那个小木屋里有电脑吗？”

听到这个问题，古普塔似乎感到很意外。他抬起手摸摸下巴，食指轻轻地敲打着嘴唇，然后说：“有的。我们安装了一套电脑系统，主要是为了让迈克尔玩电脑游戏。他当时 13 岁。”

莫妮卡扭动着转过身体，看着大卫的眼睛问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认为克莱曼把那些方程式藏到那儿了？”

他点点头。“有可能。克莱曼的密钥告诉我们古普塔教授掌握着这个理论，对吗？而阿米尔又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方程式，所以，很可能是克莱曼秘密地把它们放进了教授的电脑里。克莱曼非常明白他决不能用机器人学研究院或者阿米尔家里的电脑来保存那些方程式，因为一旦政府企图得到它们，这些地方就是他们首先要搜查的。而西弗吉尼亚州森林中的这个小木屋呢，只有阿米尔一个人知道克莱曼去过，所以把东西藏在那儿要安全得多。”

古普塔的食指仍然敲打着嘴唇，显然并不同意大卫的分析。他反驳说：“在卡耐基休养所，我从来没有看到汉斯靠近过电脑一步。如果他想把统一理论藏到那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也许，他担心那些人会审问您，甚至折磨您。”

古普塔正要继续反驳，莫妮卡突然用手指了指“高地人”的导航显示屏。两个跟随着他们从纽厄尔-西蒙大厅一路来到停车场的学生正冲着车顶上的监视器挥手，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两个年轻人一个身材矮小、较胖，另一个身材较高、脸上长满了疙瘩，但他们的脸上都同样表现出担忧的神情。莫妮卡叫道：“该死！外面肯定出事了！”

古普塔也看到了显示屏上的情况，迅速按下了控制盘上的一个按钮，伴随着机械发出的“嘶嘶”声，“高地人”顶部封闭的舱门徐徐打开。莫妮卡和大卫首先爬出了舱外，接着古普塔帮助外孙爬了出来。大卫刚刚跳到柏油地面上，就听见了警笛发出的尖叫声，看见匹兹堡警察局的十几辆黑白相间的巡逻车正沿着福布斯大道呼啸而过，直奔纽厄尔-西蒙大厅而去。很显然，联邦调查局已经调来了当地警察给予增援。

莫妮卡跑到轻型巡洋舰跟前，打开了车门，喊道：“快！快上车！他们马上要封锁街道了！”

大卫正领着古普塔和迈克尔向轻型巡洋舰另一边的车门走去，却突然停住了脚步，说：“等等！我们不能坐这辆车！”他转向莫妮卡，一手指着她车上那个自我炫耀的汽车牌照说道。“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检查所有的监视录像，一旦他们发现你是谁，宾夕法尼亚的所有警察都会搜寻带有这样一个车牌号的红色‘轻型巡洋舰’！”

莫妮卡叫道:“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不可能再坐‘高地人’了,警察同样也会搜寻它!”

脸上长满疙瘩的高个子学生怯生生地举起一只手,说:“呃,古普塔教授？如果您愿意,你们可以借用我的车。它就停在那边。”说完,他用手指了指一辆破旧的灰色现代绅特,后翼子板上还有一个碰撞后留下的深深凹痕。

莫妮卡张大了嘴,难以置信地盯着那辆破车道:“现代车？你是要我把我的轻型巡洋舰留在这里,然后去开一辆现代?”

这时,长满疙瘩的高个学生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古普塔走到他面前,拍拍年轻人的后背说:“杰里米,你太慷慨了。我们会尽快把车还给你的。同时,我认为你和加里必须离开这座城市,到外面待几天。你们俩坐一辆公交车到五指湖去吧,在那儿的峡谷里做做徒步旅行。孩子们,这样行吗?”

两个学生立即点了点头,显然都十分乐意为自己崇拜的教授帮这个忙。杰里米把车钥匙递给古普塔,古普塔又转身递给了大卫。莫妮卡却仍然站在轻型巡洋舰打开的车门前,悲哀地看着自己心爱的车,仿佛她就要同它永别了一样。

当大卫来到她跟前的时候,她用责备的眼神看着他说:“我花了7年的时间攒下钱买了这辆车。整整7年哪!”

他从她身边把手伸进车里,抓起旅行袋、装着手提电脑的电脑包和莫妮卡当天早上在新斯坦顿服务区买的一袋三明治,然后把现代车的车钥匙放到她的手掌里,对她说道:“快走吧,把绅特发动起来。我听说,这种车装有一台相当灵巧的小引擎。”

从望远镜里,西蒙清楚地看到四个人从机器人汽车中爬了出来,其中有大卫·斯威夫特、莫妮卡·雷诺兹和阿米尔·古普塔,而第四个人却是一个谜——一个身材瘦长的男孩,长着黑头发和稍黑的皮肤,年龄不过十

几岁。古普塔站在车顶上看着他，引导他从车里爬出来，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伸出手拉孩子一把。这可是个相当神秘的人物！西蒙本想立刻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但是随即发现在这个停车场里开展行动并不理想，它过于开阔，也过于显眼。更重要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那帮特工离这里太近，而当地警察局的大批巡逻车也正向校园里汇集。他决定还是再忍一忍，等待下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

从“高地人”爬下来后，四个人先是跑向莫妮卡的轻型巡洋舰（在杀死机械师基思之前，西蒙已经从他口中得到了对这辆车的详细描述），但是在同两个机器人学研究院的学生简短商量后，他们又一起挤进了一辆破旧不堪的灰色小型汽车。这辆车开出停车场后，右转驶上了福布斯大道。西蒙让他们先行 100 米，然后启动法拉利尾随其后。他计划在他们行驶到某个非常僻静的路段时再开枪射击。小型汽车行驶了大约 1 公里以后再次右转，开上了默里大道。他们这是要往南去。

那天早上，凯伦和乔纳终于离开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室。回到家里以后，她立刻把儿子放到床上睡觉。几小时之后，她又来到儿子的卧室查看孩子的情况。乔纳仍然趴在床上，身上盖着印有蜘蛛人图案的毯子，脸朝下埋在红蓝相间的枕头里。她以为乔纳还在酣睡，但是当她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乔纳却翻过身、两眼看着她，问道：“爸爸在哪儿？”

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用手把挡住孩子眼睛的一缕金发拂到一边，轻声问道：“嗨，我的小宝贝儿，感觉好些了吗？”

乔纳皱起眉头，把她的手推到一边，道：“警察为什么要找爸爸？他做坏事了吗？”

凯伦想了想，决定不让孩子知道太多的情况，但是她首先要弄清楚他都知道些什么。于是她问道：“昨天晚上，特工们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以后，他们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爸爸有麻烦了。他们还问我爸爸有没有女朋友。”他说着坐起

身来，踢开盖在身上的毯子。“是不是因为爸爸有了女朋友，他们生他的气了？”

凯伦摇摇头说：“不是的，亲爱的，没有人生气。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一场误会，知道吗？那些特工走错门了。”

“他们都带着枪。我看见了。”乔纳想起了当时的情景，眼睛一下子睁得大大的。他抓住凯伦的衣服袖子，在手里攥成一团。“如果他们找到爸爸，会向他开枪吗？”

她伸出双臂，把儿子紧紧地搂到自己怀里，下巴轻轻靠在他的左肩上。接着他开始哭泣，小胸脯随着哭泣起伏，撞击着她的胸膛。凯伦自己也哭了起来，他们都怀着同样的恐惧。那些带着枪的人正到处寻找大卫，迟早总会抓住他的。她的眼泪流下脸颊，又滴落到乔纳的背上。她看见自己的眼泪在他的睡衣上形成了一个个湿润的圆点。

她把儿子抱到腿上轻轻地摇晃着，一边看着床边墙上挂着的一幅画。那是一幅描绘太阳系的画，是大卫在大约两年前专门为乔纳画的。他拿来了一张很大的黄颜色的海报，在它的背面画上了太阳和太阳系的所有行星，还有一个小行星带和几颗正在飞行的彗星。大卫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在这幅画上，精心地描绘出土星的光环和木星上的大红斑。凯伦清楚地记得，自己对他把如此多的精力放到这幅画上颇有些不满；即使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也宁愿花掉一天的时间为乔纳作一幅画，而不愿意拿出5分钟的时间同自己的妻子说说话。她现在突然意识到，看来大卫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他只是为了逃避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而已。与其同她再做一次毫无结果的争吵，倒不如埋头在那幅画上，做一点他喜欢的事情。就在这幅画完成后不久，他就搬出了他们的这个家。

就这样过了大约一分钟，凯伦擦去了脸上的眼泪，在心里对自己说：好了，已经哭够了，该做点什么了。她把乔纳从身上推开，双手抓住他的肩膀，两眼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好了，听我说。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衣服穿好。”

他迷惑不解地看着她，两个脸颊随着呼吸兴奋地起伏，问：“为什么？我们要出门吗？”

“我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她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那么爸爸就再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了。好吗？”

“她怎么纠正呢？她认识那些警察吗？”

凯伦用手拍拍孩子的背，推着他下了床，同时回答说：“待会儿在去见我朋友的路上我们再谈这个问题。现在你只管把衣服穿好。”

乔纳开始脱去身上的睡衣，她转身回到自己的卧室，准备换上一套职业装。也许那一套灰色的唐娜·凯伦牌[①]套装正合适，那也是她参加合同谈判时通常穿的服装。要实施自己的计划，她的外表必须让人肃然起敬。

就在她还没有完全想好的时候，门铃响了。她一下子愣住了，脑子里又出现了昨天晚上联邦调查局特工破门而入的那一幕。她小心翼翼地走到前门后面，透过门镜向外窥视。

是阿莫利。他身穿灰色职业西装，神情焦急而疲惫地站在门垫上。昨晚联邦特工冲进来时，他的额头上碰出了一条口子，现在那里贴着一块纱布。他正拿着手机打电话，连续点了几次头，看来即将结束通话。

凯伦打开门，阿莫利很快关掉了手机，走进屋里。他对她说：“凯伦，你必须马上和我一起到市区去，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办公室。他要立即同你谈一谈。”

她愁容满面地叫道：“什么？你疯了吗？我再也不去那里了！”

“不是联邦调查局，是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希望为昨天晚上联邦特工的行为当面向你道歉。”他说着指了指自己前额上贴着的纱布。“他已经为他们粗暴的行为向我道过歉了。”

“道歉？”凯伦觉得很惊讶，愤怒地摇摇头。“如果他真有此心，就应该亲自到这里来向我道歉！他应该跪在我儿子面前，请求他的宽恕！然后，他就该撅起他的屁股，让我狠狠地踢他一脚！”

阿莫利耐心地等她发泄完，然后继续道：“关于你前夫的案子，他有一

---

① 美国三大服装品牌之一，1984 年创立。唐娜·凯伦以自己的名字为其高档女装命名，其二线产品为“唐娜·凯伦纽约”，简称“DKNY”，颇受青年人的欢迎，名气甚至超过了其正牌。唐娜·凯伦服装以女性从头到脚打造完美形象为理念，首创女性“简洁七件”概念。

些新情况要告诉你。他们已经证实，大卫的同伙之一是一个毒品贩子。她叫莫妮卡·雷诺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还有，阿莫利，根本没有什么毒品生意。我告诉你，那是他们捏造的封面故事。”

“我想，你可能错了。这个雷诺兹是一个来自华盛顿的黑人女性，她同毒品贸易的关系是确凿无疑的。她的母亲吸毒，而她的妹妹是个妓女。”

凯伦厌恶地挥挥手说：“那又怎么样？这他妈并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他们又在造谣了。”

“凯伦，他们发现他现在正同这个女人在一起。你能肯定大卫从来没有提到过她吗？”

阿莫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观察着她眼神的变化。几秒钟后，她开始产生了怀疑。联邦调查局之所以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她很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还在玩弄所谓女朋友的老把戏，希望以此激发她的妒忌心理，从而最终背叛她的前夫。但是，阿莫利为什么如此仔细地观察她的表情呢？她质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他咯咯地笑起来，但是她发现他的笑声是装出来的。“不，不，不。我只是想把事实搞清楚。我们当律师的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专门……”

“我的上帝啊！我还以为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他向她靠近一步，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微微歪着脑袋，脸上流露出慈父般的微笑。在他的法律事务所里，他常常用这一招对付那些初出茅庐的同行。他说：“求你了，冷静下来。我当然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只是想尽量帮你减轻一些压力。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都非常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

他抚摸着她的胳膊，但是这反而使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个老混蛋肯定同联邦调查局勾结在了一起，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他吸收进去的。她一晃身体甩开了他的手，断然说道：“我不需要你的帮助，行了吧？这件事我自己能够解决。”

听到凯伦的话，他收起了脸上的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凯伦，请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案子，牵涉到了一些大权在握的人物。普通人是不会与他们为敌的。这不仅对你没有好处，对你儿子也同样没有好处。”

她简直难以置信，自己竟然会同这样的混账东西同床共枕。她绕到他的身后，一把拉开了前门，喝道："阿莫利，你给我滚出去！你可以告诉你那些狐朋狗友，去死吧！"

他尴尬地撅起了那张具有贵族气质的嘴，一贯傲慢的脸上只留下哭笑不得的神情。接着，他尽量装出一副不失尊严的样子走出了公寓，并冷冷地说道："如果我是你，我会非常谨慎。我是绝不会感情用事的。"

凯伦"砰"的一声使劲关上了门。他说得没错，她正要做一件相当感情用事的事情。

副总统坐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叉子，正郁闷地在他的晚餐上戳来戳去。那是一块又小巧又干瘪的鸡胸脯肉，周围摆着一些蒸熟了的胡萝卜条。自从他第四次心脏病发作以后，白宫的厨师们就一直给他烹制这种淡而无味的低脂肪食物。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顽强地忍受着这一新膳食的折磨，因为心脏病发作带来的撕心裂肺的胸部疼痛仍然记忆犹新，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这种食物的反感便与日俱增，对浇满了酱汁的上等腰肉牛排和拳头大小裹着融化黄油的龙虾仁的渴望也日趋强烈。每天食不甘味的生活害得他性情烦躁，动不动就对他的助手和特勤局保镖大发脾气。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工作，美国人民都要依靠他。因为总统实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一个没有脑子的摆设，除了精于竞选之道，其他一窍不通。要是没有他这个副总统的忠告和指导，整个美国政府早就他妈的完蛋了。

他正嚼着索然无味的鸡肉，却听见有人敲门。他艰难地把鸡肉咽下肚里，问道："谁呀？"随即，他的幕僚长走了进来。然而，他还来不及开口，国防部长又冲了进来，并且迅速跑到了幕僚长的前面，垂着那颗攻城锤似的方脑袋对他说道："我们得谈谈。"

副总统示意幕僚长离开办公室并把门关上。国防部长大步从房间中铺着柔软坐垫的椅子中间穿过，差一点打翻了放在茶几上的蒂芙尼台灯。

这个人是一个行为粗俗、性情暴躁而又极端自信的家伙，但是，他也是整个政府机构中少数几个副总统可以信赖的人之一。他们俩自从尼克松时代就开始合作共事。副总统问道："又怎么啦？巴格达又发生爆炸了？"

他摇摇头回答说："'快捷行动'出问题了。"

副总统把餐盘推到一旁，感到胸膛中一阵疼痛。然后，他质问道："我记得，你说过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中。"

"都是该死的联邦调查局的错，他们已经两次把事情搞砸了。"国防部长摘下无框眼镜，拿着它拼命地戳着空中。"先是放跑了人犯，因为他们把他带到了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建筑物里。接着，他们又让另一个目标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因为他们把监视行动搞得一团糟。现在好了，两个目标都在逃，而联邦调查局对他们在哪里却一无所知！"

副总统胸膛里的疼痛开始加剧，好像有人在他的胸骨下按上了一枚图钉。他问："这两个目标是什么人？"

"都是教授，可能都是些极端自由主义者，而且像狡猾的兔八哥一样怎么都抓不到他们。我看，他们八成同基地组织是一伙的，要不就是拿钱为伊朗人卖命的。总之，联邦调查局毫无线索。联邦调查局局长居然派了一个女人负责这次行动，这也是问题之一。"

"她叫什么名字？"

"帕克，露西尔·帕克。我不了解这个女人，只知道她来自得克萨斯州。不过，这很说明问题。她大概同我们的'牛仔统帅'有什么瓜葛。"说着，他向左边也就是椭圆形办公室的方向歪了歪头。

副总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希望能够压住胸部的疼痛。"快捷行动"是在大约一周前开始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因特网的监视过程中捕捉到了一条非常古怪的信息，那是一个满篇都是加密语言和奇怪方程式的电子邮件。追查发现，这封邮件竟然发自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一所精神病医院。一开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为这封邮件不过是一个疯子的天才发明。但是，委员会的一个分析专家出于好奇心对这个电子邮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邮件的作者竟然是一个曾经同爱因斯坦一起共事的前物理学家。那些方程式只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其价值已经足

以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成立一支特遣队去寻找这个理论的其余部分。据专家称,这个理论可以为美国的反恐大业提供一种非常强大的新式武器。

但是,根据副总统从政40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政府文职人员对迅速处理这样的难题是无能为力的。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把特遣队成立起来的时候,四个情报来源目标中的三个已经死亡。不仅如此,某个外国政府或者恐怖组织也在追逐这个理论。根据反恐专家目前的判断,一旦这个理论落到错误的人的手里,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中的说法,那将使"9·11"事件看上去就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副总统问道:"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我想,你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肯定是另有原因的吧?"

国防部长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我需要得到总统的授权。我希望把三角洲特种部队用于保障国内安全的行动,让他们在边境线上巡逻,积极追捕我们的目标。现在是五角大楼全权接管整个行动的时候了。"

副总统考虑了一下,从技术层面上讲,《地方保安队法》禁止军事单位参与美国本土上的任何执法行动,但是在国家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有例外的。他回答道:"就算你现在得到了授权,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部队部署到美国本土?"

"三角洲特种部队目前在伊拉克西部地区。我可以在12小时之内把他们全部空运回国。"

大卫等一行四人沿着19号公路往南驶去,这时正穿越西弗吉尼亚州绵延起伏的山区。时间刚到下午6点的时候,从迈克尔的"游戏男孩"中传出的模拟枪声突然停止了,游戏机发出了一声高亢的"咻"的声音,接着一个合成的声音宣布道:"晚饭时间到了。"大卫回头朝后座上看去,发现迈克尔终于抬起了头,把目光转向了他身边打瞌睡的古普塔教授。男孩对他说:"外公,晚饭时间到了。"

这是大卫第一次听到这个孩子说话，他的声音就像“游戏男孩”发出的声音一样干脆和不带感情。迈克尔和他外公都长着同样浓密的眉毛和杂乱无章的头发，大卫轻易地就看出了爷孙俩的相似之处，但是迈克尔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和呆滞麻木的表情。孩子又叫了一声：“外公，晚饭时间到了。”

古普塔眨了眨眼睛，又用手挠了挠头，然后向前排座位俯过身去，先看看正在开车的莫妮卡，接着又看看坐在一旁的大卫，然后说道：“对不起，你们车上会不会有什么吃的东西？”

大卫点点头道：“我们今天早上买了一些吃的。”他拿起莫妮卡在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买来的一塑料袋食品。“我看看还剩下些什么。”

当大卫在塑料袋里翻看剩余食品的时候，莫妮卡的眼光从前方的路上转到了后视镜上。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她一直紧张地注视着路面上的情况，观察是否有警车出现。现在，她暂时把注意力放到了古普塔和他外孙身上。她问教授：“电脑游戏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吃饭吗？”

“是啊，是啊。”古普塔回答说。“我们在‘战地勇士’的程序里设置了吃饭的时间，到时候它就会自动停机半个小时。当然啦，晚上也会停机。要不然，迈克尔就会一直玩到身体崩溃时为止。”

大卫在塑料袋的最下面找出了一个用塑料盒包装起来的火鸡三明治，问教授：“您的外孙吃火鸡吗？”

古普塔摇摇头，回答说：“不，他不吃火鸡肉。你那儿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没什么了。还有一袋炸土豆片和几个斯耐克威尔曲奇。”

“哦，他喜欢炸土豆片！但是必须有番茄酱，而且必须是每一片不多不少正好两滴，否则他就不吃。”

大卫把火鸡三明治扒拉到一边，终于找到了几袋番茄酱，多亏莫妮卡随手把它们扔进了袋子里。他把番茄酱和炸土豆片一起递给古普塔教授。

教授高兴地说道：“好，这太好了。你知道，迈克尔对食物非常挑剔，这也是自闭症的另一个典型症状。”

古普塔打开炸土豆片的纸袋的时候，莫妮卡再次向后视镜里看了看，然后紧闭双唇，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她认为，土豆片和番茄酱并不能构成一顿真正的晚餐。她又问教授："就您和迈克尔一起生活吗？"

古普塔从袋子里取出一片土豆片，在上面挤上了一滴番茄酱，回答说："哦，是啊，就我们俩。不幸的是，我妻子26年前就去世了。"

"您没有找个人帮助您照看外孙吗？比如保姆或者护士助理什么的？"

"没有，我们自己对付着。其实他并不是多大的麻烦，你只要习惯了他的生活规律就好办了。"古普塔说着又在土豆片上挤上了第二滴番茄酱，然后把它递到外孙的手里。"当然了，如果我妻子还在世，事情就会简单得多。汉娜照料孩子特别在行。我敢肯定，她要是活着，肯定会全身心地去爱迈克尔。"

大卫胸中不禁涌起对老人的怜悯之情。当年他为创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采访古普塔的时候，教授向他讲述了自己在爱因斯坦去世后的那些岁月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悲剧。首先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年仅12岁的儿子死于白血病。几年之后，汉娜·古普塔生下了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又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到了1982年，也就是教授刚刚放弃物理学研究、开始创建那个后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的软件公司的时候，他49岁的妻子又突发中风而撒手人寰。在采访过程中，阿米尔曾经把她的照片拿给大卫看，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模样——一位黑头发的东欧美女，身材苗条，表情严肃。

在采访中，古普塔还提到了他妻子的其他事情，一件隐隐约约令人心酸的事情，但是大卫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在坐椅上转了半个圈，转身面对着教授问道："您的妻子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吗？"

老人正往另一片土豆片上挤番茄酱，他抬起头看看大卫说："不完全是。她参加过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举办的一些研究生研讨会，但是从来没有在那里注册上学。她本来在科学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可惜战争中断了她的学业，所以她并没有获得任何正规的学术文凭。"

现在，大卫记起来了。汉娜·古普塔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犹太难民之

一。爱因斯坦曾经倾尽全力为尽可能多地向欧洲犹太人提供帮助，包括资助他们移民美国并为他们在大学实验室里找一份工作。汉娜和阿米尔就是这样被联系在了一起。

古普塔继续讲道："真是啊，直到今天，一想起那些研讨会，我就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汉娜当时坐在后排，教室里的每一个男人都不时偷偷地向她张望。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我们彼此竞争得很厉害。包括雅克和汉斯也都想得到她的芳心。"

"真的吗？"大卫的兴趣立刻被激发起来了。在以往的交谈中，古普塔从来也没有提到过在爱因斯坦的助手中间曾经发生过罗曼蒂克的竞争故事。"竞争有多激烈？"

教授意犹未尽地微笑道："噢，谈不上激烈，因为在雅克和汉斯还没有鼓起勇气向汉娜表白之前，我已经同她订婚了。感谢上帝，我们几个后来仍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汉斯后来还成为我两个孩子的教父。汉娜死后，他对我女儿更是呵护有加。"

大卫觉得这个故事太美妙了，他真希望自己当年就能够得知这个故事，并把它写进他的书中。但他刚刚想到此，就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无论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是对其他所有爱因斯坦的传记作品来说，真正最大的遗憾是漏掉了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发现统一场论这一惊世的创举。

他们继续行驶了几公里以后，向西转到了县第 33 号公路上。这是一条盘绕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单车道公路，尽管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覆盖着茂密树林的陡峭山坡却使道路处在昏暗的阴影里。窗外，偶尔会看到一辆饱经风吹雨打的拖车停在路边，或者一辆被遗弃的轿车在林中锈蚀，成为沿途唯一可见的人类文明的标志。除了他们这辆现代车和大约400 米外的那辆黄色跑车，整条公路完全是空空如也。

莫妮卡再一次向后视镜里看去，只见坐在后座上的古普塔教授手里拿着另一块挤上了两滴番茄酱的土豆片，像给一只小鸟喂食一样，直接把土豆片送进了少年的嘴里。看到这一幕，大卫觉得既感人又怪异，而莫妮卡则两眼盯着他们遗憾地摇摇头。她问教授："您的女儿现在在哪里，教授？"

他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说："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那里是吸毒者的天堂，因为本宁堡[①]就在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到兜售给士兵的甲基苯丙胺[②]。"

"您没有试试送她去戒毒吗？"

"啊，试过了，而且很多次。"他低下头，看着手中的袋装番茄酱皱起了眉头又抽了抽鼻子，好像闻到了腐烂变质的东西。"伊丽莎白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女人，而且像她母亲一样有才气，但是她连中学也没有念完。15 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从那以后就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我都没有脸告诉你们她靠什么生活，太肮脏了。即使迈克尔没有自闭症，我也会主动监护他的。"

莫妮卡的眉毛耷拉下来了，眉心又出现了那一条垂直的皱纹。在过去的 24 小时里，大卫已经发现了这一表情的含义。由于她的母亲也是吸毒者，他原以为伊丽莎白的经历会使莫妮卡对古普塔教授遭受的痛苦更加同情，但实际上他却有些惊讶地发现，莫妮卡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看她那个生气的样子，好像立刻就要转过身去、一把揪住教授的衣领。她对他说："只要是您要她戒毒，她是不会戒的。你们两人之间的积怨太深，您必须找另外一个人来做调解工作。"

古普塔身体前倾，眯缝着眼睛，看得出他也很生气。他说："我也试过了。我专门请汉斯去了一趟佐治亚州，说服她回心转意。他去了伊丽莎白住的那间破烂的小屋，扔掉了她的所有毒品，还带着她去登记做门诊戒毒治疗。他甚至还为她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给本宁堡的一个将军当秘书。"古普塔抬起手，用一根指头指着后视镜里的莫妮卡。"可是，你知道她坚持了多久吗？两个半月！她整天寻欢作乐，很快就丢掉了工作，也不再去做门诊治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迈克尔才来到我这里同我一起生活。"

老人一边喘气，一边身体往后沮丧地倒在后座上。迈克尔静静地坐在

---

① 本宁堡步兵学校是美国陆军最大的军事学校，也是重要的训练基地和科研中心，是培养美国陆军步兵初级军官的学校。

② 一种兴奋剂。

他的旁边，显然一直在耐心地等待老人喂给他下一片土豆片。教授从纸袋里又拿出了一片，但双手却不住地颤抖，根本无法把番茄酱挤到土豆片上。大卫正要问教授是否需要他帮忙，他在一分钟前看到过的那辆黄色跑车风驰电掣般地超过了他们，以接近每小时 130 公里的速度在这个禁止超车的路段上沿着相反方向的车道冲过了弯道。

“我的天哪！”他大叫一声，着实吓了一跳。“那个人想干什么？”

莫妮卡向前探出身体，仔细地看了一下说：“那不是警察的巡逻车。西弗吉尼亚州的警察现在还没有开法拉利的。”

“是一辆法拉利吗？”

她点头道：“法拉利 575 马拉内罗豪华跑车，还相当高档，全国也只有 50 辆。这辆车的价格相当于我那辆轻型巡洋舰的三倍。”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的院长也有一辆，我在基思的修理厂里经常看到。相当漂亮，不过也相当爱出毛病。”

法拉利跨过道路中间的双黄线，回到了自己的车道里。但奇怪的是，这辆车没有疾驶而去，而是开始减速，很快从每小时 130 公里减到了 120 公里，接着减到接近 100 公里，然后减到了 80 公里；几秒钟后，黄色法拉利竟然减到了不到每小时 50 公里，在他们前面仅仅几十米以外慢慢地爬行。前方的路正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急转弯，莫妮卡根本无法超过去。

大卫道：“这家伙在干什么？他刚才不要命地超车，现在却观赏起风景来了。”

莫妮卡一直沉默着。她向前伸出脖子，上身几乎压到了方向盘上，眯缝起眼睛观察着缓慢行驶的法拉利。几秒钟后她的脸开始抽动。只听她低声自言自语道：“是新泽西的车牌。”

到达山谷底之后，法拉利突然加速，冲到了他们前方大约 100 米远的地方。紧接着司机猛地踩下刹车，法拉利在一座单行桥的桥头突然停下来，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西蒙面对着一个十分棘手的局面，他既要抓住一辆行驶汽车中的四个目标又不能严重地伤害他们，而且还要避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他曾考虑把这辆小型汽车撞出路基，但是道路两旁一直都是茂密的森林，他知道一旦汽车撞上一棵树，就会严重变形，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挤压在一起。他要把目标从车里救出来已经非常困难，更谈不上审问他们。这样做是不行的。于是他决定，必须先把速度降下来。

当汽车行驶到一条浅浅小溪的单向通行桥前方的时候，他发现了天赐的良机。他以飞快的速度把法拉利横在了道路中间，抓起“乌齐”冲锋枪跳出了车外。他把“乌齐”的枪管支在法拉利的引擎盖上，瞄准了正在接近的小型汽车。一旦它减速并开始转向，他就向它的轮子开枪，剩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那辆车离他很近了，车内的四个人已经可以辨认出来，包括后座上那个面容枯槁的少年也已经清晰可见。他觉得自己很走运，他们带了这么个小家伙同行。他准备首先从这个孩子下手，这样三个主要目标都会采取比较合作的态度。

大卫发现法拉利车的后面有动静，一个身穿黑色T恤衫和迷彩短裤的大个子秃顶男人正蹲在车后面。他手里端着一支又短又粗、乌黑锃亮的冲锋枪，歪着脑袋，睁着一只眼，从枪管后面直直地瞄准了他们。恐惧像一盆迎头泼来的冷水浸透了大卫的全身，他仿佛已经感到了子弹钻进胸膛的力量。后背僵硬地靠在斗式坐椅的椅背上，右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了车门上的扶手，但是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蹲在法拉利后面的枪手。就在这一瞬间，他注意到那支枪的枪口并没有直接对着他们，而是稍微向下瞄准了现代车的轮子。

莫妮卡也看到了这一切。她大喊一声：“该死！我要掉头了！”

就在她刚刚抬起踩着油门的脚但还没有踩下刹车的那一瞬间，大卫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膝盖，喊道：“别踩，不能减速！他想射击车子的轮胎！”

“你干什么？放开我！”

“往那里冲！”他用手指着道路左边树林中的一个空隙，那是一条通向浅溪的小路，路上长满了茂密的青草。“快踩油门！使劲踩！”

“你疯了吗？我们不可能……”

冲锋枪开火了，子弹击中了现代的前翼子板，发出三声清脆的金属碰撞的声音。莫妮卡没有再争论，一脚踩下油门，汽车猛地转向直奔路边而去。

现代绅特歪歪斜斜地冲进了狭窄的林中小路，颠簸着越过土堆和泥坑，又有几发子弹打在了汽车的后部。莫妮卡一边双手紧紧控制住方向盘，一边骂了一声：“真他妈的该死！”整个车就像一只装满银器的木箱叮当作响，而大卫、阿米尔和迈克尔则不断地从坐椅上被弹起来。他们撞过草堆、滑过松动的石头，一眨眼的工夫已经开始跨越浅浅的溪流，巨大的惯性直接把他们送上了岩石河床。现代车的车轮掀起两股高高的水柱，好像公鸡漂亮的尾巴。紧接着，他们已经到达小溪对面的河岸前。莫妮卡猛踩油门往上冲去，引擎发出沉重的轰鸣声，汽车像一只雄山羊一样爬上了河岸，并且很快找到了重新回到公路上去的小路。现代车刚刚爬上柏油路面，大卫立刻通过侧视镜向后望去，秃头男人正站在桥上，“乌齐”冲锋枪的枪托依然顶在肩上。但是他没有再开枪，而是转身跑回到法拉利车旁，迅速地钻进了汽车的驾驶座里。

大卫叫道：“快加速！他追来了！”

西蒙发现，目标逃跑的路线原来是一条为划独木舟的人准备的便道，以便贪图享乐的美国特权人物可以直接把自己的皮卡车开到小溪边上，再取下独木舟放到水里。他暗暗咒骂自己太粗心，当时竟然根本没有注意到它。

西蒙决定调整自己的战略，不再把所有目标全部生擒作为目标，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他就能从他口中得到需要的信息。他回到法拉利车

上，挂上了启动挡。

莫妮卡已经把油门踩到底了，但是他们现在正往一座高山上爬，现代车十分勉强地达到了每小时 110 公里的速度。听着引擎发出刺耳的噪声，她一拳砸到方向盘上，眼睛盯着速度计吼道："我告诉过你们要开我那辆轻型巡洋舰！"

大卫回头从汽车的后窗望出去，在身后弯曲的山道上还看不到法拉利车的身影，但是，他仍然觉得能够听到它引擎发出的低沉的吼声。后座上的迈克尔再次把目光盯在了"游戏男孩"上，正耐心地等待着显示屏恢复工作。从他的表情上看，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古普塔教授却显得十分紧张，举起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好像要按住他那颗怦怦乱跳的心。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气喘吁吁地问道："现在怎么样了？"

"还好，教授，"大卫言不由衷地回答说，"我们就会没事儿的。"

古普塔突然拼命地摇起头来，大叫道："我要出去！让我下车！"

大卫知道，这是恐慌发作的表现。他立刻掌心向下，向教授伸出双手，但愿这样的手势有助于让老人冷静下来，同时说道："深吸一口气，好吗？慢慢地、深深地吸一口气。"

"不，我必须下车！"

说着，他随即松开安全带，把手伸向了车门的把手。好在车门已经锁上了。大卫立刻向后座扑过去，在古普塔就要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压到了教授身上并抓住了他的手腕。他对他道："我跟您说了，我们就会没事儿的！"他一边安慰教授，一边再次朝后窗外看了一眼，黄色法拉利车正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约 50 米远的地方。

大卫立刻回头想警告莫妮卡，但是发现她已经看到了跟上来的法拉利，两只棕色的眼睛正怒不可遏地盯着后视镜。她咬牙切齿地说："那就是工学院院长的车！那个混蛋秃子抢了院长的车！"

大卫道："他追上来了，还能再开快一点儿吗？"

“不行，我开不快了！他开的是法拉利，而我开的是他妈的现代！”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肯定去过我家！但是没有找到我们，而是找到了基思。所以他弄到了这辆车！”

随着他们离山顶越来越近，法拉利也紧随其后，步步紧逼。当它离现代只有大约20米远的时候，大卫看到秃头男人摇下了身边的车窗，用右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将上半身探出窗外，左手端着“乌齐”冲锋枪对准了现代。大卫立刻抓住迈克尔和古普塔教授，把他们按倒在斗式坐椅的后面，并把自己的身体扑倒在两人的身上。迈克尔立即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号叫。大卫同时向莫妮卡叫道：“低下头！他要开枪了！”

第一轮射击打碎了现代车后窗的安全玻璃，无数玻璃小球像雨点般的落到他们背上。第二轮射击从他们头上飞过，子弹穿过车内，在挡风玻璃上钻出了几个弹孔。大卫以为莫妮卡已经被击中，立即爬到前座准备控制住汽车，但他发现莫妮卡安然无恙，双手仍然牢牢地握着方向盘。她全身上下看不到流血的地方，但是脸上却已经是湿淋淋的一片——她在哭。她哭着问大卫：“基思肯定死了，是吗？”

两个人心中都知道答案，大卫不需要回答。他只是把手放到她的肩上，说：“我们赶快想办法逃过这一劫吧，好吗？”

现代车越过了山顶，开始向山下冲去，速度开始加快。秃头男人再次向他们射击，但因为道路突然右转，他们的车没有被击中。现代车的车轮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高速冲过了转弯处，大卫不得不一把抓住仪表盘，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不要撞上开车的莫妮卡。他大叫道：“天哪！当心点儿！”

她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叫喊，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方的路面，目光锁定在道路中间的双黄线上。她的右脚死死地踩在油门上，小腿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她双手抓着方向盘，手指上的血管因用力而凸起。她的神经和全身肌肉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而脸上专注的表情却已经近乎于凶残。在她的心中，渴望探索弦论的奥秘、了解额外维度中流形的复杂方程式和拓扑细节的激情，统统化做一股巨大的向心力，推动着她一往无前。

蜿蜒而下的道路在山腰处变得笔直，仿佛一条巨大而干涸的水渠，把绵延不断的森林从中劈成两半。现代绅特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60公

里，但是法拉利仍然紧随其后。公路两旁的树木从车窗外飞过，树叶、树枝和树干形成两堵模糊的绿色屏障不断延伸。就在这个时候，大卫看到前方100米开外的道路左边出现了一个缺口，一条狭窄的柏油支路成45度角从公路上延伸出去。他看看莫妮卡，她也正看着那条路。

大卫回过头再看法拉利，秃头男人又把身体探出了窗外，正举着冲锋枪仔细地向他们瞄准。大卫在心里祈祷着：现在不要开枪，就等一秒钟，仅仅一秒钟。

这时，莫妮卡猛打方向盘向左转，巨大的离心力把大卫重重地摔到了副驾驶座一边的车门上。车身向右极度倾斜，左边的两个车轮离开了路面，眼看就要倾覆，但随即左边的车轮又落回到地面上，车身恢复了平衡，汽车沿着狭窄的支路呼啸而去。秃头男人大吃一惊，他从“乌齐”冲锋枪的瞄准器上抬起头，右手赶紧猛地向左转向，试图跟着现代车冲上支路。但是由于转向过猛，法拉利的尾部在巨大惯性的推动下向前冲去，使汽车立刻向逆时针方向旋转，整个汽车像一个鲜艳的黄色风车一样旋转着、蹦跳着，闪烁着金黄色的光彩滑过路面，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美丽景象。最后，法拉利滑出柏油路面，随着一声轰响猛然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

莫妮卡放松了油门，汽车继续前行。大卫从现代车破碎的后窗中望去，看见法拉利的车身已经凹陷，整个车体紧紧地包裹住了那棵长满瘤结的橡树树干。这时，道路进入了连续弯道，破损变形的法拉利从大卫的视线中消失了。

凯伦和乔纳站在《纽约时报》大楼一楼的大厅里，一个身穿蓝色便装、长着鹰钩鼻子的男人脸色阴沉地坐在保安台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母子俩，向凯伦问道：“我能帮你吗？”

凯伦笑容可掬地回答说：“是的，我想见见格洛利亚女士。她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你有预约吗？”

她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们是老朋友，今天刚好路过她的办公室，顺道来问一声好。"她怀疑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监听格洛利亚的电话，所以没有事先给她打电话。

保安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又问道："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凯伦·亚特伍德。"她报上了她出嫁前的名字。"我们是弗雷斯特希尔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但她肯定记得我的。"

保安不紧不慢地拨着内线电话，凯伦焦急地环顾大厅四周，察看是否有跟踪他们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她担心，他们会在她接近《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之前再次把她抓起来。她不由自主地捏了捏乔纳的手，尽量使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

保安终于打通了格洛利亚的电话，只听他说："这里有一位叫凯伦·亚特伍德的女士想见你。"接着是一阵沉默。"是的，是叫凯伦·亚特伍德。"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保安用手捂住话筒转向凯伦说道："她说她不认识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

凯伦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格洛利亚怎么可能忘记她了呢？她们在一起上健身课整整3年！她赶忙道："告诉她是弗雷斯特希尔中学的凯伦·亚特伍德，夏基老师的健身课的同学。"

保安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把凯伦的话在电话上重复了一遍。接着仍然又是一阵沉默，而且这次持续的时间更长，最后保安终于说道："好吧，我这就让她上来。"他挂上电话，拿出一个访客通行证，在上面写上了凯伦的名字。

她长舒一口气："谢谢你！"

保安脸上仍然带着那一副阴沉的表情，把通行证递给凯伦并说道："米切尔女士的办公室在17楼。从左边的电梯上去。"

凯伦一边向左边的那一排电梯走去，一边随时准备应付向他们扑过来的身穿灰西装的男人，但是预料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她和乔纳顺利地进入了电梯。她觉得奇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竟然会任由她同报界接触，是不是他们认为没有一个记者会相信她要讲述的故事。仔细想想，她的确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以披露；虽然她明明知道对大卫贩毒的指控完全

是无中生有，但是她却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言。更要命的是，她要指控的对手是联邦检察官，在公众的眼里，她只是一个毒贩子教授的老婆，哪一家报纸也不会真正相信她的话。

当然，除非她能够拿出确凿无误的证据。其实，凯伦来到《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也并非完全两手空空，她清楚地记得昨天傍晚给她家里打电话的那个侦探的名字，他叫赫克托·罗德里古兹。他可以告诉《纽约时报》他是为什么被叫到圣卢克医院去的。

在古普塔的办公室里，露西尔坐在教授的办公桌前，正拿着手机同联邦调查局局长通话，她手下的特工正对教授的电脑进行彻底的检查和分析。4个小时前，古普塔、斯威夫特和雷诺兹从机器人学研究院逃脱了，她的队伍已经搜遍了卡耐基·梅隆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寻找三个犯罪嫌疑人逃向何处的线索。沃尔什特工审讯了卡耐基·梅隆大楼服务部的一名清洁女工，她承认把自己的工作服卖给了雷诺兹和斯威夫特，米勒特工也在校园的一个停车场里找到了雷诺兹的轻型巡洋舰汽车。虽然联邦调查局没有抓住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时机，把事情搞砸了，但是露西尔坚信，她的人只需要再多跑跑腿，肯定能够发现嫌疑人的行踪并最终把他们逮捕归案。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局长打来的电话，通知她从现在起这个案子完全由五角大楼接管，她正因此而火冒三丈。

她冲着话筒喊道："他妈的，他们想干什么？军队不能执法！他们参与国内执法行动是非法的！"

局长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他们说他们已经接到了美国总统的命令，还说三角洲部队擅长搜捕行动，至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他们想往哪儿搜啊？现在，就连我们也对嫌疑犯的行踪一无所知，从密歇根州到弗吉尼亚州，他们可能在这之间的任何地方。"

"根据他们的部署计划，这些军队将首先飞到安德鲁斯空军机场，然后

从那里分散搜索。他们有直升机和史崔克装甲车,可以快速机动。”

露西尔无奈地摇摇头,部署一支突击部队对找到几个逃犯根本毫无帮助,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逃犯没有抓到,士兵们却开枪打死了某个强行闯过检查站的醉醺醺的傻瓜。这无疑是愚蠢透顶的做法。她仍然不肯放弃,坚持道:“长官,请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我相信肯定可以抓到这帮家伙。”

“已经太晚了,露西。现在部队已经登上了C-17运输机。到今天晚上12点整,你就不再负责这次行动了。我们将把这个案子全部转交给国防部。”

她没有再说话,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议。局长等待了一会儿,说道:“我现在必须马上去开另一个会议。两小时以后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你的交接安排。”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露西尔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手机有好几秒钟,显示屏上写着:“通话结束时间:19点29分。”然后,经过短暂的黑屏又显示出她熟悉的待机墙纸——联邦调查局的徽章。其实,她所看到的并不是显示屏上的图像,而是她在联邦调查局的事业的终结。整整34年来,她拼命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终于成为唯一一个在由众多男人主导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为此她表现出了比男人更加顽强的斗志和更加精明的头脑。她抓过银行抢劫犯,渗透过摩托车黑帮,拯救过被绑架的人质,也窃听过寻衅暴徒的电话。就在一个月之前,局长还刚刚向她作出了承诺,要提拔她担任联邦调查局达拉斯分部的头儿,那可是个美差,是她几十年辛勤付出的最完美的结果。但是现在她明白了,这一切再也不会发生了;她不仅升职无望,很可能会被迫马上退休。

这时,她的副手克劳福德特工小心翼翼地走到她身边,就像一只受到鞭打的哈巴狗摇尾乞怜地接近它的主人一样,道:“嗯,帕克特工?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古普塔电脑系统的分析。”

她把手机放进衣服口袋里,转过身面对着他。她还有4个小时可以行使手中的权力,因此,最好还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它。她问:“找到有关的物理学文件没有?”

“没有。所有文件都是关于机器人的。有的文件很大,里面都是软件

代码和硬件设计。我们也发现了他设计的同机器人对话的程序。他就是利用这个程序操纵‘龙行者’发出了辐射警报。”

露西尔拉长了脸,她讨厌有人再次提起这次行动被搞砸的原因,但是她又不能对此置之不理。她必须了解导致她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她说:“把这个程序调出来我看看。”

克劳福德弯腰趴在办公桌上,用鼠标点击了一下电脑屏幕上的一个三角形图标。一个视窗立即打开,显示出纽厄尔-西蒙大厅的立体分布图像,各层楼上分布着十多个闪烁的黄色斑点。克劳福德解释说:“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出每一个机器人的具体位置和工作状态。古普塔可以在这里通过一个无线装置向它们发出指令。”

“无线的?”她心中立刻感到了一丝希望。因为手机等各种无线装置都会按照设定的程序不断地向其传输网络发出信号,因此,只要这些装置处于开机状态,联邦调查局就可以借此大致确定它们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追踪到他们的位置吗?”

“不行。古普塔的这些装置只使用近距离无线电通讯。如果要控制其他地方的机器人,他就先通过陆上通讯线路把指令发送到当地的一个差转站,然后再从那里用无线电发送给机器人。”

真倒霉!她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突破口。但这时她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其他地方’是什么意思?哪些地方还有他的机器人?”

克劳福德点击了另一个图标,屏幕上立刻转换成一幅卡耐基·梅隆大学校园的地图。他一边指出地图边缘地带上几个闪烁的亮点一边说:“在计算机科学系有一些,在工学院也有几个。这里,古普塔自己的家里也有几个。”

“匹兹堡以外有吗?”

克劳福德再次点击某个图标,一幅美国地图展现在屏幕上: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四个亮点,田纳西州有一个,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个,佐治亚州有两个,华盛顿特区附近有六个。克劳福德继续道:“国防部正在几个地区同时测试古普塔研制的监视机器人,而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准备把他的一个机器人用于火星探测计划。”

“这是什么地方?”露西尔指着西弗吉尼亚州的那个亮点问道,这也是离匹兹堡最近的一个机器人。

克劳福德特工用鼠标直接在亮点上点击了一下,旁边立刻出现了一条标签:“卡耐基休养所: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的霍洛。”

露西尔判断道:“这不像是军事基地或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某个中心。”她心中重新萌发出希望,心脏也兴奋得怦怦直跳。虽然她明明知道这只是一种模糊的预感,但是过去岁月里的经验告诉她: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克劳福德歪着头看了看电脑屏幕上的标签,说道:“在古普塔的所有记录中,我都没有见过这个名字。我估计,这可能是一个私人承包商的地址,也许是某个从事机器人研制的防务公司。”

露西尔摇了摇头,这个闪烁的光点处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最南端、哈特菲尔德及麦考伊乡村的中心。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从事防务工作的承包商。她问道:“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地区,有没有我们正在执行任务的特工?”

克劳福德从口袋里拿出“黑莓”手机,他总是用它跟踪所有执行任务的特工的行踪。他很快报告说:“呃,让我查一查。布洛克特工和桑图罗特工在I-77地区的一个路障点,正协助州警盘查过往车辆。他们离霍洛大约80公里。”

“立刻告诉布洛克和桑图罗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里去。他们还需要后援,所以再立即组织十来个特工并且把里尔喷气飞机准备好。”

克劳福德疑惑地扬起眉毛问道:“你肯定要这么做吗?关于这个地方我们只知道……”

“照我说的做!”

第8章

他们到达卡耐基休养所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但在现代车车灯的照射下，大卫立刻看出，在这样的地方，安德鲁·卡耐基先生是绝不会住上一个晚上的。所谓的休养所不过是林间空地上一间不大的棚屋，只有一层，由铁路枕木建成。树枝散落在前院中，门廊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潮湿的树叶。卡耐基·梅隆大学对这个地方已经多年没有修缮。很显然，即使教师们来过这个地方，那也至少是去年夏天以前的事情了。

大卫打开副驾驶一边的车门，帮助古普塔教授下了车。老人已经从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但是仍然有些步履蹒跚，大卫不得不搀扶着他的胳膊踏着枯枝败叶向小木屋走去。莫妮卡和迈克尔也下了车，仍然开着的车灯照亮了他们脚下的路。来到前门后，古普塔指着一个只有泥土而无花草的花盆对大卫说："钥匙就在花盆下面。"

大卫刚弯下腰准备取钥匙，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声音在山峦中久久地回荡。他立刻直起身来，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小声问道："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古普塔哧哧地笑起来，拍拍他的后背说："放心，是当地人。他们喜欢晚上带着短枪在树林里转悠，打一点野味做晚餐。"

大卫放下心来，深吸了两口气道："我现在明白了，你们学院的教授们

为什么都不愿意到这里来了。”

“噢,也没有那么糟。其实,住在这一带的人很有意思。他们有一个小教堂,星期天就在那里举行执蛇显信仪式[①],人人手里拿着一条响尾蛇,高高地举过头顶,围着布道坛跳舞。不过奇怪的是,他们很少被蛇咬。”

“快点儿,我们进去吧。”莫妮卡一边催促,一边紧张地看着头上浓密的树荫。

大卫再次弯下腰,端起花盆放到一边,捡起了一把生锈的钥匙。他把它插进锁孔拧了几下,钥匙终于转动打开了门。他伸手沿墙壁摸索,找到了电灯开关。

木屋的内部看上去要好一些,远处的墙上有一个石头砌成的壁炉,地上铺着一张棕色的粗毛地毯。左边的厨房里放着一台老掉牙的冰箱,右边是两间小卧室。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笨重的橡木桌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脑、一个电脑显示屏和其他几件外部设备。

古普塔教授把他们领进屋里,热情地说:“进来吧,进来吧。这房子已经很久没有住人了,恐怕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他直接走到橡木桌子前,打开了电脑系统的总开关。当他伸手到桌子下面寻找电源插座时,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兴奋地叫道:“喔,迈克尔,快看这是什么!我都忘记了我们把这玩意儿留在了这里!它的电池还一直充着电呢!”

古普塔双膝跪在地板上,连续按下几个开关按钮。大卫随即听到了电动马达传出的嗡嗡声,接着一个装着四条腿的机器人从桌子下面走了出来。这个机器人大约两尺高,三尺长,外形设计很像一头微型的雷龙;它的身躯部分由发亮的黑色塑料制成,脖子和尾巴采用分段式结构,上下摆动着一路走来,给人一种真实而多少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它拳头般大小的头上装着两个发光二极管,就像雷龙的两只眼睛;背上伸出一根细长的黑色天线。这个机械怪物来到他们面前停下,左右转动脑袋环视一下房间里的情况,然后用它人工合成的声音问道:“迈克尔,你想玩球吗?”它那塑

---

① 一种宗教仪式。信徒在仪式中手里拿着毒蛇,以显示自己虔诚的信念。这一行为源自《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信的人必有神随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

料做成的下巴还随着说话的声音上下一开一合。

听到机器人的问话,少年停下了“游戏男孩”上的“战地勇士”。大卫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同时也感到他欢快的笑容同乔纳是多么相似。迈克尔立刻跑到粗毛地毯上,捡起放在那里的一个鲜艳的粉红色小球朝雷龙机器人滚过去。机器人的头开始转动,用感应器追踪着球的运动,然后迈步直奔小球而去。

古普塔解释说:“按照设计好的程序,它会追踪任何粉红色的东西。它安装了一个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感应器,可以识别这种颜色。”

教授带着明显的欣喜表情看着自己的外孙,而莫妮卡已经不耐烦了。她向橡木桌上的电脑看了一眼,然后再看看大卫。他很明白她在想什么:就在那台电脑中硬盘驱动器的某个地方,很可能隐藏着统一理论。她急不可待地要看到它的尊容。大卫问道:“教授,我们现在看看电脑里的文件,好吗?”

老人好像突然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赶忙道:“好、好,当然了! 对不起,大卫,我走神了。”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到桌子前,打开了电脑。大卫和莫妮卡站在他身后,从他肩膀上方看着电脑屏幕。

古普塔首先打开了电脑中的“我的文件”,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自这台电脑安装以来到访过卡耐基休养所的教授们留下的所有文档。古普塔拨动鼠标滚轮找到一个名叫“迈克尔盒子”的文件夹。文件夹设有密码保护,古普塔键入密码“红色海盗79”,文件夹随即打开了。他指着屏幕上的7个微软文本文件说:“这些就是我们4年前在这里创建的所有文件。如果汉斯把统一理论藏在这台电脑上,那么肯定就在这个文件夹里,因为其他所有文件都是在那之后创建的。”

文件夹中有7个文件,从最上面一个文件的日期“2004年7月27日”到最下面一个文件日期“2004年8月9日”,按照各自最后一次修改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在一起。第一个文档的名称叫“视觉”,而以下6个文档的名称都是三位数的数字,分别是:322、512、845、641、870和733。

古普塔打开了“视觉”文档,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文件。我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天晚上,我下载了我的一个学生的一篇论文,是关于视觉识别程序

的。但是,我后来一直没有找到时间去读。也许汉斯打开了这个文件,把一些方程式塞了进去。”

论文的题目叫做《视觉表征中的概率子空间》,是一篇典型的研究生论文——冗长乏味且令人费解。古普塔一页一页地往后翻,大卫则期盼着看到文中出现空白处及紧随其后的一长串井然有序的方程式,它们应该同视觉识别毫无关系。但是,经过洋洋洒洒9个章节、23个图表和72个参考文件说明,直到论文结束也没有任何发现。

古普塔看到论文的结尾处后,说道:“好啦,这一个完了。还有6个文件。”

他接着点击了名为“322”的文档。文件很大,花了一些时间才慢慢打开。大约五六秒钟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长串人名,每一个名字后面都附有一个电话号码。第一个名字是保罗·阿拉米,第二个叫坦尼娅·阿尔托,然后是至少30个姓艾伦的人和同样多的姓艾伦森的人。古普塔教授向下滚动页面,接着出现了无数的姓艾伯特、阿伯纳西、阿克曼和亚当斯的人。他加快滚动的速度,成千上万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人名由下至上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形成一片流动的数字化光影。

莫妮卡摇了摇头,感到非常不解。她问道:“您为什么要下载一本电话簿?”

“是迈克尔干的。”古普塔朝外孙的方向歪歪头,那孩子还在同雷龙机器人玩球。“患自闭症的孩子通常都会对某些古怪的事情产生痴迷行为,比如,有的人会把火车或者汽车的时刻表记下来。几年前有那么一段时间,迈克尔对电话号码特别痴迷,他看过许多电话簿,把它们全部记在了脑子里,并且还要抄录下来。这几个文档都是按照不同区号分类的电话号码簿。”

大卫费力地盯着从电脑屏幕上飞快闪过的名字和数字,由于移动太快,根本看不清楚。于是他问教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哪些文件是克莱曼博士改动过的?”

“很遗憾,文字处理软件中的‘追踪修订’功能被关闭了,所以我无法让电脑自动查找更改过程。我只能凭眼睛一页一页地找,看有没有汉斯加进

去的内容。”

莫妮卡嘘了一声,道:“该死! 如果其他文件也和这一个一样长,您就得盯着电脑屏幕好几个小时。”

突然,古普塔教授停止了滚动的电话簿,格外专注地盯住了电脑屏幕。大卫以为老人奇迹般地发现了博士先生的方程式,就像在浩瀚的数据大海里捞到了一根闪闪发亮的银针。但是,屏幕上除了一串姓卡波特的人名之外,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我有个主意,”教授一边说一边把光标移动到屏幕的上方。“任何方程式都必须有一个等号,对吗? 所以,我只需要在每一个文件里查找这个数学符号就行了。”说着,他点开编辑栏的菜单,再点开查找窗口。“像这样查找可能也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些文件毕竟太大了。”

大卫点点头,但是这值得一试。

阿尔贡峡谷是车臣共和国饱受战争蹂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在西蒙的梦境中,这个峡谷却始终是一块洁净而原生态的土地。他像一只老鹰一样在狭窄的阿尔贡河上空滑翔,河的两岸矗立着高加索山脉布满花岗岩岩石的山坡。他可以看见沿着河的东岸有一条路,是为运输俄国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而修建的,但是路上只有一辆车,而且是一辆民用车。西蒙向峡谷中俯冲下去,想近距离看个清楚。几秒钟后,他便认出了这辆车:那是他自己的车,那辆灰色的拉达轿车。坐在驾驶座上的正是他的妻子奥伦卡·伊万诺夫娜,她金色的长发披散在身后,后座上坐着他的两个孩子——谢尔盖和拉丽莎。他们是来看望他的,他正驻扎在从这里往南约 20 公里的巴斯科伊镇。这条公路现在很安全,因为这一带的车臣叛军要么已经被消灭,要么已经被赶进了崇山峻岭的深处。但是在这个梦里,西蒙正在他们上空翱翔,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保护着他们母子三人的安全。这时,拉达转过了一个弯道,西蒙猛然发现在他们前方的空中悬停着一架挂满了“地狱火”导弹的黑色直升机。

其实在现实中，西蒙并没有亲眼目睹攻击的场面，他是在事发后一个小时才得知这个消息的，他的长官告诉他说，美国特种部队又一次跨过了车臣边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三角洲部队就开始在车臣边界以南地区活动，围歼那些同车臣人一起逃到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刚开始的时候，俄国人一直容忍美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出现，但是这种默认的联盟关系已经开始显露出日趋紧张的征兆。三角洲部队的阿帕奇直升机总是不断地溜进俄国的领空，而且养成了向非战斗人员发射导弹的恶劣习气。当西蒙驾驶着装甲运兵车赶往报告中被美国人攻击的地点时，他预料到当地的无辜农民可能又一次遭到了屠杀，又会看到一辆牛车旁躺满女人尸体的场面。然而，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拉达车被焚毁的乌黑躯壳和方向盘后他妻子早已烧焦的骨骸。爆炸把谢尔盖和拉丽莎从后座上炸飞出车外，掉进了公路和河流之间的一条烂泥沟里。

西蒙至今仍然不知道造成这个严重错误的原因，仍然难以理解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别突击队怎么可能把他的家人误认为一帮恐怖分子。由于三角洲部队的行动都是保密的，美国和俄国的将军们一起把事实真相掩盖了起来。当西蒙正式提出抗议时，他的长官递给了他一个装满百元美钞的帆布口袋，就是他们称之为“抚慰金”的东西。西蒙愤怒地把口袋扔到了长官的脸上，从此离开了俄国特种部队。他来到美国，希望完成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设法找到那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驾驶员和炮手。他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一架直升机的呼号，要想找到事件的当事人报仇雪恨，他必须杀掉三角洲部队的每一个士兵。

但是在梦里，西蒙不仅清楚地看见了他们的脸，而且目睹了直升机驾驶员控制着操纵杆，让炮手发射“地狱火”导弹的整个情景。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枚导弹尾部喷射着烈焰，向他的灰色拉达车飞去。突然，西蒙又发现自己正同两个孩子一起坐在拉达车的后座上，透过挡风玻璃惊恐地看着向他们高速飞来的导弹。他感到有人拉了拉他衬衣的衣领，一只小手正使劲地拽着他。

西蒙睁开了眼睛，天已经黑了。他的身体被牢牢地卡在驾驶坐椅和从方向盘上弹出来的充气安全气囊之间。汽车的副驾驶一侧撞到了一棵树

上，法拉利的右侧已经损毁，而左侧却完好无损。他意识到，确实有人在拉他的衣领，但是这个人不是谢尔盖也不是拉丽莎，而是阿帕拉契亚山区的一个干瘦的乡巴佬。他长着一口稀疏的牙齿，双颊凹陷，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法兰绒衬衫，皱着眉头疑惑地看着他。乡巴佬刚才已经把手伸进了法拉利车里，摸了摸西蒙颈部的脉搏。他自己的皮卡车以怠速停在路边，车灯射出的光柱一直照进树林里。

西蒙痛苦地从气囊下抽出左手，抓住了乡巴佬的手腕。这个人吓得往后倒退一步，叫道："我的上帝啊！你还活着呀！"

西蒙仍然抓住他干细的手臂，命令道："把我弄出去。"

法拉利的车门已经无法打开，所以乡巴佬把他从车窗里拉了出来。西蒙的右脚踝关节被扭伤，一接触到地面就疼得他直咧嘴。阿帕拉契亚人搀扶着他向皮卡车走去，同时不无惊讶地说道："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来吧，我们必须马上把你送到医院去。"

这个老头儿浑身散发着一股臭气，混合着汗液、土烟和烧木头的烟味，西蒙感到恶心。他突然双手抓住老人的肩膀，把他的身体紧紧地按在皮卡车的车身上。他用左脚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双手掐住了这个老笨蛋的脖子，恶狠狠地问道："你看到一辆灰色的现代车没有？后翼子板上有一个坑？"

老人惊恐地张开嘴，抬起两只手拼命地抓扯西蒙的手臂，但他细小而颤抖的手指根本无法撼动西蒙有力的双臂。

西蒙对着他的老脸吼道："**快说！你看到那辆车没有？**"

老人根本无法回答，因为西蒙的手已经紧紧地掐住了他的气管，他一边挣扎一边赶快摇了摇头。

"那你就没用了。"西蒙加大了双手的力量，清晰地感觉到老人的咽喉在他手掌下破裂。老人的身体靠在皮卡车上不断地抽搐，两条腿无助地胡乱踢打着，而西蒙对他却没有丝毫的同情。这家伙不过是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垃圾，为什么谢尔盖和拉丽莎要躺在坟墓里腐烂发臭，而这个垃圾却可以生活和呼吸？这让他无法忍受，也是他无法饶恕的。

老人很快停止了挣扎，西蒙松开手让尸体掉落到地上。然后，他一瘸

一拐地走回法拉利车旁，从里面取出了“乌齐”冲锋枪和其他随身武器。他运气很好，这些武器都没有损坏。他把枪支转移到皮卡车上，然后掏出手机，凭记忆拨打了一个号码。他很担心手机无法找到信号，因为这里已经是偏远地区，但是几秒钟后手机里传出了铃声，一个声音说道：“我是布洛克。”

古普塔教授仍然在电脑文档中继续搜索，大卫走到木屋后的窗户前。他的心里十分焦虑不安，再也无法看着古普塔在几十亿字节的数据中慢慢寻找。他需要一点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

窗外一片漆黑，一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把头贴到窗户玻璃上，两个手掌挡住眼睛两侧，才看到了木屋后树林的轮廓和它上方那一条星光灿烂的夜空。他和大多数的纽约人一样，每次离开纽约、看到繁星点点的天空，都会惊喜不已。他首先找到了北斗七星，像一个巨大的问号垂直地悬挂在空中；接着又看到了“夏季大三角”——天津四、牛郎星和织女星，还有昴宿星团的椭圆形光影。接着，他继续向上看，眼睛盯住了银河，它那难以想象的巨大螺旋形结构总是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40 年前，正是观察天空激发了大卫学习科学的兴趣。他当时住在祖母家里，在佛蒙特州一个叫贝洛斯福尔斯的小镇上，就是在那里他学会了识别行星和那些最明亮的星星。晚餐后，每当母亲洗涮餐盘、父亲开车到镇上去喝得烂醉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后院里，举着手指一一搜寻每一个星座。他把自己沉浸在物理学的法则之中，学习开普勒、牛顿、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理论，以此逃避父亲酒后的疯狂和母亲沉默的绝望。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为将来成为一个科学家而做准备，中学时一门心思地学习几何学和微积分，进大学以后又努力钻研热力学和相对论。然而，当他 23 岁的时候，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劣根性终于抓住了他，把他无情地踢出了物理学的殿堂，投入昏暗的西区酒吧之中。所以，他所遭受的打击已经绝非一次事业上的小小挫折而已，而是失去了生活中为他带来巨大欢乐的源泉。虽然

他后来总算挣扎着从酗酒的深渊中爬了出来，在科学的边缘地带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写出了几部关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著作，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仍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败者。他很清楚，他已经不可能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了。

但是今天晚上，当大卫遥望卡耐基休养所上方的夜空时，他心中隐约感觉到了久违的童年时代的欢乐。在他眼中，夜空里无数的行星和星球都化做了宇宙波中一颗细小的微粒。在大约 140 亿年前，一个致密而炽热的奇点爆炸而形成了宇宙，同时在其身后留下了无数的物质和巨大的能量。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知道“大爆炸”发生的原因或者“大爆炸”之前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未来这一切又将如何结束。然而，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终于就要揭晓了，它们很可能就潜藏在古普塔教授这台电脑的某块电路板里，而大卫即将成为第一个看到它们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极度兴奋的情绪之中，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吓得他几乎失去身体的平衡。他以为站在他身后的是古普塔，但是转过身来却发现是莫妮卡，而教授仍然弓着背俯在橡木桌子上，斜着眼睛盯着电脑屏幕。莫妮卡的表情看起来同大卫一样焦急不安。她对他道：“我想再问你一个那篇关于‘平面国’论文的问题，就是你那个二维空间的黑洞的模型。”

莫妮卡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卫觉得很唐突，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想法。她仍然希望在古普塔教授最终揭开那些方程式的神秘面纱之前，再做最后一次尝试，猜出统一理论的奥秘。他问：“你想知道什么？”

“你们的黑洞模型中包括有 CTC 的模型吗？”

大卫几乎 20 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称了，不过还是记起来了。CTC 就是“封闭类时曲线”，其基本概念是：这是一条使粒子能够在时间中来回穿行的通道，由于它是封闭的，因此粒子最终又会沿着这条通道回到它最初的起点。他道：“是的。我们确实在模型中找到了封闭类时曲线的模型，但是这在一个二维时空的环境中并不少见。在一个‘平面国’里，存在着许多在三维宇宙中很难见到的怪异和荒唐的事情。”

“那么，这个二维时空中也有一个虫洞结构吗？”

大卫肯定地点了点头。虫洞是一条贯穿于时空高山和峡谷中的隧道，是一条宇宙捷径，物体可以在瞬间通过这条隧道从宇宙中的一个区域到达另一个区域。他和克莱曼博士在那篇二维世界的论文中提出，跌入黑洞的粒子会出现在黑洞另一端的另一个独立的宇宙中。他回答说：“是的，完全正确。这一切你都知道，真让我感到惊讶。我记得你说过，那篇论文的内容你几乎完全忘记了，对吗？”

“我确实忘记了。不过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克莱曼要说你们的那篇论文离事实已经不远了。所以，现在我想，这是不是跟引力电磁子有关系？”

大卫对这个名称不熟悉，要么是他从来没有学到过，要么就是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他问道：“什么引力电磁子？”

“这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观点，产生于上世纪的 50 年代。它的前提是基本粒子并不是处于时空中的物体，而是时空本身的一部分，即时空构造中的纽结，就像一些微小的虫洞。”

大卫有些想起来了，他以前确实听到过这种说法，大概是在 20 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说：“是的、是的，我记得克莱曼在一次讲座中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好像物理学家们早就放弃这种观点了。”

“那是因为谁也无法用一个公式表达一个引力电磁子。按照现有的方程式计算的结果，其能量要么向内坍塌要么泄漏。但是在几年前，一些研究人员重提这个理论，仍然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一种统一的理论。他们的研究至今还十分粗略，但已经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像一个带有封闭类时曲线的微型虫洞的粒子。”

大卫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问：“人们真的相信了？”

“这只是一种边缘理论，只有几个人在研究它。但这确实属于经典场论的一种，所以当时的爱因斯坦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此之外，它还具有解释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的潜在可能。”

“这是什么意思？”

“封闭类时曲线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时空的最小尺度上，因果关

系是不相称的，粒子既受到已经过去的事件的影响，又受到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的影响。但是，因为旁观者根本不可能度量尚未发生的事件，所以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粒子的真实状态。他所能做的事情，最多只是计算其可能性。”

大卫竭尽全力试图理解这个理论，想象着一个知道自己未来的粒子是什么样子。这虽然听起来荒诞不经，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个观点的优势所在。他说道：“也就是说，所谓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就是爱因斯坦所指的隐变量，对吗？对宇宙的完整的描述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上无法得到它罢了？”

她点点头说：“毕竟上帝从来不同宇宙掷骰子。但是人类不得不试试，因为我们看不见未来。”

令大卫感到最为惊讶的还是莫妮卡的激动心情，一谈起这个理论，她就不断地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几乎是在兴奋地不断跳动。理论物理学家都是一帮天性保守的家伙，虽然他们的工作是用神秘的方程式、有时甚至是花哨的几何图形为现实世界不断建立起新的模型，但是他们同样要对这些模型进行非常严密的推敲。大卫怀疑，莫妮卡已经对各种可能反驳引力电磁子理论的理由进行了分析，却没有发现这一理论存在任何致命的缺陷。于是他又问道：“那么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怎样的呢？它们在这个模型中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粒子间的任何相互作用都会导致其所处时空的拓扑学改变。想象一下，当两个时间回环重叠在一起，形成一个……”

这时，古普塔拍打桌面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讲述，只听教授大喊了一声：“该死！”他的眼睛仍然盯着电脑的屏幕。

莫妮卡立刻跑到教授跟前，问道：“怎么啦？您发现什么了？”

古普塔沮丧地捏紧了双拳，说：“我首先在文档中查找有没有等号，结果没有。然后，我又查找有没有积分符号，还是没有。后来我又想到，也许汉斯并没有把信息放在任何文件夹里，而是插入了电脑的操作系统里。但是我逐行比对了所有的操作程序，发现没有任何软件被修改过。”接着，他皱起眉毛转向大卫说：“恐怕你的分析有误。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结果

是一无所获。”

教授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老人也十分渴望一睹统一理论的风采，其急切的心情甚至比大卫和莫妮卡更为强烈。但是大卫认为，古普塔现在就放弃还为时过早，答案一定就在附近，他对此十分肯定。他分析说：“克莱曼博士也可能把理论写在了纸上，藏在这间木屋的其他什么地方，比如一个抽屉里或者橱柜里。我们应该马上找一找。”

莫妮卡立即开始观察这间屋子，眼光不时地停留在任何可能作为藏匿地点的地方。但是，古普塔仍然失望地坐在椅子上摇头叹息：“汉斯知道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其他教授也会到这里来度假，不会把东西藏在这儿的。他肯定会担心，有人可能在橱柜里找糖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个理论。”

大卫反驳道：“也许他藏得很仔细，把它塞进了一个墙缝里或者藏到了某一块地板的下面。”

教授不断地摇着头说：“要是那样的话，这个理论就彻底完蛋了。这间木屋是老鼠的天下，它们早就把统一场论嚼烂吃光了，博士先生的方程式也就散落在老鼠的粪便里了。”

“那么，克莱曼也可能在藏起文件之前把它们装进了一个非常保险的盒子里，比如饼干筒或者特百惠塑料保鲜盒，等等。反正，我认为找找也没什么害处。”

古普塔向后仰起头，发出一声叹息，眼睛里流露出疲惫的神情。他说：“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判断才是明智的做法。你为什么偏偏相信汉斯把统一理论藏在了这里？”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克莱曼不会把东西藏在您的办公室或家里，那些地方太显眼了，一旦政府找上门来就必然落入他们的手中。但如果……”

古普塔把椅子转过来，面朝大卫说道：“等等。我们必须一步步地重新考虑你的分析。我们先从克莱曼给你的密码开始。前 12 个数字正好是机器人学研究院的地理坐标位置，对吗？”

“对，是经度和纬度。”大卫闭上眼睛，立刻再次看到了那些数字，它们从他眼前一一飘过。这个数列已经永久地印在了他的大脑皮层里，恐怕一

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才会消失。“而后四位数字是您办公室的电话分机号码。”

“所以说,我们可以确定汉斯要你同我联系。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把统一理论藏在了我的某台电脑里,或者某间 4 年前我和他一同度假的小木屋的地板下面。”

古普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一手摸着下巴。他已经恢复到他的职业角色上来,仿佛是在一次布尔逻辑研讨会上评判大卫提出的观点。莫妮卡听得很专注,两眼一直盯在老物理学家的身上,而大卫仍然在思考克莱曼博士在他耳边轻轻吐出的那 16 个数字。这些数字仍然继续在他的视野中反复出现,从古普塔棕色的脸上和他身后的电脑屏幕上慢慢地划过。而就在那个电脑屏幕上大卫同时看到了另一个数列,它们整齐地纵向排列在文件夹的左边。这些数字是古普塔为外孙下载的不同电话簿的文件名,分别是:322,512,845,641,870 和 733。

大卫向前一步,指着电脑屏幕问道:“这些文件名应该都是电话的区号吧? 每个电话簿都属于一个统一的区号?”

大卫打断了教授的思路,他生气地说:“是、是、是。但是我告诉你,那些文件里面没有方程式。”

大卫又向电脑屏幕迈近一步,用手指敲着数列最上面的 322 说道:“这一个就肯定不是电话区号。”接着,他又点了点 733 说:“这个也不可能是。”

古普塔在椅子上转过身来,不解地问:“你说什么呀?”

“有一天,我儿子曾经问我一共有多少个电话区号。于是我做了个小小的调查,发现总共不超过 720 个。电话区号不能以‘0’或者‘1’开始,而后两位数也不能是相同的数字。因为这些号码都被电话公司保留起来,用做特殊的用途。比如‘911’、‘411’和所有其他类似的号码。”

古普塔斜着眼睛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好像并不信服。他说:“有可能是我输入的错误。”

“但是,克莱曼博士也完全可能改变了这些文件的名称。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些号码道理上讲不通。他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把 6 个文件的文件名全部改掉。”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不是认为汉斯把整个统一理论浓缩为了6个三位数的数字？”

“不是，这些是克莱曼给出的另一个密钥，就像他在医院里给我的那个一样。”

这时，莫妮卡也走上前来，在古普塔身后弯下腰，仔细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她说：“不过，这里一共有18位数字，而不是16位。”

大卫回答说：“我们可以先看看前面的12位数字，你能马上上网进入可以显示经纬度的那个网页吗？”

莫妮卡绕过教授的椅子，抓住鼠标点击因特网的浏览器，很快找到了查找地图的网页，然后把手放到了键盘上，道：“好了，告诉我那些数字。”

大卫已经把它们记在了脑子里，根本不用再看屏幕上的文件名：“3、2、2、5、1、2、8、4、5、6、4、1。”

几秒钟过去了，网络服务器正从有关数据库中提取信息。然后，一幅佐治亚州西部地区的地图出现在屏幕上，地图上的左边是查塔胡奇河。莫妮卡向他们报告说：“离这个坐标点最近的地方是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胜利大道3617号。”

古普塔教授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大卫和莫妮卡推到一边，怒气冲冲地看着电脑屏幕，好像这台电脑刚刚侮辱了他的人格一样，叫喊道：“这是伊丽莎白的住址！”

大卫一时没有想起伊丽莎白是谁，问道：“谁是伊丽莎白？”

古普塔大声叫道：“她就是我的女儿？那个小贱……”

但是，古普塔的话音未落，小木屋的前门就被人砰然撞开了。

露西尔坐在联邦调查局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轿车的乘客座上，车顶上蓝色的警灯闪烁不停，汽车沿着52号公路一路飞驰。克劳福德特工驾驶着汽车不断地超越公路上的其他车辆，露西尔正拿着卫星电话同布洛克和桑图罗特工通话，他们俩正蹲伏在霍洛的那幢小木屋外的树林里。大概是

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原因，信号一直不好，布洛克的声音断断续续、时高时低，嘈杂的静电声甚至不时完全淹没了他的声音。

露西尔对着话筒大声叫道："布洛克，我是帕克。我没听到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完毕。"

"收到。我们看到房子里有四个嫌犯，古普塔、斯威夫特、雷诺兹和一个身份不明的十几岁的男孩。我们马上换一个观察位置，争取看清楚里面的情况。在另一边有一个窗……"最后几个字又被静电声掩盖了。

"收到，大部分都听清了。注意，在后援单位赶到你那里之前，一定要隐蔽好。除非嫌犯准备离开，否则不要同他们对抗。你听清楚了吗，布洛克？"

"听清楚了。我们会一直待在新的位置上。完毕，通话结束。"

露西尔心里十分焦虑，布洛克和桑图罗首先到达现场是她的不幸，因为布洛克是她这支特遣队中最让她讨厌的人。这个家伙脾气暴躁而且非常自负，几乎到了敢于违抗命令的程度。他这种人很有可能擅自向嫌犯开火并杀掉其中的某个人，弄不好他甚至可能搭上自己的一条小命。所以她才命令他原地不动，她不能再失去更多的特工了。

黑暗中，公路前方出现了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韦尔奇：8 公里"。他们离霍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另外还有 3 辆西弗吉尼亚州警察的巡逻车离那里更近。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在午夜前他们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这时，卫星电话里响起了布洛克的声音："紧急呼叫，紧急呼叫！请求批准立即进入木屋！重复：请求批准立即进入木屋！"

露西抓起话筒贴到耳朵上："怎么回事儿？他们准备离开吗？"

"我们又看见他们了，正围在一台电脑的前面！请求批准立即进入，防止他们删除我们追踪的重要情报！"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放下心来。这个电话是请求她允许部下自行作出判断。其实，她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情报搞到手。布洛克的担心本来是对的，嫌疑犯确实有可能抹掉电脑中的资料，但是露西尔对联邦调查局的电脑专家非常有信心，她亲眼见过他们从上百个

硬盘中提取出了被删除的资料。于是她回答说:“请求驳回。你们的后援20分钟内即将到达。原地坚守,等待他们到达。”

“收到。我们进去了!”

露西尔以为静电干扰使他没有听清楚自己的话,赶忙重复道:“不对,我说的是原地坚守!不许进入!重复:不许进入!”

“收到。无线电马上关闭,抓到嫌犯后再联系。完毕,通话结束。”

她立刻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全身上下都紧张起来。她再次喊道:“你他妈的,布洛克!我说的是原地坚守!不许……”

但是,电话已经断了。

突然之间,木屋里冲进来两个粗壮的混蛋,身上都穿着深蓝色的伞兵服,上面印着三个金色的大写字母:FBI[①]。一个牛高马大、满身横肉,像个拳击手,头上长着金发,下巴上有一道宽大的伤疤;另一个脸色黝黑,具有地中海一带居民的长相特征,留着八字胡。两人都手持9毫米“格洛克”手枪,一起对准了阿米尔、大卫和莫妮卡。

古普塔教授下意识地一步跨到迈克尔的前面,把外孙挡在自己身后。男孩正跪在地上,身边是他的玩具雷龙,显然,除了他的机器人宠物,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到。金发特工用枪指着古普塔的前额大声叫道:“**不许动,否则打烂你们的头!都把手举起来,混蛋!**”

老人看着眼前的枪口,左脸颊开始抽动,嘴里发出低沉的哀叹,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接着,他向后转过身,低下头看着外孙说:“迈克尔,请……请你站起来。”他的声音缓慢而颤抖。“像我这样把手举起来。”

金发特工稍微转过身体,又把枪对准了大卫。这个家伙的鼻子已经严重变形,大概被人多次打过;脸颊上布满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红色斑纹。他那副放荡不羁的模样,哪里像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简直就是一个天天在酒吧里寻衅打架的恶棍。他对大卫说:“你也一样,小白脸,把手举起

---

① 联邦调查局的英文缩写。

来!”

大卫一边举起手一边看了看莫妮卡,她站在古普塔和迈克尔的另一边。他知道她身后的裤腰上别着一支左轮手枪,也很清楚如果她想摸枪,他们四个人就都死定了。他向她微微地摇了摇头,示意她不要掏枪,千万不能掏枪。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经过了漫长而可怕的一秒钟,她终于也慢慢地举起了双手。

金发特工转过头对他的搭档说道:“给我盯住了,桑图罗,我去搜查武器。”

他首先走到大卫身边,粗鲁地从上往下拍打了一遍他的身体,然后用枪顶着他的肋骨说道:“你这个他妈的蠢货!”

大卫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他想,这个混蛋不敢向我开枪的,因为政府要活口。但是他又没有绝对的把握。他脑海里出现了枪膛里的景象:一颗上了膛的子弹和一触即发的撞针。

金发特工并没有扣动扳机,而是把嘴凑到大卫的耳朵上小声说道:“你该同你的前妻待在一起。她比这个黑鬼可漂亮多了。”

然后,他离开大卫走到古普塔教授身边。大卫已经怒火中烧,无意识地放下了手,这时那个名叫桑图罗的特工立刻把“格洛克”对准了他,大吼道:“**举起你的手**!下一次我就不会再警告你了!”

大卫乖乖地又举起了手。金发特工同样把古普塔教授全身拍了个遍。老人强装出笑脸看着外孙说:“迈克尔,这个人一会儿也要摸一摸你。别担心,呀,不疼的。看到没有,他现在正在摸我,一点儿也不疼。”

金发特工恶狠狠地看了迈克尔一眼,问:“这孩子怎么啦?脑子有毛病啊?”

古普塔继续看着迈克尔说:“你不要尖叫,好吗?他就摸几秒钟,然后就没事儿了。”

教授的安慰看来起作用了,当金发特工搜查迈克尔的时候,他只是“呜呜”地哼哼,并没有发出尖叫。接着,金发特工转身搜查莫妮卡,立刻就发现了她身上的手枪。他从她短裤的后腰上拔下枪,举在手上让他们看,并且得意地说:“哈哈,看看这是什么。这小妞在内裤里还藏着凶器呢!”

莫妮卡瞪了他一眼，很后悔自己刚才没有拔出枪来拼个你死我活。金发特工把自己的“格洛克”装进枪套，打开左轮手枪的轮式弹仓看了看，道：“今天我可是吉星高照啊。不过，雷诺兹女士，你就不太走运了，我找到了杀人凶器。”

莫妮卡疑惑地摇摇头头说：“我没有杀过任何人！你他妈胡说些什么？”

金发特工“啪”的一声关上弹仓，走回他搭档的身旁。“我说的是这个！”说着，他同时举起枪对着桑图罗的头扣动了扳机。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当左轮手枪的子弹射穿桑图罗的脑袋的时候，他的眼睛仍然警惕地注视着阿米尔、大卫和莫妮卡。血和脑浆立刻从子弹的出口喷出来，巨大的冲击力将他侧身掀翻在地，手中的“格洛克”落到了地上。金发特工把枪捡起来，一手拿着桑图罗的枪，另一只手拿着莫妮卡的枪。

随着枪声一响，迈克尔立刻发出了尖利的号叫，他跌坐到粗毛地毯上，两手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古普塔教授不忍再看地上的尸体，转过身，弯下腰扶着外孙颤抖的身体。大卫惊呆了，愣愣地看着地上的桑图罗，鲜血正从他太阳穴上方的子弹入口处喷泉似地涌出来。

金发特工绕着尸体走过，甚至没有再看它第二眼。“好啦，我们也玩儿够了。”说着，他把“格洛克”枪上的保险打开，再插到了裤腰上，另一只手一直举着左轮手枪对着他的俘虏们，命令道：“州警察马上就到，我们离开这儿。我们要走上一小段路，穿过树林，到山那边同我的朋友会合。”

大卫再一次仔细地看了看这个金发特工的脸，终于意识到自己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个人根本不是真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而是一个恐怖分子的同伙。想到此，他感到不寒而栗。

金发特工迈出三大步走到古普塔教授和尖叫着的迈克尔身边，一掌把古普塔推开，老人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接着，他一手抓住孩子衬衣的衣领，另一只手把枪口顶在孩子的头上，说道：“你们给我走前面，成一列纵队。谁要是逃跑，这孩子就没命了。听明白了吗？”

这个时候，莫妮卡正站在特工的左面，而大卫站在他的右面。她急忙

向大卫递了个眼色，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金发正处在一个相当不利的位置上，不可能同时看到他们两个人。要想行动，这正是绝好的机会。

古普塔慢慢地站起身来，抬起头怒视着金发特工的眼睛，扭曲的脸上露出了愤怒的表情。他吼道："住手，你这个低能儿！把你的手从我外孙身上拿开！"

大卫估计了一下他同特工之间的距离，他完全可以一下子扑到这个混蛋的身上并且抓住他拿枪的手，但是却很难控制住他不开枪。他的枪正对着迈克尔的头，他们必须首先使他的枪指向别的地方。

特工朝教授冷冷地笑起来，真是笑话！他说道："你叫我什么？低能儿？"

莫妮卡这时又看了大卫一眼，分明在说：你还等什么？大卫注意到机器人雷龙就在离莫妮卡几尺远的地方，它背上分段式的尾巴正不停地摇摆着。他的眼光落到了机器人那根细长的天线上。

古普塔厉声叫道："没错，你就是一个低能儿！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大卫悄悄用手指了指机器人，用嘴唇默默地做出了"天线"的口形。莫妮卡一时给弄糊涂了，于是大卫又把右手攥成一个拳头，然后做了一个拧的动作。莫妮卡明白了。她向机器人弯下腰，一把扯掉了它的天线。

警报声顿时响起来，大卫觉得它的声音比他印象中的要大得多。金发特工不由自主地放开了迈克尔，迅速把左轮手枪对准了发出警报的雷龙。就在这一刻，大卫从他身后猛地扑了上去。

西蒙来到约定的会面地点，把皮卡车停下。这是一条土路的拐弯处，位于小木屋以南大约 1.6 公里。他在皮卡车仪表盘旁边的小柜子里找到了一张当地的地图，在地图上选中了这一个理想的会面地点。由于卡耐基休养所处在道路的终点，而现在至少有十几辆警车正由北往南向小木屋会集，因此，如果把会面地点选在休养所是极不明智的。而他选择的这条土路从一片黑色的森林中穿过，一直向南延伸到邻近的弗吉尼亚州，是一条

最为理想的逃跑路线。

他关掉汽车大灯，看了看手腕上的夜光表：9点21分。布洛克应该在9分钟内到达会合地点。西蒙已经向他开出了非常高的价码——25万美元，条件是把四个目标活着交到他手里。布洛克计划伪造一个现场，让人们认为嫌疑犯开枪打死了他的搭档，然后逃进了森林。西蒙怀疑联邦调查局恐怕不会相信这个故事，但那是布洛克的问题，跟他无关。

他摇下车窗玻璃，把头伸出窗外，倾听是否有五个人踏着落叶匆匆而来的脚步声。但是，他所听到的只是夜幕下的森林里常有的声音——蝉的低鸣，牛蛙呱呱的求偶声，以及微风拂过树梢的沙沙声。过了几秒钟，他听见西面传来一声低沉的响声，很像手枪发出的声音。不久，他又听到了一种怪异而尖厉的声音，接着又传来连续四次射击的声音。这些枪声来自北面，不是猎枪的声音。他的耳朵对分辨各种不同枪支发出的声音十分在行，这是手枪射击的声音，而且很可能是一支左轮手枪。

他对自己说，不用担心，这只是布洛克特工干掉了自己的搭档。但是为什么开了四枪？对准脑袋开一枪就足够了。不、不，不要忙于下结论，也许布洛克枪法太差，也可能布洛克为了确保那个人被杀死，又向他补了三枪。但是，这些可能性并没有宽慰西蒙焦虑的心情，他的直觉在告诉他：坏事了。

他抓起“乌齐”冲锋枪，打开皮卡车的车门，小心翼翼地把脚落到了地面上。他的右脚踝关节肿得很厉害，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

大卫猛地冲上前去，用右肩膀狠狠地撞在了金发特工的后背上。这一撞迅速而有力，金发特工的整个身躯一下子向前扑出去，两腿离开地面从空中划过，胸部重重地砸到了地上。但是，他的手不仅仍然死死地抓着左轮手枪，而且还顺势开了一枪，子弹打中了机器人雷龙，警报声戛然而止。大卫扑到他身上，按住了他持枪的手。金发特工又胡乱地开了一枪，大卫抡起拳头向他头上砸下去，用指节使劲地击打金发特工的后脑勺。这

是他父亲教给他的非常严酷的一课：世界上没有什么公平的打斗，只有赢和输。要想赢，你就得毫不手软地给那个混蛋致命的打击，直到他不再动弹为止。金发特工的脸在大卫的打击下撞到了地面，鼻子再次被撞破，然而他仍然又连续开了两枪。大卫听到莫妮卡发出了尖叫，愤怒之下他抬起膝盖向布洛克的手臂狠狠砸下去，左轮手枪终于应声从特工的手中滑落。但是大卫一秒钟也没有停止攻击，他耳边响起了父亲带着醉意的声音：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能让他站起来！接着打，狠狠地揍，把他干掉！大卫听从父亲的教导，一字不漏地执行着他的命令，直打得身下的金发特工满脸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他耷拉着嘴巴，紧紧地闭上了肿胀的眼睛。大卫冲着金毛特工的耳朵吼叫道："**你这个混蛋！**"其实，这时大卫脑子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奄奄一息的特工，他是冲着他的父亲喊叫，冲着那个喝得烂醉如泥、性情暴戾的混蛋发泄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怨恨。接着，他对准金发特工青紫臃肿的面孔又是狠狠的一拳。

他还想继续打下去，打到金发特工一命归天时为止，但是他感到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向后拖去。"够了，够了！他已经失去知觉了！"

他回过头，看到是莫妮卡。他惊讶地发现，她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用关切的眼光看着他。然后，她伸手从特工肩挎式枪套里拔出"格洛克"半自动手枪，吩咐道："把他翻过来，我好拿到那一支枪。"

大卫提起金发特工软弱无力的身体，莫妮卡从他腰带上取下了桑图罗的"格洛克"。她把"格洛克"递到大卫面前，说道："给，拿着这把枪。盯着他，他很快就会醒过来。我去照看一下阿米尔。"

"阿米尔？他出什么事了？"

他从肩膀上回头看去，只见迈克尔仍然蜷缩在粗毛地毯上，两手紧紧地捂住耳朵。就在男孩身边，古普塔教授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身下是一摊鲜红的血液。他的左腿上有一个二至三厘米大小的洞，血正从那里不断地流出来。教授用两只胳膊肘支撑着上身，满脸恐怖地看着自己腿上的伤口，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流血了！流血了！流血了！"

莫妮卡指着大卫的衬衫说："快把衣服脱下来！"然后，她冲到教授身旁，把他浸透了鲜血的短裤左裤腿撕开，对他说道："教授，尽量冷静下来。

深呼吸。你必须让心跳放慢速度。”

她接着拿起大卫的衬衣,那件背上印着“无安打历史学家队”的棒球队队服,把它折叠成一个包,盖在古普塔的伤口上,然后用衬衫的两个袖子把他的腿扎起来,打了一个结,最后用手掌压住整个包,强迫止血。她对古普塔说:“对不起,我得找到大腿动脉血管。”

古普塔急促地做着深呼吸,恐怕根本就没有听到她的话。只见她直接把手指伸进了老人的裤裆里,大卫惊讶得目瞪口呆。几秒钟后,她找到了压迫点,用手掌底使劲把动脉血管压到老人的盆骨上。教授疼痛得大叫起来。

莫妮卡冲着他咧嘴笑笑道:“好啦,这下好多了。出血慢下来了。”她转向大卫,表情一下子严峻起来:“我们得马上送他进医院。”

这一次古普塔听见了。他一边挣扎着想坐起来,一边使劲摇着头说:“不!你们赶快跑!你们必须立刻赶到佐治亚州去!”

莫妮卡安慰道:“求您了,教授,您先躺下。”

“不行,你们必须听我的!这家伙刚才说了,州警察马上就到!一旦你们被他们抓住,统一场论也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莫妮卡一边尽量保持住对古普塔大腿动脉血管的压力,一边叫道:“我们不能把您扔下不管!您会流血而死的!”

“只要当局的人到达这里,他们就会马上送我到医院的。相信我吧,他们不会让我死的。我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她还是摇头反对,不愿意离开教授的身边,她的忠诚使大卫非常感动。他原本有一个印象,莫妮卡好像并不喜欢古普塔教授,但是,她现在却愿意为他牺牲一切。

古普塔向她伸出一只手,爱怜地摸摸她的脸,然后指着痴痴地坐在自己脚后跟上前后摇晃的迈克尔,说道:“带上迈克尔。如果警察抓到他,会把他送进孤儿院。莫妮卡,别让他去那种地方,我求求你了。”

她的手仍然按在教授的腿上,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古普塔转向大卫,用手指着桌上的电脑说:“你们走之前,必须先把硬盘毁掉。不能让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发现密钥。”

大卫一言不发地走到桌前，抱起电脑举过头顶，再使劲地砸向地面。电脑的塑料外壳摔碎了，大卫把硬盘拔了出来。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圆柱体，里面装满了叠在一起的银色碟片。他抓住“格洛克”手枪的枪管，使足了劲用枪把往硬盘上砸，直到磁盘全部变成了数百个细小的碎片。

就在他刚刚砸烂了电脑硬盘的时候，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一辆沿着碎石路疾驰而上的州警察的警车，大约就在400米开外。他仔细地听了听，又听到了更远处传来的另外两个警笛的声音。而且，这时突然又响起了一支自动枪发出的快速的射击声，让人心情更加紧张。

他一下跳起来，莫妮卡仍然弓着身子按着教授腿上的伤口，老人正在她耳旁悄悄地说着什么。大卫喊道：“赶快！我们得走了！”

“快走！”古普塔说着，用双手同时把迈克尔和莫妮卡从身边推开，看上去老人已经越来越虚弱了。“别忘了……带上迈克尔的‘游戏男孩’。”

莫妮卡哭泣着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大卫找到了“游戏男孩”，把它塞进少年的手里。迈克尔按下一个按钮，游戏机的显示屏又恢复了生机。他从刚才暂停的地方开始，继续他的“战地勇士”游戏，似乎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他甚至容忍大卫拽着他的手臂，带着他走出了小木屋。

西蒙决定先解决州警察的问题。他把身体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上，向第一辆警车开了火，一串子弹立刻打碎了警车的挡风玻璃，同时也杀死了车里的两个警察。警车冲出碎石路，一头撞在了一块爬满葛藤的巨石上。第二辆警车紧接着从弯道后驶出来，司机突然看见了刚刚撞毁的第一辆警车，但是为时已晚。他刚刚一脚刹车把车停在了路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挂上倒车挡，就被西蒙的子弹射中。第三辆警车远远地停在了射程之外，西蒙可以听见警官们一边慌忙冲向隐蔽点，一边通过无线电大声地呼叫。西蒙的目的达到了：现在这些州警察们被阻挡在路边，一个个蜷缩在岩石或树干的后面，没有半个小时他们是不敢动弹的。西蒙赢得了时间，可以专心解决最主要的问题了。

他一瘸一拐地向小木屋跑去，出现在眼前的第一个不祥征兆是大大敞开的前门，接着是地板上躺着的三个人的躯体。其中一个人已经死亡——一个长着怪异的八字胡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无疑就是布洛克的搭档。他身旁的墙上到处溅满了他的脑浆。另一个是五短身材的印度人，那个颇受人们尊敬的古普塔教授，他已经毫无知觉地躺在血泊中。有人已经为他中弹的腿做过仓促的战地包扎，但是包扎物已经被血浸透。最后一个是布洛克特工，他面朝下趴在地上，嘴里一边痛苦地哼哼，一边吐出一两颗被打掉的碎牙。

西蒙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他的主要目标是斯威夫特和雷诺兹，这两个人很可能还没有走远，他们正带着那个十几岁的同伴在树林里盲目地奔逃。在通常情况下，西蒙会立刻开始追踪，但是他受伤的踝关节已经越来越肿胀，他知道这只脚根本无法长时间支撑自己的身体。他眼下能做的，就是对古普塔博士进行拷问。估计老头儿还没有休克致死，那么西蒙还有可能从他嘴里得到斯威夫特和雷诺兹逃向何处的信息。

布洛克摇晃着身体勉强站了起来，虽然满脸血肉模糊，但是其他部位尚完好无损，这个人还可以利用。他们俩如果继续合作，也许可以带着古普塔穿过树林，回到皮卡车那里去。于是，西蒙抓住布洛克衣领的后面，拎着他来到教授跟前，对他说："我给你一份新的工作，布洛克先生。如果你想活下去，我建议你接受这份差事。"

第9章

露西尔跪在托尼·桑图罗的尸体旁边，这个24岁的特工6个月前才刚刚从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毕业。她强迫自己仔细看了看他头上的弹孔，接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内疚、愤怒和沮丧等一切分散她注意力的情绪放在一边，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小木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检查了桑图罗尸体所在的位置和他血液喷溅的模式，而且发现了房间另一头的另外两摊血迹。这说明还有其他人伤亡。最后，她又检查了地板上破裂的电脑外壳，砸碎了的硬盘和某种机器人的塑料残骸等四处散落的各种机械碎片。

克劳福德特工站在她身边，手里举着无线电通话器大声地呼叫着："布洛克，请回话，请回话。收到请回话，立即回话。结束。"

露西尔默默地摇了摇头。按照通常的情况分析，布洛克特工极有可能已经只身深入丛林追捕嫌犯去了，现在他之所以不回答，是因为他已经倒在了森林里，非死即伤。然而，她对这种可能性却十分怀疑。在过去的24小时里，她一直怀疑她的特遣队里潜藏着一个叛徒，现在她知道这个叛徒是谁了。

克劳福德还在不断地呼叫："回话，布洛克。快回话，快……"

他突然放下手，歪着脑袋倾听着小木屋外隐隐传来的某种声音。一两秒钟之后，露西尔也听见了这个声音，那是直升机的螺旋桨高速旋转发出

的声音。她站起身，跟着克劳福德走到木屋外面，一起抬头朝东北方向的天空瞭望，只见三架“黑鹰”直升机掠过山头，机头的探照灯照亮了树梢。这是三角洲部队的先头部队，他们提前到达了。

*　　*　　*

大卫光着上身，一头扎进了黑黝黝的森林中。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尾随着莫妮卡踏着灌木丛前进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他向前伸着左手，摸索着前方不时出现的树干和树枝，右手则紧紧地抓住迈克尔的手臂，一路拖着他前行。刚开始，这孩子一直不停地尖叫，但跑了将近一公里之后，他已经气喘吁吁，再也叫不出声了。就这样，他们在恐惧的驱使下在黑暗的树林里拼命地奔跑，好像行走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

他们来到林中的一块空地，莫妮卡突然站住了脚，大卫差一点撞到她的身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你在干什么？我们走吧，快走！”

“我们这是往那里去？你敢肯定我们没有在森林里兜圈子吗？”

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小熊星座位于他们的右面，这就是说他们正往西行。他抓住莫妮卡的手指向左边说：“我们应该走这条路，开始往南走。然后，我们……”

“噢，天哪，那是什么？”

三个雪白的亮点从他们身后的树梢上升起，像明亮的星星一样悬挂在空中。大卫朝那个方向望去，立刻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直升机的声音。

他赶紧抓起迈克尔的手臂，推着莫妮卡向前跑去，嘴里喊道：“走、走、走！赶快到树林下面去！”

他们再次跑进了树林里，跌跌撞撞地爬上一个到处是岩石的山坡；路越来越崎岖不平，行走也越来越艰难。莫妮卡突然脚下一绊，惊叫着摔倒在地。大卫立刻跑到她身边，弯下腰正要问她是不是摔着了，就听见一个低沉而浑厚的声音慢慢地说道：“站在那儿，别动。”同时他听到了两支步枪举枪瞄准的声音。

大卫再也不敢动弹。他正想奋力冲出去，一回头却突然看见了迈克尔手中的“游戏男孩”仍然开着，显示屏上的光亮虽然微弱，但是在漆黑的森林里仍然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目标。

这时，有人打开了一支手电筒，一束灯光照到他们的身上，但是他能够勉强看出拿手电筒的人宽大的轮廓。他估计他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很可能是当地的警长或者州警察。不过事到如今，这对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个健壮的身影问道：“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这可不是野餐的好地方。”

听他说话的口气，他确实有些疑惑。大卫眯缝着眼睛向光束后面看去，这个人并没有穿着制服，这让他感到宽心。问话的人穿着工装裤和一件超大号法兰绒衬衫，他手中对着他们的并不是步枪而是猎枪。在他的左边站着另一个手持猎枪的男人，一个头上戴着“约翰·迪尔”棒球帽、牙齿几乎已经掉光了的老头，而老头右边还站着一个身材矮小却胖墩墩的男孩，扁平的鼻梁显得十分怪异。他大约八九岁的样子，手里拿着一把自制的弹弓。

那个胖子问：“你听见了吗？我在问你呢。”他脸上长着浓密的棕色络腮胡，左眼上盖着一块肮脏的纱布。

大卫点点头。他们就是古普塔教授提到过的丛林中的猎人，不用说这是爷爷、父亲和儿子三人。这些西弗吉尼亚州的山民对外来人抱有明显的戒心，对一个黑人物理学家和一个光着膀子的历史学教授大概也不会同情，不过，他们对政府当局恐怕也没有多少好感。大卫想，他也许可以利用这一点赢得他们的帮助。他坦白地说：“我们有麻烦，那些人正在追捕我们。”

胖子用那只好眼睛盯着他，问道：“那是些什么人？”

“联邦调查局的人，还有州警察。他们是一伙的。”

胖子哼哼道：“你们干什么了，抢银行？”

大卫当然知道他不能说出真相，必须编出一个猎人们愿意相信的故事。于是他说：“我们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这是一次非法的政府行动。”

“什么非法的政府……”

这时，他儿子突然发出一阵高亢的吼叫声，颇似热带丛林里的鸟的嘶鸣，打断了他的问话。男孩的脸上露出严重扭曲的笑容，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晃动，好像风中摇曳的树枝。大卫猛然意识到了这个男孩的问题，他患的是唐氏综合征[①]。

胖子没有理睬儿子的行为，仍然用猎枪对着大卫说："听着，你是不是不想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卫想了想，好吧，看来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起点。他用手指了指蹲在地上前后摇晃着身体的迈克尔，大声道："他们在追我的儿子！他们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莫妮卡瞪大了双眼看着他，惊呆了。虽然这个谎言有些牵强，但是也并非毫无可信之处。在黑暗中，皮肤较黑的迈克尔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他们俩的儿子，而且猎人们看来也接受了这一说法。胖子稍稍放低了手中的猎枪，枪口现在指着他们的脚，问道："你们的儿子也有病？"

大卫装出愤愤不平的样子说："那些医生要把他关进疯人院！为了躲开那些混蛋，我们从匹兹堡逃了出来，但是他们却一直追到了这里！"

"我们刚才听到了枪声，是他们向你们开枪吗？"

大卫又点了点头说："现在他们的增援部队也来了。你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了吗？"

螺旋桨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了，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仰面朝空中望去。戴着"约翰·迪尔"棒球帽的老人同胖子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胖子关掉手电筒，对他们说道："跟我来吧。走这条小路。"

西蒙从夜空中依稀可见的轮廓上认出了"黑鹰"武装直升机，它们飞得很低，离树梢仅仅几米。这是典型的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战术：以低于雷

---

① 又称先天愚型或蒙古病，由先天染色体异常引起。患儿面容特征明显，两眼相距较远，外眼角上翘，鼻梁扁平，嘴、牙齿和耳朵较小，舌头常往外伸出，肌肉无力，掌纹呈猿型。智能较正常儿童低。

达探测范围的高度贴地飞行。西蒙的心跳开始加快，他的敌人离他越来越近了。那些飞进车臣领空杀害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士兵，说不定就在这些人中间。一开始，他很想马上端起“乌齐”冲锋枪向他们射击，如果运气好的话完全有可能干掉一个飞行员。但是，接下来他就会立刻被其他“黑鹰”所包围，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在劫难逃。西蒙告诫自己这样行不通，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案行事，那样他可以杀掉更多的敌人。

他和布洛克很快到达了皮卡车所在的位置，他们把古普塔教授扔到车的后座上，布洛克精疲力竭地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西蒙坐进驾驶员的位置上。西蒙没有打开车灯，他知道一旦打开车灯，“黑鹰”驾驶员就会立刻发现他们，于是他拿出了自己的红外线夜视仪。在夜视仪的显示屏上，前方毫无热量的土路呈现出黑色，但是土路两旁的树干和树枝由于仍然保留着部分白天吸收的热量而清晰可见。他的时间不多，但由于土路和树木形成的强烈反差，他仍然可以高速行驶。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西蒙回头向身后看了一眼，发现古普塔的脸色比布洛克还要昏暗，教授就要休克了。

他们现在离开小木屋已经有 20 多公里远，正跨过弗吉尼亚州的州界。在土路前方的转弯处，西蒙看见了一所房子。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相当普通的住宅，房前有一个门廊，一侧附带有一个车库。路边立着房主人的信箱，用塑料做成的名字贴在冷冰冰的金属信箱上，所以十分显眼。它立刻引起了西蒙的注意：米罗·詹金斯大夫。

西蒙猛然刹住车，掉转车头驶上了詹金斯家的车道。

猎人们像幽灵一样在森林中穿行，繁茂的枝叶像一个巨大的天棚延伸开去。他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小径爬上一个狭窄山谷的陡坡，虽然大卫、莫妮卡和迈克尔很难跟上他们如此快速行走的脚步，但是他们仍然一声不吭地不断前进。大卫靠着一轮新月洒在猎枪枪筒上的反光，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

他们往山上爬了大约半小时之后，又开始沿着一条长着稀疏松树的陡

峭山脊向山顶走去。迈克尔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一边走一边盯着手上的“游戏男孩”，任由大卫拽着他的手臂一路向前。到达山顶后，大卫回过头，透过树木的空隙向东望去，三架直升机仍然打着探照灯在山头和山谷间搜索，不过他们离直升机已经很远，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已经变得低沉而遥远。

猎人们带着他们沿着山脊继续行走了不到两公里，然后开始向邻近的一个山谷中走下去。几分钟后，大卫看到了山坡上的一点光亮，猎人们加快步伐朝那里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座搭建在矿渣上的棚屋前。这是一幢窄长的棚屋，用没有刷过油漆的胶合板搭起来，歪斜着靠在一棵树上，好像一节被人遗弃在森里中的闷罐车车厢。两只癞皮狗围着棚屋不断汪汪地叫着，但当猎人们渐渐走近后，它们慢慢安静下来。一只狗跑到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身边，围着他的脚兴奋地蹦跳着。穿着工装裤的孩子父亲转过头对大卫说：“这就是我们的家。”说着，他向大卫伸出了右手。“我叫卡莱布，这是我父亲，那是我儿子乔舒亚。”

大卫握握他的手，发现他没有无名指。他说：“我叫大卫。这是我妻子莫妮卡。”谎言很轻易地就说出了口。大卫已经顺理成章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嘛，是我儿子迈克尔。”

卡莱布点点头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这里不歧视任何人。不管黑人还是白人，在我们这大山里都一样。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莫妮卡勉强笑了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

卡莱布走到棚屋前，打开那扇歪歪斜斜地挂在门框上的门，热情地说：“进来吧，快坐下。我想，你们恐怕都需要休息一下。”

他们一一进到屋里，而整个棚屋就是一间长长的房间，没有一扇窗户，唯一的光源是从屋顶悬挂下来的一个光溜溜的灯泡。房间的前部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个塑料碗和一个电炉；桌子后面有几把椅子，上面的椅垫已经破烂不堪。再往后的地板上放着一条灰色的军用毯子，显然那里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房间尽头的黑暗处，堆放着一摞纸箱和一些散乱的衣服。

卡莱布的父亲一言不发地摘下“约翰·迪尔”棒球帽，径直走到餐桌

前。他打开电炉的电源开关,然后又打开了一听“丁蒂·穆尔”牌炖肉。这时,男孩跑到房间的另一头,同他的狗玩起了拔河的游戏。卡莱布怜爱地用手揉了揉男孩的头发,看起来这孩子已经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洗过头了。卡莱布对大卫说:“乔舒亚是我主赐予我的特殊礼物。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明戈县社会服务部就一直想把他从我身边带走。所以,我才在这里建起了一个家。这里离最近的公路也足足有3公里多。因为太远,县治安局也就不管我们了。”

莫妮卡看到大卫投来的目光,感觉到大卫同她的想法是一样的:这真是太巧了,他们竟然如此走运碰上了这么一个人。当然了,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这一块地方,一群逃亡者同另一群逃亡者不期而遇,恐怕也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任何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世界里的人都是为了逃避某些事情而来到此地的。

卡莱布走到迈克尔面前,想引起男孩的注意。他对孩子说道:“你也是我主赐予我们的礼物,就像《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里所说的:‘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迈克尔根本不理睬他,两个大拇指继续不停地按着“游戏男孩”的控制键。过了一会儿,卡莱布转身走到乱七八糟堆放在纸箱子上的那一堆旧衣服前,挑出一件衬衣递给大卫说:“给,穿上吧。欢迎你们来我们家过夜。”

大卫接过衣服,然后看了看地板上的灰色毯子。他实在是太累了,很想立刻就在这里躺下睡一觉,即使很不舒服也无所谓了。但是,他在山脊那边看到的那些武装直升机仍然让他放不下心。他对胖子说:“谢谢你,卡莱布。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赶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你们想到哪里去,兄弟?”

“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大卫指了指莫妮卡。“我妻子的家人在那里,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你们怎么去呢?”

“警察开始追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车扔下了。不过,我们总会设法到达哥伦布市的。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走着去。”

卡莱布摇摇头说:“你们不必走着去,我可以帮助你们。我们教堂里有

一个叫格拉迪克的人，他明天应该开车到佛罗里达去。也许，你们可以搭他的车在半道上下来。”

“他就住在附近吗？”

“不，不过他会在今天午夜前后从这里经过，装上蛇再继续走。我肯定他会送你们一程的。”

“什么蛇？”大卫以为自己听错了。

“上个星期我在山梁上抓到几条山林响尾蛇，格拉迪克要把它们送到塔拉哈西[①]的圣教会去。那里同我们岩脊这里的教堂一样，都举行执蛇显信仪式。”卡莱布打开其中一个纸箱，从中取出一个办公桌抽屉大小的杉木板条箱，箱盖由有机玻璃做成，上面有一些圆形的小孔。“我们想为佛罗里达的兄弟姐妹们提供一点帮助，不过你看，这又不完全合法。所以，我们只能在晚上把蛇运出去。”

大卫从有机玻璃上的一个小孔中向里窥视，箱子里盘着一条铁锈色的蛇，大约有一个人的手腕那么粗。蛇的尾巴向上竖起而且不断地晃动，发出粗糙而瘆人的“唏唏”的声音！

卡莱布把板条箱放到地上，从纸箱里又拿出另一个板条箱，接着道：“《圣经》要求我们这样做，就写在‘马可福音’第16章里：‘信的人必有神随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他又拿出了第三个板条箱，把它放到前两个箱子的上面。然后，他把这一摞板条箱揽进手中，抱在他宽阔的胸前。“我得把它们拿出去做做清洁，格拉迪克一到就好带走。这段时间你们几个可以休息一下，如果饿了，壁橱里还有一些牛肉干可以吃。”

乔舒亚和他的狗跟着卡莱布走出了棚屋，卡莱布的父亲仍然站在餐桌前吃着罐头里的炖肉，迈克尔则蹲在军用毯子上继续玩游戏。莫妮卡在孩子身边坐下来，把背靠在纸箱上，脸色阴沉，精疲力竭。

大卫来到她身边坐下，问道：“喂，你还好吗？”他不想让一旁的老人听见，所以声音很低。

---

① 佛罗里达州的首府。

她看看迈克尔然后摇了摇头，对大卫耳语道："看看这孩子，现在就剩下他孤身一人，就连外祖父也不在身边了。"

"不要为阿米尔担心，好吗？他不会有事儿的。联邦调查局的人肯定会把他送进医院治疗。"

"都是我的错，我一心只想着统一理论，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她把两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抱着前额。"妈妈说得对，我是个冷酷无情的婊子。"

"听着，这不是你的错，而是……"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她说着抬起头，挑战似地看了他一眼。"一旦你找到了统一理论，会怎么做？是不是连这样紧迫的问题你都没有想过？"

老实说，他确实没有想过，他的动力完全来自于克莱曼博士临终前对他的嘱托：保证这个理论的安全，不要让那些人得到它。他回答说："我想，我们必须把这个理论交到某个中立方的手里，比如某个国际组织。"

莫妮卡沮丧地问道："你说什么？难道你想把它交给联合国保存？"

"这主意也许并不坏，因为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是全力支持联合国的。"

"哼，去你的爱因斯坦吧！"

她突然提高了嗓门，引起了卡莱布的父亲的注意。他停止吃东西，回过头从肩膀上看着他们。大卫微笑着向老人示意，然后回头对莫妮卡耳语道："冷静点儿。老人家听见了。"

莫妮卡向他靠拢，把嘴凑到他耳边说："当爱因斯坦意识到这个理论非常危险的那一刻，他就应该把它彻底毁掉。但是这些方程式对他说来又太重要了，他舍不得毁掉它。他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混蛋。"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眼睛，做好了争论的准备。但是大卫没有反驳她，过了一会儿她也慢慢消气了。她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向一旁挪动了几尺远，在灰毯子上躺下来，然后说："好啦，去他娘的吧。等那个耍蛇的人进来就叫醒我。"

不到半分钟，她已经开始打呼噜。她侧身躺在地板上，身体弯曲，双腿放在胸前，双手握在一起，好像正在默默地祈祷。大卫抓起毯子的一角，轻轻盖在她身上。然后，他在自己这个新家的另一位家庭成员迈克尔身边坐

下来。

少年仍然全神贯注在“战地勇士”上，大卫闲着无聊，于是扭过头去观看“游戏男孩”显示屏上的画面。迈克尔在游戏里是一个身穿黄色军服的卡通士兵，他正沿着一条走廊跑去，走廊尽头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士兵，迈克尔立刻一枪把他打倒在地。他从趴在地上的尸体上一跃而过，接着冲进一间小房间里，里面埋伏着六个人，迈克尔迅速按下一个键，他的替身士兵立刻蹲下身体，同时端起手中的 M-16 突击步枪横扫过去。敌方的六个士兵随即纷纷倒地，模拟的鲜血从他们身上的弹孔中喷出来。这个时候，“游戏男孩”黑屏了，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行不断闪烁的文字：“祝贺你！你即将进入下一关 SVIA/4 级！”大卫估计，这肯定是“战地勇士”中难度相当高的一个级别，但是迈克尔的脸上并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得意，仍然毫无任何表情。

大卫突然有一种冲动，渴望同这个孩子交流。他侧身靠近迈克尔，指着“游戏男孩”的显示屏问：“接下来是什么？”

“又回到 A1 级。”

迈克尔说话的声音像他的表情一样单调乏味，眼睛也仍然没有离开“游戏男孩”，但是他毕竟回答了他的问题，而且符合逻辑。大卫微笑道：“这么说，你打赢了，呃？真棒！”

“我没赢。又要回到 A1 级。”

大卫点点头。好吧，这无所谓。这时，游戏机的屏幕上出现了新的画面，这次他的替身站在一片开阔地里。大卫又指着屏幕，问道：“但是，这个游戏很好玩，是吧？”

这次迈克尔没有回答，他又全神贯注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大卫感到继续交流的大门再次关上了，于是也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在男孩身边看着他玩游戏。身为人父的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并不需要用语言去交流。在他同乔纳一起度过的许多个下午里，他常常也这样默默地坐在儿子身边，看着他做作业。只要彼此在一起，就让人感到宽慰。

10 分钟后，迈克尔已经打到了 B3 级。卡莱布的父亲早已吃完了晚饭，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时，门外传来两个人激动的说话声音。大卫警惕起

来,几步跑到棚屋门后悄悄把门拉开了一条缝。透过门缝,他看到卡莱布正同另一个胖子说话。这个人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和一件破旧的灰色运动衫,同卡莱布一样留着浓密的棕色络腮胡,手里拿着一支双筒猎枪。大卫放心地舒了一口气,这个人肯定就是格拉迪克。他打开屋门向他们走去。

卡莱布转过身对他说道:“快去,叫上你妻子和儿子!你们必须现在就走!”

“怎么啦?出什么事儿了?”

格拉迪克走上前来,深陷在眼眶中的两只眼睛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蓝颜色。他说:“撒旦的军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一支悍马车队正沿 83 号公路开过来,几架黑色的直升机已经在山脊上着陆。”

卡莱布大叫道:“‘世界末日’到了,兄弟!你们必须在他们封锁道路前离开。”

*　　*　　*

在米罗·詹金斯大夫的厨房里,古普塔教授躺在一张红木桌子上,几个从起居室沙发上拿来的靠垫塞在他的腿下以使腿部抬高,詹金斯医生把一把手术钳伸进教授大腿的伤口,夹住了流血的血管。詹金斯是一个传统的乡村医生,平日里四处巡诊,为这一带的乡巴佬医治过枪伤,所以颇有些经验。西蒙能够找到他确实非常幸运。大夫的医疗柜里摆放着各种医疗器械和用品,他还巧妙地利用天花板上的枝型吊灯充当输液用的支架。桌子上已经流了不少的血,詹金斯俯下身体用手指摸了摸古普塔的颈动脉,接着摇了摇头。西蒙站在一旁用“乌齐”冲锋枪对着他,看到他的反应立刻感觉到情况不妙。

詹金斯的身上穿着一件格子花呢衬衫式长睡衣,上面已经沾上了点点血迹。他转过脸对西蒙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想救这个人的命,就必须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在这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西蒙皱起眉毛回答道:“我也跟你说过了,我不在乎他最终是死是活,

我只需要他清醒过来几分钟，够我们多少聊一聊的时间就行了。”

“这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处于低血容量性休克的后期，如果不马上到医院抢救，他就只能同造物主讲话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已经给他止住了血还输了液，他现在应该苏醒了。”

“他失血太多，已经没有足够的红血球把氧气输送到他的各个器官。”

“那就赶快给他输血。”

“你以为我的冰箱是一个血库吗？他至少需要3品脱[①]血！”

西蒙一边继续把“乌齐”冲锋枪对着詹金斯，一边挽起右手的袖子，说：“我的血型是O型阴性。万能供血者。”

“你疯了吗？如果我从你身上抽出那么多的血，你就会马上休克！”

“我不会。过去，我曾经在战场上为人输过血。快去，再拿一个输液支架来。”

但是詹金斯不为所动，而是双手抱在胸前，翘起嘴唇，以典型的乡巴佬的顽固态度看着西蒙，回答说：“不行，我能干的都已经干完了，没办法再帮你了。你要是想一枪打死我，那就开枪吧。”

西蒙不无夸张地叹了一口气。他不由得想起了他在车臣特种部队服役的经历，他手下的士兵也给他带来过许多这样的麻烦。很显然，以处决相威胁已经不足以让这个詹金斯大夫就范，他必须给他加大威胁的筹码。于是他高声叫道：“布洛克！请把詹金斯夫人带到这里来。”

清晨5点，清晨的阳光刚刚照耀着华盛顿特区的时候，副总统走下了汽车，向白宫西翼的入口走去。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如果让他选择，他会睡到7点起床，8点到达办公室。但是，总统是一个每天清晨就开始一天的工作的狂热分子，所以他这个副总统也不得不跟着早起，随

---

① 美制1品脱约为0.473升，3品脱接近1 500毫升。人体血液的总量通常为体重的8%，即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的血液总量大约为4 000毫升。

时相侍左右，以防止这位三军总司令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

他一走进西翼，就看到了坐在大厅一把折叠椅上的国防部长，他手里拿着一支笔，腿上放着一份《纽约时报》。在报纸的空白处，他已经草草地做了一些笔记。副总统心想，这家伙大概根本就没有睡觉，整个晚上都在白宫的各条走廊里乱窜。

国防部长一看见副总统，就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高高地举起手中《纽约时报》的头版愤怒地摇晃着大声吼道："你看到这个了吗？我们又有麻烦了。纽约的一个警察把事情捅出去了。"

"你什么……"

"给你，自己看吧。"他把报纸一下子塞到副总统手里。

报道登载在头版左上方的报眼位置：

联邦调查局的结论受到质疑

格洛利亚·米切尔

星期四晚上，六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被人残酷地杀害，联邦调查局声称这一事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所为，而纽约市警察局的一位侦探对此提出了质疑。

凶杀案发生以后，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大卫·斯威夫特。据说，六名特工是在西哈莱姆区开展的一次伪装购买毒品的行动中被打死的。联邦调查局宣称，大卫·斯威夫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历史学家，因其创作的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传记而出名。他正是这个贩毒组织的头目，是他在特工们暴露身份之后下令枪杀了这些便衣特工。

然而，就在昨天，曼哈顿北区警察局重案组的一位警探指出，联邦调查局特工是星期四晚上8点钟将斯威夫特逮捕的，比联邦调查局所宣称的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早了3个小时。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探说，联邦特工是在曼哈顿晨边高低的圣卢克医院里将斯威夫特逮捕的，当时他正在那里探望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汉斯·克莱曼博士。当晚早些时候，克莱曼因

歹徒入室抢劫而受伤，后来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在斯威夫特到达医院后不久，克莱曼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副总统怒不可遏，他再也看不下去了。这完全是一个低级而愚蠢的错误。他责问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国防部长摇着他那颗方脑袋回答说："这就是典型的警察的愚蠢。联邦调查局特工把克莱曼的案子从他手中夺走了，他很恼火，于是就向《纽约时报》乱说一通，对我们进行报复。"

"我们有办法让他闭嘴吗？"

"呃，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猜到了他是谁，这个人叫罗德里古兹，西班牙裔人，已经把他带到联邦调查局进行询问。但是，他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而是斯威夫特的前妻。是这个女人怂恿《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件事。"

"那么，不能让她也闭嘴吗？"

"我们正在想办法。我刚刚同她的男朋友通过电话，就是那个为你们的竞选筹集了两千万美元的律师阿莫利·范·克利夫。很显然，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过去 24 小时里已经冷却了，他现在表示不反对我们把她弄进来。"

"那就赶快去做。"

"跟踪她的特工报告说，她和她儿子整个晚上都同写报道的那个记者在一起。斯威夫特的前妻是个相当聪明的女人，她知道只要同那个记者待在一起，我们就不敢抓她。就目前而言，我们同《纽约时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这么说，他们的一个记者在庇护她？他们还一直宣称自己从来没有任何偏见！"

"我知道，知道。不过，我们肯定很快就会抓到她的。我们已经在那个记者的公寓外安排了五六个特工，一旦她离开公寓去上班，我们就立刻冲进去。"

副总统点点头说："西弗吉尼亚州方面怎么样了？目前进展如何？"

“那里不用担心。三角洲特种部队的一队人马已经到位，另外还有两队正在赶往那里的路上。”说着，他开始向情况室走去。“我现在就同现场的指挥官们核实一下，很可能他们已经把逃犯抓到了。”

副总统用严厉的眼光看了国防部长一眼，不幸的是，这个家伙总是过早地宣布他取得了胜利。他命令道：“请随时通报情况。”

“是的，是的，当然了。下午晚些时候我再从佐治亚州给您打电话。我今天上午要去本宁堡，给步兵兄弟们作一个演讲。”

* * *

在格拉迪克的客货两用车后部的货厢里，大卫突然醒来了，发现莫妮卡正睡在他的手臂里。他觉得有些吃惊，因为几小时前他们开始打瞌睡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分别坐在了货厢的两边。（他们还算走运，这是一辆宽大的福特乡村多功能旅行车，只是在西弗吉尼亚州山岭中至少已经度过了 20 个寒冬。）但是，莫妮卡显然在睡梦中不自觉地挪到了他的身边，这会儿她的背靠在他的胸脯上，头顶在他的下巴下面。也许，她是因为冷才靠到了他的身上，也许是因为本能的驱使而希望远离那些装着响尾蛇的板条箱，那些箱子就放在汽车后窗玻璃的下面，用一块帆布遮盖着。不管什么原因，她现在已经躺在他的怀里，胸部随着呼吸起伏着。大卫胸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爱抚之情，心中不免隐隐作痛。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的情景，那已经是差不多 20 年前的事了，在她那间狭小的研究生公寓里的沙发上。

大卫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向窗外看去，尽量不要惊醒她。窗外已是清晨时分，他们正行驶在一条两边长满南方松的公路上。格拉迪克坐在驾驶座上，随着汽车收音机里播放的福音音乐吹着口哨；迈克尔大大咧咧地躺在后座上，睡得正香，但手里仍然抓着处于暂停状态的“游戏男孩”。过了一会儿，大卫看到了一个路标：I-185，哥伦布市以南。他们已经进入佐治亚州，离目的地可能已经不远了。

莫妮卡开始动弹，她转动一下身体睁开了眼睛。令大卫惊奇的是，她并没有立刻挣脱他的怀抱，而是打了个哈欠、舒展一下双臂，问道："几点钟了？"

大卫看看表说："差不多7点了。"他感觉很惬意，她竟然如此平静，就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躺在他身旁。他问她："你睡得还好吗？"尽管他估计格拉迪克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未必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把声音压得很低。

"还好，我现在感觉舒服多了。"她转身背朝下躺到地板上，双手交叉垫在头下。"对不起，昨天晚上我脾气不好。看来，我当时有些急躁了。"

"这没什么。任何人被美国军队追捕都会变得脾气暴躁的。"

她笑笑说："这么说，我对爱因斯坦的那些恶言秽语你都不生气了？"

他摇摇头，也报以真诚的微笑。他想，这有多么美好，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同一个女人有过这样的交流。他回答说："不，一点儿也不生气。实际上，你的话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对的。"

"你是说，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混蛋？"

"我不会那么极端。不过，有的时候他也会变得相当冷漠。"

"噢，是吗？这个混蛋干了些什么？"

"呃，其一是他第一次婚姻破裂后抛弃了他的孩子。他到柏林去研究相对论的时候，把米列娃和两个儿子抛弃在瑞士，而对他和米列娃婚前所生的那个女儿一直都没有承认。"

"哇，你等等。爱因斯坦还有一个私生女？"

"是啊，她的名字叫丽瑟尔，生于1902年，当时的爱因斯坦还是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一个身无分文的教书匠。由于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丑闻，双方家庭都把真相掩盖起来了。米列娃回到塞尔维亚的家中生下了孩子。至于后来丽瑟尔是死了还是被人收养了，没有人知道。"

"什么？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爱因斯坦在后来的信中再也没有提到过她。米列娃从父母家中回到瑞士以后，他们两人才结了婚。而且，从此他们谁也不再谈论丽瑟尔的事情。"

莫妮卡突然转过头去，不再看着他。她又皱起眉毛，低着头默默地看着货厢底上破烂的衬底。她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让大卫摸不着头脑，他问道："嘿，怎么啦？"

她摇了摇头说："没什么。我没事儿。"

两人如此接近给大卫壮了胆，他用手掌握住她的下巴，把她的脸转过来朝着自己，说："别这样。同事之间没有什么秘密，说出来吧。"

她有些犹豫，有一会儿大卫甚至觉得她要生气了，但是她只是再次把头扭向一边，眼睛看着窗外。然后，她开始说道："我7岁的时候，母亲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可能是某个卖给她毒品的男人。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就被她送给了别人。她除了告诉我那是个女孩之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过。"

大卫的手抚摸着莫妮卡柔软的下巴，手指一直摸到了她的耳朵。他问道："你后来再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了？"

她仍然望着窗外，点了点头说："知道。她现在是一个不要脸的妓女。"

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接着眼泪一滴滴地流下脸庞。大卫难以自制，低下身体吻她的热泪。他感觉到自己嘴唇上的泪水带着淡淡的咸味。莫妮卡闭上了眼睛，大卫又深情地亲吻她的双唇。

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们俩像一对躲在父母身后的十几岁恋人一样，躺在货厢的地板上悄悄地接吻。莫妮卡双手搂着他的腰，把他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这时，旅行车开始减速，显然他们已经接近了通往哥伦布市的出口，但是大卫并没有抬起头，也没有向窗外张望，而是继续亲吻她。汽车驶上了道路出口的环道，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大卫想到了在海洋上空盘旋的海鸥的感觉，这种感觉同莫妮卡湿润的嘴唇带给他的感觉相互交织在一起。终于，他抬起头，多情地看着她。两个人默默对视了几秒钟，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旅行车向右转过一个急弯，慢慢停了下来。

他们迅速放开对方向窗外看去，汽车停在一个破旧的带状购物中心前面，身后是一条宽阔的大道，路面上的交通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大卫看出来了，他们的位置应该在进出本宁堡的出入口附近，因为街上所有商店的名字都同军事有关。其中最大的一家商店名叫"骑警服装店"，是一家专门

销售陆军和海军剩余物资的商店，橱窗里的人体模特儿都穿着迷彩服。在它的旁边有一家专门提供外卖食品的“战地鸡”饭店和一家叫做“艾克文身”的文身店，再往下几米远的地方是一幢由矿渣修建起来的建筑，没有一扇窗户，屋顶上立着一个巨大的霓虹灯招牌。招牌上的橙色霓虹灯管勾勒出一个女人丰满的躯体，斜靠在店名“夜袭宫”几个大字上。不过，与店名不尽相符的是，这里看来一天 24 小时都在营业；在“夜袭宫”酒吧前面停着至少 20 多辆汽车，一个满脸淫相的彪形大汉在门口守卫。

格拉迪克从驾驶座上一跃而出，绕到汽车后面打开了后门。但是大卫并没有马上下车，他跪在装着响尾蛇的板条箱旁边，两眼警惕地扫视着街道两旁，搜寻着身穿制服的男人。在他们目前的情况下，这里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他问格拉迪克：“这是什么地方？”

格拉迪克用他那双疯狂而怪异的蓝眼睛盯着他们，举手指了指“夜袭宫”说：“看到门上的号码了吗？胜利大道 3617 号，这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地址。”

“不对，这不可能。”大卫感到很困惑，这个地址应该是伊丽莎白·古普塔的家。

格拉迪克懒洋洋地说：“我知道这个地方。我被主拯救之前，我在撒旦的军队中当过兵，而且就驻扎在这个本宁堡。每次获准周末休假，我们都到胜利大道来。”他仍然满脸凶相，朝沥青路面上吐了一口痰。“我们过去都叫它 VD 大道，是个淫乱窝子。”

大卫点了点头，现在他有些明白了。他记起了古普塔教授关于她女儿是个吸毒者的那些话。看来，要同她联系比当初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他说：“我估计，我们想见的那个女人就在那个酒吧工作。”

格拉迪克眯起眼睛不解地问道：“你说过她是你妻子的亲戚，对吧？”

大卫又点了点头，指指莫妮卡说：“是的，她们是表姊妹。”

格拉迪克皱起眉头看着“夜袭宫”喃喃地说道：“卖淫和通奸，你们用淫乱污染了大地。”他一边看着屋顶上煽情的霓虹灯标志，一边又往脚下啐了一口。看他那模样，恨不能用双手把那个招牌扯下来。

这时，大卫突然想到，这个肥硕的西弗吉尼亚州的山民可能对他们很

有用，至少他这辆多功能旅行车是他们所需要的。于是说道："是啊，伊丽莎白的事让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必须设法帮助她。"

正如大卫所料，这番话对格拉迪克起了作用。他微微歪着头问道："你是说，你们想挽救她？"

"当然是啦。我们必须说服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她的救主，否则她会一条道一直走进地狱。"

格拉迪克想了想，用手摸着脸上的络腮胡子，又看了看盖着帆布的响尾蛇板条箱，然后表示："好吧，我只要在下午5点之前赶到塔拉哈西就行，现在还有一些可以支配的时间。"几秒钟后他脸上终于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他伸出双臂拥抱着大卫说："好了，兄弟，我们去完成我主的任务吧！我们这就到那个淫窝里去，高唱赞美诗！哈利路亚[①]！"

"不，不，我一个人进去，好吗？你把车开到它的后面等着，我们一会儿从后门出来。如果她开始大喊大叫，你就帮我把她弄进车里。"

"好主意，兄弟！"格拉迪克开心地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

离开旅行车前，大卫抓住莫妮卡的手臂捏了捏，对她说："注意看着迈克尔，好吗？"然后他下了车，向"夜袭宫"大步走去。

他还没有走到门口，已经闻到了酒吧中传出的啤酒气味，两天前当他走进宾夕法尼亚州火车站的酒吧时，曾经感到过恶心，现在这种感觉再次涌上心头，沉重地堵在他的喉咙里。来到酒吧门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装出一丝微笑，掏出一张10美元的钞票递给看门的彪形大汉做服务费。

酒吧间里，弥漫的烟雾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淡淡的蓝色，扩音器中传出ZZ Top乐队[②]的一首老歌《她那漂亮的腿》。在一个半圆形舞台前，坐着一帮喝得烂醉如泥的美国大兵，两个脱衣舞女正在舞台上表演。其中一人抱着一根银白色的"钢管"慢慢地旋转，另一个背朝观众弯下腰，倒悬着头一直伸到叉开的两腿之间。一个士兵摇摇晃晃地走到台前，拿出一张5

---

① "哈利路亚"为希伯来语，"哈利路"是"你们要赞美"的意思，"亚"是神名字的缩写，即耶和华。耶稣即旧约中的耶和华。因此，"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②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美国著名摇滚乐队，成立于1970年，80年代进入巅峰时期。个性化的长胡子是他们的标志，音乐风格为布鲁斯摇滚乐。

美元的钞票在舞女嘴巴前抖动，她舔舔嘴唇，然后用牙齿把钞票衔在口中。

刚开始，看到到处是军服让大卫感到很紧张，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这些士兵对他并不构成任何危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恐怕已经连续饮酒作乐超过 12 个小时，周末 48 小时的假他们每一分钟都是不会放过的。他慢慢向舞台靠拢，注意观察着两个舞女，遗憾地发现她们看上去都同古普塔相去甚远。抱着“钢管”的女孩是一个长满雀斑的红头发，而把头悬在两腿之间的女孩是一个皮肤白皙的金发女郎。

大卫走到吧台前，要了一瓶百威啤酒。他手拿酒杯靠在吧台上，继续观察坐在高脚凳上表演大腿舞的另外三个女人：两个金发和一个红发。三个舞女都颇有姿色，长着坚挺而丰满的乳房和圆圆的臀部，身体在凳子上缓慢地转动以供士兵们观赏。但是，她们都不是大卫要找的人。他开始担心伊丽莎白可能已经回到她住宿的地方，因为脱衣舞女一般都轮班工作，而现在毕竟已经是早上 7 点钟了。或者，她已经转到其他某个俱乐部跳舞，甚至可能已经完全离开了哥伦布市。

就在大卫几乎绝望的时候，他发现酒吧远处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趴着一个身披橄榄绿军服上衣的人。大卫第一眼看到她时，还以为那是一个喝醉了酒呼呼大睡的士兵，但当他走近一看才发现，那个人一动不动的头上长着又黑又亮的长发，散乱地铺在桌上。原来这是一个女人，脸朝下趴在桌面上，桌子下面是她两条又长又苗条的腿，叉开来直直地向前伸着。军服下面没有穿任何衬衣或短裤，只有一件鲜红的比基尼泳裤和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靴。

大卫走到桌前，想看清楚她的长相，但是角落里的灯光十分昏暗，而且女人的头发又遮住了她的脸。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叫醒她。于是，他在她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用指节轻轻地敲了敲桌面说：“喂，对不起？”

没有任何反应。他又使点劲敲了敲，再次问道：“对不起？我能同你谈一谈吗？”

女人慢慢地抬起头，一只手拂弄着垂在眼前的头发，又把嘴里的几根黑发拉出来，睡眼惺忪地看着大卫，不满地嘟囔道：“你他妈想干什么？”

她的脸简直一塌糊涂：一抹深红色的口红从嘴角连到左脸颊的中央，

眼睛下面显露出两个松弛的灰色眼袋;两个假睫毛中的一个已经部分从眼皮下脱落,每眨一次眼睛就跟着扇动一下,好像一只蝙蝠的翅膀。不过,她的皮肤正是焦糖一样的棕色,同迈克尔一模一样,而且她那个像洋娃娃似的小巧的鼻子同古普塔教授如出一辙。从容貌上看年龄也差不多,大约35至39岁之间,明显比这里的其他舞女年龄大一些。大卫心中暗自高兴,呼吸也变得急促,他向前俯下身体问道:"是伊丽莎白吗?"

她做了个厌恶的表情,反问道:"是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这个嘛,说来话长……"

"不许再叫我这个名字!我叫贝丝,听见没有?就叫贝丝。"

她撅起上嘴唇,大卫看见了她的牙齿,每一颗牙齿接近牙龈的地方都有一个棕色的斑块,也就是吸毒者通常所说的"甲基嘴"[①]。他们吸食毒品的时候,含有兴奋剂的气体会腐蚀牙齿的珐琅质,形成棕色的斑块。大卫现在已经非常确定,这个女人就是伊丽莎白·古普塔。他说:"那好吧,贝丝。听着,我想……"

"你想什么?口交还是做爱?"她的左脸抽搐了一下。

"我只是希望同你谈一谈,就一分钟。"

"我可没有时间跟你瞎扯淡!"她突然站起来,披在身上的军服掀开了,大卫看见她双乳间的项链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金盒子,正随着身体轻轻地晃动。她说:"口交到停车场,20美元;做爱到汽车旅馆,50美元。"

她的脸又抽搐了一下,然后她开始用染成深红色指甲的手指使劲挠自己的下巴。大卫估计,她八成是毒瘾就要发作了,整个躯体急需另一剂甲基苯丙胺。他立刻站起来道:"好吧,我们去停车场。"

他正想领着她向后门走去,她却一把将他的手拍到一边,说:"你得先付钱,白痴!"

大卫从钱包里拿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递给她,她把它塞进了军服里面的口袋里,然后向紧急出口走去。大卫跟在她身后,发现她走起路来略微有一些跛脚,这进一步证明了她的身份。伊丽莎白·古普塔还是个小女

---

① 即甲基苯丙胺,一种兴奋剂。

孩的时候曾经遭遇过车祸，她的左腿三处骨折。

一出后门，她就径直向位于酒吧后墙和两个大垃圾桶之间的一间肮脏的凹室走去。她对他命令道："脱裤子，我们得速战速决。"

他扭头从肩上向一旁看看，多功能旅行车就停在不远处，而且格拉迪克也已经从车上下来了。现在，即使出现麻烦，他也有后援可以帮忙。于是他对她说道："说实话，我并不想口交。贝丝，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我想帮助你。"

她张开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从正在腐烂的牙缝里挤出两句话："我父亲？你他妈胡扯些什么？"

"我叫大卫·斯威夫特，听见啦？是古普塔教授告诉我在这里能找到你。我们只想……"

她冲着停车场大声吼道："那个老混蛋！他在哪儿？"

大卫立刻伸出两只手掌，好像一个指挥交通的警察一样，道："嘿，嘿，冷静一下！你父亲不在这里，只有我和……"

"混蛋！"她举起双手向他冲过来，长长的指甲直指他的双眼。"你这个狗日的混蛋！"

他站稳身体，准备抓住她的手腕，但是没等她靠近大卫，格拉迪克已经从她身后一把抓住了她。接着，这个山民以大卫完全无法想象的速度敏捷地将她的双手拧到背后，使她再也动弹不得。格拉迪克高声喊道："万恶之母啊，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主耶稣基督吧！在最后的审判降临前翻然悔悟吧！"

过了一会儿，伊丽莎白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她突然抬起右脚，用靴子的高跟对准格拉迪克的脚趾使劲踩了下去，他立刻松开手，疼得号叫起来。伊丽莎白迅速转身再次向大卫扑过来。

他挥手挡开了她的右手，但是脖子上却被她左手的指甲狠狠地抓了一爪。大卫不禁暗暗叫苦，上帝啊，这女人动作很快！他用双手把她从自己身边推开，但是她马上又扑了上来，同时抬腿一脚，差一点就踢到了他的两腿之间。大卫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在同一头野兽搏斗，一场生死之战，如果不把她一下子打晕过去，恐怕很难把她弄进旅行车里。但这个时候，就在

伊丽莎白抬起脚准备再次攻击的时候，她眼睛的余光却瞥见了什么，她摇晃着身体愣住了，接着站在一只靴子尖利的高跟上的身体向右转，然后她飞快地穿过停车场，向站在格拉迪克汽车前面的莫妮卡和迈克尔跑去。

“迈克尔！”她大喊一声，伸出双臂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三角洲特种部队在霍洛的五旬节教会里设立了战地指挥部，这里是“永活主耶稣教堂”。露西尔看了看这一幢简朴的木头框架的房子，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这就是军人最典型的愚蠢做法。你如果想得到当地人的合作，就绝不会侵占他们的教堂。但是，这支特种部队刚刚从伊拉克调到这里，他们显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容忍当地敏感习俗的耐心。

露西尔和克劳福德特工一起走进教堂，开始寻找分遣队指挥官塔金顿上校。但是，他的手下已经在教堂的圣坛旁边搭起了指挥台，两个士兵负责电台，另外两人正弯腰看着一张西弗吉尼亚州的地图，此外还有两个士兵手持 M－16 突击步枪看守着一群坐在长椅上、蒙着眼睛的当地人。露西尔又摇了摇头。这些人都是些沉默寡言却秉性执拗的乡下人，他们除了敬畏上帝之外无所畏惧。即使他们知道逃犯的行踪，也绝不会向这帮突击队士兵透露半个字。

她终于在教堂的后部发现了塔金顿上校，他正吧嗒吧嗒地嚼着一只雪茄烟的烟蒂，同时对着战地无线电台的话筒发布命令。露西尔耐心地等待他结束通话后才走上前去，说道：“上校，我是露西尔·帕克特工，联邦调查局为你指派的联络人。我想同你谈一谈你的部队昨天晚上在卡耐基休养所收集到的那些证据。”

上校用嘴唇和牙齿摆弄着嘴角的雪茄，两眼盯着他们看了几秒钟，然后问道：“什么事？”

“你要立刻把那台摔坏的电脑送到匡提科[①]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去，我们也许还有可能从砸烂的硬盘碎片中提取出一些有用的资料。”

---

① 位于弗吉尼亚州，也是联邦调查局学院所在地。

塔金顿叼着雪茄微笑道:“亲爱的,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已经把那些碎片全部送到国防情报局去了。”

露西尔对“亲爱的”一词非常恼火,但她仍然以平静的口气回答说:“长官,我们对国防情报局是很尊重的,不过,我们在匡提科的设备比他们的可要先进多了。”

“我相信我们的小伙子们完全能够应付。再说,我们很快就再也不需要硬盘里的情报了。我们已经把本州这一片区域的道路全部封锁起来,午饭前肯定能够抓到那帮逃犯。”

露西尔对此非常怀疑。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她学到了一点,那就是绝不要低估大卫·斯威夫特的逃窜能力。她坚持道:“长官,联邦调查局同样也需要那个硬盘。”

上校收起了笑容,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国防情报局已经拿到了硬盘。你跟他们要去吧。我这儿的任务还没有完呢。”说完,他大踏步走向祭坛,同他的手下商议去了。

露西尔窝了一肚子火,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她想了想,去他妈的吧!如果他根本不想得到我的帮助,我干吗还要帮他呢?再说,在这个混蛋面前,她只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应当回到华盛顿自己的办公室里,像那些该死的官僚们一样把屁股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她冲出教堂回到她的运动型多功能车旁,克劳福德特工急忙赶上前问道:“我们现在去哪里?”

她正想说“去华盛顿特区”,却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是个简单又显而易见的事情,她很惊讶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到它?她问道:“卡耐基休养所的那台电脑同因特网是联网的,对吗?”

克劳福德肯定地点点头说:“是的,我估计是通过有线网连接的。”

“给他们的因特网服务商打电话,查一查昨天晚上他们使用网络的情况。”

与“夜袭宫”隔街相望的“军骡汽车旅馆”201 房间，通常是伊丽莎白·古普塔从脱衣舞俱乐部带嫖客来做生意的地方。现在，她穿着一件毛圈布料的浴衣独自躺在一张大号双人床上，身上盖着被褥。莫妮卡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不断轻声地安慰她，就像照顾一个患了流感的 5 岁孩子。迈克尔坐在一张椅子上，仍然专注地玩着“游戏男孩”上的“战地勇士”；大卫站在床前，透过窗帘拉开的一条缝向外张望，警惕地观察胜利大道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格拉迪克那一套关于赎罪和宽恕的说教效果适得其反，于是他们把他支开，到街上买咖啡去了。

莫妮卡剥开她从旅馆自动售货机上买来的一根营养谷物棒上的包装纸，递给伊丽莎白：“给你，吃点儿营养谷物。”

她声音嘶哑地说：“不，我不饿。”自从在停车场发出尖叫到现在，她一共说了不过 10 个字。

莫妮卡把营养谷物棒递到她的嘴边，劝道：“来吧，咬一口。你必须吃一点东西。”

她的语气温柔而坚定，伊丽莎白投降了，张开嘴在谷物棒的一个角上咬了一口。大卫对莫妮卡如此得心应手地处理眼下的局势很钦佩，显然她知道如何同吸毒者打交道。

伊丽莎白又在谷物能源棒上咬了一口，然后从床上坐起来，从莫妮卡递到她跟前的泡沫塑料杯子里喝了一口水。几秒钟后，她开始贪婪地吃起来，很快便把谷物棒全都塞进了嘴里，并且把散落在床单上的碎屑也捡起来吃了。吃完后，她用手背擦擦嘴，指着自己的儿子说道：“简直不敢相信，他都长这么大了。”

莫妮卡点点头说：“他已经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了。”

“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有 13 岁，还没有我的肩膀高呢。”

“这么说，这些年你父亲一直没有带他来看看你？”

听到这句话，伊丽莎白脸上又出现了那种极度愤怒的表情：“那个老混蛋连一张照片也不寄给我。每年迈克尔生日的时候，我都会给孩子打一个对方付费的电话，老混蛋每次都拒绝接我的电话。”

“我很遗憾。”莫妮卡咬着嘴唇，显然真心地为她感到悲哀。“我没有……”

“这么说，那老混蛋死了？他说过的，只要他活着我就别想再见到迈克尔。”

莫妮卡看看大卫，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他离开窗户来到床前，对伊丽莎白说：“你父亲没有死，但是他住进了医院。他要我们把迈克尔带到这里来，因为他不愿意把他送进孤儿院。”

伊丽莎白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看大卫，说：“这可不像我父亲的一贯做法。对了，他因为什么住院了？”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好吗？我曾经是你父亲的朋友克莱曼教授的学生。你肯定记得他，对吧？”

这个名字立刻在她心中引起了共鸣，她的脸变得温柔一些了。她说：“当然，我认识汉斯。他是我的教父。而且，同我父亲对我的憎恨比起来，汉斯还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我父亲更为憎恨的人。”

“你说什么？”她的话让大卫非常惊讶。“你父亲并不憎恨克莱曼博士，他们是非常亲密的同事，一起共事很多年。”

伊丽莎白摇着头说：“我父亲非常恨他，不仅因为汉斯比他更聪明，更因为汉斯爱上了我母亲。”

大卫仔细地观察她的表情，心里琢磨着她是不是想欺骗他。他说：“我对克莱曼非常了解，很难相信他……”

“你相不相信关我屁事！我就知道汉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号啕大哭，简直像个孩子；他的衬衣上沾满了泪水。这是我亲眼所见！”

大卫试图想象自己的老恩师在汉娜·古普塔的坟墓旁痛哭流涕的样子，仍然觉得难以置信。他告诫自己，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于是不再去想象那个令人惊讶的场面。他直奔主题说：“你父亲告诉我们，几年前汉斯曾经到哥伦布市来过，想帮助你恢复正常的生活，是吗？”

她脸上露出局促不安的表情，低下头看着床单说：“是的。他帮我在本宁堡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接接电话什么的。他还找了一间公寓房让我住，我还把迈克尔接回来住了几个月。但是最后我还是搞砸了。”

“贝丝，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你知道吗，克莱曼博士几天前去世了，但是他留下了……”

“汉斯死了？”她一下子挺直了身体，张大了嘴。“发生什么事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告诉你详细的情况，但是他留下了一个信息，说他曾经……”

“我的上帝啊！”她抬起手拍打着自己的前额。“我他妈的上帝啊！”

她抓住自己的头发撕扯起来。莫妮卡赶忙向她俯过身去，用手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伊丽莎白的反应让大卫感到有些意外，他原以为像她这样吸毒成瘾的人已经心如荒漠，很难再感受到悲伤的心情。但是在她的生活中，克莱曼博士是唯一一个帮助过她的人，所以很显然老物理学家和他这个教女之间存在着牢固的感情纽带。也许，这正是他把统一理论隐藏在哥伦布市的原因。

大卫挨着伊丽莎白和莫妮卡在床上坐下，三个人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大卫说道：“听着，贝丝，我现在要把真相告诉你。我们已经陷入了很大的麻烦。克莱曼博士多年来一直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很多人千方百计想得到的。汉斯到这里来的时候，有没有把什么文件留给你？”

伊丽莎白满脸疑惑不解的表情，回答说：“没有啊，除了给我一些钱，他没有留给我任何东西。那些钱够我交几个月的房租。”

“那么电脑呢？他有没有为你买一台电脑？”

“没有，但是他给我弄了一台电视机和一部漂亮的收音机。”想到当时的情景，她脸上露出了微笑，但是微笑很快又消失了。“我后来失去了在基地的工作，不得不把它们都当掉了。我现在的全部家当就只剩下那一箱子衣服了。”

她指了指窗户旁边的一个箱子，那里面堆满了衬裤、文胸和尼龙长袜。大卫看了看，统一理论恐怕不可能藏在那里。他问：“这么说，这间屋子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

“有时这一间，有时是隔壁那一间。汽车旅馆这里的所有费用都由哈兰支付。”

“哈兰是谁?”

“呃,他是‘夜袭宫’的经理。”

大卫明白,换句话说哈兰就是她的皮条客。“克莱曼博士留下的信息给我们提供了这间酒吧的地址,所以他肯定知道你后来又回到了这里。”

伊丽莎白有些难堪,她耷拉着脑袋坐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到胸前,回答道:“我被解雇以后,汉斯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准备马上到我这里来,送我去参加戒毒计划。”

这时,大卫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难以想象的画面——克莱曼博士出现在“夜袭宫”酒吧里。于是,他又开始猜测这个脱衣舞俱乐部的办公室里会不会有一台电脑。他问她:“那么,汉斯后来到俱乐部里来了吗?他会不会偶然走进了俱乐部的办公室?”

她紧紧地闭着眼睛摇摇头说:“没有,后来一直没有来过这里。那一次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刚吸完毒,稀里糊涂的,我跟他说你他妈少管闲事。就这样,那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谈话。”

她痛苦地弯下腰,前额几乎垂到了盖在身上的被褥上。她沉默着没有再说一句话,但是她的整个身躯开始随着抽泣而战栗,整个床垫也跟着她的身体颤抖。

莫妮卡又拍了拍她的背,但这一次没有起到多大的安慰效果。于是,她起身走到迈克尔身边,轻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他母亲的床前。伊丽莎白立刻把他搂进自己怀里。要是其他人这么做,迈克尔会立即声嘶力竭地号叫,但是他对自己母亲的触摸显然能够容忍,这是天性。尽管他对母亲的怜爱并没有做出回应,甚至也没有看她一眼。当她双手搂住他的腰的时候,他只是把头稍微偏开一点,以便看着游戏机的显示屏继续玩他的“战地勇士”。

过了一会儿,伊丽莎白向后坐直了身体,伸直两只手扶着孩子的腰,仔细地端详着迈克尔。接着,她边看着他边用一只手擦掉眼睛里的泪水,然后看了一眼“游戏男孩”的显示屏,叹道:“还在玩那个该死的战争游戏啊,我还以为现在你已经玩腻了呢。”

当然,迈克尔仍然没有理睬她,于是伊丽莎白转向大卫和莫妮卡说:

“迈克尔是从我在本宁堡工作的时候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汉斯在我办公室的一台电脑上装上了这个游戏，这样迈克尔就可以在那里自己玩。”她用手抚摸着孩子的头发，在头顶靠左边的地方把它们向左右两边分开。“自闭症儿童学校不上课的时候，我就把他带着一起去上班，他坐在电脑前面一玩儿就是好几个小时。”

说到这儿，伊丽莎白的手向下移动，捧住了迈克尔的脸。这样的场面确实让人感动，在通常情况下大卫是不会打扰他们的，但是现在时间紧迫，他不得不对她说：“等一下。克莱曼博士去过你在本宁堡的办公室？”

她点点头说：“是啊，是在我去上班的第一天。他想介绍我同我的新老板加纳将军认识。汉斯早就认识那个家伙，他们很多年前在陆军的一个什么项目上共过事。”

“汉斯在你办公室的时候，是不是使用过其中的一台电脑？”

“用过。那个地方到处都摆着电脑，叫做‘VCS 办公室’，就是‘虚拟战场模拟室’。那里有很多疯狂的玩意儿，什么跑步机啊、护目镜啊、塑料步枪啊，等等。其实，这些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废物，军队根本用不上，所以他们让迈克尔随便玩。”

“汉斯在那台电脑上花了多长时间？”

“嗨，那谁知道，至少有几个小时吧。他和将军是老朋友，所以他在那里很随便。”

现在，大卫的心脏开始怦怦直跳，他同莫妮卡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又把注意力放到迈克尔手上的“游戏男孩”上。很巧，显示屏上正好又出现了那条黑暗走廊的画面，昨天晚上他从迈克尔身旁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同样，一个身穿黄色军服的卡通士兵冲进一个小房间，端起 M－16 突击步枪对着六七个敌人一通扫射。敌人一个个倒在了地上，模拟的鲜血从弹孔中涌出。结果也是一样：一行字闪烁着出现在屏幕上：“**祝贺你！你即将进入下一关 SVIA/4 级！**”

莫妮卡用手指着显示屏问道：“那是什么？SVIA/4 级是什么意思？”

大卫一窍不通，但是他知道该问谁。他弯下腰，使自己的脸贴近迈克尔的脸。昨天晚上，这个少年曾经同他说过话，也许今天他也会开口。大

卫向孩子问道:“迈克尔,听我说。SVIA/4 级里是什么内容?”

男孩低下头躲开大卫的目光,平淡地回答说:“我进不去那一级。游戏马上回到 A1 级。”

“我知道,你昨天已经说过了。”大卫歪着脑袋,使自己的脸再次面对着孩子的脸。“但是,为什么你不能玩 SVIA/4 级呢?”

“‘游戏男孩’里没有这一级别。这个程序只有在电脑服务器上才能运行。汉斯当时就是这样设定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迈克尔慢慢张大了嘴,好像立刻要开始号叫了。但是,他却第一次抬起头看着大卫的眼睛说道:“他告诉过我,这样安全! 那是一个安全地带!”

大卫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很显然,“游戏男孩”有可能落入任何人的手中,因此克莱曼博士改变了“战地勇士”的软件程序,把一个节选版装在了游戏机上,而包含了克莱曼添加信息的完整版本则被放在了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于是他接着问道:“那么,那个服务器在哪儿呢?”

迈克尔还来不及回答,“游戏男孩”就发出了一声“咻”的声响,提醒玩家游戏已经回到了 A1 级。少年立刻转身躲开大卫,从母亲床边走开,一直退到了房间的另一边。他面朝墙壁,重新开始了“战地勇士”新一轮的拼杀。

伊丽莎白盯了大卫一眼说:“嘿,不要再追问他了! 你已经让他心烦了!”

“好吧,好吧。”他也离开了床边。其实,他已经不需要再问迈克尔更多的问题,他已经知道那个服务器在什么地方。克莱曼博士选择了一个最为大胆的藏匿之处,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这个地方——他把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藏到了戒备森严的本宁堡的一台电脑上。

米罗·詹金斯大夫和他的妻子双双面朝下躺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如果不看他们头上的弹孔,西蒙会觉得他们就像在午睡一样。上午 9 点钟的

时候,这个乡巴佬医生刚刚宣布古普塔教授已经脱离危险,在餐桌上静静地睡着了,西蒙就把他们夫妻一起射杀了。枪声惊醒了躺在起居室沙发上呼呼大睡的布洛克特工,不过,他只是翻了个身,几秒钟后又进入了梦乡。

西蒙自己也很想睡一会儿,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他一直没有休息过,而为古普塔输血后他更感到身体虚弱。但是,9点30分又是他那个神秘的客户亨利·科布每天给他打电话的时间,又要向他询问任务的进展情况,西蒙觉得出于职业精神他应该告诉他的客户一些好消息。于是,他嘟囔了一声,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医生的饭厅,站在到处是淤血的餐桌旁,注视着躺在桌上的古普塔教授。

枝型吊灯上还挂着输液管,另一头连接在古普塔手臂的静脉血管上,而输液袋已经完全空了。身材瘦小的古普塔时醒时睡地仰面躺在餐桌上,一个沙发坐垫垫在那条受伤的大腿下面。无论詹金斯大夫给他使用了哪一种止疼药,现在药效都应该大大减弱了,古普塔一旦完全苏醒过来就会感到疼痛无比。而这正是西蒙希望得到的效果。

于是,他握紧拳头向古普塔大腿上的枪伤处砸去,教授的整个身体猛烈地抽搐起来,脑袋撞到红木桌面上"嘭嘭"直响,没有受伤的右腿把沙发靠垫踢到了地上。他发出一声长长的痛苦哀嚎,两片眼皮不停地颤抖着。

西蒙向古普塔俯下身体,喊道:"醒醒,教授,上课的时间到了。"接着,他再一次用力在教授大腿的伤口上拍了一巴掌,这一掌使詹金斯大夫细心缝合的伤口再次崩开来。

古普塔睁开了眼睛,嘴里发出一声惨痛的尖叫。他想坐起来,但是西蒙把他的肩膀紧紧地按在了餐桌上,对他说:"教授,你知道吗,你的运气还不错。刚才你差一点就完蛋了。"

古普塔快速地眨着眼睛向上看着他,显然还有一些迷糊。西蒙用手捏了捏他的肩膀,接着说:"没事儿了,教授。你会好起来的。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就万事大吉了。"

教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但是并没有说得出一个字。过了几秒钟,他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问道:"你说什么?你是谁?"

"我是谁,现在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要找到你的那些朋友。大卫·斯

威夫特和莫妮卡·雷诺兹,还记得他们吗?昨天晚上你和他们一起在那间小木屋里,后来你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而他们却扔下你溜之大吉了。他们可太不讲义气了,对吧?”

古普塔扬起眉毛回忆着。这是个好兆头,说明他的记忆开始恢复了。西蒙抓住老人肩膀的手又使了使劲,说:“没错,你记得他们。而且我认为,你还记得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要不是你被枪打中了,你也会跟着他们一起跑掉的。”

又过了几秒钟,老头儿眯缝起眼睛,皱起了眉毛,他显然已经恢复了记忆,眼光又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了。他又问了一句:“你是谁?”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不重要。我想知道斯威夫特和雷诺兹跑到哪里去了。现在马上就告诉我,教授,不然情况会变得对你非常糟糕。”

古普塔的眼睛转向左边,第一次看到了他身边的环境:一张红木餐桌、一个枝型吊灯和詹金斯餐厅墙上红白相间的墙纸。他痛苦地吸了一口气,声音微弱地说:“你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西蒙用一只手继续按在古普塔的肩膀上,把另一只手放到了他的伤腿上,回答说:“不是。不过,好在我比他们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当然,你们美国人也有那么几招——水刑、不许睡觉、德国牧羊犬什么的。不过我可不会浪费时间干这种不痛不痒的事情。”说着,他把手伸到教授的伤口处,抓住贴在伤口上的纱布一把将它扯了下来。

古普塔发出一声惨叫,身体像一张弓一样痛苦地蜷缩起来。然而,西蒙观察了一下教授的脸,却并没有发现伴随着极度扭曲的面孔而通常都会出现的极端恐惧的表情,相反,教授咬牙切齿地回敬道:“你这个低能儿!你跟那个特工一样的愚蠢!”

西蒙被激怒了,他用两根手指插进教授已经缝合的伤口之中,转动手指用指甲使劲地抠他的肉。鲜血立刻再次从撕开的创口中流出来。他又问:“够了吧。斯威夫特和雷诺兹在哪里?”

“低能儿!蠢货!”古普塔厉声叫道,一边用拳头敲打着餐桌的桌面。

西蒙把手指继续往伤口深处插下去,在他手指的周围已经积满了一摊血,并且开始顺着古普塔的大腿流下来。“如果你还不告诉我他们在那里,

我就把这些缝合线一根一根地拔出来，然后像摘手套那样再一条一条地剥掉你腿上的皮。”

教授弓起上身，瞪着一双怒不可遏的眼睛大声吼道：“你这个没脑子的俄国畜生！我就是亨利·科布！”

第10章

莫妮卡以十分不满的眼神看了大卫一眼，说："这样做太疯狂了。我们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他们这时正待在多功能旅行车里，但不是在亲吻而是在争吵。汽车来到"夜袭宫"以南大约400米处胜利大道上的一个加油站里，伊丽莎白·古普塔到加油站的付费电话上打电话，格拉迪克手里端着一杯从唐肯甜甜圈店买来的咖啡跟在她身旁守护着，而大卫、莫妮卡和迈克尔则在车里等候。

大卫坚持说："这并不疯狂。这是完全讲得通的。"

莫妮卡摇摇头说："如果克莱曼想把统一理论藏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他为什么又要把它放进属于美国陆军的一台电脑里呢？"

大卫回答说："因为军用电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系统，而且他是把它藏在了一个已经没有人使用的战争游戏软件之中。"

"但是，陆军仍然能够接触到它。要是哪一天某个上尉或者上校在虚拟战场模拟室玩腻了，想打开'战地勇士'玩一玩又怎么办？"

"首先，你必须能够达到游戏的最高一级，才有可能接触到这个理论。这恐怕非常困难，除非你是一个像迈克尔一样一天到晚都在反复练习的真正玩家。"大卫用手指一指弓着背坐在后座上打游戏机的少年。"其次，即使你完全掌握了这个游戏并且发现了那些方程式，除非你是一个顶级物理

学家，否则也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你只会以为那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垃圾，根本不会理睬它们的存在。”

莫妮卡看来并没有信服，她说：“我还是不明白，大卫。你必须承认，这样的猜测太异想天开了。你能肯定……”

她还没有说完自己的想法，伊丽莎白已经离开付费电话大步向多功能旅行车走来。她现在虽然穿着弹力纤维紧身短裤和T恤衫，但是看起来仍然像一个妓女。她从车窗处向大卫说：“没有人接电话。希拉可能外出度周末去了。”

大卫皱了皱眉头。希拉是伊丽莎白的朋友，现在仍然在虚拟战场模拟室做秘书，大卫原本希望她可以帮助他们混进本宁堡。他问伊丽莎白：“你还认识其他在那里工作的人吗？”

伊丽莎白道：“谁也不认识了。那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些电脑怪胎，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们甚至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同我说过。”

大卫在心里骂了一句“该死”，没有某个在基地工作的人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本宁堡的安全门卫，更不可能进入虚拟战场模拟室。

伊丽莎白继续说道：“奇怪的是，我在俱乐部里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那些电脑怪物。他们大概是靠因特网上的黄色网站自慰吧。”

这立刻使大卫有了一个主意，他问道：“贝丝，你的固定客人中有没有基地里的人？那些定期找你为他们服务的人？”

“当然有，操！”她说话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仿佛他刚才的话是在挑战她在业界受欢迎的程度。“有些人每周来一次，这样的人很多。”

“他们之中有没有军警？”

她想了几秒钟说：“嗯，有。我认识一个叫曼海姆的宪兵，是个中士。我刚到俱乐部工作时就认识了他，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

“你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

她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把身体伸进车窗里用手指在迈克尔鼻子前打了一个响指。少年立刻从“游戏男孩”上抬起头看着她。伊丽莎白紧盯着

他的眼睛说:“哥伦布市的电话簿,理查德·曼海姆?”

“706-544-1329。”迈克尔张口就说了出来。然后低下头继续玩他的游戏。

伊丽莎白笑笑说:“很奇妙,是吗?他同我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就把哥伦布市的电话簿全部背下来了。梅肯市[①]的电话簿他也背得。”

大卫在一张纸片上记下这个电话号码。对迈克尔惊人的记忆力展示,他并不觉得特别惊讶,他知道许多自闭症儿童都有特别强的记忆力,他同时也想起了在卡耐基休养所的那台电脑上看到的那些电话簿。然而伊丽莎白利用儿子特殊才能的这种方式却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显然她以前没少干过这种打响指的事情,这肯定是她同嫖客保持联系的最便捷的方式。

他把纸片递给她,吩咐说:“给这个中士打电话,请他帮个忙。告诉他,你有一些城里的朋友需要进出基地的通行证。就说我们想到营房里看望一个小兄弟,但是又把身份证件忘在家里了。”

她斜着眼睛看了一眼手上的电话号码,然后摇着头说:“你知道吗,曼海姆肯定不会为我白帮忙的。他肯定会要求我为他免费服务一次,甚至是两次。”

大卫已经估计到这一点。他拿出自己的钱包,从中取出5张20美元的钞票说:“你不用担心,我来付钱。这是100美元,我们办完事以后再付200美元。成交?”

伊丽莎白盯着他手中的钞票看了看,张开嘴舔舔嘴唇,好像已经尝到了甲基苯丙胺的味道。然后她从大卫手中一把抓过钞票,转身向付费电话走去。

大卫回头看看莫妮卡,但是她已经扭过头去不再看他。毫无疑问,她生气了,只是没有说出来,这比大喊大叫更糟糕。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伊丽莎白拨通了电话,开始在电话上交谈起来。大卫终于忍不住了,他伸出手碰了碰莫妮卡的肩膀说:“嘿,怎么啦?”

她一扭肩膀甩掉了他的手说:“你心里知道怎么啦。你在给她拉皮

---

① 美国佐治亚州中部城市。

条。”

“不,我没有!我只是……”

“你以为她用那些钱会干什么?她会一分不剩全部花到甲基苯丙胺上面,得到短时间兴奋的快感,然后又回到脱衣舞俱乐部去,回到那一家汽车旅馆去。”

“你看,我们需要她的帮助找到统一理论。如果你有更好的主意,那干吗不……”

这时,莫妮卡突然抓住了大卫的手臂说:“出事了!”她同时指了指付费电话。只见格拉迪克站在伊丽莎白旁边朝她喊叫,她没有理会他,继续在电话上说着话。接着,格拉迪克用手搂住她的腰,拽着她向多功能旅行车走来。大卫感到很奇怪,抬头向胜利大道望去,才发现“夜袭宫”前停下了六七辆黑色运动型多功能车,一群身穿灰色西装的特工正纷纷从车里跳下来,迅速包围了整个脱衣舞俱乐部。

格拉迪克一把拉开汽车后门,把伊丽莎白推进车里,大声喊道:“快发动汽车,兄弟!撒旦的队伍跟来了!”

凯伦站在格洛利亚·米切尔的起居室里,透过窗户的遮光布观察着东27街上的交通情况。两个身穿运动衫的健壮男人在一辆送货车旁的人行道上来回溜达,这辆送货车在过去12个小时里一直停在那里。每隔几分钟,其中一人就会用手遮住自己的嘴,装做咳嗽的样子,但是显然他是在对着袖子里的麦克风说话。

乔纳坐在躺椅上,翻看一本从格洛利亚的书柜里找到的天文方面的书;格洛利亚站在房间的另一头,手里拿着移动电话,同《纽约时报》的编辑说着话。她身材娇小,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骨瘦如柴的腿,尖尖的下巴和一双不停地转来转去的眼睛,性格十分火暴。她打完电话后“啪”地一声关上移动电话,几步来到凯伦身边说道:“我得走了,布鲁克林又发生了一桩两人死亡的凶杀案。你们待在这里别动,等我回来。”

凯伦立刻紧张起来，她指了指窗外说："那些特工还在外面候着呢。"为了不让乔纳听见，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他们一旦看到你离开这幢建筑，就会马上冲上来把我们抓走。"

格洛利亚摇着头说："非法闯入一个调查记者的公寓房间？他们不敢。"

"他们会把门撞开，然后在你回来之前又把它修好，看上去就像是我和乔纳自己决定离开这里的。如果你去问他们我们怎么了，联邦调查局肯定会这样告诉你的。"

"你真的认为……"

"你不能让你的编辑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吗？"

她哈哈一笑道："别提了，那家伙是个冷酷无情的混蛋。"

凯伦看了儿子一眼，他正专心地研究一幅小行星带的照片。她决不能让那帮混蛋再碰他一根手指头。于是她说："那么这样吧，我们同你一起去。只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逮捕我们。"

格洛利亚耸耸肩回答说："那好吧，随你们便。"

如果这只是一项普普通通的任务，西蒙早就一枪打死他的客户了。这个自称为亨利·科布的阿米尔·古普塔教授，是他服务过的最傲慢也最可恨的雇主。从教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不停地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西蒙。就算古普塔有理由生气，实际上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还是他自己：他如果不用那个荒唐可笑的化名，也不会有混淆视听的结果。西蒙一边为他重新包扎好腿上的枪伤，一边尽量向他解释问题的前因后果，但古普塔仍然不停地侮辱他。接下来，他刚刚可以走路了就开始指手画脚地下命令，并且制订了新的行动方案：他和古普塔驾驶皮卡车前往佐治亚州继续追踪他们的目标，而布洛克特工则驾驶詹金斯大夫的道奇小货车前往纽约。当西蒙问他布洛克回纽约干什么的时候，古普塔却生硬地叫他闭嘴并把道奇车的车钥匙找来。西蒙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乌

齐”冲锋枪，恨不得一枪把古普塔的脑浆打出来，但是他忍住了。他提醒自己要忍耐，要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上。

由于詹金斯的家处在美国军队设立的封锁线数公里之外，西蒙在弗吉尼亚州西南地区的僻静乡间小路上行驶并没有遇到任何人的阻拦。上午11点，他们到达梅德弗镇，从这里布洛克向北驶上了I-81号公路，西蒙和古普塔则向南奔向佐治亚州。教授斜靠在乘客座上，伤腿支在面前的仪表盘上，但是不幸得很，他就是不打瞌睡。不仅如此，他还每5分钟看一次表，尖酸刻薄地咒骂人类是多么愚蠢。当他们跨过州界进入田纳西州以后，他突然将身体向西蒙靠过来，用手指着前方写着“69号出口：布隆特维尔市”的路标命令道：“从那里下公路。”

“为什么？这条路没有问题，既没有军警也没有警察。”

古普塔拉长了脸回答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佐治亚州了。因为你的无能，斯威夫特和雷诺兹比我们早走了整整10个小时，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同我女儿联系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得走州际公路，乡间小路就更慢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曾经同布隆特维尔的一家公司合作过，叫做中南机器人公司，是一家国防承包商。我为他们制造了几台原型机，所以他们也被纳入了我的监视网络之中。”

“监视网络？”

“对。如果我对斯威夫特和雷诺兹的去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监视他们的行踪。”

西蒙驶离州际公路后，沿着394号公路行驶了大约两公里。中南机器人公司位于田纳西乡间的一幢占据了很大面积的单层平房里。由于现在是星期六的上午，所以停车场中只停放着一辆汽车。西蒙把车开到那辆车旁边停下来，然后和古普塔教授一起走向门卫的岗亭。一个身穿蓝色制服、面容憔悴、满头白发的男人坐在岗亭里，正在阅读一份当地的报纸。古普塔用手敲敲岗亭的窗户玻璃引起门卫的注意，然后大声说道：“喂，你好！我是机器人学研究院的阿米尔·古普塔博士，你还记得我吗？今年4月我来过这里。”

门卫放下手中的报纸，仔细端详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笑道："啊，认识，是古普塔博士！从匹兹堡来的！你上次来工厂参观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他站起身，打开岗亭大门同教授握握手。"再次见到你，我真高兴！"

古普塔装出一副笑脸道："是啊，见到你，我也很高兴。请告诉我，康普顿先生已经到办公室了吗？他要我顺路过来看看他的一个机器人原型机。"

"噢，很抱歉，康普顿先生没有来，也没有告诉我你今天会来。"

"我估计，可能过一会儿他就会到了。那么，你能不能让我和我的助手先到测试实验室去？我今天只能在这里停留一两个小时，所以必须马上开始工作。"

门卫看了西蒙一眼，接着又回过头面对古普塔，心里有些犯嘀咕。于是他说："我想，我应该先给康普顿先生打个电话。只是让他知道你们两位已经到了。"

"行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可不想打搅他愉快的周末时光。"

"我也一样，但我觉得还是告诉他为好。"

他正向岗亭里退去的时候，古普塔向西蒙点了点头。西蒙立刻向前一步，拿出"乌齐"冲锋枪一枪击中了他的眉心。门卫的身体还没有撞上桌子人已经死了。西蒙弯腰搜查了他的所有口袋。

古普塔低头看看地上的尸体，说："真刺激！我活了76岁，一辈子没有见过凶杀。而今天，过去12个小时里我就亲眼目睹了两次。"

"你会习惯的。"西蒙从门卫的口袋里拿到了钥匙，然后开始切断工厂的报警系统。

教授摇了摇头道："这就像一个小小的宇宙坍缩了，原本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突然间化作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确定性。"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悲剧，你为什么还要我杀死他？"

"我根本没有说过这是一个悲剧。有些宇宙必须死亡，这样其他的宇宙才能诞生。"古普塔抬起头仰望苍天，举手齐眉遮住阳光，接着道："等我们把统一场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类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我们将成为迎来新时代的接生婆，开启人类启蒙的新纪元。"

西蒙不禁皱起了眉头。他是一个士兵，不是什么接生婆；他的使命是制造死亡，而不是迎接生命。

从曼海姆中士的长相上就不难看出，他为什么会成为伊丽莎白固定的客户。愚钝的表情、光秃秃的脑袋和鹰钩鼻子，说起话来粗声粗气，除了找个妓女他恐怕很难同任何一个女人约会。他用手搂住伊丽莎白坐在旅行车的后座上，不停地用手捏着她的腰，眼睛不断地盯着她的乳沟。不仅如此，他还不时好色地把目光投向同迈克尔一起坐在货厢里的莫妮卡。格拉迪克一边驾驶汽车向本宁堡驶去，一边独自嘟囔着；很显然，他讨厌这个中士，而且对参观陆军基地的做法也非常反感。但是，大卫坚持说这对拯救伊丽莎白有好处，这一点就足以让格拉迪克保持沉默，至少暂时不会反对。

当他们接近安全大门的时候，大卫注意到前方已经排起了长长的一列汽车，这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是很罕见的。他转过身指着大门问曼海姆："那是怎么回事儿？"

中士正用手指玩弄着伊丽莎白脖子上的金项链，想把吊在她乳沟里的那个小金盒子拉出来。他回答说："他们都是来看达斯·韦德尔的。他今天要来基地作演讲。"

"达斯·韦德尔？"

"是啊，就是国防部长。也就是那个掌管'本宁堡至巴格达特快列车'的人。"

大卫又看了看安全大门的情况，看到五六个宪兵正在这一列汽车队伍的最前面逐一检查每一辆汽车。他们打开汽车的后备箱，跪在挡泥板旁边低头查看底盘上有没有挂着炸弹。大卫禁不住骂道："该死。他们加强安全检查了。"

"放宽心，花花公子。"曼海姆终于把那个小金盒子从伊丽莎白的衬衣里拉了出来，拿着项链在她眼前晃来晃去。"那些人都是我的手下，他们不

会给我们找麻烦的。”

中士假装为伊丽莎白催眠，她看着他咯咯地傻笑起来。她现在兜里揣着100美元，心情非常好。与此同时，随着汽车一点点接近大门，大卫心里也越来越紧张。5分钟后，他们来到大门口，一个身材魁梧、枪套里插着一把M-9型手枪的下士来到多功能旅行车旁。他先弯下腰看了看车的底盘，然后把头伸进驾驶座一边的车窗命令道：“出示你的驾驶执照和牌照登记书，我还要检查车上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

格拉迪克还没有动，曼海姆就向前探出身体让下士看到自己，同时愉快地说：“嗨，墨菲。我们只是到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点儿东西。”

墨菲马马虎虎地向曼海姆敬了一个礼。大卫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这个中士放在眼里。他对他说：“长官，我们接到了驻地司令的新命令，必须检查所有来访者的身份证件。”

“别那么紧张，伙计。这些人都是跟我一起的。”

“长官，司令官说了，没有人可以例外。”

这时，另一个戴着钢盔、手执M-16突击步枪的宪兵也来到汽车乘客座一边。大卫把手伸向车门上的把手，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用不了3分钟他们都会被戴上手铐。

曼海姆中士向前移动一下身体，屁股坐在了后座的边沿上，把脸凑到满脸狐疑的下士面前，压低了嗓门对他说道：“好吧，墨菲，告诉你实情吧。你看到坐在那儿的贝丝了吗？”他竖起大拇指向身后指了指。“她和这个黑人姑娘今天有一场小范围的演出，她们将在国防部长结束演讲后为他做私下表演。”

下士盯着伊丽莎白看了看，她用舌头舔舔嘴唇并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他惊讶地张大了嘴说：“你们让国防部长看脱衣舞表演？”

曼海姆点点头说：“嘿，他工作很辛苦，时不时也需要放松一下。”

“我的天哪！”墨菲看着自己的长官，心中自然又增添了几分新的敬意。“司令官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是五角大楼直接下的命令。”

下士笑笑说：“可恶，这也太过分了。国防部长居然有这样的怪癖。”于

是他退后几步，挥挥手让他们通过了大门。

露西尔一看到古普塔的上网记录，特别是显示出胜利大街 3617 号地址的那个网页后，立刻给联邦调查局的利尔喷气机下达了新的命令。两小时后，“夜袭宫”已经被亚特兰大分部派出的特工所包围，她和克劳福德特工迈着大步走了进去。里面大约有 30 个顾客，大多数是持有周末通行证的军人，而且已经喝得烂醉，另外有五个舞女、一个酒保和一个保镖，统统坐在酒吧前。保镖和酒保看过特工出示的照片后都认出了大卫·斯威夫特，酒保还说他看见嫌疑犯同另一个刚下夜班的舞女一起离开了俱乐部。检查发现，这个舞女就是古普塔教授的女儿贝丝·古普塔。遗憾的是，亚特兰大的特工搜遍了街对面汽车旅馆里她的临时住所，却并没有找到这个女人。酒保名叫哈兰·伍兹，同时也是这个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显然是一个相当狡猾的家伙。他声称对贝丝的去向一无所知，但是露西尔并不相信他的说法。

她一眼就认出了谁是哈兰：五短身材，体态臃肿，满脸络腮胡子，身上穿了一件 T 恤衫，上面印着一行字：提供口交服务。露西尔走到吧台前，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问道：“你就是这个漂亮地方的头儿？”

他立刻点了点头。他短小的身体坐在紧靠吧台的一张椅子上，看上去就像童话故事里那个坐在蘑菇上的放荡的侏儒，他讨好地说道：“我愿意为你们提供帮助，知道吗？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贝丝在哪里。她只是在这里工作，仅此而已。业余时间到哪里去，我他妈真不知道。”

哈兰显然毒瘾发作了，说话非常快，浑身上下散发着臭气。露西尔讨厌吸毒者，她皱起眉毛说道：“慢点儿说，傻瓜。贝丝在城里有朋友吗？”

他用手指了指吧台前的舞女们，她们仍然穿着比基尼，浑身哆嗦地站成一排，回答说：“有啊，这些姑娘们都是她的朋友。你去问问安波尔或者布兰妮，她们也许知道她在哪里。”

“她还有其他的朋友吗？我是说，除了这些你为她们拉皮条的女孩子

以外的朋友?”

“去你妈的,我不是皮条客!我只是……”

“别想糊弄我,哈兰。你还是动动脑子,否则……”

“好吧,好吧!”从他前额上的皱纹里,一串串的汗滴开始流出来。他同所有吸毒者一样,很快就招供了。“她有个叫希拉的朋友,是个狂妄自大的婊子。她曾经到这里来过一次,同我大吵大闹了一番。她和贝丝曾经在基地里一起工作过。”

这对露西尔是个新情况。亚特兰大特工为他提供的情报只有一份伊丽莎白·古普塔被捕时的记录。她问道:“这么说,贝丝曾经在本宁堡干过平民工作?”

“干过,就在她到这里工作之前。据她说是同电脑打交道。是她的一个什么亲戚介绍她去的,但是没有成功。”

露西尔立刻想到了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小木屋里看到的砸碎的电脑,这些嫌犯显然正在追踪一条数字线索,她因此不难猜出他们下一步的去向。

她转身对像平常一样站在她身后的克劳福德特工说:“给我接本宁堡司令官的电话,还有那个蠢货塔金顿上校。”

首先进入大卫眼帘的是三座高高矗立在营房和行政大楼之间的跳伞塔,看上去它们就像几十年前已经关闭的科尼岛上的跳伞塔和过山车,不过这些跳伞塔仍然在使用。一个个伞兵正从尖塔顶端伸出的塔臂上降下来,好像从一朵巨大的钢铁花朵上落下的一粒粒种子。

曼海姆中士指挥格拉迪克把车停在了步兵大楼的后面,这是一幢占地面积很大的灰色建筑,虚拟战场模拟室就位于它的西翼。大卫编造了一个来这里的理由:莫妮卡的弟弟正参加新兵训练,得了焦虑症,需要同家里人私下里谈谈,等等。曼海姆显然根本不相信这个借口,但是幸好他并不在乎,一心只想着赶快得到他的免费服务,最要紧的是找个空房间供他同伊丽莎白交欢。车刚刚停下,他就拉着她直奔大楼的后门而去。

莫妮卡、大卫和迈克尔也下了车，格拉迪克仍旧坐在驾驶座上，用关切的目光看着他们说："兄弟，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大卫伸出手捏一捏他的肩膀，安慰道："你只管待在这儿等我们出来，只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拯救伊丽莎白的灵魂，好吗？"

格拉迪克满意地点了点头。莫妮卡和大卫分别走到迈克尔左右两侧，每人抓住少年的一只胳膊，迅速地跟在伊丽莎白和曼海姆身后向大楼里走去。大卫本想把男孩留在车上，如果让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同一个陌生男人做生意的场面，那将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但是迈克尔又是唯一一个深谙"战地勇士"之道的人。

他们冲进大楼的后门，沿着楼梯来到4楼。走廊里空无一人，伊丽莎白和中士在走廊尽头一间没有标志的门口停下了脚步。曼海姆开始在他的工作服口袋里摸索钥匙，一面问道："你肯定这里面有长沙发吗？"

伊丽莎白回答说："肯定有，主任的办公室里就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棕色的大沙发。"

"但那已经是4年以前的事儿了，说不定早就搬走了。"

"天哪，你只管开门就是了！"

中士终于找到了他的万能钥匙，但就在他准备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大卫听到了一种声音正沿着走廊向他们接近。这种机器发出的声音十分耳熟，大卫迅速向后转并一眼看到了一个盒子似的银色"龙行者"，就是古普塔教授专门为陆军研制的监视机器人。这个好像一辆微型坦克的机器人在履带的驱动下向前移动，颇似灯泡的感应器直直地对着他们。大卫吓得不敢动弹，愣愣地说："该死！我们被发现了！"

曼海姆嗤嗤地笑道："放松，士兵。那些玩意儿已经没有使用了。"

"你什么意思？"大卫的心脏怦怦直跳，眼睁睁地看着机器人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还在处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陆军总是干这种有头无尾的事情。这个监视系统需要10年的时间进行测试，后来他们又觉得费用过于昂贵，于是就放弃了。"曼海姆又嗤嗤地笑笑，然后打开门，一边把伊丽莎白往里推一边问："好啦，宝贝儿，主任的办公室在哪儿？"

大卫跟着他们走进房间，里面很宽敞，纵深大约有30多米长。在房间的一头排列着一些钢制的架子，上面摆满了电脑服务器，正发出低沉的电流声，指示灯闪烁不停。服务器对面摆放着一台台式计算机和一个超大型平面显示屏。房间中间有一个带金属滚轴的平台，平台上放着两个巨大的空心透明球体。

莫妮卡同大卫一样惊讶不已，她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这两个空心透明球体，迈克尔却兴奋地冲进房间里，径直跑到最远处的一个橱柜前。他母亲和中士走进相邻的一间办公室，随即关上了门。迈克尔打开橱柜，从里面拿出一个鼓鼓的好似立体观察仪的黑色装置。大卫认出了这个东西：一副虚拟现实眼罩。只要带上这个眼罩，就可以看到自己处在一片虚拟的景象之中；当你把头向左或者向右转动时，就会看到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其他不同的景象。迈克尔满脸喜悦地调整好眼罩，然后冲到计算机面前开始敲击键盘。

大卫和莫妮卡一起走到终端机前，站在迈克尔身后观看。几秒钟后，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士兵站在一片开阔的绿地中间的画面。这个士兵身穿黄色军服，头戴钢盔，钢盔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鲜红数字“1”。

大卫对莫妮卡耳语道：“这就是‘战地勇士’。他正在加载游戏程序。”

又过了几秒钟，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准备好开始了吗？”迈克尔跑回橱柜处，又拿出了一支塑料步枪——M-16突击步枪的模型，然后走到其中一个空心球体旁，打开球体侧面的一扇舱门，蜷缩着身体钻进了透明的球体之中。

莫妮卡叫道：“该死！他跑到那里面干什么？”

迈克尔从里面伸出手把舱门关上，带上虚拟现实眼罩。他像一个真正的步兵一样端着塑料突击步枪开始向前走，当然他并没有真正向前移动半步，球体开始围绕着他的身体原地转动，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而恐怖的追踪球。不一会儿，迈克尔加快了前进的步伐，球体也随之转动得更快，一瞬间，少年已经在快速地奔跑，活像一只在健身轮上奔跑的仓鼠。大卫向计算机屏幕看去，穿着黄色军装的士兵正飞速跑过开阔地。

“他妈的，这玩意儿真棒！”他一只手放到莫妮卡的背上，另一只手指着

球体下的平台说:“你看到球体下面的滚轴了吗?它们可以测出球体转动的速度和方向,并把得到的数据传送给电脑。所以,迈克尔移动的时候,电脑就可以同时把他的运动姿态以同样的速度准确地转换到卡通形象上。而迈克尔在眼罩上也可以看到整个模拟的场景,他现在正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奔跑。”

“真是了不起。不过,他这是往哪里跑呢?”

“看起来,他现在只是先开开心。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像在‘游戏男孩’上那样达到专家级。”

“达到 SVIA/4 级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有某种办法可以把统一理论从服务器上下载下来。不过我敢肯定,你必须通过虚拟现实眼罩中的界面才能接触到它。”

大卫开始查看电脑显示屏下方的各种图标,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两人游戏”。他点击一下那个图标,紧接着又出现了那一句不断闪烁的“准备好开始了吗?”他接着再点击那句话。莫妮卡瞪大了眼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他走到橱柜前找出了另一副虚拟现实眼罩和另一支塑料突击步枪。

他对她说了一句:“我进去了。”接着,他走向第二个空心透明球体,打开了舱门。

西蒙站在中南机器人公司的测试实验室里守候着,古普塔教授则在一台电脑前查看监视屏幕上显示出来的画面。这些画面一共有 12 个,每一个都是放置在本宁堡的 12 个“龙行者”之一发回的现场情况。就在快到正午时分的时候,电脑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咻”的声响——人脸识别系统在一个监视画面中发现了匹配的目标。古普塔确定了发现目标的那个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的画面扩大到整个显示屏幕上。西蒙向终端机靠近一些,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相貌丑陋的士兵正搂着一个胸部丰满的邋遢女人,紧接着又看到了他们的几个目标:斯威夫特、雷诺兹和古普塔的外孙。

教授自言自语道:“有意思,他们在 VCS 室。”

“VCS?”

“虚拟战场模拟室。我为他们干过一些活,为‘战地勇士’开发了一个虚拟现实的界面。”他停顿了一下,沉浸在思考之中。“这里是伊丽莎白工作过的地方,就是汉斯给她找的那份工作。”

监视器上显示,几个目标一起走进了一个房间,随即又把身后的门关上,从监视画面中消失了。古普塔立刻退出监视系统,开始敲击键盘。他愤怒地吼道:“克莱曼! 你这个老蠢货!”

“怎么回事儿?”

教授摇着头说:“他自以为高明,居然把那玩意儿藏在了我的鼻子底下!”

“你是说统一场论?”

显示屏上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古普塔键入了用户名和密码,他正在进入某个网络体系。他解释说:“幸运的是,现在还不至于太晚。所有虚拟战场模拟程序都有远程进入模式,因为陆军希望不同军事基地的士兵可以在虚拟战场上一比高低。”

经过几秒钟的等待,显示屏上出现了一长串军队电脑服务器的名单和使用报告。古普塔说:“不出我所料,他们正在使用‘战地勇士’。”

西蒙的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伸长脖子从教授肩头上望去:“他们会不会把统一理论下载下来? 或者把它删除?”

古普塔在一个服务器上点击了一下,电脑开始连接。他转过身向西蒙叫道:“快到供给室去! 这里没有虚拟现实的设备,但可能有玩游戏的控制杆。”

大卫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开阔地里,四周长着高大的南方松。他向右看去,那是一片一直绵延到天边、被森林覆盖的山岭;向左看,虚拟的现实场景中有一块林间空地,空地上是一群低矮的建筑。眼前的画面显得非常

真实，大卫很吃惊，他甚至听到了耳机中传来的鸟儿欢快的叫声。他使用的头戴式耳机包括两个微型扬声器和一个麦克风，可以用来同其他玩家进行交流。眼前的模拟景象看上去十分熟悉，几秒钟后他才意识到，这个虚拟的世界是以本宁堡的训练场为蓝本设计的，在远处树林的上方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些跳伞塔，似乎离他有几公里远。

“你在等什么？”

听到耳机中传来的话，大卫立刻端起了手中的突击步枪。他可以看见自己的 M－16 突击步枪的枪管，但是无论在开阔地上还是树林里，都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他大声问道：“嘿！谁在那儿？”

“是我，傻瓜。”这是莫妮卡的声音。“我在终端机的电脑屏幕上看着你呢。看起来你同迈克尔的那个士兵一模一样，不过你的头盔上标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数字‘2’。”

“你怎么……”

“看来你迷路了，所以我在终端机上找到了一个麦克风，告诉你该往哪里前进。迈克尔在那个村子里。”

“什么村子？”他拿枪指着那群建筑问。“是那边那些房子吗？”

“是的。他已经打到 B2 级了，所以你得赶快行动。照我看，在他打到 SVIA/4 级之前你必须赶上他。否则，你无法进入最后一级，也就不可能把统一理论下载下来了。”

大卫小心翼翼地向前迈出了第一步，球体在他脚下轻松自如地开始旋转。他又向左迈出一步，球体也跟着向左旋转。他心里踏实了，接着开始向林中空地的方向走去，同时对莫妮卡说道：“这东西真不赖。一会儿就适应了。”

“试试你能跑吗？你已经落在后面很远了。”

他开始慢跑，虚拟现实中的景象也开始慢慢变化。当他跑过开阔地的时候，前方的建筑物开始慢慢变大，他也开始看到了一些脸朝下躺在草地上的黑色身影。那些是电脑程序制造的敌方士兵，身上穿着黑夹克，头上围着大头巾，一副恐怖分子的打扮。大卫在迈克尔的“游戏男孩”上曾经看到过他们。他又说：“看来，这些家伙都被迈克尔解决了。”

莫妮卡警告他说:“睁大你的眼睛,他并没有把他们都杀光。”

“如果他们向我开枪怎么办? 你看看我在这个游戏里有几条命?”

“我得查一查游戏指南。”接着是短暂的停顿。“查到了。如果你的身体被打中,你就不能继续前进了,但是还可以继续开火;如果你的头被打中,你就会自动回到游戏开头。”

“这可不太妙,对吗?”

“如果你想赶上迈克尔,当然很不妙,他刚刚进入了 B3 级。”

大卫加快步伐向前跑,不断绕过躺在地上的尸体。几秒钟后他到达村子的外围,看了看眼前褐色的房子,它们显得十分荒凉。村子中间是一条主要的街道,街道一边是一排两层楼的楼房,斜面屋顶;另一边是一座简陋的白色教堂,教堂上有一个钟楼。街道上除了一些被打死的恐怖分子的尸体之外空无一人,地上的尸体清楚地指示出迈克尔行进的方向。大卫沿着街道中央向前跑去,来到一座坚实的黄色仓库前。仓库门前躺着五六具模拟的尸体。大卫尽量保持着在滚动球体里身体的平衡,放慢脚步,透过敞开的大门向里面窥视。仓库里一片黑暗,但是他仍然可以看出倒在地上的更多尸体的轮廓。

他正要迈步走进仓库就听见了枪声,它们来自身后,于是他迅速向后转身。一个敌方士兵端着一支 AK-47 突击步枪,一边射击一边沿街边向他冲过来。大卫一时间完全忘记了这是一个虚拟的情景,恐惧中慌忙蹲下身体,端起塑料步枪对准身穿黑夹克的敌人扣动了扳机。耳机中立刻传来震耳欲聋的射击声,模拟的后坐力猛地把他向后推去。他一屁股跌坐在球体的底部,整个球随之前后晃动起来,眼前的虚拟场面不见了,只剩下一片湛蓝的天空和仓库黄色的墙壁。但是当他手忙脚乱地重新爬起来以后,却发现那个恐怖分子已经被他打中了,他趴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但是手里仍然握着那支 AK-47 突击步枪。

这时,耳机里传来莫妮卡焦急的喊声:“朝他的头开枪! 快呀,打他的头!”

大卫立刻向士兵的头部开火,他立刻趴在地上不再动弹。“我的天哪!”他一边叫喊一边端着 M-16 突击步枪大幅度转身,气喘吁吁地搜索着

街上的其他敌人。这时，他又听到了一阵枪声，但无法分辨出枪声来自何方。

“进楼里去！迈克尔在二楼上！”

他转身走进仓库大门，一一迈过地上恐怖分子的尸体，沿着一条又长又窄的走廊前进，眼前的画面也变得越来越昏暗。他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而且心里感到恶心，额头上流下的汗水存积在眼罩边沿。他喊道：“该死！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向左！你左边有一个楼梯！”

他左转身体，像一个醉鬼似的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走廊里不断地回荡着远处传来的枪声，但是他只能看见射击发出的火光。虚拟的环境弄得他头昏脑涨，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他很想立刻把头上的眼罩一把摘下来。他告诉自己：“坚持住，我必须停下来休息！我身后有什么东西！”

“不能停，继续往前走！迈克尔正在打 C3 级，快要结束了！”

大卫终于找到了楼梯。拾级而上，眼前逐渐变得明亮起来，楼梯尽头出现了另一条走廊。他沿着走廊走去，经过几个房间的门口，里面都躺着一些浑身是血的尸体。

“走到走廊尽头，再向右转，”莫妮卡继续为他指路，“然后，你……”

突然，一个士兵从他前方几尺远的一个房间里跳了出来，大卫吓得扔掉了手中的 M-16 突击步枪，本能地举起双手向后退去，心想这一回肯定是死定了。然而，这个士兵转过身体，径直向前走去了。大卫这才意识到，这个士兵身上并没有穿着黑色的夹克衫，而是穿着一件黄色的军装，头盔上标着一个鲜红而明亮的数字“1”。原来是迈克尔。

大卫不禁喜出望外，捡起步枪向前追上去。在走廊尽头处，迈克尔突然右转，接着大卫就听见了一阵密集的射击声。他赶上前，电脑程序制造的最后六个敌人已经全部脸朝下躺在了地上。

莫妮卡欢呼道：“好极了！你们到达最后一级了！”

迈克尔向房间尽头的另一扇门走去。大卫屏住呼吸，期待着终于能够看到爱因斯坦博士留下的那些方程式，但是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一间更衣室，沿着四面墙放满了一排排灰色的金属衣帽柜，数量很多。代表迈克尔

的士兵直接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个衣帽柜前，用手中的 M-16 突击步枪轻轻地碰了一下柜门，手上立刻出现了一件新式武器，一支枪管下带有一个粗大圆筒的步枪——枪榴弹发射器。

大卫的心随即沉了下来，这并不是最后一级，而是一个中途补给站，士兵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下一轮战斗使用的新武器。他自语道："他妈的！这样下去还有多长时间？"

莫妮卡回答道："等一等。你看一看柜门上的字母。"

每一个衣帽柜的柜门上都刻着一串首写字母，显然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军衔：第一个衣帽柜上写着"PVT"，代表列兵；第二个是"CPL"，代表下士；第三个是"LT"，就是中尉，以此类推。大卫认得前面的十多个军衔，但是沿着这些柜子再往下去，门上的缩写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WO/1，CWO/5，CMSAF，MGYSGT，等等。

莫妮卡说："看一看那边墙上的那一排，倒数第二个衣帽柜。"

大卫看见了，那上面写着："SVIA/4"。他道："他妈的！这就是'游戏男孩'上那一级的名字。"

他立刻跑到那个衣帽柜前，用他的 M-16 突击步枪碰了一下柜门。大卫在虚拟现实的显示屏上清楚地看到他手中的步枪变成了一个枪榴弹发射器。与此同时，柜门上的缩写字母突然开始重新排列，"S"向左移动，"A/4"向右移动，中间的"VI"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了 90 度，最后形成了一个公式：

$$S \leqslant A/4$$

大卫不是物理学家，看不懂这是什么，于是他冲着麦克风问道："莫妮卡，你看见这个公式了吗？你知道……"

"当心！"

他又听到了震耳的枪声，随即转过身来却正好看到代表迈克尔的士兵倒在了地上。接着，他眼前也突然变成了鲜红的一片，好像整个显示屏被泼上了一层鲜血。

西蒙一直站在古普塔身后观看着电脑屏幕上游戏的进展，他认为即使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这样的程序设计也毫无现实实用性，完全是一个拙劣的实战替代项目。被枪击中的士兵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地哀嚎，仅仅是倒地而死，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把戏，一个玩具而已。古普塔也根本不需要西蒙的任何帮助，他只开了两枪，从背后干掉了两个卡通士兵。

古普塔解决了他的对手之后，指挥他的那个士兵直接来到一个衣帽柜前，柜门上刻着一个奇怪的标志。他用步枪点了一下柜门，士兵手上的步枪立刻变成了枪榴弹发射器，几秒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准备下载。'是'还是'不是'？"

古普塔键入"是"。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另一行字："下载时间为 46 秒。"教授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上逐渐减少的时间显示，那种专注的神情仿佛是在窥视电脑里暗藏着的某样东西。他喃喃低语道："对不起了，博士先生，您不该让我苦苦等待了这么多年。"

"**大卫**，你在哪儿？我在电脑上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听到了莫妮卡的呼喊，但是他同样什么也看不见。虚拟现实显示出的画面上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红颜色，像一片血色浓雾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只记得自己看到的最后一幕是迈克尔的士兵倒下了。他努力回想当时看到的情景，记起了在画面中曾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的身影，那是一个站在迈克尔身后的士兵，他不是电脑程序生成的身穿黑夹克的敌人，而是穿着黄色军装、头盔上闪烁着数字"3"的另一个玩家。

大卫一把将头罩扯下来，它现在已经毫无用处。在透明的球体外面，莫妮卡弯着腰站在终端机前，正拼命地在键盘上胡乱地敲打。她大声叫道："该死！另外有人进入了服务器，正在下载文件！"

在他左边的另一个球体里，迈克尔正在调整自己的头罩，看上去失败

并没有使他感到惊讶也没有感到失望。几秒钟后他重新端起步枪，又在球体里开始跑起来——他又从头开始了整个游戏。

大卫说道："我们必须从头再来，我们只能……"

莫妮卡用手抓扯着头发说："你没有时间了！还剩下 20 秒钟！"

大卫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重新把头罩戴上。红色的雾气正在减弱，他准备好重新回到村子外的开阔地里。但是当最后一抹红雾退去后，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排门上刻着首字母的衣帽柜，代表他的那个士兵正四肢着地趴在衣帽间的地上。原来，子弹并没有击中他的头部而只是击中了他的身体。

他无法向前移动，但是仍然可以举枪射击。头盔上闪烁着数字"3"的士兵站在一个衣帽柜前，柜门上显示出的并不是方程式，而是下载时间的倒计时。当读数显示出"9 秒"的时候，大卫扣动了扳机。

*　　*　　*

西蒙发现电脑屏幕上有什么动静，一个小小的圆形物体在那一排衣帽柜上弹了一下便消失在视线之外。

他指着屏幕问道："那是什么？"

古普塔没有回答，他仍然沉浸在倒计时的兴奋之中。

"有个东西从屏幕上划过，飞到左边去了。"

教授皱起眉头把控制杆向左移动，他们看到了整个衣帽间的图像：地上躺着一个绿色的鸡蛋形状的东西。西蒙立刻认出了那是什么——一枚美国陆军的 M－406 枪榴弹。

大卫吃力地从球体中钻出来，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在虚拟世界里战斗了不到 15 分钟，然而他的感觉却好像刚刚打完了残酷的硫磺岛战役。他把虚拟现实头罩和塑料步枪扔到一边，跌跌撞撞地向莫妮卡走过

去，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阻止他下载了吗？"

莫妮卡没有抬起头，仍然弓着身体站在终端控制台前，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电脑显示屏。她说："你为什么要用枪榴弹？你只要朝那个混蛋开一枪就可以中断下载。"

"但不管怎样，我们总算中止了下载，对吗？他并没有得到统一理论，是不是？"

"呃，是的。你让下载停止了。同时，你也毁掉了'战地勇士'，而且删除了所有的程序文件。"

他抓住桌子边沿稳住身体，问道："那么，那个藏有统一理论的程序文件呢？"

"没了。彻底删除了。因为那个文件是整个游戏软件的一部分，毁掉游戏程序也就永久毁掉了那个文件。即使有人想从服务器上提取数据，得到的也只是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

他觉得胃里又开始痉挛，就像他刚才站在旋转球体里一样，而且现在整个宇宙都在围绕着他旋转。由于他的失误，整个宇宙的蓝图，整个现实世界隐秘的设计图，都在一瞬间化为了乌有。

莫妮卡的目光终于离开了电脑屏幕抬起头来，大卫惊讶地发现她脸上充满了欢笑。她告诉他说："好在克莱曼博士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为那个文件设计了一个安全窗口，就在整个程序即将被删除前的一瞬间，这个文件的数据被立刻保存到了一个闪存盘里。"

"你说什么？"

她伸出手掌，掌上有一个长约三寸，宽约一寸的银灰色闪存盘。她说："统一理论在这里。至少我希望它在这里。我得找一台笔记本电脑证实一下。"

大卫感到自己已经全身瘫软，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怔怔地看着莫妮卡手中的闪存盘。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统一理论对他自己有多么重要。

当莫妮卡在办公室里寻找笔记本电脑的时候，迈克尔从球体中爬了出来。他把虚拟现实头罩和步枪放回到橱柜里，然后重新拿起了他的"游戏

男孩”。离开虚拟现实的战场，重新回到一个用大拇指控制的小机器和只有三寸宽的屏幕上，他肯定感到了巨大的失落感。但是，他的脸上仍然像过去一样毫无表情。

过了一会儿，他母亲从隔壁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伊丽莎白厌恶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抚平裤子上的皱纹，紧一紧一只皮鞋上的踝带，然后径直走到大卫面前说：“好了，该付我剩下的钱了。”

“曼海姆在哪儿？”

“在沙发上睡着呢。这家伙一次就完事儿。但是你还欠我 200 美元。”

“好的，好的。”大卫掏出钱包，拿出 200 美元，说：“听着，我们必须在不引起别人怀疑之前赶快离开。你最好跟我们一起走。”

她伸手抓过钞票塞进紧身裤的裤腰里，说：“好的。你们在汽车旅馆让我下车就行了。”

这时，莫妮卡已经找到了一台苹果牌笔记本电脑。但她还没有打开电脑，大卫便走到窗前向外张望，并且立刻发现了危险的动向。首先，步兵大楼的后门外已经看不到格拉迪克的福特乡间多功能旅行车；其次，一队宪兵正朝大楼跑来。从远处看，他们很像“战地勇士”里的虚拟士兵，但是他们手中的 M－16 突击步枪却是货真价实的真家伙。

露西尔站在本宁堡的练兵场上，同国防部长的一个侍从人员争论着。这时，国防部长正站在步兵大楼正前方的一个讲台上发表演讲，在他面前的练兵场上至少聚集了 3 000 多个士兵和平民，而在讲台后面还有数百人走来走去，完全挡住了大楼正面的出入口。这么多人在这里来回走动，无疑是安全工作的噩梦，根本不可能开展对嫌疑犯的有效搜索。而情况很清楚，不到一小时前嫌犯显然已经通过欺骗手段进入了基地。露西尔要求国防部长提前结束演讲，但是他这位五角大楼的助手拒绝接受她的要求，这个 20 多岁、身体敦实的家伙简直跟一根木头一样不开窍。

他对她说：“我们准备这次活动已经几个月了，士兵们一直在期待着这

一天。”

“听着,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听到过这个说法吧? 这就是说,这件事比这个该死的活动要重要得多!”

助手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说:“安全? 我认为那是宪兵的事情。”

“他娘的混蛋!”一怒之下她从外衣下拔出“格洛克”手枪对着他吼道。“是不是要我毙了你才能引起你的重视?”

但是,即使面对指着鼻子的手枪,他仍然不为所动。“好了,女士,请冷静。国防部长的演讲就要结束了,他马上就要讲那个三条腿的母鸡的笑话了。”

宪兵冲进步兵大楼的后门,开始上楼梯。大卫从窗口转过身对其他人喊道:“快走,走! 这边走!”

他拉着迈克尔沿走廊跑去,莫妮卡和伊丽莎白紧随其后。后有追兵,他只能向前门方向跑,尽管他很清楚另一队宪兵肯定正从前门赶来。当他们跑到前门的楼梯口时,大卫听到楼下传来了一片呼喊的声音,他开始以为是冲进来的宪兵发出的喊声,但很快发现是人群中爆发出来的笑声和欢呼声。这不是搜捕队的声音,更像是聚会的声音。

他们迅速走下楼梯,混入大厅里混杂着士兵和家属的人群中。在销售碗装土豆片和六瓶一件的可乐的桌子前,身穿平民服装的男人和女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来这里正在举行一个招待会,人们彼此握手寒暄,讲着笑话,嘴里塞满了食物。大卫从人群中穿过,时刻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警报声的响起,但是他和迈克尔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几个士兵向从他们身旁经过的伊丽莎白和莫妮卡挤眉弄眼,但也仅限于此。大约半分钟后,他们走出了步兵大楼,加入了前往停车场的人流中。当他们离大楼越来越远的时候,大卫看到一个老头儿熟悉的面孔,他正同几个将军握手致意。上帝啊! 那正是国防部长本人。大卫抓紧迈克尔的手臂,加快了步伐。

他们跟随人群走了不到一公里,向西经过了几个停车场,人群中不断

有人离开人流，进入停车场寻找自己的汽车。大约 10 分钟以后，人群已经散尽，只剩下他们四个人继续向前走去。他们一路跟着写有“西门：埃迪桥”的路标前行，经过一个网球场和十多个士兵踢足球的足球场。大卫没有发现宪兵的身影，也没有看到任何追捕行动的迹象。

又过了 10 分钟，他们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条河，河道蜿蜒曲折，河水浑浊，两岸长满了茂密的树林。这是查特胡奇河，是本宁堡西面的界河。河上横跨着一座两个车道的桥，桥头设有安全检查岗，闸道上的闸杆已经放下来，几辆准备离开基地的汽车正排在闸杆后面。司机拼命按着喇叭，然而两个执勤的宪兵却像雕像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大卫想，糟糕，他们已经封锁了整个基地，但是如果现在掉头往回走，宪兵们很可能已经看到他们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再次瞒天过海。

他们像一个正在远足的奇怪的家庭来到出口处，大卫向宪兵们挥挥手道：“嗨，士兵们！这是通往露营地的路吗？”

一个宪兵回答说：“你指的是乌契溪露营地吗，先生？”

“是的，是的，就是乌契溪。”

“过了这座桥以后，你们往南再走 3 公里。不过，先生，现在不能过桥。”

“为什么？”

“刚刚发布了安全警报。我们正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呃，我可以肯定警报只是针对汽车的，行人可以通过，对吧？”

宪兵想了想还是摇摇头，说：“先生，请在这里稍等一会儿。一般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

大卫和莫妮卡紧张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正在这时，一辆悍马吉普车飞快地开到出口处停下来，司机跳下汽车向执勤宪兵跑去。他手上拿着几张传单，大卫虽然看不见传单上印着什么，但他相信他的照片就在这几张传单上。宪兵们现在都背对着他们，所以大卫悄悄地带着迈克尔、莫妮卡和伊丽莎白绕过闸杆，向 100 米外的桥上走去。

一个宪兵转过身命令道：“站住！你们他妈的往哪里走？”

大卫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回过头说道：“对不起，我们时间紧迫！”

另一个宪兵已经迅速浏览了手中的传单，立刻拔出手枪对着大卫叫道："**不许动，混蛋！**"

紧接着三个士兵都已经拔出了他们的 M-9 手枪。闸杆后等候通过的司机们立刻停止了鸣笛，紧张地注视着眼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但是，正因为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士兵和逃犯，没有人注意到一条铁锈色的响尾蛇从天而降，落在宪兵们面前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它愤怒地一口咬住了第一个在它面前移动的目标——一个宪兵的腿。这个宪兵立刻发出一声惨叫，同时另一条蛇接着从空中飞来。大卫向前看去，发现格拉迪克的多功能旅行货车就停在离桥不远的河岸上，他正蹲伏在汽车后面，一扬手第三条蛇又向宪兵们飞去，吓得士兵们慌忙朝树林里跑去。格拉迪克向大卫挥着手喊道："快，你们这些罪人！快上车！"

凯伦和乔纳跟着格洛利亚·米切尔来到布鲁克林区最贫穷的街区之一布朗斯维尔，正从一片公共房屋建造项目长满荒草的开阔地上穿过。格洛利亚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采访记者，她已经花了一整天搜集这个两人死亡的凶杀案的有关细节，先采访了辖区警察局的警察，接着又向死者的亲属和朋友做调查。直到晚上 9 点她仍然在工作，试图找到枪杀现场的一个目击证人。在通常情况下，凯伦是绝对不敢在夜间进入布朗斯维尔一带的，但是奇怪的是她现在身在其中却毫不害怕。街角和阴暗处聚集着一帮一帮的街头少年，他们在她眼里一点也不可怕，而真正让她感到恐惧的是那一辆一直尾随在他们身后慢慢行驶的多功能运动型轿车。

正当他们穿过这一片荒芜的开阔地时，一个人高马大、脖子粗壮的男人从一处阴影中走出来。黑暗中凯伦只看出他的身影而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她隐约看出他穿着西装，并注意到他左耳后垂下一根螺旋耳机线。

凯伦立即停下脚步，抓紧了乔纳的手。但是格洛利亚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她大步走到这个特工面前问道："嘿，伙计，迷路了？"

他回答说："没有。"

“你要是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联邦调查局的办公楼在联邦广场。朝那个方向。”她用手指了指西面的曼哈顿方向。

“你怎么会认为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看看你这身廉价的西装，这是其一。其二，你那些同伙今天已经跟在我后面跑了一天了。”

“我对你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的朋友。”

“要是这样，你想都别想。如果你敢逮捕她，明天早上人们就会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看到整版的报道。”

特工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说道：“去你妈的《纽约时报》。我只看《纽约邮报》！”说完他举起枪，对着格洛利亚的头扣动了扳机。

凯伦一把将乔纳搂到怀里，把孩子的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肚子上，不让他看到这恐怖的一幕。特工向他们走来，一缕街灯投下的光线照亮了他的脸，她清楚地看见了他肿胀的鼻子和前额上的淤痕。她认出了这个人：布洛克特工。

第11章

西蒙一仰脖子喝下了又一杯“红”牌伏特加酒。他坐在诺克斯维尔[①]一座简陋房子的起居室里，这所房子属于古普塔教授过去的两个学生，一个叫理查德·陈，另一个叫斯科特·柯林斯基。古普塔正在厨房里打电话，理查德殷切地为西蒙再次斟满了伏特加酒，斯科特则为他拿来一个让他讨厌的金枪鱼三明治。刚开始的时候，西蒙以为这两个男人是一对同性恋恋人，但是喝下第二杯伏特加以后他才意识到，这里的两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才是更加非同寻常的。理查德和斯科特都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他们正在研制能够产生强流质子束的设备。他们都是脸色苍白、戴着眼镜而且孩子气十足的人，对古普塔抱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态度。更让西蒙吃惊的是，当他和古普塔出现在这两个年轻科学家的门前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惊讶。很显然，他们俩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古普塔招募到了自己手下。尽管他们的相貌并不让人感到害怕，但是西蒙仍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个优秀战士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不折不扣地执行领导下达的任何命令。他们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神丝毫不亚于任何圣战组织的战士。

西蒙刚刚把空杯子放到咖啡桌上，理查德就立刻从长沙发上跳起来，

---

① 美国田纳西州东部城市。

再次为他斟满酒。西蒙把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心想：这倒是不坏，他很愿意让自己逐渐习惯这样的待遇。他问道："这么说，你们两位先生是研究数流线的，对吗？也就是引导质子在加速器中一圈一圈地旋转？"

两个人都点点头，但是谁也没有说话，显然他们还很不习惯同一个俄国雇佣兵交谈。西蒙接着道："这项工作肯定相当复杂，要确保所有质子的定向都准确无误，还要设定它们相互撞击最理想的条件。质子相撞肯定会产生一些非常奇特的东西，呃？"

理查德和斯科特不再点头，而是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脸上流露出又惊讶又迷惑的表情。他们大概在想，这个雇来的杀手怎么会知道粒子物理学的知识。西蒙继续道："是啊，非常奇特，而且可能也非常有用。如果你们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准确地揭示出如何使粒子相撞，就肯定可以获得相当有趣的结果，对不对？"

现在，他们的眼神里开始流露出恐惧的神情。理查德差一点扔掉了"红"牌伏特加的酒瓶。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我很抱歉，我听不懂您说的是什么……"

西蒙笑道："放宽心，你们的教授对我非常信任，从这个行动刚刚开始，他就告诉了我统一场论的所有可能的应用范围。否则，我怎么知道该从博士先生的同事那里拿到什么东西呢？"

他的保证并没有让这两个年轻物理学家放下心来。理查德死死地抓住"红"牌伏特加酒瓶，而斯科特则紧张地搓着两个手掌。也许，他们并不想过多地知道他们的恩师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去"拿"。

这时，古普塔打完了电话，走进起居室。理查德和斯科特同时转过头去，好像两只忠实的爱尔兰赛特犬一样注视着自己的主人。古普塔对他们报以慈祥的微笑，然后指着西蒙道："跟我来，我们有事商量。"

西蒙有意等了一会儿才从椅子上站起来，以此表明他并不是某个人的哈巴狗，然后跟着古普塔走进了厨房——一间丑陋而塞满了松松垮垮的橱柜的凹室。西蒙问道："是布洛克的电话吗？"

教授点了点头，道："他已经抓到了斯威夫特的老婆和儿子，现在正全速往南行驶。他们母子俩很可能是我们讨价还价最有用的筹码。"

“前提是,斯威夫特确实已经得到了统一理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一点。”

“别犯傻了,他当然得到统一理论了。”

西蒙再一次感到了内心的冲动,恨不能立刻干掉这个老家伙。但是他还是压住了火,争辩道:“他不仅仅中断了文件的下载,同时也删除了服务器上的所有文件。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要彻底销毁这个理论。也许,这正是克莱曼临死前要求他这么做的。”

古普塔固执地摇摇头说:“这不可能!克莱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绝不会干这件事。我敢肯定,他要斯威夫特做的就是保护好这个理论。”

“也许吧,不过斯威夫特看到那些方程式以后,也可能改变了注意,不再执行克莱曼的命令。”

教授仍然一个劲地摇头,显然他根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相信我,统一理论就在斯威夫特的手里。而且,即使他想删除它也做不到。人类向前迈进的这一大步是不可阻挡的;谁也别想阻止我们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胜利。”

西蒙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他对古普塔极力扮演救世主的口吻已经非常厌恶。他说:“那好吧,我们就假定斯威夫特得到了统一理论。不过,我们还必须在美国军队抓到他之前找到他。”

古普塔不屑一顾地挥挥手,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他说:“这同样也是不可阻挡的。不出几个小时,我们就会知道斯威夫特和他的同伴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如此肯定?”

老头儿险恶地笑笑道:“我女儿同他们在一起。她是个吸食甲基苯丙胺上瘾的女人。我敢肯定,她现在毒瘾已经开始发作了。”

在切诺基国家公园深处的一块空地上,格拉迪克正把枯枝败叶收集在一起,准备生起一堆篝火。事实证明,这个山里人已经成为逃亡者们最好的向导;多年来非法运输毒蛇跨越阿帕拉契亚山脉各州,使他练就了一

身逃避法律制裁的高超本领。从本宁堡逃脱出来以后，大卫曾想逃往墨西哥或者加拿大，但是格拉迪克告诉他，在通往边界的路途上会有数不清的撒旦的爪牙在围追堵截。因此，他开着车驶入了阿拉巴马州的北部地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了桑德山。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大烟山。

格拉迪克显然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岭和每一条沟壑。在一个名叫寇克溪的交叉路口，他转入一条下行的土路，最后在一片爬满葛藤的灌木丛后面停下了车。接着他开始准备篝火，一边收集枯枝败叶一边哼唱着《奇异恩典》[①]。他的慷慨相助使大卫十分敬佩。他们昨天晚上才刚刚相识，而现在他却不惜为他们冒生命危险。虽然大卫并没有告诉格拉迪克有关爱因斯坦或统一理论的任何一个字，但是他显然明白事情的极端严重性。他是从宗教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处境的：他们陷入了一场同魔鬼的军队的冲突，是为了保卫神的国，这是一场世界末日的战斗。大卫觉得，这种解释其实与事实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天边的一轮新月已经比昨天更加丰满，在他们四周绵延起伏的山峰上洒下惨淡的月光。大卫同迈克尔一起坐在空地上，少年在一个树桩上玩着“游戏男孩”。他母亲在旅行车上睡着了；在进山的漫长路途中她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浑身发抖，秽语连连，不断嚷嚷着让她下车，后来终于慢慢安静下来，摇晃着身体进入了梦乡。莫妮卡一半的时间花在安抚伊丽莎白身上，另一半则花在从虚拟战场模拟室偷来的手提电脑上。

令人欣慰的是，闪存盘上确实保存着一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50 年前写的一篇论文，但令人沮丧的是，这篇论文是用德语写成的。按照大卫的翻译，论文的题目大约叫做《统一场论新解》，而他的德语也就仅止于此。论文中有几十页各种各样的方程式，但是，其中那些符号、数字和批注让人捉摸不透，就像论文中的德文一样形同天书。显然，博士先生在研究方向上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尝试，采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数学方式。现在，答案就在他们手中，但是他们却无法看懂这个秘密，这样的结果简直让人发疯！

---

① 又译《天赐恩宠》，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美国乡村福音歌曲，也是美国人最喜爱的赞美诗之一。

莫妮卡独自坐在空地中的一片草地上，两眼仍然死死地盯着手提电脑的显示屏。大卫刚才曾蹲在她身后从她肩膀上向电脑屏幕张望，但她却抱怨说他让她无法专心思考，于是他只能退回到空地的另一边自己待着。真该死！他要是懂得德文该有多好！但是，即使德文是他的母语，数学仍然是他难以逾越的障碍。靠他是行不通的，莫妮卡更能胜任这个工作。她是数学的各个分支方面的专家，她已经告诉大卫，有几个方程式看上去似曾相识。

格拉迪克把几张报纸揉成团塞进柴堆下，用火柴点燃了篝火。他又到旅行车上取来了5听“丁蒂·穆尔”牌炖牛肉，一一打开放在篝火旁。然后他在大卫和迈克尔身边坐下来，他指着漫天的星斗说：“我们运气不错，今晚不会下雨了。”

大卫点点头，迈克尔仍在玩他的游戏。格拉迪克又指着东方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月亮说：“明天我们朝那个方向走，翻过山一直到霍斯诺布去。我们沿着史密斯菲尔德路走到头，再从那儿步行上山。”

“为什么从那儿上山呢？”大卫问道。

“那里便于隐蔽。山上到处是石灰岩的岩洞，不远处又有一条山泉。从那里可以看到周围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只要有人冲你们而来，我们远远的就得到警报了。”

“但是我们吃什么呢？我是说，等我们吃完了‘丁蒂·穆尔’以后？”

“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们挨饿的。撒旦的人找的不是我，所以我可以来去自由。你们可以在霍斯诺布一直潜伏到夏季结束。到那个时候，那些异教徒就该放弃追捕了，你们不论到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容易得多。”

大卫不禁想象着自己同莫妮卡、迈克尔和伊丽莎白一起在岩洞里度过整个夏天是个什么样的情景，这个计划不仅不可行而且会更糟，简直是毫无希望。因为不论他们在山里躲藏多久，军队和联邦调查局都不会停止对他们的追捕。即便是出现奇迹，使他们成功地摆脱了追捕，逃到边界以外，他们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无论他们是在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南极半岛，五角大楼迟早都会找到并抓住他们。

过了几分钟，格拉迪克站起身走到熊熊燃烧的篝火旁，用一张灰色手帕把手包上，从火堆旁取出热好的“丁蒂·穆尔”罐头，再逐一送到大卫、迈克尔和莫妮卡的手上。他还从旅行车的储物箱里找来了几个塑料勺子分给大家。罐头里的炖牛肉还不太热，但是大卫还是立刻吃起来。他把一块黏稠的牛肉从罐头里舀出来塞进嘴里，大口地嚼着，希望暂时忘记眼前的麻烦。但是，他刚吃了一口，一抬头却看见莫妮卡正站在他身边低头看着他，离他的脸不到一米远，腋下夹着那台手提电脑，电脑上还插着那个闪存盘。即便在黑暗中他也可以看出，莫妮卡很激动，张着嘴急促地呼吸着。

她对他说：“我找到一些东西了，不过，你不会喜欢的。”

大卫放下罐头站起身来，领着莫妮卡来到空地边上一棵已经枯萎的松树前，离开迈克尔和格拉迪克大约六七米远。他原以为当这个时刻到来时他会欢呼雀跃，但是现在他的心中却充斥着不祥的预感。摇曳的篝火照亮了莫妮卡左边的脸，而右边的脸却处在阴影中。他问道：“是在闪存盘里吗？找到统一理论了？”

“一开始我认为不是。说实话，那些方程式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后来我想起了昨天晚上我们谈到的问题——引力电磁子理论。”

“你是说确实跟它有关系？”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明白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方程式越看越让我想起拓扑学里的公式，也就是表面、形状和扭结的数学。所以它让我想到了引力电磁子——时空中的扭结。在这里，我让你看看。”

莫妮卡打开手提电脑站到大卫身边，让他也能清楚地看见显示屏。他歪着头看去，这一页上有几十个方程式，每一个都是一长串的希腊字母和奇怪的符号，有的像干草叉，有的像英镑符号，还有一些中间带“十”字的圆圈。它们看上去确实乱七八糟、不知所云。他问莫妮卡：“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指着页面的上方说：“这就是统一场的方程解，是用微分拓扑学的语言来表达的。这同相对论的经典方程式相似，但是其中又包含了粒子物理学。爱因斯坦发现所有粒子都是引力电磁子，每一个粒子都是时空中的一个不同的扭曲，而时空结构中的波纹就是原力！”

她提高嗓门,抓住大卫的衣袖把他拉向手提电脑,让他看清楚屏幕上的方程式,但是他仍然一头雾水。他赶忙问道:“等等,等等。你能肯定这是真的?”

“你看看,看这里!”她的手指从屏幕上方移到屏幕下方,说道:“这一个就是场方程式的解之一,描述的是一个带有负电荷的基本粒子,也就是一个引力电磁子,一个带有封闭类时曲线的微小虫洞。这个解甚至指出了这个粒子的质量。你还记得这个数字吗?”

就在莫妮卡手指甲的下面,他看到了这个公式:

$$M = 0.511\ \mathrm{MeV}/c^2$$

大卫低声道:“我的天哪,这是一个电子的质量。”他虽然看不懂其中的数学原理,但是他知道统一理论的标志之一就是必须预测出所有基本粒子的质量。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他还得出了不同带电粒子和自旋粒子的至少20个方程解。而这些粒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爱因斯坦去世以后很多年才被人们发现的。他预言了夸克和轻子的存在,甚至为我们至今都还没有发现的粒子提供了解答。但是你可以打赌,这些粒子是肯定存在的。”

莫妮卡向下滚动文件,一页又一页的拓扑解从显示屏上划过。大卫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提电脑的屏幕,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并迅速扩展到他的全身,他这一生中只有乔纳出生带给他的欣喜能够与之相比。这是物理学上登峰造极的胜利成果,是一个结合了量子力学的经典理论,仅仅一组方程式,就描绘出小到一个质子的内在原理和大到整个银河系的结构的真谛。他转过头看着莫妮卡,微笑道:“你知道吗?这同弦理论家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其实相差不大,它的不同之处在于粒子是时空回环,而不是能量弦线。”

“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看这里。”她一边说一边继续向下滚动几个页面,然后用手指点了点一个十分显眼的方程式:

$$S \leqslant A/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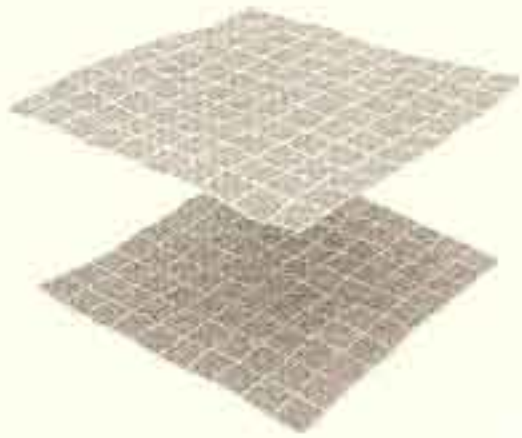
大卫不无惊讶地道:“这就是我在‘战地勇士’中看到的那个方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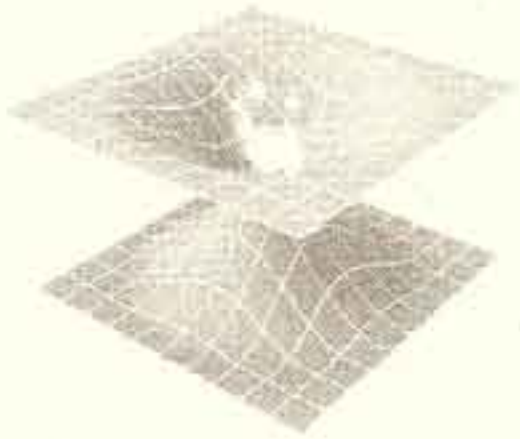
莫妮卡点了点头说:“这叫全息原理。‘S’代表特定空间范围中能够容纳的最大信息量,‘A’代表这个范围的表面面积。这个原理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任何一个三维空间中的信息,也就是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每一种力的大小,都可以包含在这个空间的二维表面之中。因此,你可以把整个宇宙想象成一个全息图,就像你在信用卡上看到的那个小方块一样。”

“等等,这种说法我以前听说过。”

“弦理论家已经谈论这个原理很多年,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使物理学简单化的方法。没想到,爱因斯坦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并且围绕着它创立了自己的统一理论。他运用全息原理绘制出了整个宇宙该死的历史画卷。这就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里。”

她指着另一个奇怪的方程式说。在这个方程式的旁边是一组计算机绘制的图形,很显然,这是克莱曼博士根据爱因斯坦多年前手绘的图形重新绘制的。第一个图描述的是两个板片空间正在彼此接近;第二个图表现出两个板片相撞后形成的扭曲和波动;第三个图展示出两个板片空间彼此分离,但是在两个空间中都已经布满了刚刚诞生的许多新的银河系:





大卫问道:“这些是什么东西?看上去就像一些锡纸片。”

“在弦论中,我们把它们称做膜。在这些图中它们是以二维形式出现的,但是每一个膜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三维的宇宙。我们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银河系、每一颗星和每一颗行星都包含在某一个膜之中。这些膜与其说像一片锡纸,不如说更像一片捕蝇

纸，因为几乎所有亚原子粒子都附着在它们上面。另一片膜就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它们同时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空间中穿行。这个更高维度的空间我们称之为体宇宙，它总共有 10 个维度。”

“它们为什么会相撞呢?”

“任何物体都不能够脱离膜在体宇宙中穿行，只有引力可以。因此，一个膜就会对另一个膜产生吸引力，当两者相撞时就会扭曲，从而产生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我自己就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才会立刻认出这些图示，但是我的研究还相当落后，甚至连接近这个成果都谈不上。爱因斯坦不仅成功地研究出了膜的准确方程式，而且阐明了膜的演变规律。他的统一理论解释了宇宙万物是如何起源的。”

“你说的就是大爆炸吗?”

“这些图解所表现的就是大爆炸。两个空无一物的膜撞到了一起，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便充满了我们的宇宙，最终形成了原子、星球和银河系，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巨大的重力波之中抛洒出来的。”她抓住大卫的衣袖，两眼盯着他的眼睛说。“大卫，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对神秘的创世纪的解答。”

他仔细地看看图解，仍然感到困惑不解。他说：“但是，证据在哪里呢?我要说的是，这个观点非常有趣，但……”

“证据就在这里!”莫妮卡用手指戳着图解下面的公式说道，“天文学家在过去 50 年里观察到的所有新发现，爱因斯坦在这里都一一预测到了，包括宇宙膨胀比率、物质和能量的崩塌，一切的一切全在这里!”

大卫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拓扑方程式不知所措，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莫妮卡那样轻易地看懂这些方程式。他又问她：“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为什么说我不会喜欢呢?”

她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向下滚动页面直到出现了另一页写满了神秘符号的地方，说道：“还有别的东西可以脱离膜进入体宇宙的额外空间。你还记得什么是中微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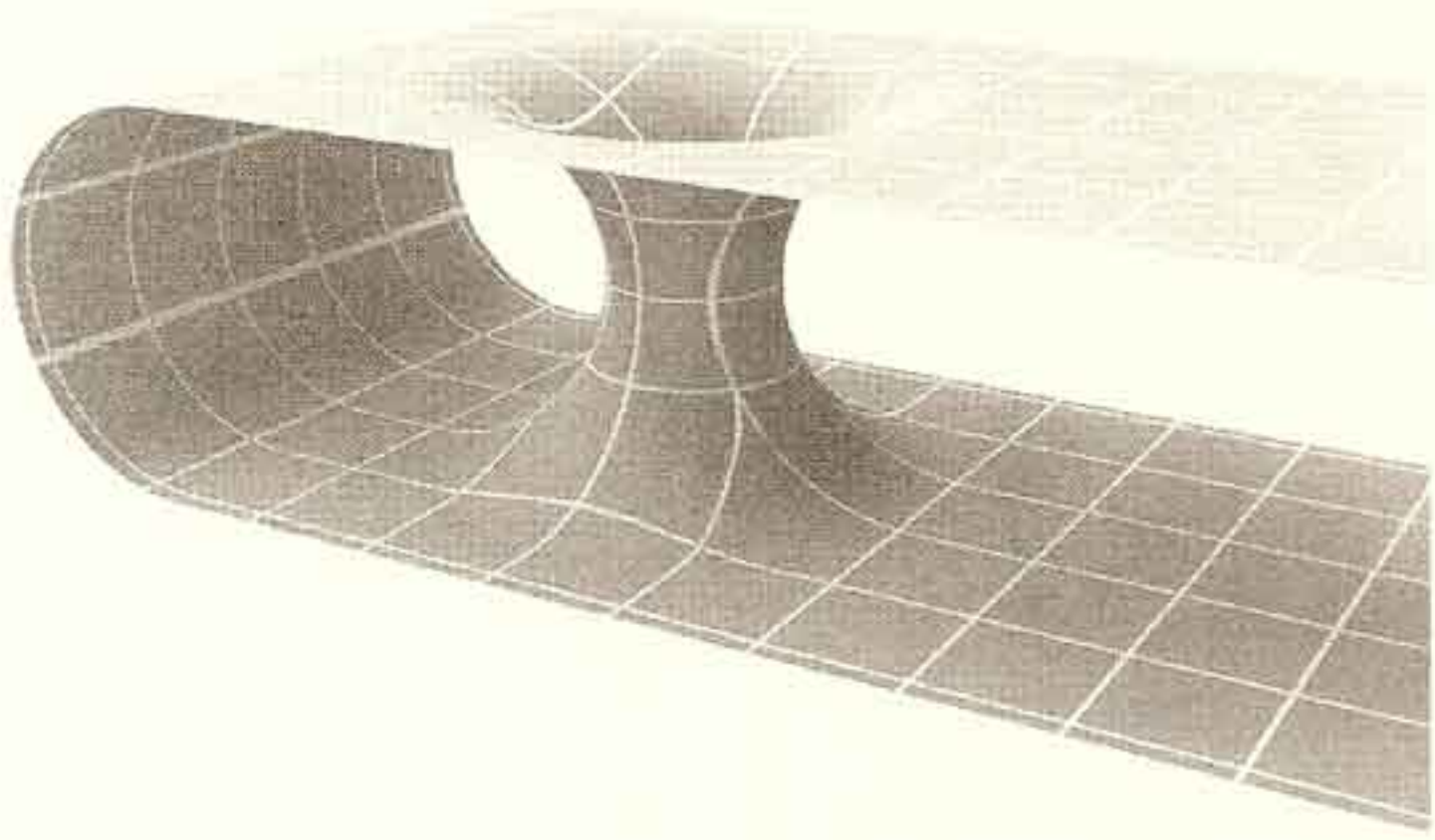
“记得。中微子就像电子的小兄弟，是一个没有电荷、几乎没有质量的粒子。”

“一些物理学家推测，很可能存在着一种叫做惰性中微子的粒子。之所以称它为惰性，是因为在我们的宇宙中，它同其他粒子通常不发生任何相互作用。惰性中微子飞过额外空间，像水分子穿过一个筛子一样从我们这个膜中间一穿而过。”

“让我猜猜，统一理论中也包括了这种粒子的方程式。”

她点点头回答说：“是的，就在这篇论文里。而且这个方程式预言，我们这个膜的时空一旦扭曲，就可以产生离子的爆发性喷射。如果扭曲的程度足够大，那么惰性中微子就会从我们宇宙的一个地方喷射而出，通过体宇宙中的一条捷径到达我们宇宙的另一个地方。看看这里。”

她指着另一个复制的爱因斯坦的图解：



大卫认识这个图。“这就是虫洞，对吗？也就是把时空遥远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的桥梁？”

“没错。但是，只有惰性中微子才能通过这一条捷径。而且根据这个统一理论的原理，这种粒子在穿过额外空间的同时会获得能量。如果把一个中微子束以适当的方式发射出去，其能量将大得可怕。”

大卫摇了摇头，事情开始变得不妙了。他问道：“那么，当这些获得巨大能量的粒子返回我们的宇宙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理论涉及这个问题了吗？”

莫妮卡关上手提电脑，并且关掉了电源开关，她不想让大卫看到论文中最后的那些方程式。她告诉他说："返回的粒子能够在它们到达的时空区域引起强烈的扭曲，而其释放出来的能量的大小取决于你如何设定这个试验。在适当的条件下，你可以利用这个过程生产热能或者电能，但是，你也可以利用它成为一件恐怖的武器。"

一阵微风从他们身边吹过，地上松树的针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尽管空气仍然十分温暖，但是大卫却感到不寒而栗。他继续道："这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这些粒子重新进入我们宇宙的某一个点？比如，从华盛顿发射出惰性中微子束，使它穿过额外空间再返回来，最后击中德黑兰的一个地堡？"

她再次点了点头道："你必须精确地控制目标的坐标系和爆炸的规模。一次惰性中微子爆炸就可以摧毁伊朗或朝鲜的一个核试验室，即使它建在一点六公里深的地底下也在劫难逃。"

现在大卫终于明白了，联邦调查局为什么会跨越了半个美国仍然对他们紧追不舍，这样一件武器将成为反恐战争中最完美的法宝。五角大楼既不需要部署突击队，也无须发射巡航导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自己的敌人。因为离子束是在额外空间中穿行，任何雷达、防空火力或其他防御武器都无法阻挡它。他又问："这样的离子束可以产生多大的能量？它的上限是多少？"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的能量是无穷的。你可以使用这一技术把整个大陆全部炸掉。"她伸直手臂把手提电脑举到空中，仿佛那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但是，最糟糕的问题是，制造这样一件武器比制造一颗原子弹要容易得多。你既不需要制造核弹头的浓缩铀，也不需要发射弹道导弹把它送到目标所在地，你只需要这些方程式和几个工程师就足矣。伊朗人也好朝鲜人也好，都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基地组织了。"

大卫转过头去，呆呆地望着篝火，喃喃自语道："该死！难怪爱因斯坦不愿意发表它。"

"是啊，显然他很清楚这个理论对人类将意味着什么。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里，他还列出了制造额外空间粒子束的公式，你必须在一个完美的

球形模型中将一段十分微小的时空扭曲，也许可以通过使质子在对撞机中相撞来实现。”

大卫的心脏加速了跳动，他问：“你是说，人们只要使用一台粒子加速器就可以制造出这种武器？”

篝火的火苗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不定，莫妮卡的脸在火光中时隐时现。她回答说：“凡是国家实验室里的加速器，其设计目的都是为了使粒子相撞的数量最大化。你知道费米实验室的那一台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吗？那里的物理学家已经能够将几十亿个质子挤进一个比人的头发丝还细的离子束中。当然，你还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调整对撞机，从而使时空扭曲并产生惰性中微子。不过，有了爱因斯坦的这些方程式，你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调整的方法。”

她最后的那句话，在黑暗的丛林空地上空久久地回荡，大卫敏感地回过头向身后张望，看到格拉迪克把一个空“丁蒂·穆尔”罐头盒扔进了篝火里。接着，这个山里人又从地上拿起了一个还没有吃过的罐头向停在灌木丛边上的旅行车走去。他要去唤醒伊丽莎白，看看她是否需要吃晚饭。

大卫回过头对莫妮卡说：“好吧，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把这个闪存盘偷偷带出边境，然后同联合国或者世界法庭联系，总之找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把这个理论保护起来。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把它藏起来。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

“不行，我们不能把它藏起来。”莫妮卡把闪存盘从手提电脑的 USB 接口上拔下来，在火光的映衬下，她手掌中的这个小小的银色存储器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我们必须把它销毁掉。”

大卫全身的肌肉立刻紧张起来，恨不能一把从她手中将闪存盘抓过来。他叫道：“你疯了！这是统一理论啊！”

她皱着眉头道：“我知道这是什么。我已经花了 20 年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你应该知道我们不能把它扔掉！我们必须保住它而不是销毁它！”

莫妮卡收拢五指，把闪存盘捏在掌心里，说：“大卫，这太危险了。既然爱因斯坦都没有能够永久地把它隐藏起来，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办到？”

他使劲摇着头，愤怒地脱口道："克莱曼博士要我保证它的安全！'保证它的安全。'这就是他临终的遗言。"

"相信我，我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我们必须为全人类的安全着想，我们必须毁了它。不光是美国政府想得到这个理论，恐怖分子也想得到它。你还记得'战地勇士'游戏里那个头盔上标着数字'3'的士兵吗？他们几乎已经得到了这个理论！"

说着，她攥紧了拳头，紧紧地握住闪存盘。大卫一边看着她，脑海中一边闪现出爱因斯坦的那些方程式，虽然对他而言那仍然是一堆看不懂的怪异的符号，但是他毕竟已经记住了好几个公式。于是他说："已经太晚了，我们都看过这个理论，现在它早已留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莫妮卡回答道："我并没有让你看到全部方程式，而且我的记忆力并没有你的那么好。等我们毁掉闪存盘以后，就主动向联邦调查局投案自首。他们可以审问我们，但是他们无法逼着我们说出我们并不知道的东西。我宁愿同他们打交道也不愿意落到恐怖分子的手里。"

大卫想起了在自由街联邦调查局的建筑群里被审讯的情景，脸上不禁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他警告她说："那可并不好受啊。听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这时，远处传来了格拉迪克的叫喊声，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山里人脸上冒着冷汗、瞪着惊恐的眼睛飞快地跑回到空地中央，大声道："她不在车里！伊丽莎白逃走了！"

贝丝正沿着一条土路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希望尽快找到一条路回到高速公路上。她在心里咒骂道：该死的上帝啊，这鬼地方除了树什么也没有！周围的树林密不透风，他妈的她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脚指头还不断地踩到树根和石块上。她刚才把皮鞋忘在了那个肥猪的多功能旅行车里，结果现在脚底疼得要命，不过她并不在乎。她现在急需足量地注射一针甲基苯丙胺，但是她也清楚地知道，尽管她的裤腰上揣着 300 美元，但是在这片

该死的森林里她是找不到毒贩子的。

终于,透过树叶她看到远处闪现出一丝光亮。她跑上前去,来到了68号公路上,这条单车道的公路在月光下反射出淡淡的亮光。她感觉很好,总算又回到有生意可做的地方了。迟早总会有某个需要发泄的好小伙子从路上经过的。她拍掉脚上的泥土,拢一拢遮住眼睛的头发,把T恤衫扎进裤腰里,显露出自己高耸的胸部。但是,公路上空无一人,连他妈一辆汽车的影子都没有。过了10分钟,她开始沿着公路往下走,希望能够遇上一个加油站。夜里的气温并不寒冷,但是她的牙齿却开始打哆嗦。“该死!”她冲着树林哀嚎。“我他妈要打一针!”然而,回答她的只有鸣蝉疯狂的叫声。

贝丝转过一个弯道,就在她即将崩溃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长排低矮的建筑。那是一排小店铺,有一个礼品店、一个邮局和一个丙烷换气站。她觉得真是上帝保佑啊,终于又回到文明世界里来了!现在她只需要找到一个客车司机,让她搭车到最近的一个城市里。但是,当她跑向那排建筑的时候,却沮丧地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停车场里也空空如也。她一把抓住自己的腹部,一阵突如其来的恶心涌上心头。但紧接着,她看到了邮局前立着一个贝尔南方公司的付费电话亭。

一开始,她直愣愣地在电话亭前站了好半天。她有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拨打,但是却迟迟不愿意打。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中间,这个人正是她最不愿意同他说话的人。但是很久以前他曾经对她说过,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她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为了以防万一她确实也记住了他的手机号码。

贝丝终于走进电话亭,用哆嗦的手指拨通了接线员,要求打一个对方付费电话。等了不一会儿,话筒里就传出了那个混蛋的声音。

“你好啊,伊丽莎白宝贝儿。这样的意外真让我高兴啊!”

*　　*　　*

感谢上帝,乔纳终于睡着了。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凯伦一直眼睁睁

地看着他试图挣脱绑住双手和双脚的绳子,实在是让人痛心。那个怪物布洛克还塞住了乔纳的嘴,使孩子再也叫不出声来,同时也使他感到更加的恐惧。凯伦也被捆绑着,堵上了嘴,母子俩一起躺在布洛克的客货车里,她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躺在身边的儿子在不停地发抖。她最大的痛苦是自己无法安慰他,既不能把他搂进自己的怀里,也不能在他耳边轻轻地说"没事儿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只能用自己的前额碰碰儿子的额头,透过嘴里那该死的布团发出"嗯、嗯"的声音去宽慰他。

午夜前后,他们已经行驶了300多公里,乔纳慢慢停止了叫喊。疲倦战胜了恐惧,他把满是泪水和汗水的脸靠在母亲的脖子上,渐渐地睡着了。于是,凯伦侧起身体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不久看到了一块路标,上面写着:"温彻斯特,315号出口。"他们已经进入弗吉尼亚州境内,正沿着I-81号公路向南行驶。她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往哪里去,但是有一点她非常肯定:他们决不是前往联邦调查局的总部。

布洛克坐在驾驶座上,一边从一个足够一家人吃的大份土豆片纸袋里拿土豆片吃,一边听着拉什·林堡"脱口秀"节目的重播。这个家伙连后脑勺都十分丑陋,发际线下面和耳朵后面长着一些粉红色的斑点。凯伦闭上眼睛,眼前又出现了布洛克枪杀格洛利亚·米切尔后拿枪对着她和乔纳时脸上露出的冷酷微笑。接着她睁开眼睛,怀着满腔怒火狠狠地斜视着这个丑陋的混蛋。她在嘴里嘟囔道:你死定了。等不到这件事情了结,我就会杀了你!

国防部派来的一帮计算机专家把虚拟战场模拟室里的服务器和终端机统统拆开,花了16个小时检查了所有文件和档案,最后宣布:曾经存储在战争游戏软件中的数据已经彻底丢失,根本无法提取出来了。露西尔厌恶地挥起拳头狠狠地砸在那个巨大的透明球体上。她感到怒不可遏,现在已经是早上8点钟了,军队把搜查嫌疑人的行动搞得一团糟,不仅让嫌疑犯成功地从本宁堡基地里溜走了,而且驻地司令官足足等待了两个小时才

通知了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警察局。三角洲部队在哥伦布市通往各地的一些主要公路上设立了检查站，但是整个地区至少有一半的道路仍然无人把守。问题明摆着，陆军已经把太多的军人派到了伊拉克，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部队可以部署，连自己的后院也难以自保了。

露西尔转身从两个球体旁走开，沮丧地瘫坐在一张椅子上。现在五角大楼的电脑怪杰们已经开始收拾装备，她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了一盒万宝路香烟。还好，烟盒里还剩下两支烟。她从中取出一支，开始找她的“芝宝”打火机，但是摸遍了衣服和裤子的口袋都没有找到。天哪，那玩意儿到哪儿去了？那是她最喜欢的一个打火机，上面有得克萨斯州的“孤星”标志。她大吼一声：“真他妈该死！”收拾行装的电脑怪客们都吓了一跳。

她正想表示一下歉意，克劳福德特工像往常一样满脸自信地走进了实验室。他大步来到她坐的椅子前，弯下腰在她耳边低声道：“对不起，打扰了，夫人。我刚刚收到了华盛顿发来的东西。”

露西尔皱起眉毛问：“又怎么啦？难道国防部长又想把这个案子转交给海军陆战队吗？”

克劳福德伸出手，让她看看手中一个巴掌大小的数字录音机道：“有人在总部您的语音信箱里留了言。总部的一个行政助理把它转给了我。”

她坐直了身体，问道：“又是一个目击报告？有人认出了某个嫌犯？”

“不是，比那要好得多。”他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同时用手指了指与实验室相连的一间私人办公室。“我们还是到那间屋里去吧，我会放给您听。”

每当幸运之神带给露西尔意想不到的突破时，她疲惫的躯体就会立刻充满了新的活力。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跟着克劳福德走进了那间办公室。随后，他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想你记得这个人的声音。”他说着按下了数字录音机的播放键，几秒钟后，一个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 露西尔，你好。我是大卫·斯威夫特。我看过报纸了，知道你在找我。我估计，你是想继续我们在纽约没有谈完的话。这两天我有些忙，不过我想，今天上午我还是可以为你腾出一点时间。

我已经打开了手机，这样你就能找到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带任何军人一起来。如果我看到一架直升机或者一辆悍马吉普车，我就会把从本宁堡得到的东西彻底毁掉。我很愿意合作，但是我可不愿意某个动不动就开枪的突击队员用枪指着我的鼻子。听明白了吗？

这是一座森林覆盖的山岭，因为有大量水蒸气从山坡上的树林中升腾而起，因此被人们叫做大烟山。当水蒸气同松树林散发出的碳氢化合物混合在一起以后，通常会形成一种烟雾状的淡蓝色雾气，笼罩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但是今天早上，一股持续不断的微风吹散了山间的雾气，在大卫的眼前，阳光照耀下的高高低低的山峰和大大小小的壑谷连绵不断，像一条巨大而多皱的绿色毯子一直延伸到天边。

他站在霍诺布山的山顶上，张望着大约 200 米以下沿着陡峭的东坡蜿蜒而上的一条单车道公路。时间还早，现在路上还看不到黑色运动型多功能车的影子。刚才他已经打开了自己的手机，他的话已经通过离他最近的某个移动电话发射塔传送出去，联邦调查局还需要一点时间取得他手机电话的准确全球定位坐标。而且，特工们当然还要制定出进攻的计划并组织起突击的队伍。从这个山顶上，大卫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面将近一公里以外的那条公路，这条路从高速公路处开始，一直延伸到霍诺布，是特工们最有可能采用的路线。远在他们到达之前，大卫就可以轻易地看到他们。

格拉迪克把旅行车留在了西面几公里外的一条土路上，然后把他们带到了霍诺布，准备在特工们发起进攻之前回到自己的车上。但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却表现出不愿意离开他们。他站在迈克尔面前，两只大手放在男孩的头上，嘴里嘟囔着一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大概是为孩子祝福。迈克尔的“游戏男孩”几个小时以前已经没有电了，但是他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而且现在表现得越来越好：他比平时更加敏锐，不时转动着脑袋四处张望，母亲的离开似乎并没有使他感到伤心。与此同时，莫妮卡正焦

急地看着大卫，等待着他发出那一道命令。虽然他们已经砸烂了手提电脑并把碎片统统扔进了山涧的泰利库河，但是她手中仍然紧紧地握着那个闪存盘。

昨天晚上，大卫几乎整晚都在为他们作出的选择而痛苦不安。统一场论是科学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销毁那些方程式就像对人类的犯罪一样，是一种及其荒唐的行为。但是，伊丽莎白的失踪已经表明，他们绝不可能永远隐藏下去，迟早他们会再次出现失误，士兵们最终将找到他们。其结果，五角大楼仍然会得到统一理论，任何人和事都再也不可能阻止他们使用这个理论。几年之内，陆军就能研制出可以把惰性粒子发射到额外维度，从而一举捣毁中东地区所有恐怖分子藏身之处的武器。将军们在一段时期里将独自拥有这个新的秘密武器，但是任何新式武器都不可能长期保密，消息终将传到莫斯科、伊斯兰堡和北京，从此种下全世界彼此屠杀的种子。不，大卫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得不违背自己对克莱曼博士许下的诺言，毁掉统一理论而且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在此之前，他一直不愿意迈出这再也无法收回的一步，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

他向山顶上一块凸起的灰色半圆形岩走去，这块缺了一半的石头就像一个巨大的罗马教皇的三重冠。他把手伸到岩石的另一边，捡起一块可以握在手里的锥形石英岩石块。他突然想到了史前时期的洞穴人，他们使用的石器大概也是这个模样的。他转身对莫妮卡说道："好啦，我准备好了。"

她走到他身边，一声不吭地把闪存盘放到了还算平整的岩石面上。她的脸上露出紧张甚至有些僵硬的表情，紧闭着双唇，大卫觉得她这是在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尖叫起来。牺牲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她心中无疑十分痛苦，而且这个决定又是她自己作出的。50 年前，如果爱因斯坦能够预见到 21 世纪一开始世界竟然会变得如此可怕，他自己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大卫举起那块沉重的石头，抬起头再次眺望围绕着他们的绵延无尽的绿色山峦，它们纵横交错、此起彼伏，就像我们这个浩瀚宇宙的皮肤上的皱纹。然后，他向下挥动手臂，用足了劲向银色的闪存盘上砸下去。

闪存盘的塑料外壳崩裂了，里面的电路板被砸成了十几块碎片。大卫

再次举起石块向已经暴露在外的存储芯片砸去，硅片立刻粉碎成为数百个铅笔尖大小的细小颗粒。他继续不断地砸，直到芯片颗粒都变成了粉末，连闪存盘上的插脚、电路和转换器都被砸成了一片片细小的金属碎屑。然后，他又把这些粉末和碎屑拢到手掌里，一挥手把它们撒下了东坡的悬崖，随着强劲的山风飘散到一望无际的松树林中。

莫妮卡勉强笑笑，说道："好啦，就这样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大卫使劲把手中的石块扔下了山崖，然后抓住了莫妮卡的手。突然，他心中充满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悲哀、同情、感激和如释重负交织在一起。他很想表达对莫妮卡所做一切的感激之情，感谢她伴随自己奔波了一两千公里的路程，感谢她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他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而是冲动地把她的手举到自己的嘴唇上，亲吻着她指节间的棕色皮肤。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好奇和惊讶的神情，但是丝毫没有不悦。就在这时，她越过大卫的肩膀看见了什么东西，脸色再次变得严峻起来。他转身望去，看见从东南方向沿着公路驶来了一队黑色的多功能运动型轿车。

他从悬崖边上退回来，把莫妮卡拉到岩石的后面，同时向格拉迪克喊道："快藏到这里来！"格拉迪克拉着迈克尔也迅速躲到了岩石后面。他跪在泥地上，探出头向山下看了看，道："朱红色的兽！遍体有亵渎的名号！"①

汽车来到通往山上的小路起点后慢慢地停了下来。特工们显然仔细研究过地形图，已经找到了通往山顶最便捷的路。大卫的计划是，当突击队沿着山路向上爬的时候，他们必须躲起来，以免引起敏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向他们射击。当他们来到听觉范围之内的时候，他就向他们喊话，让他们知道他所在的位置。然后，估计突击队的头目会命令他们举起双手慢慢地走出来。看来，这样向他们投降最为安全。当然，当他们发现统一理论已经不复存在的结果后肯定会勃然大怒，但是一切都已经为时晚矣。

当多功能运动型汽车一辆接一辆在路肩停下来的时候，大卫转向格拉迪克，却突然意识到，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名字，于是对他说

---

① 源自《圣经》中的预言故事。此处的"兽"指国家。

道:“呃,兄弟,你该走了。”

格拉迪克瞪着双眼望着山下的汽车,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车门一扇接一扇地打开,身穿灰西装的男人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他喃喃道:“是啊。他们像大海里的沙子一样多,但是天堂之火将会降临,将他们全部吞没!”

大卫开始担心,格拉迪克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要留下来,联邦调查局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他现在离开,完全可以轻易脱身。于是又对他说:“听着,兄弟。属于凯撒的东西,应该给凯撒[①]。但是你属于荒野山岭,明白吗?你必须离开。”

格拉迪克的表情变得十分严峻,也许他希望能再有几条毒蛇让他扔向这些特工。但过了一会儿,他抓住大卫的肩膀回答说:“我就走,但是我不会走远。如果你们遇到麻烦,我会立刻赶回来。”

离开前,他把手举到大卫的前额前,赐予他另一个谁也听不懂的祝福。接着他转过身,沿着霍诺布山的西坡跑下去,很快消失在浓密的松树林中。

现在,联邦特工正成一列纵队沿着山间小路爬上来。由于山路崎岖并且到处是岩石,一些人不得不手脚并用,艰难地爬行。大卫估计他们还需要大约 10 分钟才能到达山顶。他躲在岩石后面,回头看看迈克尔,发现他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不在意,正静静地端详着岩石上平行的裂缝。其实,平心而论大卫更担心莫妮卡,因为她是理论物理学家,特工们肯定会对她进行最为严厉的审问。他再次抓住她的手,轻轻捏了捏说:“他们会把我们分开审问,所以我们一时半会儿无法再见面。”

她微微一笑,带着诡秘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回答说:“噢,我还不知道他们会这样。也许,我们会在关塔那摩不期而遇。我听说那里的海滩还相当不错。”

“不要怕他们,莫妮卡,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他们没有……”

她俯身靠在他肩膀上,举起食指轻轻按住他的嘴唇说:“嘘、嘘,别担心,好吗?他们不能伤害我,因为我不知道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所有的方

---

① 引自《圣经》:“属于凯撒的东西,应该给凯撒;属于上帝的东西,应该给上帝。”

程式我都忘记了。”

他并不相信这一点:“看你说的。”

“这是真的。我这个人忘性大。”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是在美国最恶劣的地方之一长大的,在那种地方所受到的伤害是终生难忘的,但是我已经统统忘记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遗忘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技巧。”

“但是,昨天晚上你还……”

“现在,我甚至连那篇论文的题目也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来着?我只记得是德文的,仅此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迈克尔把目光从岩石表面收回,转过头看着莫妮卡用标准的德语说道:“*Neu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Einheitliche Feldtheorie.*(《统一场论新解》)”

大卫瞪大双眼惊讶地看着男孩,他怎么会知道爱因斯坦理论的题目呢?他问道:“你说什么?”

“*Neu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Einheitliche Feldtheorie.*”男孩重复道。然后,他回过头去,继续研究岩石表面的裂纹。

莫妮卡一只手捂着嘴,怔怔地看着大卫。他们两人都在想着同样一个问题:昨天的整个晚上,迈克尔自始至终都没有往手提电脑屏幕上看过一眼,那么他肯定在别的地方看到了论文的题目。

大卫伸出双手抓住男孩的肩膀,虽然想尽量表现得温柔一些,但是双手却无法抑制地不停颤抖。他问:“迈克尔,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这些文字的?”

男孩显然听出了大卫声音中的恐惧心情,有意回避大卫的目光,两眼紧张地盯着左边什么地方。大卫想到了男孩非凡的大脑功能,以及他把好几本电话簿完整地记在脑子里的非凡才能。他不禁想到,天哪,这孩子到底知道多少?于是他急切地问道:“迈克尔,求你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以前玩‘战地勇士’的时候,是不是看过那个文件?”

迈克尔的脸涨得通红,但是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大卫抓住男孩的两只手捏得更紧了,继续道:“听我说,迈克尔!你有没有把那个文件从服务

器上下载下来过？也许那是很久以前了，当时你还同你妈妈生活在一起。”

他好像浑身发抖似的拼命摇着头说：“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汉斯告诉过我，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看过那个文件吗？看过多少，迈克尔？”

他尖叫道：“我根本没有看过！是我把它写下来的！我把全文都写下来了，然后把它放到了服务器上！汉斯说过，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是吗？我一直以为是汉斯把它放到了服务器上。”

“不是，是他强迫我把它背下来的！好啦，你放开我！”

男孩扭动着身体，试图挣脱大卫的手，但是他仍然紧紧地抓住他不放，追问道：“你说什么？你是说，你把整个理论全部记在了你的脑子里？”

“走开！除非你有密钥，否则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说着，男孩用足了劲一扭身体，挣脱了大卫的双手，并且紧接着狠狠地往他的腹部打了一拳。

这一拳打得准确而凶狠，大卫几乎晕了过去。他立刻失去了平衡，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辽阔的蓝天在他眼前旋转不停。当他躺在地上拼命呼吸的时候，一串数字慢悠悠地在他眼前飘过，那正是克莱曼博士临死前在病床上耳语给他并称之为“密钥”的 16 位数字序列。前 12 位是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研究院的坐标，最后 4 位是古普塔教授办公室的分机号码。现在他想起来了，那并不是古普塔本人的分机号码，而是他办公室接待区的分机号码，迈克尔当时就是坐在接待区的那张桌子前面的。于是，当他艰难地吸进新鲜空气的时候，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克莱曼的数字序列指的并不是阿米尔·古普塔。

它指的是迈克尔。

大卫一动不动地在地上躺了几秒钟，莫妮卡探过身体向下看着他，用手摇摇他的手臂问道：“嘿，你没事儿吧？”

他点点头，忍着眩晕重新爬到岩石上，探头向山下看了看。现在，特工们离他们只有几百米远，并且正迅速地缩短最后一段路程。他们很可能已经听到了迈克尔刚才的尖叫，正急于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孩弓着身体靠在岩石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地面。大卫没有再去碰他，而是借用了伊丽莎白从儿子那里得到电话号码的方法：他把手伸到迈

克尔的鼻子底下打了一个响指，接着背出了克莱曼博士告诉他的密钥："4，0……2，6……3，6……7，9……5，6……4，4……7，8，0，0。"

迈克尔抬起头，脸色依然通红，但是眼神已经十分平静。他背诵道："《统一场论新解》：到目前为止，广义相对论首先是一种关于引力和空间几何特性的理论……"

那正是爱因斯坦那篇论文的正文文字，迈克尔的发音就像克莱曼博士一样带着纯正的德国口音。这位精明的老物理学家确实找到了一个绝顶聪明的藏匿之处：迈克尔能够轻易地把整个理论记忆下来，但是他又不同于一个科学家，绝不可能把那些公式用于实践，也不会把它们告诉任何同行，因为他连一个字甚至一个符号的意思都不明白。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谁也不会想到在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十几岁孩子的大脑里去寻找统一理论的方程式。而出现在眼前的这种情况又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大卫一把抓住莫妮卡的手臂说："你听到了吗？他把整个他妈的统一理论全部记在了脑子里！一旦联邦调查局抓住了我们，他们一定也会审问这个孩子的，而且毫无疑问也肯定会发现他藏着他们需要的东西！"

迈克尔仍然继续往下背诵着统一理论，而大卫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再次从岩石顶上向下望去，立刻看到了两架"黑鹰"直升机在公路上空盘旋。恐惧中，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扔到地上，然后拉着莫妮卡和迈克尔站起身来。

他大声喊道："快走！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露西尔一边拼命沿着山路向上攀登，一边在心里咒骂着该死的塔金顿上校。这个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事先已经承诺让他的士兵留在后方作为预备队，可是现在他的两架直升机却明目张胆地悬停在空中，七八公里范围之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而她的手下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冲上霍诺布山的山顶，争取在嫌犯们被吓得再次逃之夭夭之前抓住他们。最后一段山路陡峭而湿滑，但是露西尔并没有扭伤脚踝，终于大步跃

上了山顶。眼前是一小片长满青草的平地，平地中间凸起一块巨大的岩石。她手下的十多个特工左右四散开来，手中的“格洛克”手枪分别指向各个方位。露西尔双手举枪，侧身向前来到了岩石边上，发现岩石后面并没有藏着任何人。她立刻向山顶的西坡望去，果然隐约看到了在松树林中奔跑的三个人影。

“站住！”她大声叫道，当然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她转过身来，一手指着树林向特工们命令道：“追、追、追！他们就在前面！”

年轻的特工们向山坡冲了下去，比露西尔的速度至少快了一倍。她预感到如释重负的欣喜，这次任务无论以什么方式都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当她的人刚刚到达树林边沿的时候，贾沃斯基特工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并一个跟斗栽倒在地上。其他人立刻停止脚步，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接着，露西尔看到树枝中飞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头，不偏不倚地砸到了科勒特工的前额上。

她大叫道：“当心！树林里有人！”

特工们全都蹲伏在草丛里，开始漫无边际地射击，既没有任何指挥也没有任何目标；枪声在山间回荡，打断的松枝纷纷从树上落下。她感到事情的发展简直是荒唐透顶！就因为有人扔出了一两块石头，整个队伍就被牢牢地钉在了草丛中！她厉声叫喊了一声：“停止射击！”但是在一片枪声中没有人听得见她的声音，于是她立刻向山坡下跑去。但是她还没有跑到他们的身边，三角洲部队的直升机已经来到了山顶。

“黑鹰”飞得很低，离地面只有六七米的高度。两架直升机迅速飞到了蹲伏在草地上的特工们头顶上进入了攻击位置，机身与树林边缘平行，机舱门口的 M-240 机枪同时开了火。

一阵疾风骤雨般的扫射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分钟，粗壮的树枝被打断，整块的树皮被打掉。草丛中的特工们纷纷趴到了地上，双手捂着耳朵抵挡着震耳欲聋的枪声。露西尔伸手去拿无线电通话器，但她知道这也毫无意义，她根本无法阻止这帮愚蠢的野兽。终于，她看见一个东西从一棵松树上掉了下来，在树枝上弹了一下，沉重地落到了地上。机关枪终于停止了射击，特工们纷纷跑上前去，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个身体魁梧、满脸络腮胡

子的山民，他的胸膛已经被8毫米口径的机枪子弹撕裂了。

露西尔不解地摇了摇头，她不知道这个被打死的男人是个什么人。

射击刚刚开始，莫妮卡就再也没有看到大卫和迈克尔的身影。“格洛克”手枪射击的声音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子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她盲目地朝着浓阴覆盖的山坡下狂奔，一路跳过地面上的树根、石堆和土包，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量拉开她同联邦调查局特工之间的距离。她钻过低垂的松树枝，跌跌撞撞地在成堆的腐败针叶中奔跑；她跑到坡底的一条浅溪旁，毫不犹豫地冲过溪水，接着爬上对岸的山坡。只要还听得见枪声，她就会一直跑下去，一种她以为早已忘记的本能在驱使着她，那是母亲教给她的，那时她还是阿纳科斯蒂亚社区的一个小姑娘：只要你听到了枪声，就要立刻跑得远远的。

似乎没完没了的枪声终于停止了，这时莫妮卡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孤身一人；四周只剩下空寂而茂密的森林。她继续爬上了另一道山岭，向她认为应该找到大卫和迈克尔的方向前进。但是，当她终于到达山顶后，却只见到一条向前延伸的土路，而身后树林的上空仍然盘旋着两架直升机。它们虽然离她几乎有一两公里远的距离，但是旋翼飞速转动的声音仍然历历在耳。她立刻跑到更浓密的树下隐藏起来，然后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山坡下跑去。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右面远处传来的一阵尖叫声，那声音她已经十分熟悉，是迈克尔的叫声。

莫妮卡朝叫声传来的方向跑去，希望男孩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她无法确定他离她到底有多远，但是根据他们分开的时间长短来分析，她估计不会超过一公里。她跨过另一条小溪，接着又从一片繁茂的葛藤中间钻过去。

突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的头后部受到了狠狠的一击，眼前顿时一片昏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就在失去知觉前的一瞬间，她看到了两个男人低头看着她，一个是秃

顶的大个子，穿着迷彩服短裤，手里拿着“乌齐”冲锋枪。

而另一个人正是古普塔教授。

西蒙一贯相信，运气是自己创造的。前一天晚上，当古普塔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的时候，他和教授立刻驱车赶到了大烟山，把伊丽莎白接到了车上。为了得到一小瓶甲基苯丙胺，她向他们指出了斯威夫特和雷诺兹当晚曾经待过的地方。遗憾的是，几个逃犯显然已经正确地估计到了伊丽莎白会出卖他们，所以及时地放弃了先前的营地。但是，西蒙怀疑他们仍然停留在附近不远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他同布洛克特工会合并命令他监视联邦调查局无线通讯使用的紧急频道。当他们截获到准备攻击霍诺布山的消息时，他们立刻直奔那里而去。他们把两辆车停在一条土路上，当古普塔听到外孙的尖叫后，他们便一起向山上冲去。教授曾经宣称这是命运之神在眷顾他们，但是西蒙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是他一步步的策划和安排才为自己创造了运气，而他如此巨大的付出即将获得奖励了。

把雷诺兹打昏在地之后，西蒙拖着她软绵绵的身体来到土路上，古普塔一瘸一拐地跟在他们身后，仍然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对运气的高见。布洛克在他们以北几百米远的地方，正追捕斯威夫特和那个不停尖叫的男孩。西蒙来到皮卡车前，用一根电线迅速地把雷诺兹的手脚绑好。在汽车的后座上，躺着捆绑着双手、堵着嘴巴、正在酣睡的伊丽莎白。当西蒙把雷诺兹扔到她身边以后，伊丽莎白开始挣扎，她扭动的身体使女物理学家逐渐苏醒过来。雷诺兹睁开眼睛看了看，接着也开始挣扎起来。

她吼叫道：“混蛋！让我出去！”

西蒙皱起了眉头。他必须尽快把车开到北面去帮助布洛克截住其他两个人，没有时间堵上她的嘴。他爬进驾驶座，把车钥匙插进了点火器。

古普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西蒙发动汽车后，教授回过头看着两个扭动着身体的女人说：“我很抱歉，雷诺兹博士，这里实在太拥挤了。不过等一会儿我们就把你们转移到一辆小货车里，到时候你就不用同我女儿一

起挤在后座上了。”

雷诺兹停止了挣扎，瞪大了眼睛看着他问道：“我的老天，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还以为你被联邦特工抓走了！”

“没有，他们的动作太慢，而我的同伴先到了一步。”他用手指了指西蒙。

“但是，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就是那个开黄色法拉利的混蛋秃子！”

古普塔摇摇头道：“这是一个误会。西蒙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我的雇员。雷诺兹博士，他接受的任务同你这两天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帮助我找到统一场论。”

雷诺兹没有马上回答，车里一片寂静。西蒙驾车沿土路驶去，由于道路崎岖而布满深深的车辙，行驶速度不过每小时十几公里。当她再次开口时，她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教授？你知道后果吗？一旦……”

“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多年了。我只是不知道那些具体的公式，而这又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理论，就可以开展下一步的行动了。我们终于能够打开博士先生留下的礼物，并利用它改造整个世界。”

“可惜，我们已经没有你要的理论了！我们已经彻底销毁了那个闪存盘，而且那是唯一的一份。”

“不对，我们有。我们其实一直就拥有这个理论，只是我太愚蠢没有发现真相。迈克尔记得所有的方程式，不是吗？”

雷诺兹闭口不言，但是她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古普塔微笑道：“几年前，我曾经问过汉斯，当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如何处理这个理论。当然，他并不愿意告诉我，但是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你不用担心，阿米尔，它仍然会留在家族之中。’当时我认为，这个‘家族’指的是物理学家的大家庭，是科学界。直到昨天，当我看到‘战地勇士’程序中藏有这个理论的副本的时候，才意识到了真相所在。”他把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抬起受伤的那条腿放到仪表盘上，接着说：“我很清楚，汉斯是不可能把它放到那个游戏里的，因为他是一个顽固的反战分子。把博士先生的理论放

到一个战争游戏里，无疑是对他最大的诅咒。而迈克尔就不同了，他喜欢‘战地勇士’，他还喜欢把他背下来的所有东西保存一个副本在电脑里，所以他才把那么多电话号码簿存进了电脑。你都看到了，记得吗？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是那个所谓的家族中的一员，不仅仅是博士先生的家族而且也是我的家族中的一员。”

雷诺兹缄口不语，她似乎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是西蒙却顾不得前方危险的道路，回头惊讶地盯着教授问道：“您说什么？那个犹太老头是您的父亲？”

古普塔咯咯笑道：“拜托，别那么荒谬可笑，好吗。我长得像博士先生吗？不，是我妻子一方的血缘关系。”

西蒙没有时间深究，不一会儿他转过一个急弯，看见了停在前面不远处的布洛克的汽车，也就是曾经属于米罗·詹金斯大夫的那辆老掉牙的道奇小货车。西蒙开到小货车旁并排停下，发现小货车的驾驶座上并没有人。显然布洛克刚刚从这里下了车，徒步追赶斯威夫特和那个男孩去了。西蒙摇下车窗，立刻清楚地听见了男孩发出的叫喊声，那声音是从这条路东面的一个山谷中传出来的。

大卫没有办法阻止迈克尔的尖叫，从联邦调查局特工开火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号叫。两人一路奔跑穿过森林的时候，他仍然在号叫。那是一种持续而痛苦的哀嚎，每叫一声他就拼命地吸进一大口气。他像一颗飞出枪膛的子弹一样笔直而不顾一切地从灌木丛中穿过，大卫在他身后紧紧追赶，肺里像着火一样难受。几分钟后，枪声停了下来，迈克尔稍稍放慢了脚步，但是尖叫声仍然持续不断地从他的喉咙中传出来，并且叫得那么长久和铿锵有力。

大卫从太阳的位置判断，他们正向西北方向移动。他已经看不到莫妮卡在哪里，但是又不能停下来去找她。他最担心的是迈克尔的叫喊会帮助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他们。虽然特工们刚才在树林边停

止了追击,但是他们迟早会追上来。大卫使出最大的力气赶上了男孩,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迈克尔,你必……必须停止叫喊。所有人……都听见了你的声音。”

男孩一甩胳膊挣脱了大卫的手,同时又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大卫伸出手捂住迈克尔的嘴,但是男孩用力把他推到一旁,迅速地跑过了一道山脊。他沿着山坡往下跑,来到了一个两边矗立着岩石峭壁的狭小山谷里,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谷底涓涓地流过。迈克尔的叫喊声在岩壁间回荡,声音也变得更大。大卫的身体已经达到其承受能力的极限,但是他仍然鼓足最后的力气从山坡上一跃而起,从迈克尔身后抓住了他,接着用手捂住他的嘴,掩盖住他的叫声。但是,男孩随即用手肘向后猛击,击中了大卫的肋骨,使得他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最终一屁股摔倒在小溪边的烂泥里。他痛苦地想,上帝啊,我他妈该如何是好啊?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抬眼向小溪下游望去,不远处出现了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

大卫立刻觉得全身冰凉。这个人并不是突击队中的特工之一,尽管他站在100米以外,大卫还是立刻认出了他,他清楚地看到了那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肿胀的脸。这就是那个变节投敌的特工,两天前在西弗吉尼亚州他们差一点被他劫持。唯一不同的是,他现在手中拿的不是一把“格洛克”手枪,而是一把“乌齐”冲锋枪。

大卫抓起迈克尔的手向上游方向跑去,迈克尔开始仍想挣脱他,但一听到“乌齐”冲锋枪射击的声音马上顺从地向前跑去。他们钻进一片灌木丛,得到了暂时的隐蔽,但是大卫很快就意识到他已经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他们向北逃跑时,山谷两旁的峭壁已经变得越来越高,而几百米以外竟然就是小溪的尽头!他们进入了一个盒子形状的峡谷,三面环山,正前方是一道布满裂缝的峭壁,十分陡峭,根本无法攀爬。

慌乱之中,大卫迅速扫视了一下眼前的石壁,石壁上有一道横向的宽大裂缝,看上去就像一张巨大的嘴巴。这个裂缝有大约汽车挡风玻璃那样宽,缝中漆黑一片,显然一直延伸到岩石里面。他知道这是一个石灰石洞穴,格拉迪克曾经说过这一地区有许多这样的岩洞。大卫以最快的速度爬

到了岩缝上，然后把迈克尔拉了上去。男孩一溜烟躲进了岩洞深处，大卫则立刻趴到地上，向谷底的空地看去。他把手伸进短裤后的口袋里掏出手枪，这把枪正是从追捕他们的特工手中夺来的“格洛克”。

迈克尔还在不停地号叫，虽然岩洞部分挡住了他的声音，但是仍然有声音从洞中不断传出来。过了大约一分钟，大卫看到特工已经接近了岩壁，正东张西望地判断着传来喊声的方向。他就在他们下方大约七八米的地方，所以无法看到这个裂缝有多深，但是他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大卫把“格洛克”架在裂缝的边沿上，瞄准特工前面的路面，扣动了扳机。

特工慌忙转身躲进了灌木丛里。几秒钟后，他开始用“乌齐”冲锋枪向岩壁上扫射，但是子弹都打到了岩石上，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大卫的身体处在一个天然掩体中，这是一个绝佳的防守位置，他可以据守在这里长达几个小时，真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最终会包围这个地方，甚至可能还有几个团的军队形成更大的包围圈。当他们接近时，大卫将再次鸣枪引起他们的注意，接下来他和迈克尔将向政府投降。虽然这样的前景同样十分严峻，但是比向恐怖分子投降却要好上一百倍。

慢慢地，迈克尔的尖叫声开始减弱。大卫向裂缝外探望，发现那个特工仍然蹲伏在灌木丛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一个秃顶的男人站在山谷中的小溪旁。他身上穿着迷彩服短裤和一件黑色的T恤衫，右手挥舞着一把“博伊”刀[①]，左手抓着一个拼命挣扎的男孩的脖子。这个场面让大卫感到十分惊奇，以至于过了好几秒钟他才认出了那个孩子是谁。他的心中立刻一阵剧痛，手枪从他手中滑落，他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胸膛。

秃头大声喊道：“斯威夫特博士？你儿子想见见你。”

---

① 美国著名刀具品牌，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博伊”刀以其极富攻击性的特征而享有盛誉。

第12章

在露西尔看来，副总统简直是个怪胎，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委员——宽阔的胸脯、光秃秃的脑袋和一套不合身的蓝色西装。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他时，她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当她现在坐在白宫西翼副总统的办公室里时，就立刻发现了这些相似之处。他翻阅着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紧闭着嘴，不对称的脸上流露出讥讽的神情。他开始道："帕克特工，我听说今天早上你遇到麻烦了。"

露西尔坦然地点了点头。事到如今，她已经写好了辞职报告，无所顾忌了。她回答说："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先生。由于忙于抓捕嫌疑犯，我们没有协调好同国防部的行动。"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们怎么逃脱的？"

"他们很可能是沿着一条向西的土路逃走的。外围周边地区应该是军方布控的范围，但是他们没有及时到位。"

"那么，我们目前处于一个什么状况？"

"很遗憾，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我们人手不够，先生，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地面搜捕。我们必须在这帮混蛋把手上的情报告诉其他人之前抓住他们。"

副总统皱起眉毛，抿着毫无血色的嘴唇道："三角洲部队将全面接手整

个行动。我和国防部长已经决定了，这项任务不再需要联邦调查局的支援，从现在起这个行动将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她虽然已经充分估计到了这样的结局，但是被人一脚踢开的感觉仍然刺痛了她的心。她问：“那么，为什么还要把我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你一脚把我踢到一边去吗？”

他极力保持微笑，却不成功，变了形的笑容停留在右半边脸上。他回答说：“不，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因为我要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他从桌上拿起一份《纽约时报》，指着头版上的大字标题“记者在布鲁克林遭枪杀”，接着道：“我们遇到了舆论控制方面的问题。《纽约时报》指控联邦调查局杀害了他们的一个记者，而斯威夫特的妻子当时正在这个记者的保护下。很显然，他们找到了一些目击证人，这些人说行凶的人看起来很像一个特工。这种说法当然很荒唐，但是确实正在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恐怕这里面确实有些是事实。我们的一个特工失踪了，有证据表明他现在正为另一方卖命。枪杀那个记者、掳走斯威夫特妻子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露西尔以为，副总统听到她的话肯定会勃然大怒，但是他却毫不在乎地说道：“这根本是不相干的事。我已经安排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要你用最为强硬的措辞否认这个故事，仍然坚持毒品买卖的说法。你可以说，你的团队正在调查这一案件，很可能是斯威夫特毒品生意上的同伙绑架了他的妻子并且杀害了那个记者。”

露西尔对这种胡说八道的做法厌恶透顶，她坚定地摇了摇头，回答说：“对不起，先生，我不能那么做。”

副总统的脸上又恢复了他典型的嘲讽神情，他从办公桌上俯过身体道：“帕克，这同找到嫌犯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获得打击恐怖分子的有力工具，而目前国会正企图剥夺我们急需的这些工具。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这个重大事件泄露出去。”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应该回到自己的老家得克萨斯去了。于是她说道：“我得走了。我必须把我的办公桌收拾干净。”

副总统也同时站起身来，说道：“那好吧，我必须承认这很让我失望。

联邦调查局局长曾经向我保证说，你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女人。”

露西尔瞪大眼睛看着他，回答说：“请相信我，我们双方都很失望。”

小货车终于停了下来。由于双手被绑在身后，凯伦看不到自己的手表，但她估计从他们离开松树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 6 个小时。她战栗着身体挪到乔纳身边，嘴里嘟囔着：上帝呀，求求你，千万不要让这些混蛋再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上一次他们带走乔纳后，凯伦害怕得几乎发疯。虽然仅仅 20 分钟以后布洛克就把他重新带回到小货车上，但是孩子此后却一直哭泣了几个小时。

布洛克离开驾驶座下了车，走到小货车后面打开了后车厢门。凯伦立刻呼吸到一股潮湿的空气，眼前是一个宽大而黑暗的车库，墙皮剥落，窗户破损。看起来，这幢破旧的建筑已经多年弃之不用了。不远处停着 3 辆白色的送货车，旁边站着十多个年轻的男人。从他们瘦削的身体、苍白的脸色和寒酸的衣着上看，无疑是一帮大学里的研究生。当他们看到捆着手脚、堵着嘴、躺在车厢地板上的乔纳、凯伦和其他两个女人时，都纷纷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这时，布洛克向他们大吼一声：“你们他妈的还等什么？”学生们这才回过神来，一起跑上前来。

两个学生爬进小货车，一前一后把乔纳抬了起来，孩子害怕地使劲扭动着身体。凯伦尖叫了一声“不许碰他”，声音却被口中的布团堵在了嗓子眼里。另两个学生来到她身边，她拼命挣扎但仍然被他们紧紧抓住，抬出车外向前走去。

他们被抬到了一辆送货车的后面。车厢上赫然印着“**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几个大字。一个 T 恤衫上印有元素周期表的邋遢的高个子学生拉起了货舱的卷帘门，两个抬着乔纳的学生把孩子放到车上，接着，另两个学生也把凯伦放了进去。当她再次躺到儿子身边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禁不住开始抽泣。就目前而言，他们母子两人至少还在一起。

从他们所在的货车车厢里，她看见刚才同车的两个女人被转移到了另

外一辆送货车上。这两个人中，一个是黑人，神态自若，而另一个是白人，有些神经质。凯伦估计，这里一定是这帮混蛋会合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换乘其他车辆，同时得到补给。她环顾四周，希望能发现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从而使她能够判断出他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在这个时候，车库另一头的一阵响动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看到站在另一辆送货车旁的两个学生正费劲地抬着一个被捆住手脚的男人。凯伦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那个男人正是大卫。他拼命地扭动着身体，两个学生抓不住他，结果一下子摔到了地上。凯伦又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嘴里的布团同样挡住了她的声音。这时，另一个学生走上前去，三个人一起抓住大卫，把他抬到了第三辆送货车里。

现在早已过了午夜时分，几辆送货车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行驶。莫妮卡虽然无法看到车外的情景，但是她可以清楚地听到车轮同地面摩擦的声音，胃里也不断地感受到汽车转弯时带来的不适。她猜测，为了避开州界上设置的检查站，他们很可能正在僻静的乡间小路上穿行。

在她左边货舱尽头的角落里摆着一台电脑，古普塔教授和他的几个学生正围在电脑旁。迈克尔坐在离她几尺远的车厢地板上，还是在“游戏男孩”上玩他的“战地勇士”——有人已经为游戏机重新充好了电。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古普塔一直蹲在外孙身边，悄声细语地询问有关统一场论的各种问题，他的学生则不停地把迈克尔的回答输入电脑里。现在，教授显然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全部信息，看着电脑屏幕扬扬得意地笑起来，然后离开他的学生们走到躺在地上的莫妮卡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莫妮卡恨不得扑上去掐住这个混蛋的脖子，但遗憾的是，她的手脚都被紧紧地绑在一起，嘴也被堵得严严实实。

他对她说：“雷诺兹博士，我想让你看一个东西。对一个物理学家说来，这就是美梦成真的一刻。”他转身向两个脸色苍白、身体单薄，而且还戴着厚厚眼镜的学生说道：“斯科特、理查德，请你们帮助雷诺兹博士到终端

机前看看，好吗？”

两个学生分别抓住她的肩膀和脚踝，抬着她来到货舱的另一头，把她放到电脑显示屏前面的一张折叠椅上。古普塔从她身后略微弯下腰，在她耳边说道：“我们已经开发出一个程序，用以模拟创造额外维度空间中的中微子束的情景。我们从雅克·布歇和阿拉斯泰尔·麦克唐纳那儿得到的信息已经告诉我们，利用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就可以产生出中微子束。等迈克尔把那些场方程式说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调整质子加速器的准确数据。现在，我们可以先在电脑上做一次模拟试验，这样一来，等我们到达费米实验室以后，就能够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伸出手在键盘上按下了回车键，然后看着电脑屏幕说：“请看仔细了。首先你将看到的是粒子在质子加速器中对撞时的模拟情景。”

她无法抗拒，只能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微微晃动的三维点阵图形，一个用细微的白色线条构成的直线网格。显然，它所显示的是一个真空地带，也就是带有微小量子涨落的空无一物的时空中的一个区域。但是，这个网格很快就不再是空空如也的了，几秒钟后她便看到大量粒子从屏幕左右两侧流入网格之中。

古普塔解释说：“这是模拟的质子束和反质子束在加速器中通过的情景。我们将给它们施加凸形波脉冲，从而使这些粒子在完美的球形模式中相撞。看着！”

莫妮卡略微歪着头，看着屏幕上的粒子，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一些非常细小的重叠在一起的粒子团，像在绳子上滑动的活扣一样从时空网格中滑过。它们相互撞击的时候发出的光芒在屏幕中心闪耀，所有的粒子团纷纷同时解体，猛烈地扭曲包围着它们的网格，并导致网格破裂，一连串新粒子通过裂口喷射而出——惰性中微子诞生了。

古普塔用手指着这些新的粒子兴奋地说：“你看到它们是如何逃逸的吧？撞击将造成时空的极度扭曲，从而把一束惰性中微子从我们这个膜上喷射出去，进入额外维度空间。看这里，我把它转换到一个更大范围的模拟显示。”

他再次敲击键盘，显示屏黑色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布满褶皱、波浪般

起伏的片状图形,这就是镶嵌在更为广大的 10 维体宇宙中的我们这个宇宙的膜,一团团中微子正从片状图形中一个严重扭曲的地方喷射出来。他接着说道:“我们必须非常精确地实施这个试验,以使离子束能够准确地回到我们这个膜上来,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回到北美洲上空大约 5 000 公里的地方,这样这个大陆上的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爆炸发生时的辉煌景象。”

惰性中微子在体宇宙中留下了一道笔直而明亮的运行路线,并在穿越额外维度的同时不断加速前进。离子束跨越了膜上两个褶皱之间的空间,然后重新进入时空膜,在进入点引起剧烈震荡并散发出耀眼的白色光芒。这显然就是古普塔说的辉煌的爆炸。他又伸出手用一根手指上长长的指甲敲打着电脑屏幕道:“只要我们在操作中不出现任何失误,粒子重新进入的时候就会在我们这个膜中释放出数千万亿焦耳的能量,大约相当于一个 100 万吨的原子弹爆炸的当量。由于我们会把离子束瞄准地球大气层以外相当遥远的宇宙空间之中,所以不会对地球表面造成任何破坏。不过,爆炸将带给人们从未见过的壮丽景象,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它就像一个新的太阳一样在空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莫妮卡紧紧地盯着膜上发出亮光的区域,随着能量在时空中的消散其亮度正慢慢地减弱。她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上帝啊,古普塔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由于无法开口,她只能转过脸,眯缝着眼睛、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点点头道:“我们需要向全世界作一次公开的展示,雷诺兹博士。如果我们仅仅是准备发表统一理论,当局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封锁消息的传播,因为政府本身就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这个理论,从而秘密地制造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器。但是,统一场论并不是属于某个政府的,而且它的伟大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一张制造新式武器的蓝图。”

古普塔把头埋在键盘上一阵敲击,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发电站的建筑图。他继续道:“通过利用额外维度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我们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电力,不再需要火力发电厂或者核电站。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我们还可以把这项技术应用到医学领域,应用中微子束精确

地杀死癌细胞。我们也可以用离子束发射火箭,其用之不竭的动力足以推动火箭在整个太阳系中随意地翱翔。我们甚至可以用它把宇宙飞船的速度提高到几乎等同于光速的程度!”他从屏幕上转过脸,眼睛里含着热泪看着莫妮卡的眼睛。“这一切你难道就不明白吗,雷诺兹博士?当人类明天早上从睡梦中醒来,他们将欣喜地看到统一理论无与伦比的辉煌价值,到那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再把它掩藏起来了!”

莫妮卡已经听厌了。她并不怀疑古普塔所说的事实,统一理论的用途可以说包罗万象,无疑将导致数不胜数的精彩发明和创造。但是,这一切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十分可怕的代价。教授刚才声称这将是一次公开的展示,应该说这将是一个书写在地球之上的广袤太空中的无比盛大的公告,不过,莫妮卡却很怀疑世人从这个公告中得到的将是什么样的感受。别忘了,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也曾经是一次公开的展示。

当然,她被堵上了嘴,不可能亲口表达她心中的想法,于是她看着古普塔的眼睛遗憾地摇了摇头。

教授扬起一边的眉毛问道:“怎么啦?你害怕了?”

她用力点了点头。

古普塔向她走近一步,一只手放在她肩头道:“亲爱的,恐惧是一种让人身心憔悴的情感。博士先生当时也很恐惧,可是你也看到了最后的结局。克莱曼和其他那些人把统一场论隐藏了半个世纪之久,他们的恐惧解决任何问题了吗?没有,那都是枉然,是可耻的徒劳无益。我们必须首先克服恐惧心理,然后大踏步地迈进一个全新的时代。雷诺兹博士,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我已经不再害怕世间的任何东西了。”

老人说着用力捏了捏莫妮卡的肩膀,而她心中却突然充满了无比厌恶的情绪,虽然堵着嘴,她仍然奋力吼叫,并且站起身来向古普塔的电脑扑过去。教授及时抓住了她的身体,把她重新按回到椅子上坐下。他感到很开心,脸上再次露出了微笑并说道:“我感觉到你会有疑虑,但是很快你就会看到我是对的。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后,我们将成为救世主,全世界都会向我们欢呼。一旦他们看清了事实真相,无论我们做过什么坏事,他们都会原谅……”

一阵静电发出的咔咔声打断了他的话，他从腰带上取下无线电通话器，嘟囔了一声“对不起”，大步走到了货舱的另一头。20 秒钟后，他回到学生们身边，举起一只手祈福似地说道：“先生们，前往费米实验室之前，我们要先到另一个地点，装上调整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所需要的设备。”

大卫背靠送货车车厢的舱壁坐在地板上。15 分钟以前，货车停了下来，学生们往车里装上了十多个木头箱子。由于这些箱子几乎占据了货舱中的全部空间，学生们后来换乘了另一辆汽车，所以现在车厢里只剩下了大卫和那个穿着迷彩服短裤的秃头疯子。他一边擦拭着他那支“乌齐”冲锋枪，一边拿起身边的一瓶“红”牌伏特加酒大口大口地喝下去。

大卫已经无数次地试图挣脱把他的双手缚在身后的电线，虽然手指已经全部麻木，但他仍然锲而不舍地坚持努力，不断地扭动手臂，直到肌肉酸疼，手腕的皮肤也磨破了。汗水沿着他的脸流下来，浸湿了塞在口中的布团。他一边挣扎一边紧紧地盯着秃头雇佣兵，这个混蛋不久前居然把猎刀架在乔纳的脖子上。一想到此，仇恨的怒火就立刻为他精疲力竭的身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紧接着他又悔恨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切都是他妈的他的错，他本来早就有机会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投降的。

当他再睁开眼睛时，发现秃子正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他伸出手把伏特加酒瓶递到他面前说道：“放松一下吧，同志。挣扎了这么久，也该歇口气了。”

大卫往后缩一缩身体，想躲开这个家伙，但是秃子却在他身边蹲下来，举起酒瓶在他鼻子底下来回晃动着说：“来吧，喝一口！看你那样子，很需要喝一口。”

大卫使劲摇了摇头，伏特加的气味让他感到恶心。他隔着嘴里的布团叫道：“去你妈的！”但他的叫骂声听上去就像是绝望的哀鸣。

雇佣兵耸耸肩，道：“那好吧。可惜啊，我们有一整箱‘红’牌伏特加，却

没有时间喝了。”他咧嘴笑笑，举起酒瓶深深地喝了一大口，然后用手背擦去嘴上的酒。“顺便告诉你，我的名字叫西蒙。斯威夫特博士，我要谢谢你。自从接受这份工作以来，我一直在不断地查阅你写的那本有关爱因斯坦的几个助手的书，它对我帮助很大。”

大卫努力克制住愤怒的情绪，透过臭烘烘的布团深吸了一口气，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杀手的声音上。这个家伙虽然带着明显的俄国口音，但是他的英语却非常好；虽然相貌丑陋，但他绝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莽汉。

西蒙又喝下一大口伏特加，然后把手伸进短裤口袋里，接着说：“刚才在路上的几个小时我特别无聊。我同教授在同一辆车里，就是现在我们前面的那一辆。在到达最后一站之前，他一直忙着审问他的外孙和给他的学生下命令。为了打发时间，我只好同古普塔的女儿闲聊，结果我发现了一件东西，你肯定会感兴趣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圆形的东西递给他看，大卫立刻认出那是伊丽莎白·古普塔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金盒子。西蒙打开盒子，眼睛盯着里面的照片说：“我估计，在你的研究领域里这将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一个迟到的新的证据。它肯定能够说明不少的问题，对吗？”

他把小金盒子转了一个圈，让大卫看到盒子里的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变成了棕褐色，画面中是一对母女。母亲留着长长的黑发，相当漂亮，女儿看上去只有 6 岁左右，两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西蒙解释说：“这张照片是战前在贝尔格莱德拍的，可能在 30 年代末期。伊丽莎白也不知道具体的日期。”他用手指指着照片上的女儿道：“这是汉娜，伊丽莎白的母亲。战后她来到美国，后来嫁给了古普塔。真是一个不幸的选择。”然后，他的手指滑向黑头发的母亲：“这是伊丽莎白的外祖母，后来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她是半个犹太人，看出什么来了吗？我再让你看看这儿。”

他把照片从小金盒子里抠出来，翻过来让大卫看照片的背面，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汉娜和丽瑟尔。”

西蒙又咧嘴笑道：“想起这个名字了吧？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绝对不是巧合。伊丽莎白已经把整个故事告诉了我，她的外祖母就是博士先生的私

生女。”

要是在任何其他的场合下，大卫都会感到惊讶而欣喜，因为这对一个研究爱因斯坦的历史学家说来，就相当于一个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颗新的行星。过去，大卫同其他绝大多数研究者一样，都以为丽瑟尔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夭折了。现在他知道了，她不仅没有夭折，而且还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但是，眼下的处境使他对这一新发现感受不到任何兴奋之情，他内心里只是再一次觉得自己竟然是多么的愚蠢。

西蒙把照片放回小金盒子里，说：“战后，博士先生终于得知了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一切，于是他派人把躲在一个塞尔维亚人家庭里的孙女汉娜接到了美国，但是却一直没有承认过他同这个女人的关系。你也知道，这个犹太老头是个不怎么恋家的人。”他把小金盒子盖好，重新放回短裤口袋里，继续道：“不过，汉娜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古普塔，而且还告诉了克莱曼。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为她争风吃醋，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博士先生的孙女娶到手。”

他高举起酒瓶再次喝下一大口伏特加，差不多喝掉了大半瓶，然后道：“你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这次行动背后的历史渊源。古普塔同汉娜结婚之后，自然就成了博士先生的宠儿，同时也成为他最为亲密的一个助手。后来，当博士先生向古普塔透露他已经发现统一场论的时候，古普塔自信地认为老犹太人会同他分享这个秘密，但是远在那个时候，博士先生就已经感觉到古普塔有问题，所以他把这个理论传给了克莱曼和其他两个助手。这样一来，满心以为这个理论应该归自己所有的古普塔完全被气疯了。”

大卫发现西蒙说起话来已经有些口齿不清，于是坐直了身体仔细观察他的脸，希望在他身上找到其他的弱点，也许机会会出现，这个混蛋说不定会糊里糊涂地做出什么傻事来。

这时，雇佣兵扭转头向汽车前部看去，接着又环顾车厢四周，沉默了大约半分钟。然后，他回过头对大卫说：“古普塔策划这个展示行动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为了组建他那支小小的学生部队已经投入了几百万美元。他让他们相信，自己在挽救整个世界的命运，当中微子束在天空中发出耀眼

的光芒的时候，人们就会涌上大街载歌载舞。”他做出一副十分厌恶的表情并往地板上啐了一口唾沫。“你认为有人会相信这一套鬼话吗？但是古普塔自己却深信不疑，现在甚至连他的学生也相信了。你很清楚，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疯子有时候非常具有说服力。”

西蒙又喝下一口伏特加，并再次把酒瓶塞到大卫面前说：“瞧瞧，你得喝一口。你要是不喝，我可不答应。我们一起庆贺吧，祝明天的公开展示成功，也祝古普塔的新启蒙时代的到来。”

他开始为大卫解开捆在堵口布团上的绳子，在伏特加的作用下他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不过过了一会儿绳子还是终于解开了。这正是大卫一直等待的机会，他立刻感觉到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引起的冲动。一旦堵在口中的布团被拿掉，他就可以大声呼救。但是转念一想，他们很可能正行驶在肯塔基州或者印第安纳州的乡间，那都是人迹罕至的森林和荒野，呼救又有什么用呢？大声叫喊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他必须好好地同西蒙谈一谈，争取说服这个雇佣兵把自己放了。这才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塞在嘴里的布团去掉后，大卫立刻感觉到了颌骨的酸痛，他深深地吸进一口新鲜口气，看着西蒙的眼睛问道：“那么，你为古普塔服务，他会给你多少钱？”

西蒙皱起了眉毛。大卫一时感到害怕，以为这个雇佣兵会因此改变主意重新堵上他的嘴。不料西蒙回答说：“斯威夫特博士，这个问题太不礼貌了吧。我可没有问过你，写那本书你挣了多少钱，对吗？”

“这可不一样。你应该知道，一旦所有人都看到了天空中出现的巨大爆炸，哪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五角大楼肯定会立刻开展自己的研究，并且……”

“是的，是的，这些我都知道。世界上的每一支军队都会拼命制造一件这样的武器，不过唯独五角大楼不会开展任何研究，除了华盛顿特区及其附近区域，别的地方都会研制这个武器。”

西蒙的话让大卫感到吃惊，他瞪大了眼睛看着雇佣兵，问道：“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西蒙仍然皱着眉头，但是眼神里却开始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其实，古

普塔教授的公开展示会比他预料的还要更加引人瞩目，因为我会改变中微子束的运动方向，使它在重新进入我们这个宇宙时直接抵达杰斐逊纪念堂。”他举起手中的酒瓶指着汽车的后部，眯起一只眼睛顺着酒瓶的瓶颈做出瞄准的姿势。“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托马斯·杰斐逊有什么恶意，我之所以选择它作为目标，只是因为它正好处在一个十分理想的中心位置，从那里无论到五角大楼、到白宫还是到国会大厦，几乎都是相同的距离。爆炸将把它们统统烧成灰烬，方圆 10 公里范围之内的一切都在劫难逃。”

一开始，大卫还以为雇佣兵是在开玩笑，觉得这个家伙还真有一点幽默感。但是他发现，当西蒙举着伏特加酒瓶开始瞄准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凝重，上唇收起，露出了牙齿。看着这个男人邪恶的面部表情，大卫觉得自己已经因恐惧而口干舌燥了。他忙问道：“是谁出钱让你这么干的？基地组织吗？”

西蒙摇摇头道：“不，这是为我自己。实际上，是为了我的全家。”

“你的全家？”

西蒙慢慢地把伏特加酒瓶放到地板上，再次把手伸进了口袋里。这一次他拿出了一部手机，说道：“没错，为了我的全家人。斯威夫特博士，其实我的家庭同你们的家庭没有什么不同。”他打开手机，然后把它递到大卫眼前，让他看手机上的屏幕。一两秒钟过后，一张照片出现在了屏幕上：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笑容可掬地看着他。西蒙说：“那是谢尔盖和拉丽莎，我的孩子。5 年前他们在车臣南部的阿尔贡峡谷被打死了。我想，你应该听说过这个地方。”

“是的，但是……”

“闭嘴！你给我好好地看着这张照片！”他向大卫弯下腰，把手机屏幕举到他的眼前。“我儿子名叫谢尔盖，当时他才 6 岁大。他看上去同你的儿子多少有些像，对吧？而我的拉丽莎却只有 4 岁。一枚导弹把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杀害了，而那一枚‘地狱火’导弹是从在车臣边境一带活动的三角洲部队的一架直升机上发射的。”

“一架美国的直升机？它在那里干什么？”

“我可以向你保证，它没干过任何有用的事情。那一次反恐行动同样

又失败了，他们杀死的妇女和儿童比恐怖分子还要多。”西蒙又向地板上啐了一口唾沫。“但是，我不管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为自己开脱罪责，我要把指挥和部署那支部队的所有人全部消灭干净。所以，我才把五角大楼和所有政府领导人作为我的目标，包括你们的总统、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他啪的一声关上手机。“因为我只有一次攻击的机会，所以爆炸的范围必须相当大，才能确保他们不会漏网。”

大卫感到恶心，因为这正是爱因斯坦当年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而几个小时之后这样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对雇佣兵说：“但是，听起来你的家庭遭遇到的不幸很可能是一次意外事故，你怎么能……”

“我告诉过你，我不管那一套！”他一把抓起“红”牌伏特加的酒瓶，像挥舞一根棍子似的挥舞着酒瓶。“那是不能忍受也不可饶恕的罪行！”

“可是，你会杀死几百万人的生……”

西蒙挥起酒瓶狠狠地打在大卫的脸颊上，大卫的身体向一旁倒下去，前额重重地砸到地板上。他几乎昏迷过去，这时西蒙又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吼叫道：“你说得不错，他们都得死！我的孩子们都死了，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他们也必须死！我要把他们杀光！”

大卫的耳朵里嗡嗡作响，鲜血从颧骨上的裂口处流下来，眼前出现了一片淡绿色的光点；他只看见雇佣兵那张愤怒的脸在眼前晃动，在红色、粉色和黑色的流动线条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西蒙一只手拽着大卫的衣领，另一只手举起了伏特加酒瓶。真奇怪，酒瓶居然没有被打破，而且里面还剩下了几盎司伏特加酒。西蒙把酒瓶硬塞进大卫嘴里，把剩下的伏特加全灌进了他的喉咙，还大声叫道：“这就是世界的末日！剩下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伏特加刺痛了大卫的喉咙，像火一样灼烧着他的胃。酒瓶已经空了，西蒙一甩手把它扔到一边，同时松手放开了大卫。大卫软绵绵地倒在地板上，眼前一黑终于昏死过去。

星期一的一大早，露西尔就来到了联邦调查局总部，她希望这样可以避免碰上自己的同事们。但是，当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国防情报局已经派人把她的办公桌清理得干干净净，有关克莱曼、斯威夫特、雷诺兹和古普塔的案卷已经统统被拿走了，甚至连她自己的那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没有留下。桌子上只剩下一些个人物品：几张工资单、一些奖励证书、一个得克萨斯六发式左轮手枪形状的镇纸以及一个装着她同罗纳德·里根握手的照片的相框。

她自嘲地想，也好，他们帮了我一把，现在用不了多少时间她就可以打包走人了。

她找出一个纸箱，不到半分钟就把所有的个人物品装了进去。这些东西装在一起也没有超过3公斤，这使她自己也感到很惊讶。在过去的整整34年里，她呕心沥血地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她看了看桌上那台老掉牙的电脑和一个廉价的塑料内部收件筐，心中充满了怨恨，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这时，她发现内部收件筐中还摆放着一个文件夹，肯定是值夜班的人员在国防情报局来过之后才送到她桌上的。露西尔两眼盯着文件夹看了好几秒钟，心里告诫自己就让它放在那儿吧，但是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她最终拿起了文件夹。

那是一份古普塔教授最近一段时间的电话记录清单，是露西尔3天前向他的手机服务商索要的，但是电话公司的那帮蠢货竟然现在才送来。古普塔的通话记录并不多——显然他很少使用手机，每天也只有两三个。但是，当她翻看记录的时候，却注意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在过去两周的时间里，他每天都拨打过同一个手机号码，而这个电话既不是斯威夫特的也不是雷诺兹或者克莱曼的。然而更让人怀疑的是，他每次都准时在早上9点30分拨打这个号码，既没有早一分钟也没有晚一分钟。

露西尔再一次提醒自己她已经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了，而且实际上她连申请退休的表格都已经填好了。

不过，她现在还没有交上去。

西蒙驾驶着一辆送货车行进在整个车队的最前面，他们正加速向费米实验室的东大门前进。现在是早上5点钟，黎明刚刚到来，巴塔维亚路两旁的房屋绝大多数还是漆黑一片。一个身穿红色短裤和白色T恤衫的女人独自在路边跑步，穿过一条条私人车道和一片片草坪。西蒙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欣赏着她身后飘逸的红褐色长发。昨晚的狂饮之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感到困倦，于是他捏了捏自己的鼻梁，张大嘴巴打了一个呵欠。为了使自己彻底清醒过来，他把手伸进风衣里，握住了“乌齐”冲锋枪的枪托，同时在心里告诫自己：复仇的日子已经到了，很快一切都将结束。

汽车刚刚穿过大陆大道的十字路口，接着又颠簸着跨过一条铁路线，道路两旁立刻豁然开朗起来，没有了郊区的住宅和草坪，代之以广阔的绿色原野，这里是伊利诺伊州的原始大草原。他们现在进入了属于联邦财产的土地，来到了费米实验室东部的地界。前方有一个门卫的小房子，里面坐着一个相当肥胖的女保安，身着蓝色制服。西蒙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他简直难以相信费米实验室居然会雇佣这样一个体态臃肿的妇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很显然，这里的人根本没有想过会有危险降临。

西蒙开始减速，然后在门岗处停了下来。胖女人挤出门外，西蒙一边微笑着看着她，一边把古普塔教授准备好的一摞文件递给她，里面包括一些伪造的发票和订货单。他尽量模仿着美国卡车司机的口吻说：“给你，甜心。我们今天送货来得早。”

胖女人并没有还以微笑，而是仔细地检查那些文件，并同手中记录板上的清单一一比对，然后说：“我这里没有记录。”

“是没有，不过我们是得到你们的同意才送来的。”

于是，她接着继续检查西蒙递给她的文件，似乎总也检查不完。她要么是一个阅读能力极低的人，要么就是有意让人等候而以此取乐的家伙。最后，她终于抬起肥硕的脑袋对西蒙说：“好吧，下车，打开汽车的后门。告诉后面的司机都照这样做。”

西蒙皱起了眉头，道：“我说过了，这是经过你们同意的。你没有看见

那些订货单吗?”

“看见了,但是我必须检查所有进入实验室的东西。关掉引擎,然后……”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西蒙已经把两颗子弹射进了她的大脑袋。接着,他下车走到卡车后面,在门上敲了三下并大声叫道:“教授,开门。我们还要装一点东西。”

一个学生拉开了卷帘门,然后搀扶着古普塔下了车。教授看到躺在地上的保安,立刻显得紧张起来。他呵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是告诉过你要避免造成新的伤亡吗?”

西蒙根本不理睬他,转过头对学生们命令道:“快下来,把尸体装上车!”

不到半分钟,几个学生已经把尸体装到了车上,并且擦干净了柏油路面上的血迹。如果再有人经过这里,会以为看门的保安擅离职守了。西蒙回到驾驶座上,古普塔来到前面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教授用严厉的目光看了西蒙一眼,说道:“请你不要再开杀戒。上世纪 80 年代建造这台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的时候,我曾经同这里的一些物理学家一起工作过。”

西蒙挂上挡,车队继续前进。他没有情绪说话,所以根本没有理睬古普塔。

古普塔继续说道:“实际上,这台机器的名字是我取的。‘teva’就是‘一万亿电子伏特’的简写[①]。这是质子在加速器中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能量,在这个能量上质子运动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 99.999 9%。”教授得意地挥起一个拳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然后砸在另一个拳头上,表示质子对撞时的情景。他激动得难以自制,双手竟然不停地颤抖起来。“不过,现在瑞典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以达到更高的能量,但是我们的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在把质子压缩成一个密集的质子束方面非常出色。也正因为

---

① 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的英文全名为“Tevatron”,“teva”即“a trillion electron volts”。

这个原因,它非常适合用做我们的目的。”

西蒙紧咬着牙关,简直难以忍受这个神经质的话匣子。他毫不客气地吼道:“我才不在乎你这些玩意儿!你只要把控制室的情况告诉我就行。那里会有多少人?”

“不用担心,那里只有极少的几个工作人员,最多就是五六个操作员。”他满不在乎地挥挥手。“这都是削减预算的结果。政府已经不愿意再为物理学研究埋单了。现在,几个国家实验室都不得不靠私人捐款维持加速器的正常运转。”老人再次遗憾地摇摇头。“去年,我的机器人学研究院就向费米实验室捐赠了2 500万美元。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就是要确保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不至于停机。我当时就有预感,我的捐赠肯定会起作用的。”

道路向左转去,西蒙看到远处出现了一幢外形奇特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两个硕大无比的床垫彼此倚靠在一起。在它旁边,有一道路堤似的环形建筑,穿过开阔的草地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古普塔首先指着一幢奇特的建筑介绍说:“那是威尔逊大楼,实验室的指挥中心。我的办公室原来就在17楼上,景色非常迷人。”接着,他手臂向下指着一条路堤似的建筑道:“在那条隆起的圆圈底下,就是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的束流隧道,我们过去把它叫做粒子跑道,是一个全长6.4公里的圆环,由1 000个超导磁铁引导离子束运行。质子和反质子分别沿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运行,每个质子束都强大到足以在一堵砖墙上烧出一个洞。”然后,他又指了指靠近路边的另一座建筑,一座难以名状的仓库一样的建筑物,上面没有一扇窗户,整个建筑直接建造在束流隧道中间的一段之上。“那是对撞楼,质子和反质子在那里彼此相撞,我们也将从那里把中微子发射到额外维度之中。”

教授沉默下来,他的目光透过挡风玻璃凝聚在对撞楼上。西蒙对教授片刻的安宁十分感激,驾车驶过一排圆柱形储藏罐,每个储藏罐上都写着“压缩氦气:危险”的字样。接着,他们来到威尔逊大楼前的一个狭长的水塘前,波光粼粼的水面映衬出大楼奇异的倒影。

古普塔指挥道:“在这里转弯,开到大楼后面去。控制室就在质子推进

器的旁边。”

车队沿着威尔逊大楼旁的车道鱼贯而行，很快便来到一个 U 形建筑物前的停车场里。古普塔对这里工作人员数量的估计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停车场里停着不到 6 辆车。3 个小时之后就是正常的上班时间，到时人数肯定会大量增加，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上班时间之前他们应该已经完成他们的使命了。

西蒙停下车，开始发布命令。一组学生负责把板条箱里装着的电子仪器卸到车下，另一组把所有人质转移到布洛克特工驾驶的卡车上。西蒙决定把布洛克安排在远离控制室的地方，以避免他发现那里即将发生的变故。他告诉过他，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从实验室里盗取放射性物质。他大步走到布洛克的卡车前挥挥手说：“把人质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不想让他们在这里碍事。从这里往西大约 1 公里有一些没有人的建筑，你们就在那里找一幢房子安安静静地等待两个小时。”

布洛克看了他一眼，不服气地回答说：“这件事完成之后我们得谈一谈。你付的那一点钱同我干的这些龌龊事情太不相称了。”

“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适当补偿的。”

“再说，我们留着这些人质干什么？反正迟早必须杀了他们，不如现在动手。除了教授的女儿，其他人统统干掉。”

西蒙向他靠近一步，压低声音道：“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但是让他们活着可以让教授开心。只要你走出我们的视线之外，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学生们抬着大卫来到布洛克驾驶的卡车的车厢后面，然后把他扔到了莫妮卡和伊丽莎白的旁边。卡车刚刚启动，他立刻挪动身体向凯伦和乔纳身边移动。当他挣扎着一步步向他们靠近的时候，他儿子惊讶地瞪大了双眼，而他的前妻却开始哭起来。大卫的嘴早就被再次堵上了，因此他无法说话，只能默默地同自己的家人依偎在一起。伏特加的作用和西蒙的殴

打仍然使他感到恶心，但是在亲人身边待了一会儿以后，他感到胸膛中已经舒缓多了。

几分钟后，汽车再一次停了下来。大卫仔细注意车外的动静，听到一种金属被拧断所发出的粗糙的声音。接着，布洛克打开了卡车的后门，他们看见了一个长满荒草的穹顶形状的土堆，大约 30 米高，30 米宽，土堆下是一个地下建筑。这个土堆显然是人为堆起来的，是为了掩蔽它下面的某种大型地下室或者地下仓库。土堆上挖了一个出入口，卡车就停在出入口前。布洛克已经把出入口的卷帘门拉起来，门上方写着这样几个字："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粒子加速器中微子试验。"

布洛克爬进货车车厢，同时把手伸进上衣里拔出了一把"博伊"刀，这把刀同西蒙曾经架在乔纳脖子上的那把刀一模一样。这个前特工狞笑着走到斯威夫特一家的面前，大卫从堵着嘴的嗓子里叫了一声"不"，迅速挪动到儿子前面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他，但是由于手脚都被捆着，他很难坐直身体，更谈不上抵挡布洛克的攻击。布洛克不停地转动手中的钢刀站在他们面前，让刀刃上反射出的寒光给他们留下更加恐怖的印象。几秒钟后，他弯下腰割断了绑在大卫脚踝上的电线，对他说道："你老老实实照我说的话去做，否则，我就宰了你的儿子，懂吗？"

布洛克接着一个个割断了乔纳、凯伦和莫妮卡脚踝上的电线，但是并没有理睬已经在一旁昏睡不醒的伊丽莎白。他一只手端着挎在肩上的"乌齐"冲锋枪，另一只手挥舞着"博伊"刀让他们全部站起来，命令道："下车，都到那个地下室里去。"

他们的双手仍然被绑在身后，一个个摇摇晃晃地跳下卡车，排成一行向打开的卷帘门走去。大卫明白了，这个家伙显然是要把他们统统赶进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不慌不忙地一个个杀掉他们。他的心脏紧张得突突直跳，心想这一下完蛋了，他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但是布洛克紧紧地跟在乔纳的身后，他的枪口一直对着孩子的头，大卫根本不敢跨出队列半步。

他们走进了黑暗的屋子里，里面只有几盏指示灯发出微弱的光亮。布洛克关上门，命令他们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屋子的尽头，是一个螺旋形楼梯，下面就是地下室。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下楼梯，大卫默默地数着台

阶的数量，一共30级。接着，布洛克打开了墙上的电灯开关，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平台上，下面有一个大坑，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球形储藏罐，看上去就像放在杯子里的一个高尔夫球。只不过，这个球的直径几乎有12米。钢球的顶部是一个平面，正好同他们所在的平台一样高。顶部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盖板，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盖子。大卫看着眼前的储藏罐，突然意识到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过有关这里的介绍，这是为研究中微子而进行的试验的一部分。由于中微子是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粒子，所以研究人员需要一个非常巨大的探测器才能发现它们。这个储藏罐里面装有25万加仑[①]的矿物油。

布洛克对他们吼叫道："都给我坐下！背靠在墙上！"

他们哆哆嗦嗦地坐在了地上，大卫想：到时候了，这个混蛋马上就要开枪射击了。布洛克向他们靠近，端起枪开始仔细地瞄准。莫妮卡紧紧地倚靠在大卫身上，乔纳把头埋到了母亲的怀里，凯伦则闭上眼睛，弯着上身护着自己的儿子。但是布洛克并没有扣动扳机，他放下枪，走到大卫面前一把扯掉了堵在大卫嘴里的布团，然后一扬手把它扔到了地下室的另一头，对他说道："好啦，可以开始了。我们还有一些正事没有做完。"

布洛克又一次露出了狰狞的笑容，显然十分享受这个恐怖的时刻。他不准备立刻就把他们干掉，他要把这个过程尽量延长。他对大卫说道："开始吧，斯威夫特，开始号叫啊。想用多大的声音都可以，反正我们在地下很深的地方，外面没有人听得见你的叫喊。"

大卫把嘴张开，接着又闭上，活动一下已经僵直的下颌肌肉。他估计，布洛克恐怕不会容忍他长篇大论地讲下去，所以他的话必须简短而迅速。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直视着特工的眼睛说道："你知道在那台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那里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知道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吗？"

"实话告诉你吧，我还真他妈不在乎他们想干什么。"

"你在华盛顿特区有朋友、有亲属，所以你应该在乎。你那个俄国同伙

---

① 25万加仑约合113.65万升。

正准备把整个城市全部炸掉。”

布洛克冷笑道:“是真的吗？就像电影里看到过的大爆炸那样,一个巨大的蘑菇云从地上慢慢升起?”

“不,他得到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他要改变古普塔设定的中微子束的目标,爆炸的能量丝毫没有改变,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了。一旦爆炸发生,什么白宫啊、五角大楼啊或者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啊,将统统不复存在。”

莫妮卡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她瞪大了双眼紧紧地看着大卫,但是布洛克却仍然得意地嘲笑着说:“你等等,让我猜猜看。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够阻止他的人,所以我必须放你走。这是你想说的吗?”

“我想说的是,一旦你的同伙得逞的话,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如果政府被消灭,很可能军队就会立刻控制整个国家,然后,他们要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找到摧毁华盛顿的那些混蛋。你是不是计划逃过边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死了这条心吧。他们会对你们穷追不舍,直到把你们统统绳之以法。”

大卫竭尽全力表现出严肃认真的口气,但是这个特工根本不买他的账,而是表现出一副无比开心的样子。他问道:“这么说,爆炸是由那个……你刚才叫它什么来着？中立子束?”

“中微子束。听着,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马上去找古普塔教授谈谈,问问他什么……”

“好啊,好啊,我一定向他请教。”布洛克咯咯地笑出声来,转过头去好奇地看着那个巨大的球形储藏罐。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储藏罐的顶上,抬起脚在钢制的盖板上跺了几脚。跺脚的声音在地下室里不断地回响起来。他接着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是不是大量的中微子啊?”

大卫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布洛克完全是一个榆木脑袋,他听不懂,这样下去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他回答说:“那是矿物油。用来寻找粒子用的。”

“矿物油,是吗？他们用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

“探测器利用含碳的透明液体寻找粒子,当中微子碰上碳原子时,它们会释放出闪光。但是你已经说了,谁他妈在乎呢?”

“矿物油可是好东西，还有其他用途，比如作为润滑剂。这个你知道。”

布洛克一边说一边开始摆弄盖板四周的卡扣，很快便弄明白了并且一一打开了所有卡扣。接着，他用一只脚在一个红色按钮上踩了一下，地下室里立刻传出了电动马达转动的声音，盖板像一扇贝壳似的徐徐打开，露出一个按摩浴缸大小的口，下面装满了清亮的液体。他低头看着油面道：“哇，看看这里，这么多油，可以使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呐。”

布洛克在开口边上跪下来，把一根手指伸进矿物油里沾了沾，然后站起来，把油光闪亮的手指举在空中。他一边用眼睛盯着大卫，一边并拢手指搓一搓手指上的矿物油，说：“斯威夫特，我们俩还有一笔账没有算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那间小木屋里，你撞倒了我，并且把我的脸揍得不成样子。所以，现在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大卫感到咽喉部开始痉挛，呼吸变得十分困难。他使劲吞咽了几次，勉强回答说：“冲我来吧，但是不要伤害其他人。”

布洛克看了看凯伦，接着又看了看莫妮卡，矿物油开始顺着他的手指滴下来。他断然拒绝道：“不，我就是要伤害他们。”

夺取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的控制室简直是轻而易举，当西蒙端着“乌齐”冲锋枪走进控制室的门口以后，那些坐在操作台前脸色憔悴的操作员们统统从电脑屏幕上扭过头，然后乖乖地把双手举过了头顶。古普塔教授的学生们立刻坐到了操作台前，西蒙则押着费米实验室的雇员们来到不远处的一个储藏室里，把他们全部反锁在里面。他召集来四个学生，每人发给一部无线电通话器和一支“乌齐”冲锋枪，安排他们充当哨兵。两个人站在停车场上，另外两个人则在通往对撞机束流隧道的入口处巡逻。按照西蒙的计划，如果发现其他雇员到来，就埋伏起来再把他们制伏，同样送进储藏室里关起来。这样一来，至少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当局都不可能知道这里出现了问题，就可以给古普塔和他的学生提供足够的准备时间，调试好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开始他们的试验。

教授站在控制室的正中央，像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一样给学生们不断发出各种指令。他的两只眼睛扫视着密密麻麻的开关、电缆和显示屏，时刻注视着屏幕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读数。每当他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就会立刻冲到相应的控制台前，命令台前的学生报告情况。他是如此的神情专注，以至于眼角和额头上的皱纹都绷得紧紧的，平滑的皮肤上再也看不到老年人的褶皱和疲惫的痕迹。西蒙不得不承认，古普塔的表现让他印象十分深刻。到目前为止，一切正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过了一会儿，一个学生高声喊道："开始注入质子。"教授兴奋地回应道："干得好！"同时脸上的表情也稍微舒缓了一些。他回过头微笑着看了看他那个呆头呆脑的外孙，男孩正坐在控制室的一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玩着"游戏男孩"。接着，古普塔向后仰起头，仍然微笑着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

西蒙走到他跟前问道："我们取得进展了吗？"

古普塔点点头道："是的，进展相当快。我们运气不错，到达这里的时候操作员们已经开始准备新一轮试验所需要的粒子。"他重新扫视了一遍所有的电脑显示屏，继续道："现在，我们已经完成全部调试准备，正开始从主注入器上把质子输送到环形束流隧道之中。我们必须输入 36 个粒子束，每个粒子束包含 2 000 亿个质子。"

"还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 10 分钟。操作人员通常会把质子束均匀地注入环形束流隧道中，但是我们必须改变设置，才能形成球面对撞模式。我们已经对环形束流隧道上的部分磁铁进行了修改，为质子束团创造出合适的几何环境。我们带来的板条箱里的设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么说，10 分钟后对撞就可以开始了？"

"还不行。质子输送完毕后，还要注入反质子，这才是整个程序中最困难的步骤，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要 20 分钟吧。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否则会导致失超。"

"失超？什么是失超？"

"失超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情况。引导粒子运行的磁

铁具有超导性，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被冷却到零下 450 摄氏度时才能正常工作。这台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的低温装置通过向磁铁线圈四周泵入液态氦，使磁铁保持低温。”

听到这里，西蒙开始感到不安。他想起了汽车驶过束流隧道时他曾经看到过的那些压缩氦储藏罐。他担心地问道：“那么，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每个离子束携带着 1 000 万焦耳的能量，如果我们设定的目标出现偏差，那么离子束就会直接穿透束流管。即使是一个十分微小的错误，也会导致粒子喷射到某个磁铁上，使磁铁中液态氦的温度急剧升高。一旦温度过高，液态氦就会转变成气态，导致管道爆裂。这样一来，磁铁就会失去超导性能，电阻就会立刻使线圈熔化。”

西蒙皱起眉头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还能够修复它吗？”

“有可能。但是至少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重新校准束流线又需要好几个小时。”

西蒙想，真他妈的该死，他早就该意识到这次行动的危险性比教授先前所说的要大得多。他对古普塔说：“你早该告诉我这些问题。一旦政府发现我们在这里，会立刻派出突击队向我们发起攻击，我可以抵挡他们一阵子，但是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了几个小时的！”

几个学生听到了他的话，转过头来紧张地看着他。古普塔信心十足地拍拍西蒙的肩膀道：“我跟你说过，我们会非常当心的。我的学生都有操作粒子加速器的经验，而且我们已经在电脑上模拟操作过几十次了。”

“那么锁定中微子标靶的问题呢？你什么时候输入爆炸点的坐标位置？”

“注入反质子束的时候再输入坐标。中微子的运行轨迹将取决于发射的准确时间……”他突然停止说话，微微抬起头，张着嘴巴，两眼盲目地看着空中。西蒙担心老头儿是不是突然中风了，不过很快又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并且轻声说道：“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西蒙侧耳倾听，果然听到了一种低沉而迅速的蜂鸣声。

古普塔大声说道：“这说明质子正在束流管中循环运行！开始时这个信号声很低，随着质子束变得越来越密集，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尖厉！”教

授的眼角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多么荣耀的声音！真是妙不可言哪，对吗？”

西蒙点了点头。他觉得这就像心动过速发出的不正常的声音，是心脏肌肉在临死前最后的疯狂抽搐。

布洛克向凯伦和乔纳走去，大卫立刻做出了最后的努力，拼尽全力扭动双手，企图挣开电线的束缚，结果电线只是更深地勒进了手腕的皮肉里。尽管昨天晚上在货车车厢里他一直在努力挣扎，电线确实已经松开了几厘米，但是他的手还是无法挣脱出来。当布洛克步步逼近时，凯伦弯下腰把乔纳紧紧压在自己身下，整个身体就像一个球一样蜷缩在一起。见此情景，大卫绝望地号叫起来。布洛克来到凯伦跟前，弯下腰从后面一把抓住了她的脖子，准备把她从孩子身边拖走。就在这个时候大卫站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向他们撞了过去。

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身体的冲击力。他压低右肩，身体像一把攻城锤一样以几乎与地面平行的姿势向特工冲过去。但是，布洛克早就看见了他的行动，闪身退到一旁并抬起一只脚横在了大卫的脚前。大卫失去了平衡，整个身体向前扑了出去。由于手被绑在身后，无法撑住自己的身体，他脸朝下重重地摔到了地上，额头撞上了水泥地面，鼻血涌出来流进了嘴里。

布洛克得意地笑道：“漂亮的鱼跃！你这个蠢货！”

整个房间在大卫眼前旋转起来，接着变成一片黑暗。几秒钟后他睁开眼睛，正好看到莫妮卡也向特工冲去，结果同样的糟糕。布洛克在她冲到跟前时挥手一拳，狠狠地打在她的胸前，她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倒在了地上。布洛克又一次狂笑起来，脸上淤青处以外的皮肤都涨得通红，眼睛里流露出扬扬得意的神情。他低头看着莫妮卡，把“乌齐”冲锋枪交到左手里，右手伸进了短裤口袋。大卫以为他会拿出另外一件武器，比如一把弹簧刀、一根绞索或者指节铜环，但是布洛克的手并没有马上抽出来，而是在口袋里慢慢地上下移动。这个混蛋竟然在自慰。

突然，布洛克转身走到矿物油储藏罐上。他把“乌齐”冲锋枪挎在肩上，然后蹲下来把双手伸进了矿物油里，一边高声叫道：“斯威夫特，接着来啊！你还能继续打吗？或者你宁愿坐在那儿袖手旁观？”

大卫咬紧牙关，告诫自己站起来，一定要站起来！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布洛克走去，感觉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布洛克再次侧身一步，就势抓住了大卫的手腕，然后一使劲让他面对自己并把他按到地上双膝跪着。布洛克的手油滑而冰凉，他对大卫悄声道：“那个黑鬼会很开心的，不过你老婆更过瘾。我会拿掉她嘴里的布，让你听听她的号叫。”

布洛克一掌把他推倒在地，大卫的头又一次撞到了地上，脑袋里一阵剧痛。但是他并没有昏迷，他拿出最顽强的意志力保持大脑的清醒，同时使劲用指甲抠进手掌并用牙齿紧紧地咬住下唇，直到嘴唇被咬出了血。

大卫头晕目眩地坐在地上，既想呕吐又感到恐惧。他看到布洛克抓住了凯伦，强行把她从乔纳身边拖开，一直把她拖到了钢制的储藏罐上。接着，他扯下了堵在凯伦口中的布团，大卫听见了她发出的微弱的抽泣，这比任何尖叫更让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使他变得几近疯狂。他用手撑着地面，试图让自己站起来。捆着他双手的电线刚才被布洛克无意中抹上了矿物油，这一次挣扎竟使他的右手突然从束缚中挣脱了出来。

大卫一下子怔住了，但他仍然把手背在身后，原地坐着静静地待了几秒钟。就在这一瞬间，他头中的眩晕突然消失了，大脑异常清醒，又可以敏捷地思考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虚弱的身体无法同布洛克硬拼，如果他去抢夺“乌齐”冲锋枪，布洛克只需一伸手就能把他推到一边，然后就会朝他开枪射击。这一次，他一出手就必须使布洛克丧失行动的能力。突然，他急中生智，立刻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悄悄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抓住了放在里面的打火机。这就是他从帕克特工的橘红色外套里拿来的那个打火机，上面印有得克萨斯州的“孤星”标志。

大卫假装双手仍被捆在身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布洛克狞笑着放开了凯伦，一步跨过她的身体，舒展一下肩膀做好了打斗的准备。他叫道：“来呀，傻大个儿！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这一次大卫没有冲过去，而是步履蹒跚地往前移动，最后站在了特工

的面前。布洛克摇摇头露出失望的表情，接着道："知道吗，你看上去很糟糕啊，就像……"

大卫拨动打火机的打火轮，同时迅速把点燃的打火机伸到布洛克的眼前。布洛克慌忙举起双手招架，企图挡住大卫的拳头，顷刻间沾满矿物油的双手被点着了。

大卫双手抓住布洛克的腰，使出最后的力气把他向后推去。布洛克疯狂地挥舞着双手，但是结果却是进一步加剧了火的燃烧。大卫推着他默默地数着：两步、三步、四步，最后一使劲，把布洛克推进了矿物油储藏罐中。

布洛克的手一接触到油体的表面，整个储藏罐顿时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但即使没有燃烧的火焰，布洛克也已经完蛋了。他像一块石头一样立刻沉了下去，从大卫的视线中消失了。矿物油不仅极易燃烧，而且密度比水小，浮力也比水小；人的身体的绝大部分是由水构成的，因此人不可能在任何比水密度小的液体中游泳。大卫虽然早就把在学校学到的物理学知识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幸运的是，关于这个问题他却恰恰一直记得很清楚。

控制室里的声音已经不像心脏跳动的声音了，束流管中传来的声音不断地升高，每一次蜂鸣声都是尖利的非人类的嘶鸣，像是警报器发出的急促的尖叫，仿佛在警告人们机器就要崩溃了。然而，古普塔看来并不在乎，他再次仰起头看着天花板，然后再低下头转身面对西蒙，张着嘴、满脸洋溢着难以抑制的狂喜的笑容。他宣布说："我只要听听加速器发出的声音就知道，质子已经全部进入循环隧道了。"

西蒙觉得这真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该干的事情干完吧。他问道："这么说，我们可以输入标靶的坐标数据了？"

"是的，那就是下一步要做的。然后，我们就把反质子输入对撞机。"

教授向一个控制台走去，台前坐着来自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两个脸色苍白、戴着眼镜的物理学家——理查德·陈和斯科特·柯林斯基。但是，就在古普塔正准备向他们发布指令的时候，西蒙抓住了教授的手臂同时用

“乌齐”冲锋枪对准了他的前额。他对教授命令道：“且慢！我们要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我这里有爆炸标靶的新坐标。”

古普塔被弄糊涂了，张着嘴看了他一会儿，然后问道：“你在干什么？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

理查德、斯科特和其他所有学生都惊讶地回过头看着他们，当他们看到西蒙的举动后，其中几个人立刻站了起来。但是西蒙并不担心，控制室里除了他自己谁也没有任何武器。他镇定地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还懂得珍惜你们教授的生命，那么，我建议你们都给我坐下。”为了增强说话的分量，他同时把“乌齐”冲锋枪枪口顶上了古普塔的太阳穴。

学生们纷纷顺从地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　　*　　*

“**你**已经不为我工作了，为什么还要给我打电话？”

露西尔发现她几乎听不出联邦调查局局长那熟悉的声音了，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模糊不清。她重复道：“长官，我得到了一些新的……”

“别说了，我根本就不想听！你现在已经退休了，把你的佩枪和徽章交上来，然后离开这座大楼吧。”

“长官，求求您听我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手机号码，很可能属于我们中间的一个……”

“不，你听我说！帕克，就是因为你，我刚刚丢掉了工作！副总统已经选好了接替我的人，而且已经把这个人的名字透露给了福克斯新闻频道！”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现在要让他听到自己的话，就只有迅速地把一切都说出来。于是道：“这个嫌疑人可能正同阿米尔·古普塔勾结在一起，他的电话号码是以乔治·奥斯蒙德先生这样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注册的。所用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家庭住址也是假的。根据蜂窝电话公司的记录，在过去两个星期里他每天打开电话一次，接收古普塔打来的电话，通话后立刻关机。但是，我认为奥斯蒙德先生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今天凌晨1

点他打开手机以后就一直没有关机，因此一直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行踪。”

“你知道吗，露西？这已经不再是我该操心的问题了。从今天下午开始，我已经完全脱离国家公共事务的领域了。”

“我从电话公司得到了这部手机位置移动的全部记录，看起来嫌疑人沿着次要公路移动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巴塔维亚，而他现在仍然在那里，就在费米国家……”

“我说，你干吗告诉我这些？你应该告诉国防部。现在是他们在负责这个案子。”

“我试过了，长官，但是他们不愿意听！国防情报局的那帮傻瓜反复告诉我说，他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让他们统统完蛋！”

“长官，您只要……”

“不！我已经完蛋了。去他妈的五角大楼，去他妈的白宫，也去他妈的美国政府！”

“但是，您只需要……”

她听到话筒中传来“咔”的一声，联邦调查局局长挂断了她的电话。

大卫领着凯伦、乔纳和莫妮卡走出地下实验室，回到了卡车旁。虽然实验室里安装的喷洒式自动灭火装置已经迅速扑灭了储藏罐中的大火，但是他们仍然急不可待地离开了地下室。出来后，大卫立刻为他们解开了手腕上的电线，凯伦和乔纳立刻投入他的怀抱，三个人拥抱在一起伤心地哭泣，莫妮卡却转身重新跑进了地下实验室。

大卫大声喊道：“等等，你去哪儿？”

“我们必须找到电话！他们抢走了我们的手机！”

大卫轻轻地从前妻和儿子的手中挣脱出来，转身走进了实验室的入口。实验室里，莫妮卡从一台电脑跑向另一台电脑，想寻找一部有线电话。她焦急地叫喊道：“上帝啊！这里的电话在哪里？他们在这里安装了上百

万美元的设备，却没有安装他妈一部电话！”

大卫仍然站在入口，不愿意再踏进实验室一步。他催促莫妮卡说：“我们走吧。那个俄国混蛋随时都可能把援兵搬来。”

莫妮卡摇摇头，回答说：“我们必须首先打电话求助。古普塔已经做好了时空爆炸的一切准备，如果他们现在把华盛顿作为目标，就会……哇，这是什么？”她用手指着离入口处不远的墙上的一块金属嵌板问道。“是内部通话系统吗？”

大卫极不情愿地走进房间里，就近看了看墙上的东西。它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个内部通话装置，在一个扩音器的表面格栅下面，有一排彩色的按钮，上面分别写着“控制室”、“推进器”、“注入器”、“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和“对撞楼”。大卫立刻警告道：“千万别碰‘控制室’的按钮，古普塔很可能就在那里。”

莫妮卡回答道：“也许，我们可以接通他们还没有抢占的某个办公室。只要能找到一个对撞机的工程师，还有可能说服他切断整个对撞机的电源。”她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那一排按钮，然后按下了那个标有“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的按钮，然后冲着扩音器喊道：“喂，喂？”

没有人答复。但是，大卫竖起耳朵倾听从嵌板上传出的声音，那是一种快速而尖利的蜂鸣声。

莫妮卡也听到了那种声音，低声道：“该死！我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她一把抓住大卫的手臂稳住自己的身体。“质子束已经基本准备完毕了。”

“什么？你是说……”

“没有时间了，来不及了！”她拉着他向出口处跑去。“我们还有 10 分钟，最多 15 分钟！”

她跑到卡车跟前，伸手抓住了驾驶座一边的车门把手。但糟糕的是，车门已经锁上了，车钥匙很可能还在布洛克的裤子口袋里，现在正躺在矿物油储藏罐的罐底。她绝望地叫道：“他妈的！我们只好跑过去了！”

“哪儿？我们要跑到哪里去？”

“去束流隧道！这边走！”

莫妮卡说着拔腿就跑，直奔南面的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的束

流隧道而去，大卫转身几步跑到凯伦面前，她正跪在乔纳的身边搂着孩子。要把他们母子丢在一边，大卫心里感到十分害怕，然而对撞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却更让人不寒而栗。他对凯伦解释道："我们必须暂时分开一会儿，你和乔纳要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他指了指一条通向北面的大约200米长的行人步道。"你们只要看到任何保安人员或者警察，立刻告诉他们束流隧道着火了，要他们马上切断电源，明白吗？"

凯伦点了点头。大卫惊讶地发现，她现在表现得十分镇定。她抓起他的手捏了捏，然后把他朝束流隧道方向一推，催促道："快去，大卫，不然就来不及了。"

西蒙拿起对讲机呼叫布洛克，但是叫了半天始终没有回答，他感到不解。于是，他又呼叫了三遍，但是除了静电发出的杂音之外仍然没有答复。他想，一个拿着"乌齐"冲锋枪的男人，难道会被几个绑住双手、堵着嘴巴的人质制伏了吗？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然而，情况似乎正是如此。

他手中的枪始终指着古普塔教授，控制室里的学生们一边监视着对撞机的运转情况，一边顺从地根据西蒙的新坐标调整着质子和反质子束的运行轨迹，使其同新目标协调一致。大约10分钟后，粒子束即将准备就绪，再经过两分钟的加速，质子和反质子将实现对撞。但是，如果斯威夫特和雷诺兹真的逃脱了布洛克的控制，他们极有可能直奔束流隧道而去，想方设法中止整个试验。现在，他必须作出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去干掉他们还是继续守在控制室里？

经过几秒钟的考虑，他用"乌齐"冲锋枪顶着古普塔的脑袋，命令他向前走。老教授吓破了胆，根本无法自己站起来。西蒙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然后对学生们警告说："我和古普塔教授要去另一个地方检查试验的进展情况，没有多远。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要严格遵照我的命令行事，一旦我发现这次公开展示失败，就会以你们难以想象的最痛苦的方式立刻杀掉你们的教授，然后再回到这里把你们一个个都杀光。"

学生们纷纷点头，接着转过头去继续监视着各自的电脑显示屏。他们都是些软弱的书生，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畏缩不前了，西蒙很有把握他们一定会照他的命令做的。他走到控制室后部，打开了装着束流管入口处钥匙的橱柜。教授愚蠢的外孙瞪着眼睛看了他们一会儿，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西蒙拽着教授走出控制室的门口以后，男孩再次低下头，把注意力重新回到了“游戏男孩”上。

从地下实验室到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有 800 米远。大卫和莫妮卡沿着一条柏油路奔跑了几百米，接着又冲过一片泥泞的空地。很快，他们就看见了那条沿着束流隧道上方修建的路堤似的建筑，上面长满了野草，同时还看到了一幢低矮的煤渣修建的建筑，入口处不是普通的木门，而是一个用铁丝网做成的大门。建筑附近没有停放着任何车辆，也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

莫妮卡指着那座建筑说：“那就是隧道的入口之一，叫‘F-2 号’入口。”

大卫看了一眼，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该死！大门可能锁上了，我们怎么进得去？”

她回答说：“用消防斧头把它砸开。每个入口都有这些工具，是为了防止隧道中出现紧急情况而准备的。我记得上一次在这里做试验时，曾经看到过那些工具。”

“那么，关闭质子束运行的控制板又在哪里？你还记得具体的位置吗？”

“在隧道里面，都是手动开关，不过古普塔可能已经切断了它们同整个对撞机的联系。我敢打赌，这肯定是他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

他们跑过最后一段路，终于来到煤渣建筑的前面，并很快找到了固定在外墙上的防火箱。莫妮卡取下斧头冲到大门前。透过铁丝网，大卫看到了一条通向隧道内的楼梯，他抓住莫妮卡的胳膊肘说：“等一等！如果开关已经被切断了，你又怎么让加速器停止运转呢？”

莫妮卡举起手中的斧头说:“就用这个。只要在束流管上砍开一条口子,加速器就完蛋了。”

“但是,如果质子束正在隧道里高速运行,就会立刻从切口处喷射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你全身都会沾满放射性物质!”

她阴沉着脸点点头说:“所以你必须留在地面上,就待在这里守住入口。两个人都被放射性物质灼伤是毫无意义的。”

大卫紧紧地抓着她的胳膊肘,焦急地说:“那就让我来,我下去,你留下。”

她的眉毛拧在一起,两眼紧紧地瞪着他,仿佛他的话愚蠢透顶:“真是荒唐。你有孩子,有一个家庭,而我是孤身一人。这个计算很简单。”她一扬胳膊挣脱了他的手,稳稳地站到了大门前。

“不,等等!也许我们可以……”

她把斧头举过头顶,就在她正要向门上的锁砸下去的时候,只听到一声枪响,莫妮卡被子弹击中了。他看见鲜血从她的腰部喷出来,就在短裤皮带的上方。她“嗷”地叫了一声,斧头从手中滑落,身体向下跌倒。大卫赶紧伸出双手抱住了她的肩膀,并迅速把她拖到建筑物的一个角落里。他大声叫道:“上帝啊!莫妮卡!”

她的脸因疼痛而变形,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大卫的衣袖。大卫把她放到地上,掀起衬衣下摆,发现子弹从她的左腹部进入,穿过腹腔从右边射出,两个弹孔都在流血。她喘息道:“他妈的!怎么一回事?”

大卫探出头向外窥视,发现大约 50 米以外有另外一座煤渣建筑,墙边靠着古普塔的两个学生。虽然他们手里都拿着“乌齐”冲锋枪,但是他们都傻愣愣地站在那里,显然因为第一次开枪杀人而吓坏了。这时,其中一人拿起通话器开始讲话。

大卫回头对莫妮卡说道:“有两个人,肯定还会来更多的人。”他在她身边跪下,一只手插到她的后背下面,另一只手插到她的膝关节下面,试着把她抱起来。他对她说:“我马上带你离开这里。”但是,她立刻发出了痛苦的尖叫,一股鲜血从子弹出口涌出来,浸湿了他的裤子。

她嘟囔道:“把我放下来,放下来!现在只好由你来完成这件事了。从

这里往南 800 米,还有另外一个入口。”

“不,我不能……”

“没有时间争论了! 拿起斧头快走!”

西蒙曾经想,只要离开控制室到了人们听不见他们声音的地方,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这个老头,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妨留他一条命,让他亲眼看看这次试验的结果岂不是更有意思。于是,他把古普塔教授关进了对撞楼的一间小储藏室里。

西蒙刚刚离开对撞楼,就收到了负责巡逻束流隧道的两个学生的呼叫。3 分钟后,他到达了“F-2 号”隧道入口,看见两个学生站在离雷诺兹 10 米开外,手中的冲锋枪仍然哆哆嗦嗦地对着显然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她。她仰面躺在血泊里,虽然还活着但已经奄奄一息。

西蒙问道:“刚才就她一个人在这里吗? 你们没有看见其他人?”

两人中的胖子摇了摇头,而瘦子显得有些没有把握,他用手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把眼镜朝鼻梁上推了推,说道:“加里把她打倒后,我清楚地看到有人把她拖进了这个墙角,但是我没有看清他是谁。”

西蒙立刻走到这个近视的傻瓜面前,问道:“他往哪里跑了?”

“我不知道,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他。我当时正忙着向你报告,等我……”

西蒙扣动扳机,让这个傻瓜永远安静下来。紧接着他转过身,又杀死了胖子加里。这些学生都是些废物,现在斯威夫特跑掉了,而且很可能正在接近另一个隧道入口,而西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 6.4 公里长的环形隧道上,斯威夫特的目标到底是哪一个入口。他气急败坏地抬起脚,狠狠地踏在他第一个射杀的瘦学生的脸上,踩烂了尸体上的眼镜。

这时,受伤的女人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断断续续地喊道:“大……大……大卫。”她紧闭着双眼,但是仍然神志清醒。西蒙估计,也许她知道斯威夫特在哪里。

他从刀鞘中抽出他的战斗刀，心里想着，要让一个人遭受最大的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她的手指下手。

凯伦带着乔纳沿着大卫指引的路一路狂奔，突然她看到三辆消防车和一辆红白相间的吉普车向他们迎面驶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她使劲挥动双臂让他们停下来，但是三辆消防车却鸣着警笛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好在那一辆车身上写着“费米实验室消防队长”的吉普车终于停了下来，一个圆脸的秃顶男人微笑着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道：“女士，要帮忙吗？”

她喘了一口气，说道：“失火了！束流隧道里面失火了！你必须立刻切断电源！”

消防队长笑了笑，不慌不忙地说：“好啦，好啦，慢慢地说。我们刚才已经接到了自动报警，知道中微子探测器那里的自动喷洒灭火系统启动了。那些消防车正赶往那里。”

“不，不，那里的火已经扑灭了！你们必须赶到束流隧道里去！你们必须赶在他们炸掉隧道之前切断电源！”

队长脸上的笑容略有收敛，他打量了凯伦一番，然后又看看仍在哭泣的乔纳，道：“对不起，女士，你有费米实验室的来访通行证吗？”

“我没有！我们是被他们用卡车拉到这里来的！”

“那么，你没有通行证就不能进入实验室的范围。你必须……”

“上帝啊！一帮恐怖分子已经控制了整个实验室，而你还在担心他妈该死的通行证！”

消防队长彻底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吉普车停好，然后打开了车门，他对凯伦说道：“女士，你已经犯法了。我认为，你最好跟我到……”

凯伦一把抓住乔纳的手，拔腿继续向前跑去。

大卫沿着束流隧道地面上的弧形的建筑穿过一片橡树林，树林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他已经不停地奔跑了800米，一直没有回头看一眼留在“F-2”入口处的莫妮卡。在这个距离上，他大概也看不到她了，但是他仍然决不回头，因为他必须排除一切杂念，一心一意直奔束流管。

他拿着斧头跑到了“E-0”入口处，这里同他刚刚离开的“F-2”入口一样，也是一幢一模一样的用煤渣修建的矮房子。入口处旁边停着一辆宽大的黄色电瓶车，大概是用来运送维修工人用的，或者把设备从一个入口运送到另一个入口。由于现在是清晨时分，四周还看不到一个工人的身影。大卫的耳朵里只听得见天堂鸟欢快的啼鸣和从入口处楼梯下的束流隧道中传出的轻微的蜂鸣声。

他迅速观察了一下楼梯口的这扇大门，门上拴着铁链，铁链上锁着一把安全锁。不过，看来那条铁链是一个便宜货而且并不粗壮。大卫像打棒球那样双手抓住斧头的手柄，试着挥舞了两下，然后尽量把它举过头顶，用斧头的利刃狠狠地向铁链砍下去。巨大的冲击力震得他双手疼痛，差一点失手扔掉了斧头。但是，当他向铁链看去时，却惊喜地发现它已经断成了两截。

他立刻打开大门，冲下楼梯。但是在楼梯的尽头，他不得不再次停下了脚步——另一扇锁着的门挡住了进入隧道的入口。通过门上的铁栅栏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隧道里的束流管，长长的弧形管道成银灰色，铺设在离地面大约一尺高的地方。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也读到过有关束流管的介绍。在束流管的绝大部分外壁上都包裹着超导磁铁，它们像一根巨大项链上的珠子一样布满整个管道，只不过这些磁铁每个长达6米，形状酷似一副硕大的棺材。磁铁的作用是把质子束约束在一条直线范围里，使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以束团的方式在钢制的束流管中运行。只需要拨动一个小小的开关，这些磁铁就会把质子束聚到一起，从而实现创世纪时的情景。

同第一道门比起来，第二道门显然是一个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门柱上的两根锁栓把大门牢牢地锁住。他挥起斧头向锁栓砍去，结果在锁栓上

连一个凹槽都没有砍出来。于是,他转向门中间的栅栏砍去,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过后,栅栏同样没有受到任何损坏。他知道,门洞过于狭小,他无法充分抡起斧头使出全部的力气,这也是砸不开这道门的原因之一。绝望之下大卫再次向锁栓砍去,结果斧头的手柄又被砸断。他骂了一声“他妈的”,气急败坏地用木头手柄使劲地敲打着铁门。他眼睁睁地看着离他一步之遥的束流管,却再也无法靠近它。

大卫已经无计可施,只好跑上楼梯回到入口处。虽然他很可能在大门附近再找到另一把斧头,但是他知道那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他如果再用斧头不断地砍上半小时或一小时,也许能在门上凿出一个裂口,但是他最多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他来到大门外,焦急地环顾四周,寻找可以摆脱困境的工具,希望能够发现一把钥匙、一把钢锯或者一管炸药。这时,他的眼光落在了那辆黄色电瓶车上。

幸运的是,大卫只按下了启动按钮电瓶车就发动起来了。他立刻坐到驾驶员的位置上,驾驶电瓶车对准隧道入口处驶去,据他估计,门洞的宽度刚好可以容得下这辆电瓶车。他一脚把电门踏板踩到底,使它迅速加速到了约每小时 30 多公里的速度。接着,他迅速跳下电瓶车,眼看着它倾斜着冲下了楼梯。

巨大的撞击声给大卫带来了希望,他冲下楼梯,发现黄色电瓶车已经冲破了铁门,卡在一堆扭曲的栅栏中间,车头已经进入隧道里,而车尾刚好露在铁门外。由于电门踏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所以电瓶车的引擎仍然在轰鸣,两个后轮还在不停地疯狂转动。大卫费力地从电瓶车的底盘下挤过去,终于爬过了栅栏的裂口。

他一直爬到隧道内的水泥地面上,电瓶车车灯上破碎的玻璃散落得到处都是。不过,束流管看来并没有受到损坏,大卫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控制板。他一边迅速地念了一句祈祷词,一边打开盖板,然后拉下了手动电闸。但是,机器并没有任何反应,超导磁铁包裹下的束流管仍然发出稳定的蜂鸣声。莫妮卡的估计是对的,古普塔早就切断了这些开关与主机的联系。

大卫已经别无选择了,他从地上捡起一块残片,那是一根从栅栏门上

撞下来的钢条。他发现,超导磁铁的线圈外面都装有由粗钢条做成的防护罩,根本不可能破坏它们,而对撞机的所有电源线都安装在隧道高高的拱顶上,根本接触不到。没有别的办法了,要让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停下来,只能设法砸破束流管。他不得不连续地敲打束流管,打破它,从而扰乱离子束的运动方向,这样一来他全身上下就会遭到上百万亿个微小粒子的撞击,生命不保。大卫的眼睛开始刺痛,心想:就这样吧,至少痛苦的时间不会太长。

他揉了揉眼睛,默默道:“乔纳,再见了。”接着,他把钢条高高地举过头顶。但是,就在他走到两个超导磁铁中间的那段束流管跟前时,他发现了束流管上方还有另外一根管子,管子上印着黑色的大写字母“HE”[①],是用来向磁铁输送超冷液态氦的。液态氦使磁铁上的钛线圈保持足够的低温,使电流能够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通过,从而使磁铁实现超导性能。大卫盯着管子看了看,突然意识到可以通过另一种办法让离子束停下来。

他要做的就是在这根氦管上砸出一条裂缝,液态氦一旦遇到空气就会立刻蒸发逃逸,磁铁就会因过热而失去超导性,整个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就会自动停止工作。于是,他调整好握住钢条的双手,最大限度地抡起钢条,瞄准氦管上的黑色字母直接砸了下去。响亮的敲击声在隧道中回荡着,这一击在管子上砸出了一个大约 3 厘米宽的凹槽,但是管子并没有破裂。他在同一个地方又砸了一下,凹槽更宽更深了。他第三次举起了钢条,心里想着:再敲它一下一定就会破裂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从他手中一把夺走了钢条,同时狠狠的一巴掌把他从束流管前推到一旁。

大卫一头撞到了隧道的水泥墙上。他并没有看到攻击他的人是谁,当他扭曲着身体躺在地上后,耳边传来了那个他已经十分熟悉的声音。

“斯威夫特博士,再次问候你啦。你的同事雷诺兹博士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多亏了她告诉我你在这里。其实,我只不过切掉了她的两根手指,她就什么都招了。”

---

① 英文“helium”的简写,即“氦”。

“没有啊，夫人——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实验室这里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75 华氏度[①]，而且空中没有一丝云彩。”

说话的人叫亚当·荣卡，是费米实验室安全部的部长，一口欢快的芝加哥口音。露西尔一边听着亚当在电话中喋喋不休地介绍天气，一边想象这个人的长相会是什么样子：矮壮的身材，红润的脸膛，中年人；一个性情温和的家伙，找到了一份不需要艰苦奋斗的工作。她问道：“今天有没有事故报告？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有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的情况？”

“嗯，让我看看。”他停顿了一下，露西尔听见他翻动纸页的声音。他接着道：“凌晨 4 点 12 分，西大门的门卫看见树林里有动静，后来发现那是一只狐狸。6 点 28 分，消防部收到中微子探测器房间里发出的火警，已出动前往现场。”

“你是说有一次警报吗？”

“很可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那里的自动喷洒灭火系统总是出毛病。那该死的玩意儿不断地发出……”一阵静电干扰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然后他接着道：“呃，对不起，帕克特工，消防队队长在呼叫我。”

露西尔大声叫道：“等等！”但是，他已经放下了话筒，让她等着。她无可奈何地坐在那里，指甲敲打着桌面，两眼紧紧地盯着乔治·奥斯蒙德的跟踪记录，等了几乎一分钟。费米实验室不像一般恐怖分子的目标，因为那里的实验室并没有参与任何武器的设计，而且连放射性物质也非常少。不过，让奥斯蒙德先生感兴趣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

荣卡终于拿起了话筒，说：“很抱歉，女士，消防队长刚才需要我提供一点帮助。那么，你刚才说……”

“他为什么需要你的帮助？”

“哦，他发现了两个私自闯进实验室管辖区域的人，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和她的儿子。这种事情现在发生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

① 约 24 摄氏度。

露西尔的手紧紧地握住了电话听筒，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两天前突然失踪的斯威夫特的前妻和他们的儿子，于是问道："这个女人三十四五岁，金发碧眼，身高大约 1.77 米；那个男孩 7 岁大，对吗？"

"嘿，你怎么知道的？"

"荣卡，你仔细听好了。这是一次恐怖分子策划的袭击行动。你必须立刻把整个实验室封锁起来。"

"啊，你等等，我不能……"

"听着，我认识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分局的局长，我马上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派一些特工过去。你只需要确保不让一个人离开实验室区域。"

古普塔教授清楚地知道他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这一间储藏室离费米实验室"皇冠上的宝石"——对撞机监测仪不远。当他背靠墙壁坐在地上以后，可以清楚地听见监测仪发出的轻微的轰鸣声，而且可以感觉到地面的微微震动。

这台监测仪的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轮盘，高度超过 10 米，束流管道像一根车轴一样从轮盘中心穿过。这个轮盘的中心点，就是质子和反质子相互撞击的地方。在这个点以外的同心圆的位置上，安装着漂移室、热量计、粒子计数器等各种各样的仪器。当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进行正常的科学试验时，这些仪器将监测到在高能撞击下喷射出的各种不同的夸克、介子和光子的轨迹。但是，今天的试验不会有任何粒子从这个轮盘的中心撞击点喷射出来，因为撞击将在我们的宇宙中撕裂开一个洞，让惰性中微子逃入额外维度空间之中，而在它们呼啸着重新回到我们的时空中之前，地球上的任何仪器都无法探测到它们的存在。古普塔刚才已经偷听到了西蒙交给学生的新标靶的坐标数据，所以他可以八九不离十地猜测出惰性中微子重新进入我们时空的具体位置，大约是在往东 1 000 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东海岸的某一个点上。

教授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地面，心想这不能责怪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想

过要伤害任何一个人。当然，从这件事情一开始他就知道，有些人必须为此作出牺牲；他也早就承认，为了得到统一场论，西蒙会给克莱曼、布歇和麦克唐纳施加一点压力。但是，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当那些方程式到了他的手里以后，他一直在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给他公开展示统一理论留下难看的污点。他发出的命令没有能够得到正确的执行，这同样不能归罪于他本人。问题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因为人类中的反常行为所造成的。那个俄国雇佣兵一直都在欺骗他。

古普塔正坐在黑暗中为自己辩护，突然听到了一种新的声音，一种来自远处的搏动的声音。这种声音是由超导高频系统发出的，这说明它正在生成一个震荡射频场，以加速质子和反质子的运行速度。粒子每秒钟沿环形隧道运行 50 000 圈，每运行一圈，高频系统都会再次增加对它们的推动力。这样，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质子和反质子束团就能达到需要的高能量，而超导磁铁就会把这两种相向运动的质子束彼此瞄准。教授抬起头仔细地聆听，虽然他不可能听到时空被撕裂的声音，但是试验是否成功他很快就能够听出来。

大卫仰面朝天躺在束流隧道的地上，西蒙站在他身边，一只脚用劲踩在他的胸膛上，使他感到呼吸困难又无法站起身来。大卫头晕目眩、呼吸急促，费力地抓住西蒙的皮靴，想把它从自己的胸膛上搬开。但是这个雇佣兵反而更加用力地往下踩，皮靴的后跟无情地戳着他的胸骨。为了保险，西蒙同时把“乌齐”冲锋枪对准了他的前额，但他似乎并不准备立刻开枪，大概是担心反弹起来的子弹可能击中束流管，或者他希望慢慢地把他折磨致死。当他转动脚跟使劲压迫大卫的胸腔的时候，超导磁铁发出的蜂鸣声开始增大，隧道的地面也开始震动起来。

西蒙大汗淋漓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对大卫说：“听到了吗？这是给粒子加速了，最后的一步。只剩下两分钟了。”

大卫扭动身体、踢打双脚同时挥舞拳头向西蒙的腿上使劲地打，但是

这个混蛋根本不为所动，像一个极度亢奋的人那样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半张着嘴，两眼死死地盯着被他踩在脚下的受害者。很快，大卫的挣扎开始变得软弱无力，脑袋里脉动似的疼痛，血正不断地从脸上的伤口处流出来。他开始哭泣，这是痛苦和绝望的哭泣。这是他的错，整个事情从头至尾都是他妈他的错，是他自以为可以不计后果而一睹统一理论的真容，现在，他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而受到了惩罚，他不应该如此轻率地企图窥视上帝的意愿。

西蒙得意地点着头道："心痛啊，是吗？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痛苦才几秒钟，而我却痛苦地生活了好几年。"

大卫顶着胸脯上的压力艰难地呼吸着。他告诫自己，即使他已经没有任何绝处逢生的希望，他也要同这个人渣战斗到底。他喘息着骂道："你这个畜生！你是个不要脸的懦夫！"

雇佣兵哈哈大笑起来，道："斯威夫特博士，你不可能破坏我的好心情。5 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开心。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孩子们的心愿。"他回头看了一眼束流管。"没错，这正是他们想做的事情。"

大卫摇摇头说："你他妈完全是个疯子！"

"也许吧，也许吧。"他张开嘴，舌头慢慢地舔着下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做到了。就像《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独战菲利士人[①]，我要推倒他们房子的立柱，让房子坍塌下来砸到他们的头上。"

西蒙说着，把空着的一只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眼光从大卫身上移开，盯着隧道的墙壁看了一会儿，然后低语道："在我的坟前，没有人会嘲笑我；既没有笑声也没有怜悯，只有……"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他眨了几下眼睛，又用手捏一捏自己的鼻梁，然后回到他刚才的思绪上，低头恶狠狠地看着大卫，同时再次用脚跟狠狠踩踏大卫的胸膛，怒吼道："除了一

---

① 参孙是《圣经》中的大力士，上帝通过参孙的头发赐予他无比巨大的力量去拯救被菲利士人奴役的以色列人。后参孙被美色所惑，睡梦中被人剃掉头发，失去了神力。菲利士人抓住了他，将其捆缚在一座大殿的两根柱子之间，挖去了他的双眼并对他百般戏弄。参孙悔恨交加，向上帝作出了一生中最为虔诚的祈祷，希望上帝再次赐予他神力。上帝被感动，让他重新长出了头发并再次赐予他神力。参孙一声怒吼，挣断索链，推倒了立柱，将七八千菲利士人压死在废墟之下。

片寂静，什么也没有！只有寂静！”

大卫越来越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但是这显然并不完全是因为西蒙的靴子造成的。他仔细看了看雇佣兵，他脸上明显地表现出昏昏欲睡的神情，下巴松弛，眼皮耷拉着。于是，他扭头向他刚才砸过的液态氦输送管看去，标着字母“HE”（氦）的那一段显然完好无缺，但是他发现在它左边几尺远的接头处管子已经轻微弯曲。看来，接口出现了细小的裂缝，液态氦一直在慢慢地泄漏，虽然还不足以造成超导磁铁过热，但是已经足以减少隧道中氧气的含量。由于氦是元素中第二轻的物质，因此它在隧道上部的扩散迅速要比在地面上快得多。

西蒙又一次眨了眨眼睛，问道：“你在干什么？看到什么了？”他伸出右臂，把“乌齐”冲锋枪的枪口伸到了离大卫的眉心不到一尺远的地方。“我应该一枪毙了你！应该立刻把你送进地狱！”

雇佣兵的呼吸开始加快，这正是缺氧的症状之一，而另一个症状就是丧失肌肉的协调性。大卫感到自己可能还有机会，于是立刻举起双手做出了投降的姿势，大叫道：“不，别开枪！求求你，不要开枪！”

西蒙撅起嘴唇道：“你这个可怜虫！你……”

大卫等待的机会来了，当西蒙再次眨眼睛的时候，他迅速挥起右臂把西蒙手中的“乌齐”冲锋枪打掉了。冲锋枪叮叮当当地滑过水泥地面，西蒙身体的重心后移，踩在大卫胸脯上的脚也失去了力量。大卫不失时机地用双手抓住胸膛上的靴子，像转动开瓶器一样猛地一拧，西蒙顿时侧身倒在了地上。

这时，大卫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枪，他必须拿到那把冲锋枪。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分钟了。他迅速爬起来，压低身体以避免吸入过多的氦气。他环顾四周，用了几乎两秒钟才看到了“乌齐”冲锋枪所在地方，它从束流管下滑过，停在了 6 米外的地方。他拔腿向冲锋枪跑去，但是他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还没有跑出三步就被西蒙赶上拦腰抱住。雇佣兵用力把他往墙上一推，然后直奔“乌齐”冲锋枪而去。

一瞬间，大卫恐惧得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西蒙的背影。然后他迅速回过神来，转身朝与西蒙相反的方向跑去，来到了隧道的入口处。这是本

能在驱动他，他一心只想着逃命，但是如果他不能让对撞机停下来，他实际上已经在劫难逃。这时，西蒙已经跪到地上，伸手去拿束流管下的冲锋枪，大卫慌乱地扫视着散落在门前的各种残片，希望能够找到一件重物向束流管扔过去。他一抬头，看到了那辆仍然卡在栅栏门上的电瓶车，车子的底盘架在门的破口上，车身仍然在继续摇晃，两个后轮在引擎的推动下仍然在不停地空转。

他刚刚伸出手抓住电瓶车，就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扭头一看，西蒙正拿着“乌齐”冲锋枪向他跑来。因为距离较远，他并没有瞄准开枪射击，因为子弹反弹出去将会十分危险。这给了大卫十分宝贵的一秒钟。他从前面抓住电瓶车使劲一拉，电瓶车却纹丝不动。这辆车有接近200公斤重，车架又卡在了一堆扭曲的金属上。大卫又拉了一下，仍然无效，这辆该死的电瓶车居然紧紧地卡在了那里。

西蒙跑到了离大卫仅有3米远的地方，他端起“乌齐”冲锋枪向他瞄准。大卫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像一头发狂的野兽。雇佣兵开了一枪，而大卫正好弯下腰准备再次发力把电瓶车拉下来，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飞过。与此同时，大卫最后的一搏成功了，电瓶车立刻落到了隧道里。

电瓶车的后轮刚刚着地，整个车子就像一头疯狂的公牛一样冲了出去。西蒙赶忙扔掉“乌齐”冲锋枪，迎着电瓶车冲上去，伸出双手准备抓住电瓶车的方向盘。但是，就在他即将抓到方向盘的最后一刻，一只脚却踩到了一块碎玻璃，脚下一滑，身体倒在了电瓶车前，电瓶车从他身上碾过，向着束流管直冲过去。

大卫跳过破烂的大门，纵身扑向一旁，将全身躲在了一堵水泥墙的后面。紧接着，随着一道耀眼的闪光，隧道中传出了震耳欲聋的碰撞的声响。

古普塔教授听见远处传来“砰”的声音，不一会儿超导磁铁发出的蜂鸣声迅速地消失了，几秒钟之后整个对撞楼陷入了一片寂静，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停机了。

古普塔蜷缩在储藏室的角落里，耳朵里只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他绝望地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布满褶皱、波浪般起伏的片状图形，这个图形同那个电脑模拟程序中创造的图形一模一样。他看到了一个惰性中微子束团从这个片状物上飞出来，在两个凸起之间划过，好像亿万个白色而炽热的火山灰烬。接着，他身体一歪倒在了地上，眼前一片黑暗。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他的学生的呼喊声惊醒了。他们就在附近，痛苦地高喊着："教授！教授！"古普塔强迫自己抬起上身，艰难地爬到了储藏室的门口，举起拳头在门上敲打。

呼喊声立刻更近了："教授？是您吗？"

有人找到了钥匙，很快打开了门。古普塔首先看到的是理查德·陈和斯科特·柯林斯基，两人同时冲进储藏室，跪在了他的身旁。其他人紧随其后，一一挤进了储藏室狭小的空间里。古普塔感到口干舌燥，几乎已经无法说话。他用粗糙的嗓音问道："理查德，发生什么事了？"

理查德泪流满面，抽泣道："教授！我们还以为您已经死了！"他一边说，一边像一个被人抛弃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展开双臂紧紧地搂住了古普塔。

教授把他推开，更大声地重复道："发生什么事了？"

斯科特上前一步，鼻梁上的眼镜歪斜着，肩上还挎着一把"乌齐"冲锋枪。他对教授说："我们一直在按照西蒙的命令操作对撞机，但是，就在对撞发生前的几秒钟，束流隧道'E-0'段突然发生了爆炸。"

"这么说，粒子根本没有对撞？时空也没有被撕裂？"

"都没有。爆炸分散了束流线，所以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立刻停机了。"

古普塔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感谢上帝！

斯科特继续道："停机后我们就开始找您。我们一直担心西蒙杀害了您，他这样威胁过我们。"他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他杀害了加里和杰里米。我们在'F-2'号隧道入口外面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支枪就是从他们身上拿来的。"

古普塔看了看那把丑陋的黑色冲锋枪，问道："迈克尔在哪里？"他看看斯科特又看看理查德，在人群中寻找外孙的面孔。"他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吗？"

学生们紧张地面面相觑，斯科特回答道："嗯，没有啊。我们离开控制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教授失望地摇了摇头，他的学生们就像一群无助的孩子围绕在他的身旁。他们辜负了他的信任，等待着他的宽恕和下一步行动的指令。愤怒的心情给古普塔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向斯科特伸出一只手道："拉我起来。把那支枪给我。"

斯科特毫不犹豫地搀扶着教授站起身来，并把"乌齐"冲锋枪交给了他。古普塔把枪的背带挎到肩上，一只手平腰端着枪走出了储藏室。他宣布："好了，我们现在马上回到控制室，找到迈克尔，然后重新启动试验。"

理查德惊愕地看着他说："但是，束流管已经被严重破坏了，读数显示有五六个磁铁已经失效！"

古普塔毫不在乎地挥挥手道："我们可以修复损坏的部位，其他必需的仪器一样也不少。"

他大步穿过对撞楼大厅向出口走去，学生们一个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在他身后。现在重新开始试验还不算太晚，修理束流管虽然需要几个小时，但是如果运气好，到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就可以重新收集到足够的粒子。这一次，他们的标靶将回到最初的坐标位置上，也就是北美上空 5 000 公里的太空中。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爆炸将在浩瀚的天空中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芒。

来到室外后，斯科特赶上教授，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衣袖说："教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实验室的安全保卫人员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离开控制室后，我看到三个保安向那里跑去了。"

古普塔继续大步向前走，穿过停车场，向修建在束流隧道地面上的环形建筑走去。他告诉斯科特："没有关系，我们照样要实现我们的目标，要改造整个世界。"

"但是，保安人员都带着枪！而且还有更多的保安即将到达！"

“我说过了，这根本没有关系。人类已经等待了半个多世纪，统一场论再也不能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了。”

斯科特紧紧地抓住古普塔的胳膊肘说：“教授，请您听我的！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否则我们都会被抓起来的。”

教授一甩手挣脱了斯科特的手，接着端起“乌齐”冲锋枪，把枪口顶在了这个蠢货的胸膛上。其他学生见状，纷纷惊慌失措地站在原地不敢动弹。都是些低能儿！难道他们就不懂得什么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吗？他大声吼道：“谁要是阻拦我，我就毙了他！现在，谁也别想挡在我的面前！”

斯科特举起了双手，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这个傻瓜反而盯着枪口向前迈进了一步，说道：“教授，请你理智一些。也许，我们以后仍然可以再做努力，但是眼下我们必须……”

古普塔扣动了扳机，子弹射进了斯科特的胸膛。接着，古普塔转向理查德又开了一枪，这个学生立刻向后倒在了柏油路面上。其他学生都瞪大了恐惧的眼睛，呆呆地站在原地，甚至连逃跑都忘记了。他们的愚蠢表现让古普塔更加愤怒，他端起枪照着他们的脑袋一通扫射，学生们一个个像木偶似地扭动着身躯倒地而亡。古普塔接着朝尸体上又开了几枪，他不想留下活口。他们都是些废物，活着只会浪费空气。他要独自一人回到控制室里去，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

他沿着低矮的环形建筑向威尔逊大楼走去，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运动型多功能汽车沿着车道疾驰而来，在路旁紧急刹住车，三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从车上跳下来，迅速跑到车后俯下身子，举起各自的手枪瞄准了他，同时还高声喊叫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教授想，这又是一帮愚不可及的蠢货，为什么今天他总是碰到这样的呆鹅！

古普塔怒发冲冠，转身向他们走去，同时举起了手中的“乌齐”冲锋枪，但是他还来不及开火，就看见一支手枪的枪口中喷出了一团黄色的火光，一颗直径9毫米的子弹像一粒高能质子那样笔直地穿过空气，虽然它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质子运行的速度，但是当它撞击到古普塔的头上时，仍然击碎了他的头骨，头皮、血液和骨头碎片像新生的粒子一样喷射而出。接下

来，教授的思想彻底挣脱了我们这个宇宙的束缚，融化在万里无云的茫茫太空之中。

在“F-2”号隧道入口外停着一辆救护车和一辆消防车，两辆车都没有熄火。大卫加快步伐，一瘸一拐地向那幢煤渣建筑跑去。束流隧道发生爆炸后他立刻昏死了过去，等他苏醒过来后，已经不知道自己离开莫妮卡有多长时间，20 分钟或者 30 分钟？他只是清楚地记得她腹部的伤口很可怕，鲜血不断地从左右两个弹孔涌出来。他祈求上帝，一定要让医护人员及时赶到她的身旁。

突然，他看到了 20 米以外的地上躺着一具尸体，尸体上盖着一块白布。两个穿戴着全套消防服装的消防员站在尸体旁，低头默默地看着尸体。大卫跌跌撞撞地停下了脚步，两腿开始哆嗦。接着，他又看到了另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躺在第一具尸体左边几尺远的地方，他的心紧紧地揪成了一团。然而，在两具尸体左面更远的地方，他又看到了两个身穿蓝色连衣裤的医护人员，两人正把一副担架送进救护车的后门里。一张戴着氧气面罩的棕色脸在他的视线里一晃而过，他大叫道：“莫妮卡！”立刻向担架跑过去。感谢上帝，她还活着！

当他即将跑到救护车前的时候，第三个医护人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嘴唇上长留着乌黑的胡须，他一把抓住大卫的胳膊、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道：“你这是怎么啦？”

莫妮卡的腰腹部缠着一层厚厚的纱布，一只手也被包扎起来。大卫用手指着担架焦急地问道：“她怎么样了？她会好起来吗？”

“你不要担心，我们已经使她稳定下来了。虽然她流了很多血，但是会好起来的。而且，我们的外科大夫还可以把她割掉的手指重新再植上去。”他用关切的眼光看了看大卫额头上的创口，道：“看来，你也同样需要我们的帮助。”

大卫一下子紧张起来，挥手甩开了医护人员的手，并向后退去。他刚

才满脑子为莫妮卡担心，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现在他想起来了，尽管在束流管被电瓶车撞裂前他已经及时地躲到了一堵水泥墙的后面，但是他很清楚，高能质子可以产生出各种危险的二次粒子。他警告说："不要接触我。爆炸发生时我就在束流隧道里，所以我很可能已经受到了放射性沾染。"

小伙子立刻倒退几步，嘴上的胡须也紧张地拧成了一团。他扭头向站在尸体旁的消防队员喊道："亚历克斯！我需要给这位先生做放射性检测，快！"

亚历克斯立刻拿着盖革氏计数器跑了过来，这是一个带有手握式探测头的仪器，就像一根厚厚的金属管子，如果大卫在束流管道破裂时受到簇射粒子的沾染，盖革氏计数器就会在他的衣服或者皮肤上探测到放射性物质。消防员拿着盖革氏计数器在他身体前面挥舞，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大卫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消防员终于抬起头宣布道："没有发现放射性物质，你身上很干净。"

大卫吹了一声口哨，如释重负。也许，他确实接受到了微量的辐射，但是不足以伤害他的性命。感谢上帝给了他一个水泥的盾牌。他对消防员说："你们应该派一个小组到'E-0'号入口去，那一段隧道必须保证安全。隧道里还有一个死鬼，不过他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了。"

亚历克斯难以置信地摇摇头道："我的天哪！今天早上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儿？一会儿有人拿着'乌齐'冲锋枪互相扫射，一会儿一个疯疯癫癫的少年大发雷霆，现在你又告诉我们隧道里还躺着一具死……"

"等等，什么样的少年？"

"呃，那小子在控制室外的停车场里大喊大叫，还把卡车里的设备统统砸了个稀巴烂，而且……嘿，你往哪里跑？"

大卫拔腿就跑，两个消防员一边朝他叫喊一边赶忙拿出无线电通话器开始呼叫。大卫从煤渣建筑旁一溜烟似的跑了过去，这是他今天最后的冲刺，至少要跑500米。现在，他不仅孤身一人，而且已经精疲力竭，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他拿出最后的力气沿着环形建筑物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经过了主注入器、反质子源、加速器和存储器，一直跑到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

对撞机控制室所在的那一大片楼群里。

他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古普塔的卡车停车的地方，首先看到了停在出口处的两辆黑色雪佛兰“巨无霸”汽车，显然是为了防止任何车辆离开停车场。接着，他惊喜地发现凯伦和乔纳正一起坐在一辆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的引擎盖上，旁边站着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个正把一个早餐盒递到乔纳手里，另一个正把一杯水送到凯伦手上。当大卫向他们跑过去的时候，特工们都显得非常友好，没有人拔出枪来对着他。当乔纳溜下汽车引擎盖跳进大卫的怀抱的时候，其中一人甚至愉快地微笑起来。

特工们等父子俩拥抱完毕以后，把他带到一旁，从上到下拍拍他的身体，检查他身上是否还带有武器。然后，他们的长官走上前来握了握他的手。这是一个性格开朗、长着一头灰色头发的绅士，衣服领子上别着一枚美国圣母大学的徽章。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考利特工。你还好吗，斯威夫特博士？”

大卫警惕地看了看他，心里琢磨着：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友好？嘴里道：“啊，很好。”

“你的前妻已经把你们经历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你真是一个吉星高照的人啊。”考利特工收起笑容，压低声音接着道：“其他人，包括古普塔和他的学生们，差不多都死了。真是一片血腥啊。”

“这么说，你知道古普塔是谁？也知道他想干什么？”

“呃，是的，大致知道。在来的路上，我收到了一份帕克特工发来的情况报告。不过，我们还有一些疑问。如果你能跟我们一起回到我的办公室里，协助我们把剩下的疑点弄清楚，我们将不胜感激。当然啦，是在我们为你包扎好伤口以后。”

特工脸上露出了祖父一样慈祥的微笑，同时伸出手捏了捏大卫的肩膀。其实，这些把戏愚弄不了大卫；联邦调查局仍然没有放弃他们追踪的目标，这种新手段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战术而已。他们开始时使用的是武力方式，结果失败了，所以现在又采取了虚假的友善方式。

大卫同样报以微笑，并说道：“好啊，这我能做到。但是，我要先见见迈克尔。”

“迈克尔？你是说古普塔的外孙迈克尔吗？”

“是的，我要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这孩子患有自闭症。”

考利特工想了想，回答说：“没问题，你可以见他。不过，那孩子不太说话。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声嘶力竭地不停号叫，而现在又一个字也不说。”

特工一只手放在大卫的后背上，带着他向古普塔的一辆送货卡车走去。走近卡车，大卫看到了一堆已经摔坏的电脑设备，看起来都是被人从车厢里扔出来摔烂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已经用黄色的犯罪现场警戒带把整个区域围了起来。但是，估计他们也很难再从这一堆残片中提取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因为古普塔用于模拟撕裂时空的全部电脑都已经被砸成了碎片，电脑中的硬盘也统统被人拿走了，停车场的地上散落着玻璃存储器的碎粒。

迈克尔就站在黄色警戒带以外，双手铐在背后，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特工。不过他好像并不在乎，两眼看着地上那堆破烂的仪器设备开心地傻笑着，好像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大卫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男孩如此高兴。

考利向看守迈克尔的两个特工做了一个手势，他们立刻退到了一旁。他对大卫说：“斯威夫特博士，他就在这儿。当心，刚才他可是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不过现在倒是平静下来了。”

大卫盯着那些砸烂了的线路板、芯片和磁盘，心中仍然感到惊讶不已，这些东西曾经携带着统一场论神圣的秘密。他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完全低估了迈克尔。他虽然一度中了他外公的诡计，但是大卫可以肯定，无论联邦调查局如何审问他，他也绝不会把统一理论泄露给他们。这孩子毕竟是爱因斯坦的玄曾外孙啊！汉斯·克莱曼信守了他对博士先生许下的诺言，迈克尔也一定会信守他对汉斯许下的诺言。

大卫指着地上的电脑残骸，微笑着问迈克尔：“迈克尔，这是你干的吗？”

少年俯过身来，嘴巴凑到大卫耳朵边上悄悄道：“我只能这么干。那地方不安全。”

尾声

10 月，一个温暖的星期六的下午，纽约西 77 街一所学校的操场再次成为最让人开心的地方。在这个长 50 米的矩形运动场上，20 多个孩子正在开心地玩耍，有踢足球和打篮球的，也有练习长曲棍球和曲棍球传球技术的。孩子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坐在运动场四周的长凳上，一些人读报纸，另一些人一边吃着从街对面的外卖店里买来的烤鸡肉，一边看着自己玩耍的孩子。但是，大卫却站在运动场中间，正处在整个喧闹活动的中心，同乔纳和迈克尔练习棒球的接球和抛球。

大卫向后扬起手臂，然后一使劲把球扔到了至少 15 米的空中。乔纳伸出手用手套稳稳地把球接住，再一挥手用一个地滚球传给了迈克尔。迈克尔迅速把球从地上抄起来，转身向大卫传回去。只听“啪”的一声，球已经稳稳地落在了大卫的手套里。他心中叹道：真是不错。自从 8 月份以来，孩子们每个周末都在练习棒球，现在收效已经十分明显。无论什么运动项目，只要你坚持练习，就一定能够成为一把好手。推而广之，无论是国际象棋、钢琴，还是物理学，都是这个道理。

凯伦同她的新男朋友坐在不远处的凳子上。他叫里卡多，是一个爵士组合乐队里的贝司手，他们常在曼哈顿地区的一些小俱乐部里演出。这个家伙留着一头耶稣基督似的长头发，从来不穿袜子，而且穷得叮当响。但

是,凯伦却对他十分着迷。不过老实说,同她先前那位叫阿莫利什么的老朽律师比起来,大卫对里卡多却要喜欢得多。现在,大卫甚至已经不记得以前那个老混蛋的名字了。

莫妮卡坐在他们旁边的长凳上,专心地读着一份《纽约时报》。自从她得到迈克尔的监护权以来,两人一直定期频繁地到纽约来。在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治疗枪伤和断指的两个星期里,联邦调查局允许大卫和迈克尔每天到医院里看望她,于是她同迈克尔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那个时候,特工还在玩弄友好的把戏,仍然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不过,后来联邦调查局终于放弃了,他们准备把迈克尔交回他母亲的手里,但是贝丝·古普塔就是不肯接纳这个孩子。他们关了她两个星期,她仍然一心只想回到哥伦布市胜利大道上的"夜袭宫"里去。于是,那个曾经审讯过大卫的同一个女人露西尔·帕克,也就是现在联邦调查局特遣部队的长官,出人意料地建议让迈克尔跟莫妮卡一起生活在普林斯顿。

大卫又向乔纳掷出了一个高抛球。他思前想后,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是多么走运。帕克特工本来可以把他们关上几个月,每天过堂审讯,让他们耗尽锐气而不得不招供,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反而自始至终对他们以礼相待,表现得十分宽容。大卫渐渐感觉到,她内心里对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感到很后悔,现在只想尽快地把它了结。不过,她可能也看到了对这件事情深究下去所具有的危险性;她很可能从费米实验室的事件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论曾经落入了一个狂人的手中,险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卫和莫妮卡对这个理论守口如瓶的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它可能具有的可怕危险性。因此,帕克特工也许最终得出了一个爱因斯坦50年前就已经得出的结论:统一理论必须继续隐藏起来,甚至连美国政府也不能轻信。

棒球再次回到了大卫手中,他扭头朝长凳所在的地方看去,发现凯伦和里卡多正准备离开,去参加他在城里的一次演出,乔纳今晚将在大卫的公寓里过夜。凯伦向他们挥挥手表示再见,然后向乔纳做了一个飞吻,同时还比画着要他不要忘记刷牙。离开前,她还弯下腰亲吻一下莫妮卡。对大卫来说,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前妻同他的新女友现在成了十分要好的

朋友，两个女人在费米实验室共同的痛苦经历把她们紧紧地拉到了一起。现在，凯伦居然向莫妮卡传授自己的经验，如何掌控大卫身上的各种坏毛病。我们的宇宙确实是一个奇怪而又美妙的地方。

“嘿，爸爸！”乔纳喊道。“快掷球啊！”

大卫这才发现自己走神了，一直在用手指抚摸棒球上的针线脚。他扔给乔纳一个低平球，脱掉棒球手套对他说道：“你和迈克尔自己玩吧，我要休息一下了，好吗？”

他走到莫妮卡跟前，她正读着《纽约时报》国际版上的什么文章，两条眉毛又紧紧地拧到了一起。大卫在她身旁坐下来，扭头看了看文章的大字标题：“国防部长辞职”，标题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副总统赞扬国防部长的工作业绩”。

大卫问道：“原来你在看有关国防部长的报道啊？还记得吗，在本宁堡我们赶上了他演讲的结尾部分？”

莫妮卡摇了摇头，展开报纸，指着第 14 页下方的一则报道让他看，标题是“物理学家发现新粒子”。她对他说：“我认识这几个研究人员，他们是日内瓦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静止质量为 2 636 亿电子伏特的玻色子。”

“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按照标准理论的原理，这种新粒子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统一理论却预言了它的存在；爱因斯坦早就预言了它的存在。”

“我还是不……”

“大卫，这就是线索之一。每当物理学家发现一些线索之后，就会围绕这些线索研究出新的理论。”她把报纸折起来扔到一边，额头上的皱纹里又爬满了忧虑。“当类似的线索一个个被发现以后，他们就会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得出一幅完整的图像。总有人迟早会发现这个奥秘。”

“你指的是统一理论吗？有人会重新发现这个理论？”

她肯定地点了点头道：“他们离真理已经很近了。就我们所知，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们目前很可能正在研究这些方程式。”

大卫握住她的手，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就目前而言，博士先生

的秘密还安全地保存在迈克尔的大脑里，但是，一旦另一个物理学家发现了这个理论并把它公之于众，那么他们所采取的一切防范措施就都成了徒劳无益的无用功。等到那一天，他们将失去一切，只留下心中默默的希望。坐在莫妮卡身边的大卫，眼看着运动场上尽情欢乐的孩子们，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他想，这一切竟然是如此的脆弱，眨眼之间我们的世界就可能不复存在。

过了一会儿，大卫伸出手摸摸莫妮卡的肚子，手指在她柔软的衬衣上轻轻地抚摸着。她转过头看着他微笑道："还早着呢，现在什么也摸不到。要等到四五个月大的时候，她才会开始踢脚。"

大卫也微笑道："为什么你总是说'她'而不是'他'？你能肯定是个女儿吗？"

莫妮卡耸耸肩回答说："这只是一种感觉。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们一起带着她从医院里出来。当我把她放到车上的婴儿座里，正给她扎上安全带的时候，她突然开口说话了。她对我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叫丽瑟尔。"

"哇，真是奇怪。"他温柔地抚摸着她肚脐的上方。"这么说，你想给她起这个名字？就叫丽瑟尔？那么，如果是个男孩儿，就该叫阿尔伯特了？"

她立刻做了个鬼脸说："你疯了吗？这个世界最不需的就是第二个爱因斯坦。"

大卫开心地笑出了声。他当然知道，这个孩子绝不可能是另一个爱因斯坦，但是他也很肯定，自己的手掌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她腹中孕育着一个躁动的生命。

作者的话

当《终极理论》的写作已经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部小说对我自己是多么的完美。作为《科学美国人》的一名编辑，我的工作就是把诸如弦论、额外维度和平行宇宙等深奥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2004 年，我在编辑爱因斯坦特刊中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对这位伟大科学家长期寻找一个统一理论的经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直到 1955 年去世时为止，他一直在努力地追寻，试图用一组方程式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融为一体，把关于星球和银河系的物理学同亚原子领域的定律结合在一起。但是，他希望找到一个公式化的统一理论的努力都失败了。当我通过阅读了解到爱因斯坦一生中这个部分的故事时，我禁不住开始幻想：如果当初爱因斯坦获得了成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样一个统一理论的发现必将成为科学史上最为伟大的成就之一，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带来一些我们并不希望得到的后果。爱因斯坦本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相对论客观上为原子弹的发明奠定了基础。那么，如果他知道统一理论将为发明和制造更为可怕的武器铺平道路时，他还会发表这个新的理论吗？也许，他会把它作为一个永久的秘密深深地隐藏起来？

其实，我对爱因斯坦着迷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那时我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专业的一个学生，我的导师正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约翰·

理查德·戈特三世,就是《在爱因斯坦的时空旅行》一书的作者。在我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戈特教授建议我研究相对论中的一个问题——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在“平面国”里的运用。所谓“平面国”是一个只有二维空间的宇宙模型,就像一张无比宽大的纸。我在一个笔记本上潦潦草草地写满了研究得出的一大堆方程式,然后把这个解交给了戈特博士。看完以后,博士给了我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所能给予的最高的评价:“这个解确实不同凡响!”于是,我们共同写出了一篇题为“(2+1)维度时空中的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论文。1984 年,一个名为《广义相对论与引力》的科学期刊发表了这篇论文。

然而,当论文发表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不做物理学家而要做一个诗人,于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两年后,我意识到写诗根本无法维持我的生计,所以又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我先后为宾夕法尼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许多报纸工作过,后来回到纽约,开始为《财富》、《大众机械》和美国有线新闻网写文章。1998 年,在兜了这么一大圈之后我最终落脚在《科学美国人》杂志。我惊讶地看到,自从我离开天文学和物理学以后,这些领域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我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我和戈特教授共同完成的那篇晦涩的论文,竟然已经成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仍在努力寻找统一理论的物理学家们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在过去的将近 20 年里,这篇论文先后被不同的物理学期刊引用过至少 100 次。事实证明,理论物理学家们之所以热衷于用二维模型检验他们自己的猜想,正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数学运算方式要简单得多。

于是,这篇文章最终成为我创作《终极理论》的灵感。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卫·斯威夫特和他的导师克莱曼教授共同写作的那篇研究论文,也就自然而然地谈论起二维空间中的相对论来。大卫同我一样,曾经是一个物理专业的学生,现在也靠撰写大众科普文章谋生,只不过他是一个教授而我是一个杂志编辑。再说,同我相比,他不仅要勇敢得多而且也要英俊得多。

关于小说中涉及的科学原理和诸多高技术玩意儿,我尽量确保它们的真实性。例如,“高地人”机器人汽车,确实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

学研究院研制的成果;“龙行者”监视器,不仅也是机器人学研究院开发的,而且还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到伊拉克进行过测试;第十章中出现的虚拟战场模拟器同“虚拟球”十分相似,在参观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时候,我自己曾经亲身进去体验过;还有关于惰性中微子可以抄捷径在额外维度中穿行的想法,也是一个真实的科学猜想,而且有人已经建议用它来解释2007年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所报告的一些不同寻常的试验结果。

我从动笔之初就想好了,要让故事的高潮发生在费米实验室里。为此,我特地安排自己到那里参观,巡视了万亿电子伏特正负质子对撞机和那一条6.4公里长的环形隧道,就是在这个隧道里质子和反质子被不断地加速,最后以接近光速的高速彼此撞击在一起。那次参观最精彩的内容就是安全须知,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向我详细地解释了我们进入隧道后可能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危险,比如杂散质子对撞遗留的放射性危害,或从超导磁铁中蒸发出来的氦气造成窒息的可能性。我一边记录一边想:“这些可都是绝好的素材!不用我写,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话虽如此,但是最终还是有赖于许多人的帮助我才得以完成这部小说。《科学美国人》杂志社的同事们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的写作小组的全体成员——里克·艾森伯格、约翰娜·费德勒、史蒂夫·戈德斯通、大卫·金、梅丽莎·诺克斯和伊娃·梅克勒,向我提出了弥足珍贵的批评和鼓励(特别是里克,他阅读过初稿的每一页,而且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弥补了原稿的不足)。我也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作者之家”的丹·拉扎尔作我的超级代理人,得到了出版商炉边试金石公司杰出的苏雷·赫尔南德斯作这部书的编辑。不过,我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培养了我对科学的挚爱,而我的妻子丽萨,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之后很久,仍然锲而不舍地支持我去实现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梦想。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

他耳语道："统一场论。博士先生最……最后的遗赠。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要保证它的……安全，决不能让他……他们得到它。"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大卫·斯威夫特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紧急赶往医院，看望自己的导师和著名物理学家克莱曼博士。博士遭陌生人野蛮毒打，生命垂危，临终前把一串看似随机的数字告诉了自己过去的这个学生，这些数字可能正是得到爱因斯坦最后而又最伟大的秘密的钥匙。

统一场论，一个包罗万象的终极理论，爱因斯坦称其为统一理论，即用一组方程式解释一切自然之力的大一统理论，它对人类了解宇宙的奥秘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人们一直认为，爱因斯坦终其毕生精力却未能发现这个理论。难道，全世界的人都错了？

博士刚死不久，大卫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被带到了纽约一个地下秘密审讯中心。但是，除了联邦调查局，还有一神秘人也在密切追踪爱因斯坦隐藏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终极理论。一个受雇的俄国职业杀手正企图抓获大卫，逼迫他道出秘密，为此他甚至不择手段。

几小时后，大卫踏上了逃亡与揭密之路。途中，他与自己 20 年前的女友再次聚到了一起。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天才科学家，急切地希望探明爱因斯坦终极理论的核心秘密。他们长途奔逃，九死一生，揭示出这一理论震撼世界的结局。

运用爱因斯坦著名的 $E=mc^2$ 理论，人类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那么，有了宇宙创世记的秘诀，人类又会干些什么？

《终极理论》将真实的科学、历史、政治与虚构的真实、揭密、爱情故事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把事实、虚构与慑人心魄的情节巧妙嫁接，故事跌宕起伏，线索曲折迷离，令人手不释卷，直至爆炸性的结局！

爱因斯坦的最后秘密
人类的唯一希望

《终极理论》出版前的相关评论

哇！爱因斯坦肯定会喜欢这本书。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惊险小说，政治与科学交融，趣味无穷而又真实可信。他曾经梦寐以求发现一个能够解释全部自然之力的统一理论，现在，这部书让他的梦想成为鲜活的现实。

——《纽约时报》畅销书《爱因斯坦》作者：瓦尔特·艾萨克森

《终极理论》是一部惊人之作！真实的人物和科学，巧妙而具有爆炸性的命题以及惊险刺激的情节，共同成就了这一部具有扎实科学根基的最佳惊险小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见到这样的作品了。《终极理论》确实无与伦比。如果我是迈克尔·克赖顿，我会打包走人，到塔希提岛上找个僻静的地方过退休的日子。（迈克尔·克赖顿，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影视导演和编剧，作品包括《终极奇兵》、《龙卷风》、《侏罗纪公园》等。——译注）

——《纽约时报》畅销书《蒸汽》和《恐龙谷》作者：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终极理论》具备我喜欢的小说所应有的全部特点：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令人惊奇的曲折故事和引人入胜的科学知识。马克·阿尔珀特让物理学变得如此惊险迷人，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纽约时报》畅销书《尸骨花园》作者：苔丝·格里森

阿尔珀特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illegible]和惊心动魄的动作结合在一起，这部处女作令人难忘。

——《纽约时报》畅销书《风圆战车》作者：凯尔·米尔斯

科学的潜力始终令我着迷，尤其是[illegible]那些挑战经典[illegible]令人琢磨不定的理论。多亏[illegible]这部美妙的小说，我得以重温一[illegible]享受到[illegible]外曲折而惊险的旅程。

——《纽约时报》畅销书《秘密晚餐》作者：哈维尔·塞拉

ISBN 978-7-229-00166-7
9 787229 001667 >
定价：29.80 元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腾讯读书 BOOK.QQ.COM